



太平廣記

(2)

· 文白对照全译 ·

# 太平广记

第二册

---

卷二十六——卷五十

---

# 目 录

## 第二册

第二十六卷 .....	1
●神仙二十六 叶法善 邢和璞	
第二十七卷 .....	16
●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刘白云	
第二十八卷 .....	31
●神仙二十八 郗鉴 僧契虚	
第二十九卷 .....	44
●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卫公	
第三十卷 .....	56
●神仙三十 张果 翟乾祐 凡八兄	
第三十一卷 .....	70
●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许老翁 李珣 章全素	
第三十二卷 .....	86
●神仙三十二 王贾 颜真卿	
第三十三卷 .....	102

---

●神仙三十三	韦龛 申元之 马自然 张巨君	
第三十四卷	.....	117
●神仙三十四	裴氏子 崔炜	
第三十五卷	.....	133
●神仙三十五	真人 柏叶仙人 齐映 王四郎 韦丹 冯大亮	
第三十六卷	.....	147
●神仙三十六	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进弟 李清	
第三十七卷	.....	162
●神仙三十七	韦仙翁 杨越公弟 阳平谪仙 卖药翁 严士则	
第三十八卷	.....	175
●神仙三十八	李泌	
第三十九卷	.....	195
●神仙三十九	刘晏 崔希真 韦老师 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	
第四十卷	.....	208
●神仙四十	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许碛 杨云外 杜惊 南岳真君	
第四十一卷	.....	225

-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师 王老 黑叟 刘无名
- 第四十二卷 ..... 239
- 神仙四十二 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何讽  
黄尊师 袭老 李虞 夏侯隐者  
权同休
- 第四十三卷 ..... 255
-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卢山人薛玄真 于涛
- 第四十四卷 ..... 268
-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将符 房建 萧洞玄
- 第四十五卷 ..... 281
- 神仙四十五 贾耽 丁约 瞿道士 王卿  
衡士隐者 梅真君
- 第四十六卷 ..... 296
-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虚 王子芝 刘商
- 第四十七卷 ..... 310
- 神仙四十七 唐宪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 
许栖岩 韦善俊
- 第四十八卷 ..... 327
-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绅 白乐天 轩辕先生  
李元 韦卿材
- 第四十九卷 ..... 342

●神仙四十九 潘尊师 李贺 张及甫 郑册  
陈惠虚 温京兆

第五十卷..... 357

●神仙五十 嵩岳嫁女 裴航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

叶法善 邢和璞

### 叶法善

叶法善字道元，本出南阳叶邑，今居处州松阳县。四代修道，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。母刘，因昼寐，梦流星入口，吞之乃孕，十五月而生。年七岁，溺于江中，三年不还。父母问其故，曰：“青童引我，饮以云浆，故少留耳。”亦言青童引朝太上，太上颌而留之。弱冠身長九尺，额有二午。性淳和洁白，不茹荤辛。常独处幽室，或游林泽，或访云泉。自仙府归还，已有役使之术矣，遂入居卯酉山。其门近山，巨石当路，每环回为径以避之。师投符起石，须臾飞去，路乃平坦。众共惊异。常游括苍白马山，石室内遇三神人，皆锦衣宝冠，谓师曰：“我奉太上命，以密旨告子。子本太极紫微左仙卿，以校录不勤，谪于人世，速宜立功济人，佐

国功满，当复旧任。以正一三五之法，令授于子。又勤行助化。宜勉之焉。”言讫而去。自是诛荡精怪，扫馘凶妖，所在经行，以救人为志。叔祖靖能，颇有神术，高宗时，入直翰林，为国子祭酒。武后监国，南迁而终。初高宗征师至京，拜上卿，不就，请度为道士，出入禁门。乃欲告成中岳，扈从者多疾，凡咒咒，病皆愈。二京受道篆者，文武中外男女弟子千余人。所得金帛，并修宫观，恤孤贫，无爱惜。久之，辞归松阳，经过之地，救人无数。蜀川张尉之妻，死而复生，复为夫妇。师识之曰：“尸媚之疾也，不速除之，张死矣。”师投符而化为黑气焉。相国姚崇已终之女，钟念弥深，投符起之。钱塘江有巨蜃，时为人害，沦溺舟楫，行旅苦之。投符江中，使神人斩之。除害殄凶，玄功遐被，各具本传。于四海六合，名山洞天，咸所周历。师年十五，中毒殆死，见青童曰：“天台苗君，飞印相救。”于是获苏。又师青城山赵元阳，受遁甲。与嵩阳韦善俊传八史，东入蒙山，神人授书。诣嵩山，神仙授剑。常行涉大水，忽沉波中，谓已溺死，七日复出，衣履不濡，云：“暂与河伯游蓬莱。”则天徵至神都，请于诸名岳投奠龙璧。中宗复位，武三思尚秉国权。师以频察祲祥，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，为三思所忌，窜于南海。广州人庶，夙仰其名，北向候之。师乘白鹿，自海上而至，止于龙兴新观。远近礼敬，舍施丰多，尽修观宇焉。岁余，入洪州西山，养神修道。景龙四年辛亥三月九日，括苍三神人又降，传太上之命：“汝当辅我睿宗及开元圣帝，未可隐迹山岩，以旷委任。”言讫而去。时二帝未立，而庙号年号，皆以先知。其年八月，果有诏徵入京。迨后平韦后，立相王睿宗，玄宗



承祚继续，师于上京，佐佑圣主。凡吉凶动静，必予奏闻。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，曰：“请陛下自开，无令他人知机密。”朝廷默然，唯法善曰：“此是凶函，请陛下勿开，宜令蕃使自开。”玄宗从之。及令蕃使自开，函中弩发，中蕃使死，果如法善言。俄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。祖重，精于术数，明于考召，有功于江湖间，谥有道先生，自有传。父慧明，赠歙州刺史。师请以松阳宅为观，赐号淳和，御制碑书额，以荣乡里。明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忽友云鹤数百，行列北来，翔集故山，徘徊三日，瑞云五色，覆其所居。是岁庚申六月三日甲申，告化于上都景龙观。弟子既齐物、尹愔，睹真仙下降之事，秘而不言。二十一日。诏赠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。春秋百有七岁。所居院异香芬郁，仙乐缤纷，有青烟直上烛天，竟日方灭。师请归葬故乡。敕度其侄润州司马仲容为道士，与中使监护，葬于松阳。诏衢、婺、括三州助葬。供给（给原作终，据明抄本改）所需。发引日，敕官缟衣祖送于国门之外。开元初，正月望夜，玄宗移仗于上阳宫以观灯。尚方匠毛顺心，结构彩楼三十余间，金翠珠玉，间厕其内。楼高百五十尺，微风所触，锵然成韵。以灯为龙、凤、螭、豹腾踞之状，似非人力。玄宗见大悦，促召师观于楼下，人莫知之。师曰：“灯影之盛，固无比矣；然西凉府今夕之灯，亦亚于此。”玄宗曰：“师顷尝游乎？”曰：“适自彼来，便蒙急召。”玄宗异其言，曰：“今欲一往，得乎？”曰：“此易耳。”于是令玄宗闭目，约曰：“必不得妄视，若误有所视，必有非常惊骇。”如其言，闭目距跃，已在霄汉。俄而足已及地。曰：“可以观矣。”既睹影灯，连亘数十里，车马骈阗，士女纷委。

玄宗称其盛者久之，乃请回。复闭目腾空而上，顷之已在楼下，而歌舞之曲未终。玄宗于凉州，以镂铁如意质酒，翌日命中使，托以他事，使于凉州，因求如意以还，验之非谬。又尝因八月望夜，师与玄宗游月宫，聆月中天乐。问其曲名，曰：“《紫云曲》。”玄宗素晓音律，默记其声，归传其音。名之曰《霓裳羽衣》。自月宫还，过潞州城上，俯视城郭悄然，而月光如昼。师因请玄宗以玉笛奏曲。时玉笛在寝殿中，师命人取，顷之而至。奏曲既，投金钱于城中而还。旬日，潞州奏八月望夜，有天乐临城，兼获金钱以进。玄宗累与近臣试师道术，不可殫尽，而所验显然，皆非幻妄，故特加礼敬。其余追岳神，致风雨，烹龙肉，祛妖伪，灵效之事，具在本传，此不备录。又燕国公张说，尝诣观谒，师命酒。说曰：“既无他客。”师曰：“此有曲处士者，久隐山林，性谨而讷，颇耽于酒，钟石可也。”说请召之，斯须而至。其形不及三尺，而腰带数围，使坐于下，拜揖之礼，颇亦鲁朴。酒至，杯盃皆尽，而神色不动。燕公将去。师忽奋剑叱曲生曰：“曾无高谈广论，唯沉湎于酒，亦何用哉！”因斩之，乃巨榼而已。尝谓门人曰：“百六十年后，当有术过我者，来居卯酉山矣。初，师居四明之下，在天台之东，数年。忽于五月一日，有老叟诣门，号泣求救。门人谓其有疾也。师引而问之，曰：“某东海龙也。天帝所敕，主八海之宝，一千年一更其任，无过者超证仙品。某已九百七十年矣，微绩垂成，有婆罗门逞其幻法，住于海峰，昼夜禁咒，积三十年矣。其法将成，海水如云，卷在天半，五月五日，海将竭矣。统天镇海之宝，上帝制灵之物，必为幻僧所取。五日午时，乞赐丹符垂救。至期，

师敕丹符，飞往救之，海水复旧。其僧愧恨，赴海而死。明日，龙辇宝货珍奇以来报。师拒曰：“林野之中，栖神之所，不以珠玑宝货为用。”一无所受，因谓龙曰：“此崖石之上，去水且远，但致一清泉，即为惠也。”是夕，闻风雨之声，及明，绕山麓四面，成一道石渠，泉水流注，经冬不竭。至今谓之天师渠。又一说云，显庆中，法善奉命修黄箓斋于天台山，道由广陵，明晨将济瓜州。是日，江干渡人，舫舟而候，时方春暮，浦溆晴暖，忽有黄白二叟相谓曰：“乘间可以围棋为适乎。”即向空召冥儿。俄有舁童擎波而出，衣无沾湿。一叟曰：“挈棋局与席偕来。”须臾，舁童如命，设席沙上。对坐约曰：“赌胜者食明日北来道士。”因大笑而下子。良久，白衣叟曰：“卿北矣！幸无以味美见侵也？”旷望逡巡，徐步凌波，远远而没。舟人知其将害法善也，惶惑不宁。及旦，则有内官驰马前至，督各舟楫。舟人则以昨日之所见具列焉。内官惊骇不悦。法善寻续而来，内官复以舟人之辞以启法善。法善微哂曰：“有是乎？幸无挂意。”时法善符术神验，贤愚共知，然内官泊舟人从行之辈，忧軫靡遑。法善知之而促解缆，发岸咫尺，而暴风狂浪，天日昏晦。舟中之人，相顾失色。法善徐谓侍者曰：“取我黑符，投之鹈首。”既投而波流静谧，有顷既济。法善顾舟人曰：“尔可广召宗侣，沿流十里间，或芦洲茭渚，有巨鳞在焉，尔可取之，当大获其资矣。”舟人承教，不数里，果有白鱼长百尺许，周三十余围，僵暴沙上。就而视，脑有穴嵌然流膏。舟人因齑割载归，左近村间，食鱼累月。（出《集异记》及《仙传拾遗》）

叶法善，字道元，出生在南阳的叶邑，现在住在处州松阳县。叶家四代修道，都凭着做好事积阴德以及揭发、寻找邪恶的法术救物济人。他母亲姓刘，因为白天睡觉，梦见流星进入口中，吞下之后便怀了孕。怀孕十五个月才生下他。他七岁那年，淹死在江中，三年后回来。父母问他为什么去了这么久，他说：“一个穿青衣服的童子领着我，给我云浆喝，所以我就逗留了一会儿。”又说：“穿青衣服的童子领他去见太上，太上允许留他。”他成年之后身高九尺，额头上有两个“午”字。他的性情淳和，肤色洁白，不吃荤腥辛辣之物。他常常独自处在幽室之中。或者云游林泽，或者寻访云泉。从仙府回来，他已经有役使鬼神的道术了。于是他住进卯酉山。他的家门离山很近，当路有一块巨石，常常要绕着走避开它。他扔出一道符搬起那巨石，巨石顷刻间便飞走了。路就平坦了。众人都感到惊奇。他曾经到括苍白马山游览，在一所石室内遇见过三位神人。三位神人都穿着锦衣，戴着宝冠。神人对叶法善说：“我奉太上的命令，把密旨告诉你。你本来是太极宫紫微殿左仙卿，因为校录不勤，被谪贬到人世上来。你应该赶快立功，济世救人，辅佐国家，功满之后，就会再恢复旧职。太上还让我把‘正一三五’的法术，传授给你。你还要勤于修行，帮助众生，好好地勉励自己吧。”神人说完便离去了。从此，叶法善诛杀扫荡精怪，斩杀凶妖。他所有的行为，都是以救人为目的。他的叔祖父叶靖能，很有神术，高宗的时候，在翰林院做官，是国子祭酒。武则天代理国政，把他贬到南方，死在那里。当初高宗把叶法善征召到京城，拜

他做上卿，他不干，请求引度他做道士，出入在禁宫内。等到中宗要去中岳嵩山去祭天的时候，随从们大多数都病了。经过他喷水念咒治疗，病都好了。二京之中接受道家符篆图诀的，文的武的，宫内的宫外的，男的女的，共有弟子一千多人。他所得到的金银丝帛，全都用来修宫观，救济孤寡穷人，不吝惜钱财。过了挺长时间，他告辞回到松阳县。他经过的地方，有许多人得到救助。蜀川张尉的妻子，死而复生，又恢复了夫妻生活。叶法善识破了她的真相，说：“这是一种死尸媚病，不赶快除掉它，张尉也会死了。”他投出一道符，把她化成一股黑烟。相国姚崇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但是相国钟爱、思念女儿的心情更强烈了，叶法善就投一道符把她救活了。钱塘江里有一只大蛤蜊，时常害人，把船弄翻，把人淹死，行旅之人都害怕。叶法善把符投到江中，让神人把大蛤蜊斩了。他除害灭凶，修道的功夫远近闻名。他的各种事迹都记载在他本人的传里。对四海六合的名山洞天他都游历过。叶法善十五岁那年，曾经中毒几乎要死了。他见到一位穿青衣的童子，童子对他说：“天台山上的苗君，飞印救你。”于是他就复苏了。他又拜青城山的赵元阳为师，学到了遁甲术。他向嵩阳的韦善俊学习《八史》。他东入蒙山，神人送给他天书。他到嵩山去，神仙送给他宝剑。他曾经在水面上行走，忽然沉到水中，人们以为他被淹死了。七天之后他又出来了，衣服都没湿。他说：“暂时和河伯游了一趟蓬莱。”武则天把他召到京都，他请求在各大名山上投放龙璧。中宗复位以后，武三思还继续掌权。叶法善因为多次察觉祲祥，保护了中宗相王和玄宗，武三思十分忌恨，被流放到南海。广州的百姓，一

向仰慕他的名字，面向着北方等候着他。他骑着白鹿，从海上来到，住在龙兴新观。远近的人们都来礼敬他，施舍的钱物极多。他把这些钱物全都用来修观宇了。一年以后，他进到洪州的西山里养神修道。景龙四年辛亥三月九日，括苍山的三位神人又下来，传达太上的命令：“你应当辅佐我们的睿宗皇帝和开元圣帝，不可隐居在山中而耽误荒废了对你的委任。”说完就离去了。当时这两位皇帝还没有登位，而他们的庙号年号，叶法善全都事先知道了。那年八月，果然有诏书召他回京。等到后来平定了韦皇后，相王李旦成为睿宗皇帝。后来，玄宗继承了帝位。叶法善在京城辅佐圣主。凡是吉凶动静，他都能预先向皇上奏明。正赶上吐蕃国派使者来献宝，宝被封在匣子里。使者说：“请陛下自己开，不要让别人知道其中的机密。”朝廷一片默然，只有叶法善说：“这是个凶匣子，请陛下不要开。应该让吐蕃的来使自己开。”玄宗听了他的话。等到让蕃使自己打开，匣子里的暗箭射出来，正好把番使射死了。果然像叶法善说的那样。不久，皇帝封他为银青光禄大夫、鸿胪卿、越国公、景龙观主。他的祖父叶重，术数很精到，善于考察吉凶，呼唤鬼神，在江湖之间很有功绩，谥号叫“有道先生”，正史里有传。叶法善的父亲叫叶慧明，皇帝曾经把歙州刺史的官职赠送给他。叶法善请求把松阳县老家的宅子作为道观，皇帝赠号为“淳和观”，观上有御制的碑书匾额，使叶家在乡里之间更显得光荣。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忽然有几百只云鹤排成行列从北边飞来，飞翔聚集在叶法善故居的山上。仙鹤徘徊了三天，五色的瑞云覆盖了他的住处。这一年庚申六月三日甲申时，他在京都景龙观坐化。

他的弟子既齐物、尹愔，见到了神仙下来的事，但是他们保密，不往外讲。二十一日，皇帝下诏书，赠他金紫光禄大夫、越州都督的称号。他活了一百零七岁。他所住的那个院子里，异香浓郁，仙乐声声，有一股青烟直上，映照天空，整整一天才消失。叶法善死前曾请求归葬故乡。皇上下令把他的侄子——润州司马叶仲容引度为道士，和中使一块监护着他的灵柩，葬到松阳县。并且诏令衢、婺、括三州协助操办葬礼，供给所需要的钱物。出殡那天，皇上又敕令官吏们穿上白色丧服在国门外送灵。叶法善的事迹很多。开元年初，正月十五夜里，唐玄宗把仪仗移到上阳宫观灯。尚方署的工匠毛顺心，结构了三十多间彩楼，还放上金翠珠玉，楼高一百五十尺。微风吹来，锵然有声，很有韵味。用灯做成龙、凤、螭、豹跳跃的样子，好像不是人所能完成的。唐玄宗看了非常高兴，派人把叶法善找来在楼下看，别人都不知道。叶法善说：“灯景的盛况，固然是无比的。但是西凉府今夜的灯，也仅次于这里。”玄宗说：“法师刚才曾经去过？”叶法善说：“我刚从那回来，就受到陛下的紧急召见。”玄宗对他的话感到奇怪，说道：“现在我也想去，行吗？”叶法善说：“这很容易。”于是他让玄宗闭上眼睛，约定说：“一定不要随便乱看，如果误看了什么，一定会受到不寻常的惊吓。玄宗照他说的那样做，闭着眼睛用力一跳，已跃上高空。不一会儿就觉得脚已触到地面。叶法善说：“可以睁眼看了！”只见灯火辉映，连绵几十里，有接连不断的车马，又有纷然众多的士女。玄宗称赞这里的盛况，赞叹了好久。于是，叶法善就请他回去，又闭上眼睛腾空而上，一会儿便已经回到彩楼之下了。那支歌舞



的曲子还没有结束。玄宗到凉州的时候，用镂铁如意换了酒喝。第二天他派出一位中使，以办别的事为名到凉州去，找到了镂铁如意带了回来，证明叶法善带他去凉州的事不假。另外，又曾经在八月十五夜里，叶法善和唐玄宗一块到月宫去游览。玄宗听了月中的天乐，打听曲子叫什么名，人家告诉他是《紫云曲》。玄宗一向精通音乐，暗中记下它的声调，回来写出曲谱，起名《霓裳羽衣曲》。从月宫回来的时候，路过潞州城上，俯看城中一片寂静，而月光照如白昼，叶法善就请玄宗用笛子演奏一支曲子。当时玉笛放在寝殿里，叶法善派人去取，顷刻间就取回来了。奏完曲，把一枚金钱扔到城里就回来。十天以后，潞州进奏章报告说，八月十五夜里，有天乐降临潞州城，而且还在城中拾到一枚金钱，现在把这枚金钱献给皇上。唐玄宗屡次与近臣们试验叶法善的道术，他的道术无穷无尽，而且所试验的都很灵验，都不是虚幻的。所以对他很尊敬。其余诸如追赶岳神、呼风唤雨、烹煮龙肉、剪除妖伪等灵验之事，全都在他的传记里，这里不作详细记录。另外，燕国公张说，曾经到观中拜谒过叶法善。叶法善摆酒款待他，他说：“没有别的客人……”叶法善说：“这地方有一位姓曲的处士，长期在山林里隐居，性情谨慎，不善言谈，很喜欢喝酒，能喝一钟或者一石。”张说请叶法善把曲处士找来。他很快就把曲处士找来了。曲处士的身材不足三尺高，而腰带却有几围长。叶法善让曲处士坐在下首。曲处士行揖拜之礼，显得很粗鲁。酒端上来之后，曲处士把杯里的盃里的全喝光了，神色却仍然如故，一点没变。燕国公要离开的时候，叶法善忽然挺着剑斥责曲处士说：“你居然什么高谈阔论



也没有，只知道喝酒，还有什么用呢？”于是就斩杀了他。一看，原来这位曲处士是一个盛酒的器具变的。叶法善曾经对门人说：“一百六十年以后，能有一个道术比我强的人，到卯酉山来居住。”当初，叶法善住在四明山下。四明山在天台山之东。住了几年，忽然在五月一日这一天，有一位老头到门前，号哭着求救。门人以为这老头有病。叶法善拉着老头问他怎么了，老头说：“我是东海的一条龙，天帝命令我主管八海的宝。职位一千年更换一次。这一十年中没有过错的，就能超度成仙了。我已经干了九百七十年了，我的功业眼看就要成功。可是，有一位和尚显示他的魔幻法术，住在海边山峰上，昼夜念咒，已经三十年了。他的法术将要炼成。炼成之后，海水将像云一样被卷到空中，五月五日海将枯干，那么，全天下的镇海之宝，上帝号令神灵之物，一定会被幻术和尚得去。五月五日的正晌午时，请您赐一道丹符救救我。”到了五月五日，叶法善命令一道丹符飞到东海去救那龙。海水恢复原样。那和尚又愧又恨，跳进大海自杀了。第二天，那龙用车拉着珍珠宝贝来报答叶法善。叶法善拒绝接受，说道：“山林旷野之中，是神仙的住所，不认为珠玑宝货有什么大用。”他什么也没接受。于是他对龙说：“这里的崖石之上，离水很远，只要你在这上面留下一个清泉，就是对我的报答了。”这天晚上，人们听到了风雨之声。等到天明，人们出门一看，围绕着山根，四面出现一道石渠，泉水流淌，经冬不干。到现在这渠还叫天师渠。还有一个传说，显庆年间，叶法善奉命在天台山上修黄箓斋，道上经过广陵，早晨将渡过瓜州。这一天，江岸上要渡江的人们，正坐在岸边等候着开船的时刻。

当时正是春暮，水边又晴又暖。忽然有黄白两个老头互相说：“趁此机会可以下一盘棋，挺合适吧？”于是他们向着空中呼唤仙童。不一会儿，有一个仙童从江水里出来，他的衣服居然没有沾湿。一个老头对仙童说：“把棋局和坐席一块拿来！”一会儿，仙童遵命办到，把棋局和坐席放到沙地上。两个老头相对而坐，约定说：“谁下胜了，谁就吃掉明天从北边来的那个道士。”于是二人大笑着开始下棋。下了好长时间，白衣老头说：“你败了，希望你不要因为那道士味道好就来抢！”两个老头向远处望了一会儿，慢慢走在水面上，远远地消逝了。摆船人知道他们要害叶法善，惶惑不安。等到第二天早晨，就有宫中的官吏骑着马来，督促准备船只，摆船人就把昨天见到的情形详细向官吏述说了。那官吏又惊又怕不大高兴。不多时叶法善也到了。那官吏又把摆船人说的话告诉了叶法善。叶法善微笑道：“有这样的事吗？请不要在意！”当时叶法善的符术和神一样灵验，无论贤者愚者全都知道。但是宫内的官吏、摆船人，以及其他随从人员，忧痛惶急。叶法善知道大家的心情，就催促解缆开船。刚开船离岸不远，暴风狂浪大作，天日昏暗。船里的人面面相觑，大惊失色。叶法善慢慢吞吞对待者说：“拿出我的黑符，扔到船头上。”扔了黑符之后，江水立即风平浪静。不多时到了对岸，叶法善看着摆船人说：“你可以多找一些同伴来，沿江十里之间，也许是长有水草的小岛上，有大鱼在那里边，你可以拿回去。能发一笔小财了！”摆船人按照叶法善教的去做，寻了不几里，果然有一条长百尺左右，粗三十多围的大鱼，暴死在沙滩上。走近一看，鱼头上有一个洞往外流着脑汁。摆船人于是把大鱼割

成一块一块的肉载运回去。左右的村庄，全都吃了一个来月的鱼。

## 邢和璞

邢先生名和璞。善方术，常携竹算数计，算长六寸。人有请者，到则布算为卦，纵横布列，动用算数百，布之满床。布数已，乃告家之休咎，言其人年命长短及官禄，如神。先生貌清羸，服气，时饵少药。人亦不详所生。唐开元二十年至都，朝贵候之，其门如市。能增人算寿，又能活其死者。先生尝至白马坂下，过（“过”原作“遇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友人。友人已死信宿，其母哭而求之。和璞乃出亡人置于床，引其衾，解衣同寝。令闭户，眠熟。良久起，具汤，而友人犹死。和璞长叹曰：“大人与我约而妄，何也？”复令闭户。又寝。俄而起曰：“活矣！”母入视之，其子已苏矣。母问之。其子曰：“被箠在牢禁系，拷讯正苦，忽闻外曰：‘王唤其（“其”原作“苦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人。’官不肯曰：‘讯未毕，不使去。’少顷，又惊走至者曰：‘邢仙人自来唤其（“其”原作“苦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人。’官吏出迎，再拜恐惧。遂令从仙人归，故生。”又有纳少妾，妾善歌舞而暴死者，请和璞活之。和璞墨书一符，使置妾卧处。俄而言曰：“墨符无益。”又朱书一符，复命置于床。俄而又曰：“此山神取之，可令追之。”又书一大符焚之。俄而妾活。言曰：“为一胡神领从者数百人

拘去，闭宫门，作乐酣饮。忽有排户者曰：‘五道大使呼歌者。’神不应。顷又曰：‘罗大王使召歌者。’方骇。仍曰：‘且留少时。’须臾，数百骑驰入宫中，大呼曰：‘天帝诏，何敢辄取歌人。’令曳神下，杖一百，仍放歌人还。于是遂生。”和璞此事至多。后不知所适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邢先生的名字叫和璞。他善长方术，身边常常带有计数的竹签。竹签长六寸。如果有人请他算命，他来到便用竹签摆成卦形，纵的横的都有，一共要动用一百多根，摆满一床。摆完之后，就告诉人家是吉是凶，是福是祸，说出那人的年龄寿命大小以及官禄什么的，说得极准，像神一般。邢先生面相清瘦。他食气养身，有时候少吃一点药。也不知他是什么地方出生的。唐朝开元二十年他来到京都。朝中的权贵都去求他算命，要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等候。他的门庭若市。他能算出人的寿命长短，帮人增寿。又能起死回生，把死人救活。有一次他到白马坂去看望一个友人，那友人已经死去两夜了，友人的母亲哭着求他，他便把死人抬出来放在床上，拽过友人的被子，脱了衣服和友人睡到一起。还让人把门关上。熟睡了好久他才起来。早已有人准备好了热水，但是友人还是死的。邢和璞长叹一声说：“大人和我约好了却又胡乱失约，为什么呢？”他又让人关上门，又睡，不一会儿起来说：“活了！”友人母亲进去一看，儿子已经苏醒了。母亲问儿子是怎么回事，儿子说：“我被关在阴间的牢房里拷问得正苦的时候，忽听外面喊道：‘大王叫这个人！’负责拷问的官吏不肯，说：

‘审讯没完，不能去！’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一个惊慌跑来的人说：‘邢仙人亲自来叫这个人！’那官吏出去迎接，连连下拜，很害怕的样子。于是就让我跟着邢仙人回来了。所以又活了。”另外，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年轻的小老婆，小老婆能歌善舞却突然死了，这个人就请邢和璞救活他的小老婆。邢和璞用墨写了一道符，让他放在小老婆躺着的地方。过了片刻又说墨符没用处，又用朱砂写了一道符。又让那人放到床上。过了片刻又说：“她被山神捉去了，可以写符追她！”于是又写了一道大符烧了。不一会儿小老婆活了。她说道：“我被一个胡神领着几百名随从捉了去，关着宫门，让我唱歌陪他畅饮。忽然有人推门进来说：‘五道大使叫唱歌的女子回去！’胡神不答应。过了片刻又有人说：‘罗大王派人来叫唱歌的女子！’胡神这才害怕，但他仍然说：‘再少呆一会儿！’不一会儿，几百名骑兵奔入宫中，大声喊道：‘天帝下诏，你胆敢擅自捉拿唱歌女子，’下令把他拉下来，打了一百大板，并命令放唱歌的女子回去！于是我就又活了。”邢和璞这类事极多。后来不知他到哪儿去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

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刘白云

### 唐若山

唐若山，鲁郡人也。唐先天中，历官尚书郎，连典剧郡。开元中，出为润州，颇有惠政，远近称之。若山尝好长生之道。弟若水，为衡岳道士，得胎元谷神之要。尝徵入内殿，寻恳求归山。诏许之。若山素好方术，所至之处，必会炉鼎之客，虽术用无取者，皆礼而接之。家财迨尽，俸禄所入，未尝有余。金石所费，不知纪极。晚岁尤笃志焉。润之府库官钱，亦以市药。宾佐骨肉，每加切谏，若山俱不听纳。一日，有老叟，形容羸瘠，状貌枯槁，诣款谒。自言有长生之道。见者皆笑其衰迈。若山见之，尽礼回敬，留止月余。所论皆非丹石之要。若山博采方诀，歌诵图记，无不研究。问叟所长，皆蔑如也。复好肥鲜美酒，珍饌品膳。虽瘦削老叟，而所食

敌三四人。若山敬奉承事，曾无倦色。一夕，从容谓若山曰：“君家百口，所给常若不足。贵为方伯，力尚多缺；一旦居闲，何以为贍？况帑藏钱帛，颇有侵用。诚为君忧之。”若山惊曰：“某理此且久，将有交代，亦常为忧，而计无所出。若缘此受谴，固所甘心；但虑一家有冻馁之苦耳。”叟曰：“无多虑也。”促命酒，连举数杯。若山饮酒素少，是日亦挹三四爵，殊不觉醉，心甚异之。是夜月甚明朗，徐步庭下，良久谓若山曰：“可命一仆，运铛釜铁器辈数事于药室间，使仆布席垒炉。”曰：“鼎铛之属为二聚，炽炭加之，烘然如窑，不可向视。”叟于腰间解小瓠，出二丹丸，各投其一，阖扉而出。谓若山曰：“子有道骨，法当度世，加以笃尚正直，性无忿恚。仙家尤重此行。吾太上真人也，游观人间，以度有心之士。悯子勤志，故来相度耳。吾所化黄白之物，一以留遗子孙，旁济贫乏。一以支纳帑藏，无贻后忧。便可命棹游江，为去世之计。翌日相待于中流也。”言讫，失其所在。若山凌晨开阅，所化之物，烂然照屋。复扃闭之，即与宾客三五人，整棹浮江，将游金山寺。既及中流，江雾晦冥，咫尺不辨。若山独见老叟，棹渔舟，直抵舫侧，揖若山入渔舟中，超然而去。久之，风波稍定，昏雾开霁。已失若山矣。郡中几案间，得若山诀别之书指挥家事；又得遗表，因以奏闻。其大旨：以“世禄暂荣，浮生难保，惟登真脱屣，可以后天为期。昔范丞相泛舟五湖，是知其主不堪同乐也；张留侯去师四皓，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。二子之去，与臣不同。臣运属休明，累叨荣爵，早悟升沉之理，深知止足之规，栖心玄关，偶得丹诀。黄金可作，信淮王之昔言；白日可廷，察真经之妙用。既得之矣，余复何

求。是用挥手红尘，腾神碧海。扶桑在望，蓬岛非遥。遐瞻帝阍，不胜犬马恋主之至。”唐玄宗省表异之，遽命优恤其家。促召唐若水，与内臣赉诏，于江表海滨寻访，杳无音尘矣。其后二十年，有若山旧吏自浙西奉使淮南，于鱼市中见若山鬻鱼于肆，混同常人。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，萦回数百步，乃及华第。止吏与食，哀其久贫，命市铁二十挺，明日复与相遇，已化金矣，尽以遗之。吏姓刘，今刘子孙世居金陵，亦有修道者。又相国李绅，字公垂，常习业于华山，山斋粮尽，徒步出谷，求粮于远方。迨暮方还，忽暴雨至，避于巨岩之下，雨之所沾若浼焉。既及岩下，见一道士，舫舟于石上，一村童拥楫而立，与之揖。道士笑曰：“公垂在此耶！”言语若深交，而素未相识。因问绅曰：“颇知唐若山乎？”对曰：“常览国史，见若山得道之事，每景仰焉。”道士曰：“余即若山也。将游蓬莱，偶值江雾，维舟于此，与公垂曩昔之分，得暂相遇。讵忘之耶？”乃携绅登舟。江雾已霁，山峰如昼，月光皎然。其舟凌空泛泛而行，俄顷已达蓬岛。金楼玉堂，森列天表。神仙数人，皆旧友也。将留连之。中有一人曰：“公垂方欲佐国理务，数毕乃还耳。”绅亦务经济之志，未欲栖止。众仙复命若山送归华山。后果入相，连秉旌钺。去世之后，亦将复登仙品矣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唐若山是鲁郡人。唐玄宗先天年间，做过尚书郎，连续治理过大郡。开元年间，他出任润州刺史，做了许多仁惠的政事，远近都称颂他。唐若山喜欢长生不老之道。他的弟弟



唐若水是衡山的道士，懂得道家胎元、谷神等修炼要旨。他曾经应召进入皇宫，不久又恳求回山，皇帝下诏允许他回去。唐若山平常喜欢道教的方术。他走到哪里，一定要会见一下那里的炼丹人士。即使是道术上没有可取之处的，他也全都以礼相待。他的家财几乎用尽，他的俸禄收入，不曾有过剩余。炼丹的费用，不计其数。到了晚年，他对长生之道更加笃诚。润州府库里的公款，他也用来买药炼丹。宾客僚属和骨肉亲人，常常恳切地劝他不要这样，他全都不听。一天，有一个瘦弱憔悴的老头，来谒见，自己说有长生不老之道。见到的人都笑这老头衰朽老迈。唐若山见了他却非常尊敬，留他住了一个多月。老头谈论的，全都不是炼丹方面的事。唐若山广泛搜集秘方口诀，用歌诀和绘图的形式记录下来，十分用心研究。他问老头善长什么，老头对这些炼丹之类的方术一概瞧不起，又喜欢鱼肉美酒，美味饭食。虽然是一个很瘦削的老头，而吃起饭来能赶上三四个人。唐若山敬奉他，为他做事，竟丝毫没有厌倦的表现。一天晚上，老头从容地对唐若山说：“你家有一百来口人，资财的供应常常如此不足。你贵为一方的长官，财力还差这么多，一旦罢官闲居，凭什么吃饭穿衣？何况府库里的银两钱帛，你也侵用了许多，我实在是为你担忧。”唐若山吃惊地说：“我治理这个州已经很久了，离任时必将有个交代。我也常常为此发愁，但也想不出来好办法。如果因此受惩罚，本来是自作自受心甘情愿的，只是担心一家人要有挨饿受冻之苦了。”老头说：“不要多虑。”老头催他快摆上酒来，连饮了几杯。唐若山喝酒一向很少，这一天也干了好几杯。竟不觉得有醉意，心里很是惊奇。这天

夜里月光很明亮，两个人徐徐走到院子里。许久，老头对唐若山说：“可派一个仆人，把锅等铁器运到药室里去。”唐若山就派仆人在药室布置坐席，砌起炉灶。老头又说：“铁锅之类分为两处，锅底下放上燃烧的火炭，烘烤得铁锅就像砖窑，让人不敢看它。这时老头从腰间解下一个小葫芦，从葫芦里取出两丸丹药，往两口铁锅里各扔了一丸。关门出来，老头对唐若山说：“你有道骨，理应引渡你超脱人世，加上你诚实正直，生性不爱发怒，仙家特别器重这样的品行。我是太上真人，到人间来游观，以便超渡那些有心之人。同情你又勤奋又有毅力，所以就来超渡你。我所变成的黄金白银，一部分用来留给你的子孙，也可以救济别的穷人；一部分用来支付你侵用的府库里的银两，不要留下后忧。这样就可以驾船游江——这是使你摆脱世俗的计策。明天我在江心等着你。”说完，老头就忽然不见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唐若山打开药室一看，昨天所化的东西，光灿灿地把屋子照得通亮。他又关上门，就和三五位宾客一起登船漂游在江面上，要到金山寺去游览。到了江心之后，江上的大雾很重，咫尺之间也看不清东西。只有唐若山看到了那位老头。老头驾着一条渔船，直接来到唐若山的船旁，请唐若山到渔船上。于是唐若山超然而去。过了些时，风波稍微平静下来，大雾散去，人们才发现唐若山不见了。在郡中的几案之间，得到了唐若山诀别的书信，那上面写的全都是如何处理家事。又得到了一份奏章，人们就把奏章报送给皇上。奏章的大意是：“因为世禄是暂时的荣华，世事不定，生命短暂，人生是没有保障的，只有脱离世俗，成为神仙，才长生不老。以前丞相范蠡驾船泛

在五湖之间，是知道他的主子不能和他同乐；留侯张良学习‘四皓’而隐去，是怕他的主子不能长久存在下去。这二人的离去，和我不一样。我的运气很好，赶上了清明盛世，连连受到皇上恩赐的爵位。早就悟到了升沉的道理，深深懂得止步的规矩。我潜心于入道之门，偶然得到了炼丹的秘诀，我相信淮南王以前说过的话，黄金是可以做出来的。察看真经的妙用，白日可以延长。明白了这种道理，其余的还追求什么呢？因此我挥手告别尘世，在大海里神游，可望见扶桑，离蓬莱仙岛也就不远了。我遥望皇上的城门，心中不胜犬马留恋主人的感情。”唐玄宗看了奏章感到奇怪，急忙下令丰厚地抚恤唐若山的家属，催人把唐若水找来，让唐若水和内臣们一起，拿着皇帝的诏令，在江边海滨到处寻访。但是杳无音信。此后二十年，有一个唐若山的旧部下从浙西奉使到淮南去，在鱼市上见到唐若山在鱼肆里卖鱼，和平常人一样。唐若山见到了他的属下，他把属下请到了一条陋巷中，曲曲折折走了几百步，来到一所漂亮的府第。他让属下在此休息，并给属下饭吃。他可怜属下长期受穷，让属下买了二十根铁棒。第二天，属下又遇到他，铁就全都变成金子了。他把这些金子全赠给属下。他的这个属下姓刘。现在，姓刘的子孙世代居住在金陵，也有修道的。另外，相国李绅，字公垂，曾经在华山研习学业，粮食用尽了，就徒步走出山谷，到远方寻粮食。天将黑的时候才回来，忽然回来了暴风雨。他在一块巨石下避雨。雨湿的地方像污泥。到了岩下之后，他见到一位道士。那道士的船停靠在石头上，一位村童拿着桨立在船头。李绅向道士一揖，道士笑道：“公垂在这里吗？”话说得

像老朋友似的。但是他们从来不相识。于是道士问李绅：“你知道唐若山吗？”李绅回答说：“我曾经在《国史》里见过他得道成仙之事，常常景仰他。”道士说：“我就是唐若山。我要到蓬莱去游览，偶尔遇上江雾，把船停在这里。我和你李公垂以前有过一段缘分，所以才能在这里暂时相遇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于是道士拉着李绅上船。这时候江雾已散去，山峰像白天一样，月光皎洁明亮。那船在空中泛泛地行驶，不一会儿已经来到蓬莱岛。金碧辉煌的楼堂殿阁，林立天上。有几位神仙都是老朋友，要留住他们。其中有一个神仙说：“李公垂正要辅佐国家参理政事，命中注定要做完这些事才能回来。”李绅也确有以经国济民为务的大志，不想留住这里。众神仙又让唐若山把他送回华山。后来李绅果然做了宰相，连续多年执掌军、政大权。去世之后，他也将登上仙品。

## 司命君

司命君者，常生于民间。幼小之时，与唐元瑰同学。元瑰云：君家世奉道。晨夕香烛，持《高上消灾经》、《老君枕中经》，累有祥异，奇香瑞云，生于庭宇。母因梦天人满空，皆长丈余，麾旆旌盖，荫其居宅。有黄光照其身，若金色，因孕之而生。生即张目开口，若笑之容。幼而颖悟，诵习诗书，元瑰所不及。十五六岁，忽不知所之，盖游天下寻师访道矣。不知师何人，得神仙之诀。宝应二年。元瑰为御史，充河南

道采访使，至郑州郊外，忽与君相见。君衣服褴褛，容貌憔悴。元瑰深悯之，与语叙旧。问其所学。曰：“相别之后，但修真而已。”邀元瑰过其家，留骑从于旅次相候。君与元瑰同往，引入市侧，门巷低小，从者一两人。才入，外门便闭，从者不得入。第二门稍宽广。又入一门，屋宇甚大。揖元瑰于门下。先入为席，良久出迎。元瑰见其容状伟烁，可年二十许，云冠霞衣，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辈，皆非世所有。元瑰莫之测。相引升堂，所设馔食珍美，器皿瑰异，虽王者宴赐，亦所不及。彻馔命酒。君与妻同坐。乃曰：“不可令侍御独坐。”即召一人，坐于元瑰之侧。元瑰视之，乃其妻也。奏乐酣饮，既醉各散，终不及相问言情。迟明告别，君赠元瑰金尺玉鞭。出门行数里，因使人访其处，无复踪迹矣。及还京，问其妻“曾有异事乎？”具言：“某日昏然思睡，有黑衣人来，称司命君召，某便随去。既至司命宫中，见与君同饮。”所见历然皆同，不谬。后十年。元瑰奉使江岭，又于江西泊舟，见君在岸上。邀入一草堂，又到仙境。留连饮馔，但音乐侍卫，稍多于前，皆非旧人矣。及散，赠元瑰一饮器，如玉非玉，不言其名。自此叙别，不复再见。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，所修何道，品位仙秩，定何高卑，复何姓字耳。一日，有胡商诣东都所居，谓元瑰曰：“宅中有奇宝之气，愿得一见。”元瑰以家物示之，皆非也。乃出司命所赠饮器与商。起敬而后跪接之，捧而顿首曰：“此天帝流华宝爵耳。致于日中，则白气连天；承以玉盘，则红光照宜。”即与元瑰就日试之，白气如云，郁勃径上，与天相接。日（明抄本“日”作“日”）夜更试之，此不谬也。此宝太上西北库中镇中华二十四宝也。顷

年已旋降。今此第二十二宝。亦不久留于人间。即当飞去。得此宝者。受福七世。敬之哉。元瑰以玉盘承之。夜视红光满室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司命君，常常生活在民间。他幼小的时候，与唐元瑰是同学。唐元瑰说：司命君家世代代信奉道教，早上晚上要点香和蜡烛，念《高上消灾经》和《老君枕中经》，经常有祥瑞的奇异景象出现，奇异的香气和祥瑞的云霞出现在庭院殿宇之间。他的母亲由于梦见满天空都是一丈多高的仙人，旌旗车盖遮蔽了他们家的宅院，有一道黄色的光照在她身上，那光像金子的颜色，于是她怀了孕生下司命君。司命君生下来就睁着眼张着口，像要笑的样子。他从小聪明颖悟，诵读诗书，元瑰比不上他。他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忽然不知哪儿去了，大概是周游天下寻师访道去了。不知他的老师是谁。但他得到了成仙得道的秘诀。宝应二年，元瑰是御史，充当河南道的采访使，来到郑州的郊外，忽然与司命君相遇。司命君的衣服很破烂，脸色很憔悴。唐元瑰很可怜他，和他说话叙旧，问他学的是什么学业。他说，相别之后，他只是修真养性而已。他请元瑰到他家里去看看，把马匹和随从留在客栈里等候。司命君陪元瑰一起前往。他把元瑰领到市区的一侧，来到一户低小的门前。随从只有一两个人。二人刚走进门，外边的门便关上了，随从不能进入。第二道门略加宽广。又进了一门，是一所很大的屋子。司令君请元瑰先在门外稍候，自己先进去摆放坐席，老半天才出来迎接元瑰。元瑰发现司命

君的容貌变得光彩焕发，能有二十来岁的样子，顶云冠披霞衣，左右两边的玉童侍女有三五十名，都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。元瑰不知这是怎么回事。司命君把元瑰领到正堂，摆设上来的山珍海味和瑰丽奇异的器皿，即使是帝王家的宴席也是比不上的。饭饱之后开始饮酒。司命君与自己的妻子坐在一起，就说：“不能让你自己独坐。”就叫来一个坐在元瑰的身边。元瑰一看，竟是自己的妻子。于是奏乐畅饮，大醉之后各自散去，到底没来得及述说旧情。天将亮的时候告别，司命君送给元瑰一把金尺和一把玉鞭。出门走了几里，元瑰就让人打听他来时的那个地方，那地方已经没有踪迹了。等到回到京城，他问妻子曾经有过异常的事吗？妻子说：“有一天我昏沉沉地想睡觉，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，说司命君让我去，我就跟着他去了。到了司命君宫中之后，是他和你一块喝酒。”她所见到的，和元瑰见到的一样。可见这件事是确实的。十年之后，元瑰奉命出使江岭去，又在江西停船，看到司命君在岸上。司命君请他来到一所草堂，又来到了仙境，又留他吃饭，只是音乐侍卫人员略多于前一次，全都不是前一次的那些人。等到散了席，司命君赠给唐元瑰一件饮器。饮器的质地像玉却不是玉。他也不说这东西叫什么名。从此话别，再没相见，也不知他主管的是什么事，修的是什么道。也不知他在仙界的品位高低，更不知他姓什么叫什么。有一天，一位胡商到东都元瑰的住所里来，说：“你宅第中有奇宝的气象，希望能让我见识见识。”元瑰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给胡商看，全都不是。于是他把司命君赠他的饮器拿出来给胡商看。胡商肃然起敬，跪下之后才把饮器接过去，捧着饮器点头说：

“这是天帝的流华宝爵呀！放到日光下，就能白气连天；放到盘子里，就能红光照室。”胡商立即就和元瑰就着日光试验。白气像云那样蒸蒸日上，与天连到一起。日夜交替着试验，说明这不是假货。胡商说：“这件宝物是太上西北库中镇中华二十四宝之一，近年来已降回到人间来。现在这宝物是第二十二宝，也不会人间久留的，很快就该飞回去了。得到这个宝贝的人，七代受到福佑。一定要敬重它啊！”元瑰把它盛在玉盘里，夜间一看，满室都是红光。

## 玄真子

玄真子姓张，名志和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博学能文，擢进士第。善书（《云笈七签》一一三下“书”作“画”）。饮酒三斗不醉。守真养气，卧雪不寒，入水不濡。天下山水，皆所游览。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。真卿为湖州刺史，与门客会饮，乃唱和为渔父词，其首唱即志和之词，曰：“西塞山边白鸟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真卿与陆鸿渐、徐士衡、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，递相夸赏，而志和命丹青剪素，写景天（《云笈七签》一一三下“天”作“夹”。）词，须臾五本。花木禽鱼，山水景像，奇绝踪迹，今古无伦。而真卿与诸客传玩，叹服不已。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，志和酒酣，为水戏，铺席于水上独坐，饮酌笑咏。其席来去迟速，如刺舟声。复有云鹤随覆其上。真卿亲



宾参佐观者，莫不惊异。寻于水上挥手，以谢真卿，上升而去。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。（出《续仙传》）

玄真子姓张，名志和，是会稽山阴人。他博学多才，写一手好文章，考中了进士。善于书画，喝三斗酒也不醉。他守本性养真气，躺在雪地上不冷，跳到水里去不沾湿。天下的山水，他全都游览过。鲁国公颜真卿和他是好朋友。颜真卿在湖州任刺史时，他和门客们一起喝酒，就一唱一和地作《渔父》词，那头一首就是张志和的词。词是：“西塞山边白鸟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颜真卿与陆鸿渐、徐士衡、李成矩，一共和了二十五首，互相传递着夸赏。张志和让拿出来颜料和剪裁白绢，画《景天》词的词意，不一会儿就画出来五幅。花鸟鱼虫，山水景象，笔法奇绝，今古无比。颜真卿和客人们传着玩赏，赞不绝口。后来颜真卿东游平望驿，张志和喝酒喝到酣畅时，作水上游戏，把坐席铺在水面上，独自坐在上面饮笑吟唱。那坐席的来去快慢，就像撑船的声音。接着又有云鹤跟随在他的头顶上。颜真卿等在岸上观看的人们，没有不惊异的。不多时，张志和在水上挥手，向颜真卿表示谢意，然后便上升飞去。至今民间还留传着他的画，被视为珍宝。

## 刘白云

刘白云者，扬州江都人也。家富好义，有财帛，多以济人。亦不知有阴功修行之事。忽在江都，遇一道士，自称为乐子长，家寓海陵。曰：“子有仙顛天骨，而流浪尘土中，何也？”因出袖中两卷书与之。白云捧书，开视篇目。方欲致谢，子长叹曰：“子先得变化，而后受道。此前定也。”乃指摘次第教之。良久，失子长所在。依而行之，能役致风雨，变化万物。乃于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数千人，于其中结紫云帐幄，天人侍卫，连月不散。节度使于顛疑其妖幻，使兵马使李西华引兵攻之。帐幄侍卫渐高，弓矢不能及。判官窦处约曰：“此幻术也，秽之即散。”乃取尸秽焚于其下，果然兵卫散去。白云乘马与从者四十余人，走于汉水之上，蹙波起尘，如履平地，追之不得。谓追者曰：“我刘白云也。”后于江西湖南，人多见之，弥更少年洁白。时湖南刺史王逊好道，白云时来郡中。忽一日别去，谓逊曰：“将往洪州，即与钟陵相见。”一揖而行。初不晓其旨。辰发灵川，午时已在湘潭。人多识者，验其所行，顷刻七百里矣。旬日，王逊果除洪州。到任后，白云亦来相访。复于江都值乐真人。曰：“尔周游人间，固有年矣。金液九丹之经，太上所敕，令授于尔，可选名岳福地炼而服之，千日之外，可以登云天矣。”乾符中，犹在长安市卖药，人有识之者，但不可亲炙，无由师匠耳。（出

## 《仙传拾遗》)

刘白云是扬州江都人。他家里富足，喜欢伸张正义。他所有的财帛，大多用来救济穷人。其实他并不知有阴德修行的事。忽然有一天他在江都遇见一位道士。道士自称是“乐子长”，家住海陵。道士对他说：“你有仙风道骨，却流落在尘世之中，为什么呢？”于是道士从袖中取出两卷书交给他。他捧着书，翻开看那篇目，刚要致谢，乐子长叹道：“你得先有所变，然后才能得道，这是前世定的。”于是乐子长就按照次序教他。过了好长时间，乐子长忽然不见了。他按照乐子长教的办法去做，能役使风雨，变化万物。于是他在襄州隔江的一个小山上变化出几千名兵士来，在那里结构了紫云帐幄，由神仙侍卫，连月不散。节度使于頔怀疑这是妖幻，派兵马使李西华领兵攻打，帐幄和侍卫渐渐升高，用弓箭都射不到。判官窦处约说：“这是幻术，用污秽的东西可以把它驱散。”于是取来尸体等秽物在那下边燃烧。果然兵卫们散去了，刘白云骑着马和四十多名随从，奔跑在河水之上，水波上践起烟尘，就象奔跑在平地上，追也追不上。他对追的人说：“我是刘白云。”后来在江西、湖南，很多人见过他，见他更年轻白净了。当时湖南刺史王逊喜欢道术，刘白云时常到郡中来。忽然有一天他告别离去，对王逊说：“我要到洪州去，咱们将在钟陵相见。”说完他作了一揖便走了。起初王逊不明白他的意思。他辰时从灵川出发，午时已到了湘潭。很多人认识他，查验一下他走的路，顷刻之间就是七百里了。十天

之后，王逊果然改任洪州刺史。到任后，刘白云也来拜访。刘白云又在江都遇到乐真人。乐真人说：“你周游人间，本来有年头了。金液九丹的经书，是太上赐给的，让我交给你，你可以选一个名山福地把丹炼出来吃下去，一千天之后便可以升天做神仙了。”乾符年间，刘白云还在长安市上卖药。有人认识他，但不能和他亲热，没有机会向他学习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

郗 鉴 僧契虚

郗 鉴

荥阳郑曙，著作郎郑虔之弟也。博学多能，好奇任侠。尝因会客，言及人间奇事。曙曰：“诸公颇读《晋书》乎？见太尉郗鉴事迹否？《晋书》虽言其人死，今则存。”坐客惊曰：“愿闻其说。”曙曰：“某所善武威段扬，为定襄令。扬有子曰愨，少好清虚慕道，不食酒肉。年十六，请于父曰：‘愿寻名山，访异人求道。’扬许之，赐钱十万，从其志。段子天宝五载，行过魏郡，舍于逆旅，逆旅有客焉，自驾一驴，市药数十斤，皆养生辟谷之物也。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，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。愨视此客，七十余矣，雪眉霜须，而貌如桃花，亦不食谷。愨知是道者，大喜，伺其休暇，市珍果美膳，药食醇醪，荐之。客甚惊，谓愨曰：‘吾山叟，市药来此，不愿世人知，子何得觉吾而致此耶？’愨曰：‘某虽幼龄，性好

虚静，见翁所为，必是道者，故愿欢会。’客悦，为饮至夕，因同宿。数日事毕将去，谓愬曰：‘吾姓孟，名期思，居在恒山，于行唐县西北九十里。子欲知吾名氏如此。愬又为祖饯，叩头诚祈，愿至山中，咨受道要。叟曰：‘若然者，观子志坚，可与居矣；然山中居甚苦，须忍饥寒，故学道之人，多生退志；又山中有耆宿，当须启白。子熟计之。’愬又固请。叟知其有志，乃谓之曰：‘前至八月二十日，当赴行唐，可于西北行三十里，有一孤姥庄，庄内孤姥，甚是奇人。汝当谒之。因言行意，坐以须我。’愬再拜受约。至期而往，果得此孤庄。老姥出问之。愬具以告姥。姥抚背言曰：‘小子年幼若此，而能好道，美哉！’因纳其囊装于柜中，坐愬于堂前阁内。姥家甚富，给愬所需甚厚。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，顾愬言曰：‘本谓率语耳，宁期果来；然吾有事到恒州，汝且居此，数日当返。’如言却到，又谓愬曰：‘吾更启白耆宿，当与君俱往，数日复来。’令姥尽收掌愬资装，而使愬持随身衣衾往。愬于是从先生入。初行三十里，大艰险，犹能践履；又三十里，即手扞藤葛，足履嵌岩，魂竦汗出，而仅能至。其所居也，则东向南向，尽崇山巨石，林木森翠。北面差平，即诸陵岭。西面悬下，层溪千仞，而有良田，山人颇种植。其中有瓦屋六间，前后数架。在其北，诸先生居之。东厢有厨灶，飞泉檐间落地，以代汲井。其北户内，西二间为一室，闭其门。东西间为二室，有先生六人居之。其室前庑下，有数架书，三二千卷。谷千石，药物至多，醇酒常有数石。愬既谒诸先生。先生告曰：‘夫居山异于人间，亦大辛苦，须忍饥馁，食药饵。能甘此，乃可居。子能之乎？’愬曰：‘能。’于是留止。凡五

日。孟先生曰：‘今日盍谒老先生。’于是启西室，室中有石堂。堂北开，直下临眺川谷。而老先生据绳床，北面而斋心焉。愬敬谒拜老先生，先生良久开目，谓孟叟曰：‘是尔所言者耶？此儿佳矣。便与汝充弟子。’于是辞出，又闭户。其庭前临西涧，有松树十株，皆长数仞。其下磐石，可坐百人，则于石中镌局，诸先生休暇，常对棋而饮酒焉。愬为侍者，睹先生棋，皆不工也，因教其形势。诸先生曰：‘汝亦晓棋，可坐。’因与诸叟对，叟皆不敌。于是老先生命开户出，植杖临崖而立。西望移时，因顾谓叟可对棋，孟期思曰：‘诸人皆不敌此小子。’老先生笑，因坐召愬。‘与尔对之。’既而先生棋少劣于颀。又微笑谓愬曰：‘欲习何艺乎？’愬幼年，不识求方术，而但言愿且受《周易》。老先生诏孟叟受之。老先生又归室，闭其门。愬习《易》逾年而日晓。占候布卦，言事若神。愬在山四年，前后见老先生出户，不过五六度。但于室内端坐绳床，正心禅观，动则三百二百日不出。老先生常不多开目，貌有童颜，体至肥充，都不复食。每出禅时，或饮少药汁，亦不识其药名。后老先生忽云：‘吾与南岳诸葛仙家为期，今到矣，须去。’愬在山久，忽思家，因请还家省觐，即却还。孟先生怒曰：‘归即归矣，何却还之有！’因白老先生。先生让孟叟曰：‘知此人不终，何与来也？’于是使归。归后一岁，又却寻诸先生，至则室屋如故，门户封闭，遂无一人。下山问孤庄老姥。姥曰：‘诸先生不来，尚（明抄本“尚”作“向”）一年矣。’愬因悔恨殆死。愬在山间，常问孟叟。‘老先生何姓名？’叟取《晋书·郗鉴传》令读之，谓曰：‘欲识老先生，即郗太尉也。’”（出《记闻》）

荥阳的郑曙，是著作郎郑虔的弟弟。他博学多能，好奇任侠，曾经因为会客，谈到了人间的一件奇事。郑曙说：“各位读过《晋书》吧？看见过太尉郗鉴的事迹没有？《晋书》上虽然说他死了，但他直到现在还活着。”座中的几位客人惊奇地说：“请讲讲他的故事好吗？”郑曙说：“我有一位好朋友，是武威县的段扬，他在定襄县做县令。段扬有个儿子叫段愬，从小喜欢清虚，羡慕道术，不吃酒肉。十六岁那年，他向父亲请求说：‘儿想寻游名山大川，向世外高人请教道术。’段扬答应了他，给了他十万钱，随了他的心愿。天宝五年的时候，段路过魏郡，住在客栈。客栈里有一位客人，骑了一头小驴，买了几十斤药，全是养生不吃谷物的那些东西。而那些难找还没买全的药，他天天都到市上向胡商寻觅。段愬见这客人已经七十多岁了，眉毛胡须白得如霜似雪，但是他的脸色却像桃花，也不吃谷物。段愬知道这是一位有道的人，非常高兴，等候那人有了闲暇，就买些珍贵的果品和味美的食物，以及药品美酒什么的送给他。那客人很吃惊，对段愬说：‘我是山里的一个普通老头，买药来到这里，不想让世人知道，你为什么能发觉我而如此做呢？’段愬说：‘我虽然年幼，但是我生性喜欢虚静，见了你的所作所为，知道您一定是个修道的人，所以愿意和你交往聚会。’那客人很高兴，和他一起喝酒。喝到晚上，又住到了一起。几天后，事情办完要离开了，老头对段愬说：‘我姓孟，名叫期思，住在恒山，在行唐县西北九十里。你想要知道的我的名姓就是这样。’段愬又为



他钱行，诚恳地叩头请求，愿意随老头到山中，向他请教道术。老头说：‘如果这样，我见你志向挺坚强，可以和你同住。但是住在山里是很苦的，必须忍受饥寒。所以学道的人，大多都知难而退了。另外山中有老师宿儒，我也得向他禀报，你好好想想。’段愬又坚决地请求。老头知道他有志气，就对他说：‘等到八月二十日，你到行唐县来吧。可以向西北走三十里，有一个孤姥庄，庄里的孤姥，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奇人。你应该去拜见她，向她说明来意，住在那里等我。’段愬连连下拜，接受约定。到了日期前往，果然找到了这个孤庄。一位老太太出来问他。他把来意详细地告诉了她。老太太抚摸着他的后背说：‘这小子这么年轻，却能喜欢道术，好啊！’于是把他的行李装到柜子里，让他坐在堂前的阁子里。老太太家里很富足，给段愬的用品很丰厚。他在此住了二十天，孟先生到了。孟先生看着段愬说道：‘我本来是随便一说的话，哪想到你果真如期来了。但是我有事要到恒州去，你暂且住在这里，我几天就能回来。’果然，孟先生像他说的那样，到时就回来了。又对段愬说：‘我还要去向老师宿儒说明情况，然后带你一块去。’过几天果然来了。孟先生让老太太把段愬的行李全都保存起来，让段愬只带着随身的衣服和被子前往。段于是跟着孟先生进山。开始走的三十里路，很艰险，但是还可以行走。又走了三十里，就要用手拽着藤蔓，用脚登着伸出来的岩石，吓得心神惶悚，一身冷汗。勉强走到了老师宿儒住的地方。这住处的东面、南面，全是崇山巨石，林木森然苍翠。北面比较平坦，接近诸陵岭。西面陡悬向下，一层层山谷有千仞深，而且谷中有良田，一些山民正在耕种。其

中有六间瓦房，分前后几栋。那北面的，是诸先生的住所。东厢房是厨房，飞泉从檐间落，以代替井水。那北门之内，西面的两间有一个屋室，关着门。东西间是两个屋室，有六位先生住着。那屋前的廊屋里，有几书架的书，有两三千卷。有谷物上千石，药物极多，好酒常有几石。段愬拜见诸位先生之后，先生们告诉他说：‘住在深山老林和住在人世间不同，是很苦的，必须忍受饥饿，吃草药。能甘心如此，才可以居住，你能吗？’段愬说：‘我能！’于是留他住下了。五天后，孟先生说：‘今天何不拜见拜见老先生！’于是打开了西屋。屋中有一个石堂，堂朝北开，可以直接向下眺望山谷河川。老先生坐在绳床上，一副清心寡欲地样子。段愬恭敬地拜谒老先生，老先生许久才睁眼看他。老先生对孟先生说：‘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吗？这小子不错，就给你当弟子吧！’于是告辞出来，又关了门。那院子西面临涧，有十棵松树，却有几仞高。松下有一磐石，能坐一百人，就在这块石头上刻了棋局，先生们闲暇的时候，常在这上边下棋、饮酒。段愬是侍者，站在那里看先生们下棋。先生们的棋艺都不精，段愬就在一边帮着支招儿。先生们说：‘你也懂得下棋，可以坐下来下。’于是他坐下来和几个老头下棋，几个老头全都下不过他。于是老先生让人把门打开，拄着手杖临崖而立，向西望了许久，回头看着老头们说可以下棋。孟奇思说：‘人们都下不过这小子！’老先生笑了，于是坐下叫段愬过来下棋。开棋之后，老先生局势比段的稍差一些，老先生又笑着对段说：‘你想要学习什么技艺呢？’段愬年幼，不懂得求方术，只说先学《周易》。老先生便让孟先生教他《周易》。老先生又回到屋里，关

了门。段愬学《周易》超过一年，一天比一天明白，占卜算卦，说话如神。他在山上呆了四年，前后看见老先生出门来不过五六次。老先生只在屋里端坐绳床，正心参禅，经常三百天二百天不出屋。老先生平常睁眼的时候不多，有儿童那样的容貌，身体肥胖，却不吃东西。每次参禅完毕，他或许喝一点药汁，也不知那药是什么名。后来老先生忽然说：‘我和南岳诸葛仙家约好期限，现在到了，必须离去。’段愬在山上住了很久，忽然想家，就请求回家看一看。马上就回来。孟先生生气地说：‘回去就是回去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！’于是向老先生报告了。老先生对孟先生说：‘早知道这个人不能坚持到底，何必让他来！’于是就让段愬回去了。回来一年之后，又回去找那些老头。到了之后，见屋室如旧，门窗关闭，却不见有一个人。下山来问孤庄的老太太，老太太说：‘先生们将一年没来了。’段愬于是悔恨得要死。段在山上时，曾经向孟先生打听老先生的姓名，孟先生取一本《晋书·郗鉴传》让他读，对他说：‘要知道老先生，他就是郗太尉！’”

## 僧契虚

有僧契虚者，本姑臧李氏子。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。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民法。年二十，髡发衣褐，居长安佛寺中。及禄山破潼关，玄宗西幸蜀门，契虚遁入太白山，采柏叶而食之，自是绝粒。尝一日，有道士乔君，貌清瘦，须鬓尽白，来

诣契虚，谓契虚曰：“师神骨甚孤秀，后当遨游仙都中矣。”契虚曰：“吾尘俗之人，安能诣仙都乎？”乔君曰：“仙都甚近，师可力去也。”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。乔君曰：“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，遇揜子（音奉，即荷竹囊而贩也），即犒于商山而馈焉。或有问师所诣者，但言愿游稚川（“川”原作“用”，据黄刻本改。），当有揜子导师而去矣。”契虚闻其言，喜且甚。及禄山败，上自蜀门还长安，天下无事。契虚即往商山，舍逆旅中。备甘洁，以伺揜子而馈焉。仅数月，遇揜子百余，俱食毕而去。契虚意稍怠，且谓乔君见欺，将归长安，既治装。是夕，一揜子年甚少，谓契虚曰：“吾师安所诣乎？”契虚曰：“吾愿游稚川有年矣。”揜子惊曰：“稚川仙府也，吾师安得而至乎。”契虚对曰：“吾始自孩提好神仙，常遇至人，劝我游稚川，路几何耳？”揜子曰：“稚川甚近。师真能偕我而去乎？”契虚曰：“诚能游稚川，死不悔。”于是揜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，治具。其夕即登玉山。涉危险，逾岩巖，且八十里，至一洞，水出洞中。揜子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，以壅其流。三日，洞水方绝。二人俱入洞中，昏晦不可辨。见一门在数十里外，遂望门而去。既出洞外，风日恬煦，山水清丽，真神仙都也。又行百余里，登一高山。其山攒峰迥拔，石径危峻。契虚眩惑不敢登。揜子曰：“仙都且近，何为彷徨耶。”即挈手而去。既至山顶，其上坦平。下视川原，邈然不可见矣。又行百余里，入一洞中。及出，见积水无穷，水中有石径，横尺余，纵且百余里。揜子引契虚蹑石迳而去。至山下，前有巨木，烟影繁茂，高数千寻。揜子登木长啸，久之，忽有秋风起于林杪。俄见巨绳系一行囊，自山顶而缒。揜

子命契虚瞑目坐囊中，仅半日。揆子曰：“师可寤而视矣。”契虚既望，已在山顶，见有城邑宫阙，玃玉交映，在云物之外。揆子指语：“此稚川也。”于是相与诣其所。见仙童百辈，罗列前后。有一仙人谓揆子曰：“此僧何为者？岂非人间人乎。”揆子曰：“此僧常愿游稚川，故挈而至此。”已而至一殿上，有具簪冕者，貌甚伟，凭玉几而坐。侍卫环列，呵禁极严。揆子命契虚谒拜，且曰：“此‘稚川真君也。’”契虚拜，真君召契虚上，讯曰：“尔绝三彭之仇乎？”不能对。真君曰：“真不可留于此。”因命揆子登翠霞亭。其亭亘空，居槛云矗。见一人袒而瞬目，发长数十尺，凝膩黯黑，洞莹心目。揆子谓契虚曰：“尔可谒而拜。”契虚既拜。且问“此人为谁？何瞬目乎？”揆子曰：“此人杨外郎也。外郎隋氏宗室，为外郎于南宫。属隋末，天下分磔，兵甲大扰，因避地居山，今已得道。此非瞬目，乃彻视者。夫彻视者，寓目于人世耳。”契虚曰：“请寤其目。可乎？”揆子即面请外郎，忽寤而四视，其光益著，若日月之照。契虚悸然背汗，毛发尽劲。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。揆子曰：“此人姓乙，支润其名，亦人间之人，得道而至此。”已而揆子引契虚归，其道途皆前时之涉历。契虚因问獻子曰：“吾向者谒见真君，真君问我‘三彭之仇’，我不能对。曰：‘彭者三尸之姓，常居人中，伺察其罪。每至庚申日，籍于上帝。故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，如是则神仙可得；不然，虽苦其心无补也。’”契虚悟其事，自是而归，因庐于太白山，绝粒吸气，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。贞元中，徙居华山下，有荥阳郑绅、与吴兴沈聿，俱自长安东出关，行至华山下，会天暮大雨，二人遂止。契虚以绝粒故，不致庖爨。郑君异其

不食，而骨状丰秀，因徵其实。契虚乃以稚川之事告于郑。郑好奇者，既闻其事，且叹且惊。及自关东回，重至契虚舍，其契虚已遁去，竟不知所在。郑君常传其事，谓之《稚川记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有一个叫契虚的和尚，本是姑臧李家的儿子。他父亲是唐玄宗时期的御史。契虚从孩提时代就喜欢佛教。二十岁的时候，他剃光了头发，穿上和尚的黑色短衣，住进长安的佛寺中。后来安禄山反叛攻破潼关，唐玄宗向西去到蜀地，契虚逃进太白山，采柏叶吃，从此就不再吃东西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位面相清瘦，须发皆白的道士乔君，来到契虚这里，对契虚说：“你的骨相有仙气，很是与众不同，以后应该能遨游在仙都之中了。”契虚说：“我是世间俗人，怎么能到仙都去呢？”乔君说：“仙都离此很近，你可以努力争取。”契虚就请乔君教给他道路的走法。乔君说：“你可以在商山的客栈里准备好饭食，遇见背着竹筐的商贩，就在商山里请他吃饭。他要是问你到哪去，你只要说想到稚川去游览，就会有商贩告诉你怎么去了。”契虚听了乔君的话，非常高兴。等到安禄山失败，皇上从蜀地回到长安，天下太平无事，契虚就去到商山，住在客栈里，备好了甜美洁净的饭食，等待着商贩的到来好请他吃。仅仅几个月，就遇见商贩一百多个，全都是吃完了就走。契虚心中有些懈怠了，以为乔君欺骗了他，要回到长安去。准备好行装的这天晚上，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商贩，他对契虚说：“您要到哪儿去呢？”契虚说：“我想到稚川去已经有

年头了。”商贩吃惊地说：“稚川是仙府啊，您怎么能去得成呢？”契虚回答说：“我从小孩子时期就喜欢神仙，曾经遇到一位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，他劝我到稚川去。路多远呢？”商贩说：“稚川非常近，你真能和我一块去吗？”契虚说：“如果确实能到稚川去，死了也不后悔。”于是商贩和契虚一块到了蓝田，做好了准备，那天晚上就登上玉山。他们涉过危险，翻过岩石，走了将近八十里的時候，来到一个山洞。水从洞中流出来。商贩和契虚一起搬石头填洞口，堵那流水。三天之后，才把水堵住。二人一起进入洞中。洞中昏暗看不清东西。远远望见几十里外有一个门，二人便向门走去。走出洞门之后，风和日丽，山青水秀，果真是神仙的都市。又走了一百多里，登上一座高山。这座山群峰挺拔，石头小道十分险峻。契虚眩晕迷惑不敢往上登。商贩说：“仙都快到了，你怎么又犹豫了呢？”于是他拽着契虚的手登上去。到了山顶之后，见那上面很平坦，往下望山川，远远地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又走了一百多里，走进一个洞中。等到从洞中出来，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积水。水上有一条石头小路。小路一尺来宽，长有一百多里。商贩领着契虚沿着石径向前走，来到山下，前面有一棵大树，枝叶繁茂，几千寻高。商贩爬到树上大叫了半天，忽然树梢上起了秋风，不一会儿见一根大绳子系着一个行囊，从山顶上放下来。商贩让契虚闭上眼睛坐到囊中，只半天，商贩说：“你可以睁眼看着啦！”契虚睁眼一看，已经来到山顶。他见到了城邑宫阙，金碧辉煌立在云外。商贩用手指着对他说：“这就是稚川。”于是二人共同到城中去，见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位仙童。有一位仙人对商贩说：

“这个和尚是干什么的？难道他不是人间的人吗？”商贩说：“这个和尚常常想到稚川来，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。”然后他们来到一个殿上。有一个戴簪花帽子的人，相貌堂堂，坐在玉几的后面，侍卫们环绕在四周，保卫得很严。商贩让契虚上前拜见这人，说道：“这人是稚川真君。”契虚下拜，稚川真君叫他上殿去，问道：“你断绝了三彭的捣乱了吗？”契虚不能回答。真君说：“真不能留在这里。”于是让商贩领契虚登翠霞亭。这亭子连接着天空，檐槛矗立在云层之上。在这里他们见到一个人，此人袒露着身体，而且还在那里眨眼，头发有几十尺长，身上细腻黝黑，心目却透明莹澈。商贩对契虚说：“你可以上前拜见这个人。”契虚拜完了就问：“这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总眨着眼睛？”商贩说：“这人是杨外郎。他是隋朝皇族的宗室，在南宫做外郎，恰值隋末天下分裂，兵慌马乱，于是他避处山中，现在已经得道成仙。他这不是眨眼睛，而是彻底地看东西。彻底地看，是把眼力放到人世间去了。”契虚说：“可以让他睁开眼睛吗？”商贩当面请求杨外郎睁开眼睛。杨外郎忽然睁眼往四处一看，那目光更明亮，像日月的照射。契虚吓得后背出汗，毛发悚然。他们又看到一个人躺在石壁下。商贩说：“这个人姓乙，支润是他的名字。他也是人间的人，得道成仙而来到这里。”然后商贩领契虚回来，那道路全是刚才走过的，契虚于是问商贩道：“我刚才去谒见真君，真君问我三彭之仇，我不能回答。什么是三彭之仇呢？”商贩说：“彭是三尸的姓。三尸平常在人的身体中，监视人的犯罪行为，每到了庚申之时，就去向上帝述说人的罪过。所以学习成仙的人应当先断绝他的三尸。这样便可以得



道成仙。不然，即使心志再坚定也是没用的。”契虚明白了其中道理，从此回去了，就在太白山下上盖了个草房，不吃粮食，只吸空气，没有把稚川的事告诉别人。贞元年间，他搬到华山下边去住。有一个荥阳人郑绅，和吴兴人沈聿，一块从长安向东出关，走到华山下，赶上天黑又下了大雨，两个人便住了下来。契虚因为不吃粮食的原因，没有准备厨房炉灶什么的。郑绅对他不吃饭却身体健壮感到奇怪，就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契虚就把稚川的事告诉了郑绅。郑绅是个好奇的人，听了这事以后，又是惊奇，又是嗟叹，等到他从关东回来，重新来到契虚的住处。契虚已经走了，也不知他去到哪里。郑绅曾经把契虚的事写成传，叫作《稚川记》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

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 
姚 泓 李卫公

### 九天使者

唐开元中，玄宗梦神仙羽卫，千乘万骑，集于空中。有一人朱衣金冠，乘车而下，谒帝曰：“我九天采访，巡纠人间，欲于庐山西北，置一下宫，自有木石基址，但须工力而已。”帝即遣中使，诣山西北，果有基迹宛然。信宿，有巨木数千段，自然而至，非人所运。堂殿廊宇，随类致木，皆得足用。或云，此木昔九江王所采，拟作宫殿，沉在江州湓浦；至是神人运来，以供所用。庙西长廊，柱础架虚，在巨涧之上。其下汨流奔响，泓窅不测，久历年岁，曾无危垫。初作庙时，材木并至，一夕巨万，皆有水痕。门殿廊宇之基，自然化出，非

人版筑。常有五色神光，照烛庙所，常如昼日。挥斤运工，略无余暇，人力忘倦，旬日告成。毕工之际，中使梦神人曰：“赭堊丹绿，庙北地中，寻之自得，勿须远求。”于是访之，采以充用，略无所缺。既而建昌渡有灵官五百余人，若衣道士服者，皆言诣使者庙。今图象存焉。初玄宗梦神人日，因召天台道士司马承祯，以访其事。承祯奏曰：“今名山岳渎血食之神，以主祭祀，太上虑其妄作威福，以害蒸黎，分命上真，监莅川岳，有五岳真君焉。又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，潜山九天司命立九天生籍，庐山九天使者执三天之符，弹劾万神，皆为五岳上司，盍各置庙，以斋食为飧。”玄宗从之。是岁，五岳三山，各置庙焉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唐朝开元年间，唐玄宗梦见了神仙的仪仗队，千乘万骑会集在空中。有一个人穿着红色衣服，戴着金色帽子，从车上下来，拜见唐玄宗说：“我是九天的采访使，到人间来巡察探访，想要在庐山的西北面盖一所下宫，木石基址已经有了，只是需要人力罢了。”唐玄宗就派中使到庐山西北去看，果然有基址在那里。过了两宿，又有几千根大木头自然地到来，不是什么人所运来的。按照殿、堂、廊、宇的不同需要，分别弄来不同的木料，长短粗细都很适用。有人说，这些木头是以前九江王采伐的，打算建造宫殿，沉没在江州湓水岸边，其实是神仙运来供使用的。庙西的长廊，柱子架在空中，在大山涧的上面，它下面有奔流轰响的河水，深不可测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危险发生。当初盖庙的时候，木材是一齐

来的，一天晚上就来了上万根，根根都有水痕。门殿廊宇的基石，是自然变化出来的，并不是人筑造的。曾经有五色的神光，照耀着要盖庙的地方，常常像白天一样。盖庙的时候，人们挥斧做工，一点不闲着，却谁也不疲倦，十来天就把庙盖了起来。完工的时候，中使梦见一个神仙对他说：“赭、堊、丹、绿各种颜料，庙北的地下就有，找一找就能找到，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找。”于是中使派人寻找，挖回来使用，一点也不缺。后来建昌渡有五百多名仙官，好像穿着道士服的人，都说要到使者庙来。现在那图像还存在。当初唐玄宗梦见神仙的那天，就找来了天台山的道士司马承祯，向他打听这事。司马承祯奏道：“现在名山大川里供奉的神，都是把他们当作一方之主来祭祠的。太上老君担心他们作威作福而为害黎民百姓，分别派来上界的仙人，到名川岳监察他们。五岳有真君在那里，又有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。潜山的九天司命主管九天的生死簿籍；庐山九天使者执掌清微天、禹余天、大赤天等三天的令符，可弹劾所有的神仙。他们都是五岳的上司。何不各为他们盖上庙，用斋食犒赏他们呢？”唐玄宗听了他的话。这一年五岳三山都盖起了庙。

## 十仙子

唐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，御卿云而下列于庭，各执乐曲而奏之，其度曲清哉，真仙府之音也。及乐阕，有一仙人前

而言曰：“陛下知此乐乎？此神仙《紫云曲》也。今愿传授陛下，为圣唐正始音。与夫咸池大厦，固不同矣。”玄宗喜甚，即传受焉。俄而寤，其余响犹若在听。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，尽得其节奏；然嘿不泄。及晓，听政于紫宸殿，宰臣姚崇、宋璟入，奏事于御前，玄宗俯若不闻。二相惧，又奏之。玄宗即起，卒不顾二相。二相益恐，趋出。时高力士侍于玄宗，即奏曰：“宰相请事，陛下宜面决可否。向者崇、璟所言，皆军国大政，而陛下卒不顾，岂二相有罪乎？”玄宗笑曰：“我昨夕梦仙人奏乐曰《紫云曲》，因以授我，我失其节奏，由是嘿而习之，故不暇听二相奏事。”即于衣中出玉笛，以示力士。是日力士至中书，以事语于二相。二相惧少解。曲后传于乐府。（出《神仙感遇传》，陈校本作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玄宗曾经梦见十多个仙子，驾着祥云下到庭院里站成一排，各拿着乐器演奏。那乐曲清越优美，真正是仙府里的声音。等到音乐停止，有一位仙人上前说道：“陛下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？这是神仙的《紫云曲》，现在愿意传授给陛下，作为大唐的标准的基本的音乐，和那《咸池》、《大厦》等乐曲就大大不同了。”唐玄宗特别高兴，立即接受传授。不一会儿，他醒了，那音乐的余响还像在耳中。他急忙拿起玉笛吹奏演习，完全掌握了那乐曲的节奏，但是他默默地记在心里，没有向别人泄露。等到天亮，他在紫宸殿听政，宰相姚崇、宋璟进来，向他奏报事情，他好像根本没听见。二宰相害怕了，又奏报一遍。玄宗就站了起来，但他到底没理睬二相。二相

更加害怕，急忙走出去。当时高力士侍立在玄宗身旁，立即奏道：“宰相请示事情，陛下应该当面决定，是否可行。方才姚崇和宋璟说的，都是军政大事，而你始终不理，难道二相有罪了吗？”玄宗笑道：“我昨天夜里梦见仙人奏乐，曲名叫《紫云曲》，他们就把曲子传授给我。我怕忘了它的节奏，因此默默地在心里练习，所以顾不上听二位国相奏事。”于是他从衣服里取出玉笛来给高力士看。这一天高力士来到中书省，把事情对二相讲了，二相的畏惧稍微消解了。这支曲子后来传给了乐府。

## 二十七仙

唐开元中，玄宗皇帝昼景宴居，昏然思寐，梦二十七仙人云：“我等二十八宿也，一人寓直，在天不下。我等寄罗底间三年矣，与陛下镇护国界，不令戎虏侵边。众仙每易形混迹游处耳。”既寤，敕天下山川郡县，有‘罗底’字处访之，竟不能得。他夕又梦云：“有音乐处是也。”再（“再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、陈校本补。）诏访焉。于宁州东南五里，有地名罗川，川上有县，县以川名。有罗州山，相传有洞穴，而翳荟不通。樵牧者闻音乐之声。诏使寻之，久而不见。忽有白兔出于林中，径入崖下。寻所入而得嵌窦焉。石室宽博，中有石像二十七真，得之以进。乃于内殿设位，晨夕焚香，躬自瞻谒。命夹紵工作二十七像，送于本洞。于其处置通圣观，

改县为真宁以旌之。赐宝香及炉，炉今犹在。乡里之人言：“昔年有底老者，不知所来，庞眉皓发，异于他叟。或出或处，乡俗咸敬之。于山下卖酒，常有异人来饮。或药童樵父，来往其家。一旦众人谓底老曰：“加其酝，更一饮，不复来矣。”如其言，加酿以待焉。酿熟，群仙果至，饮酣，居下者一人，与坐云：“我请刻众仙之形，以留于世。”乃取石二十七片。刻成二十七人。俄顷之间，备得众仙真容，置于洞中，依饮时列坐。皆志仙之名氏于其背。安讫而散去。底老亦不复知所之。时人咸谓仙举也。底老者，疑其氏宿耳。后著作郎东门诘，为赞序以纪之。（出《神仙感遇传》）

唐朝开元年间，玄宗皇帝在白天宴居昏昏欲睡，梦见二十七位仙人对他说：“我们是天上的二十八宿，一个人因为值班，在天上不能下来。我们寄住在罗底间三年了，一直给陛下镇护国界，不让外寇侵扰边疆。众神仙常常改换形貌混迹在人群中到处游玩。”醒了之后，他就下令全国，寻找那个叫“罗底”的地方，到底也没找到。改天的夜里又梦见二十八宿对他说，“罗底”在一个有音乐的地方。于是他就又下令寻找。在宁州东南五里的地方，有个地方叫罗川，川中有县，县是以川名命名的。还有个罗州山，相传山中有洞穴，而且草木荫翳不通，打柴的放牧的听到里边有音乐之声。唐玄宗下令派人寻找这个地方，找了很久也没找到。忽然有一只白兔从林中跑出来，直接跑进一座山崖下边，寻找兔子跑入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洞口。进洞一看，这是一个宽敞的石室，里边有

二十七尊石像。于是就把这二十七尊石像运进宫中，在殿内为它们设了位置，早晚烧香。皇帝还亲自来瞻仰拜谒。皇帝又让夹印花工仿制了二十七尊神像，送回原来的洞里，在那地方盖起了通圣观，改罗川县为真宁县，用来表彰这个地方。又赐了宝香和香炉，香炉至今还在。本地的人说，往年有一位底老人，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来。他眉毛花白，头发雪白，与其他老头不同，有时外出，有时静处，乡里人都敬重他。他在山下卖酒，常常有些跟普通人不同的人来喝酒。有的药童和樵夫，也来往于他家。一天早晨众异人对他说：“加酒啊，再喝一回，以后不再来了！”像他们说的那样，他加酒招待他们。酒烫好之后，群仙果然来了。喝到酣畅的时候，在下边的一个人来到座间说：“我要刻下众仙人的像留于后世。”于是他取出二十七块石片，刻成了二十七个人，顷刻之间，完全刻出了众仙人的逼真容貌，放在洞中，按照喝酒时的座次排列，全都在后面记上他们的名字，安放完了便散去。底老也不知去了哪里，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成仙飞升了。底老，人们怀疑他是二十八宿中的氐宿，后来著作郎东门诰，写了赞序记下了这件事。

## 姚 泓

唐太宗年，有禅师行道精高，居于南岳。忽一日。见一物人行而来，直至僧前，绿毛覆体。禅师惧，谓为梟之属也；



细视面目，即如人也。僧乃问曰：“檀越为山神耶？野兽耶？复乃何事而特至此？贫道禅居此地，不扰生灵，神有知，无相恼也。”良久，其物合掌而言曰：“今是何代？”僧曰：“大唐也？”又曰：“和尚知晋宋乎？自不知有姚泓乎？”僧曰：“知之。”物曰：“我即泓也。”僧曰：“吾览晋史，言姚泓为刘裕所执，迁姚宗于江南，而斩泓于建康市。据其所记，泓则死矣，何至今日子复称为姚泓耶！”泓曰：“当尔之时，我国实为裕所灭，送我于建康市，以徇天下；奈何未及肆刑，我乃脱身逃匿。裕既求我不得，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，以立威声，示其后耳。我则实泓之本身也。”僧因留坐，语之曰：“史之说岂虚言哉？泓笑曰：“和尚岂不闻汉有淮南王刘安乎，其实升仙，而迁、固状以叛逆伏诛。汉史之妄，岂复逾于后史耶？斯则史氏妄言之证也。我自逃窜山野，肆意游行，福地静庐，无不探讨。既绝火食，远陟此峰，乐道逍遥，唯餐松柏之叶。年深代久，遍身生此绿毛，已得长生不死之道矣。”僧又曰：“食松柏之叶，何至生毛若是乎？”泓曰：“昔秦宫人遭乱避世，入太华之峰，饵其松柏，岁祀浸久，体生碧毛尺余。或逢世人，人自惊异，至今谓之毛女峰。且上人颇信古，岂不详信之乎？”僧因问请须所食。泓言：“吾不食世间之味久矣，唯饮茶一瓯。”仍为僧陈晋宋历代之事，如指诸掌。更有史氏阙而不书者，泓悉备言之。既而辞僧告去，竟不复见耳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唐太宗的时候，有一位禅师的道术精明高超。他住在南

岳。忽然有一天，有一个东西像人那样走来，直接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东西一身绿毛遮盖着身体，禅师有些害怕，以为是梟一类动物。仔细看了看面目，那东西像人。禅师就问道：“施主是山神呢，还是野兽呢？你又是为了何事来到这里？贫僧住在此地，不打扰生灵，神有知，就不会恼恨我。”许久，那东西合掌说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朝代？”和尚说：“现在是唐朝。”那人又说：“和尚您知道晋朝和南北朝的宋吗？从那时到现在是多少年了？”和尚说：“从晋朝到现在，将近四百年了。”那人就说：“和尚您博古知今，难道不知道有个姚泓吗？”和尚说：“知道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就是姚泓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看《晋史》，那上面说姚泓被刘裕捉住，把姚氏宗族迁移到江南，而在建康市上把姚泓斩了。根据这种记载，姚泓已经死了，为什么到了今天，你还说自己是姚泓呢？”姚泓说：“在那个时候，我国确实被刘裕所灭，把我送到建康市上，向天下示众。他们哪知道未到行刑，我就逃跑藏起来了。刘裕既然找不到我，就找一个相貌像我的人杀掉，以保住自己的威名，给以后的人看罢了。我确实是姚泓本人。”和尚于是留他坐下，对他说：“史书上说的，难道是假话吗？”姚泓笑道：“和尚你难道不知道汉朝有个淮南王刘安吗？他其实已经飞升成仙，而司马迁和班固写他叛逆被杀。汉史的荒谬之处，难道还能超过后来的史书吗？这就是史学家说错话的证据。我自从逃进山野，肆意地游玩，福地静庐，没有不去探索的。断绝烟火饭食之后，后来登上这座山峰，乐于修道，日日逍遥，只吃松柏树的叶子。年长日久，遍生长出了绿毛，已经得到了长生不死的道术了。和尚又说：“吃松柏的叶子，怎么至于长出

这样多的绿毛呢？”姚泓说：“以前秦朝宫中的一个女人遭到战乱，避世逃进了太华山，吃那里的松柏叶子，时间渐久，她身上长出了一尺多长的绿毛。有时候她遇上世人，人们自然都感到惊奇。那地方至今还叫毛女峰。况且上人你很相信古人，难道不相信这件事吗？”和尚于是就问姚泓想要吃点什么。姚泓说：“我不吃人世间的食物已经很久了。只喝了一杯茶。”他仍然给和尚讲晋朝和南北朝宋的事，就像说着手掌纹那样讲得很清楚。还有一些史家缺漏没写的，他全都讲得很详细。然后他向和尚告别，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。

## 李卫公

苏州常熟县元阳观单尊师，法名以清。大历中，常往嘉兴。入船中，闻香气颇甚，疑有异人。遍目舟中客，皆贾贩之徒，唯船头一人，颜色颇殊，旨趣恬静。单君至中路，告船人，令易席座船头，就与言也。既并席之后，香气亦甚。单君因从容问之。答曰：“某本此地人也，少染大风，眉发皆落，自恶不已，遂私逃于深山，意任虎豹所食。数日，山路转深，都无人迹。忽遇一老人问曰：‘子何人也，远入山谷。’某具述本意。老人哀之。视曰：‘汝疾得吾，今能差矣。可随吾行。’因随老人行，入山十余里，至一涧，过水十余步，豁然广阔，有草堂数间。老人曰：‘汝未可便入，且于此堂中待一月日，后吾自来看汝。’因遗丸药一裹，令服之。又云：‘此堂中有

黄精、百合、茯苓、薯蕷、枣、栗、苏、蜜之类，恣汝所食。”某入堂居，老人遂行，更入深去。某服药后，亦不饥渴，但觉身轻。如是凡经两月日，老人方至。见其人笑曰：“尔尚在焉，不亦有心哉！汝疾已差，知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老人曰：“于水照之。”鬢眉皆生矣，色倍少好。老人曰：“汝未合久居此。既服吾药，不但祛疾，可长生人间矣。且修行道术，与汝二十年后为期。”因令却归人间。临别，某拜辞曰：“不审仙圣复何姓名，愿垂告示。”老人曰：“子不闻唐初卫公李靖否！即吾身是也。”乃辞出山。今以所修恐未合圣旨，年限将及，再入山寻师耳。”单君因记其事，为人说之。（出《原仙记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原化记》）

苏州常熟县元阳观里有一位单尊师，法名叫以清。大历年间，有一次他到嘉兴去，走进船中，闻到一股很大的香气，怀疑船中有奇异的人。他把船中人逐个打量，见他们全都是商贩之类的人物，只有船头上的一个人，模样很是与众不同，性格很恬静。单尊师走到半路上，告诉船家，把他的坐席换到船头上去，想靠近那个人说话。二人的坐席靠近之后，单尊师闻到更大的香气。单尊师于是从容地问那人。那人回答说：“我本来就是这地方人，小时候得上了麻疯病，眉毛头发全掉了，自己也很厌恶自己，就私自逃进深山，打算是让虎豹吃掉算了。走了几天，山路渐渐转深，全都没有人迹了，忽然遇上一位老人问我说：‘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山里来？’我详细地说明了本意。老人可怜地看着我说：‘你的

病遇上我，现在就可以好了。你可以跟着我走。’于是我跟着老人走。进山十几里，来到一处山涧。渡过涧水十几步，山谷豁然广阔了，出现了几间草房。老人说：‘你不能马上就进去，暂且在这草房里住上一个来月，以后我自然会来看你。’于是老人送给我一包丸药，让我服用。他又说：‘这草房里有黄精、百合、茯苓、薯蓣、枣、栗子、苏子、蜂蜜等东西，你随便吃。’我进屋住下，老人就走了，向更深的山中走去。我吃了药之后，也不知饥渴。只觉得身体很轻。如此过了两个来月，老人才来。他见了我便笑道：‘你还在这儿呢？这不也是很有恒心吗？你的病已经好了，知道吗？’我说：‘不知道。’老人说：‘到水边上照照！’我去一照，见头发眉毛全长出来了，颜色比小时候更好。老人说：‘你不应该长住在这里。吃了我的药之后，不只治病，还能长生不老呢！你要好好修行道术，二十年之后再和你相见。’于是他让我回到人间。临别的时候，我拜辞说：‘不知道老神仙的姓名，希望老神仙告诉我。’老人说：‘你没听说唐朝初期的卫公李靖吗？那就是我呀！’于是我辞别他出山而来。现在因为我修行的恐怕不符合老神仙的旨意，年限要到了，再进山寻找老师罢了。”单尊师于是便记录了此事，对人说起过这件事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

张果 翟乾祐 凡八兄

张 果

张果者，隐于恒州条山，常往来汾晋间。时人传有长年秘术。耆老云：“为儿童时见之，自言数百岁矣。”唐太宗、高宗累征之，不起。则天召之出山，佯死于妒女庙前。时方盛热，须臾臭烂生虫。闻于则天，信其死矣。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。果常乘一白驴，日行数万里，休则重叠之，其厚如纸，置于巾箱中；乘则以水喂之，还成驴矣。开元二十三年，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，驰驿于恒州迎之。果对晤气绝而死。晤乃焚香启请，宣天子求道之意。俄顷渐苏。晤不敢逼，驰还奏之。乃命中书舍人徐峤，赍玺书迎之。果随峤到东都，于集贤院安置。肩舆入宫，备加礼敬。玄宗因从容谓曰：“先生得道者也，何齿发之衰耶？”果曰：“衰朽之岁，无道术可

凭，故使之然，良足耻也；今若尽除，不犹愈乎。”因于御前拔去鬓发，击落牙齿，流血溢口。玄宗甚惊，谓曰：“先生休舍，少选晤语。”俄顷召之。青鬓皓齿，愈于壮年。一日，秘书监王迥质、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。时玄宗欲令尚主，果未知之也，忽笑谓二人曰：“娶妇得公主，甚可畏也。”迥质与华相顾，未谕其言。俄顷有中使至，谓果曰：“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，欲降于先生。”果大笑，竟不承诏。二人方悟向来之言。是时公卿多往候谒。或问以方外之事，皆诡对之。每云：“余是尧时丙子年人。”时莫能测也。又云：“尧时为侍中。”善于胎息，累日不食，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。玄宗留之内殿，赐之酒。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。有一弟子，饮可一斗。玄宗闻之喜，令召之。俄一小道士，自殿檐飞下，年可十六七，美容姿，旨趣雅淡。谒见上，言词清爽，礼貌臻备。玄宗命坐。果曰：“弟子常侍立于侧，未宜赐坐。”玄宗目之愈喜，遂赐之酒，饮及一斗，不辞。果辞曰：“不可更赐，过度必有所失，致龙颜一笑耳。”玄宗又逼赐之。酒忽从顶涌出，冠子落地，化为一榼（明抄本“榼”下有“盖”字）。玄宗及嫔御皆惊笑，视之，已失道士矣。但见一金榼在地，覆之，榼盛一斗。验之，乃集贤院中榼也。累试仙术，不可穷纪。有师（“师”原作“归”，据《新唐书·方技传》改。）夜光者善视鬼，玄宗常召果坐于前，而敕夜光视之。夜光至御前奏曰：“不知张果安在乎，愿视察也。”而果在御前久矣，夜光年不能见。又有邢和璞者，有算术。每视人，则布筹于前。未几，已能详其名氏、穷远（明抄本、许刻本“远”作“达”。）善恶、夭寿。前后所计算千数，未常不析其苛细。玄宗奇之久

矣，及命算果，则运筹移时，意竭神沮，终不能定其甲子。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：“我闻神仙之人，寒燠不能瘵其体，外物不能浼其中。今张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，视鬼者莫得见其状，神仙倏忽，岂非真者耶。然常闻谨斟饮之者死，若非仙人，必败其质，可试以饮之。”会天大雪，寒甚，玄宗命进谨斟赐果。果遂举饮，尽三卮，醺然有醉色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此酒非佳味也。”即偃而寝，食顷方寤。忽览镜视其齿，皆斑然焦黑。遽命侍童取铁如意，击其齿尽，随收于衣带中，徐解衣，出药一贴，色微红光莹，果以傅诸齿穴中，已而又寝，久之忽寤，再引镜自视，其齿已生矣，其坚然光白，愈于前也。玄宗方信其灵异，谓力士曰：“得非真仙乎。”遂下诏曰：“恒州张果先生，游方之外者也，迹先高尚，心入窅冥。久混光尘，应召赵阙。莫知甲子之数，且谓羲皇上人。问以道枢，尽会宗极。今则将行朝礼，爰申宠命，可授银青光禄大夫，仍赐号通玄先生。”未几，玄宗狩于咸阳，获一大鹿，稍异常者。庖人方饌，果见之曰：“此仙鹿也，已满千岁。昔汉武元狩五年，臣曾侍从，畋于上林。时生获此鹿，既而放之。”玄宗曰：“鹿多矣，时迁代变，岂不为猎者所获乎？”果曰：“武帝舍鹿之时，以铜牌志于左角下。”遂命验之，果获铜牌二寸许，但文字凋暗耳。玄宗又谓果曰：“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？”果曰：“是岁癸亥，武帝始开昆明池；今甲戌岁，八百五十二年矣。”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，略无差焉。玄宗愈奇之。时又有道士叶法善，亦多术。玄宗问曰：“果何人耶？”答曰：“臣知之；然臣言讫即死，故不敢言。若陛下免冠跣足救，臣即得活。”玄宗许之。法善曰：“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。”言讫，



七窍流血，僵仆于地。玄宗遽诣果所，免冠跣足，自称其罪。果徐曰：“此儿多口过，不谪之，恐败天地间事耳。”玄宗复哀请久之。果以水噉其面，法善即时复生。其后果陈老病，乞归恒州。诏给驿送到恒州。天宝初，玄宗又遣徵召。果闻之，忽卒。弟子葬之。后发棺，空棺而已。（出《明皇杂录》、《宣室志》、《续神仙传》）

张果，隐居在恒州条山，经常往来于汾、晋之间。当时的人传说他有长寿的秘术。老年人讲：“我是儿童的时候见过他，他自己说已经几百岁了。”唐太宗、唐高宗多次征召他，他全不答应。武则天叫他出山，他装死在妒女庙前。当时正是大热天，尸体不一会儿便臭烂生蛆。武则天听说之后，相信他死了。后来有人在恒州山中又见到了他。张果经常骑着一头白驴，一天走几万里。休息的时候就把驴叠起来，就像纸那么厚，放到衣箱中。要骑的时候就用水喷一下，它就又变成活驴了。开元二十三年，唐玄宗派通事舍人裴晤骑马到恒州迎接张果，张果在裴晤面前气绝而死。裴晤就烧香请他起来，向他述说天子求道的诚意。不多时他渐渐醒了。裴晤不敢强迫他，驰马回来向皇上报告。皇上就让中书舍人徐峤带着皇帝盖有玉玺图章的信去迎接他。张果跟着徐峤来到东都。徐峤把他安置在集贤院，用轿子把他抬进宫中，对他非常尊敬。唐玄宗于是从容地对他说：“先生是成仙得道的人，为什么牙齿头发如此衰老呢？”张果说：“正是衰朽的年岁，没什么道术可以依靠，所以才这样。这是很难看的。现在如果把它全去掉，不是更难看吗？”于是他在皇帝面前拔掉鬢发，打落牙齿，血从口中流出来。唐玄宗很吃惊，对他说：“先生

先回屋休息休息，一会儿咱们再谈。”过了一会儿召见他，他居然一头黑发，满口白牙，比壮年人还年轻。有一天，秘书监王迥质、太常少卿萧华，曾经同时造访他。当时唐玄宗想让他娶公主，他还不知道。他忽然笑着对二人说：“娶公主做老婆，很可怕呀！”王迥质和萧华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不一会儿，有一位中使来到，对张果说：“皇上因为玉真公主从小喜欢道教，想要把她嫁给你。”张果大笑，到底没有接受诏令。王迥质和萧华二人才明白他刚才那话的意思。这时候许多公卿都来拜访他，有的人向他打听世外的事，他总是诡诈地回答，常常说：“我是尧帝时丙子年生的人。当时人无法推测。”又说：“尧帝时我是侍中。”张果善长胎息术，可以累日不吃东西。吃饭的时候只喝美酒，服三黄丸。唐玄宗把他留在内殿，赐他美酒，他推辞说自己连二升也喝不了。他有一个弟子，能喝一斗。唐玄宗听说之后很高兴，让人把这个弟子叫来。不大一会儿，一个小道士从大殿的屋檐上飞下来，年纪有十六七岁，姿容美丽，情致雅致，上前来拜谒皇上。小道士言词清爽，很有礼貌。唐玄宗让他坐，张果说：“我这弟子常常站在我的身边，不应该赐他坐位。”唐玄宗看过之后，更加喜欢这位小道士，就赐酒给他。小道士喝够一斗也没有推辞，张果推辞说：“不能再赐了，喝多了一定会有过失的，那要让皇上见笑了。”唐玄宗又硬逼小道士喝，酒忽然从小道士的头顶上涌出来，帽子掉到地上，变成了一个酒盒子盖儿。唐玄宗和嫔妃侍者都吃惊、大笑。一看，小道士已经不见了，只见一个金色酒盒子扣在地上。这个盒子正好是盛一斗的盒子。唐玄宗多次试验张果的仙术，不

能全部记下来。有一位叫夜光的法师善于查看鬼神。唐玄宗曾经把张果找来，让张果坐在自己面前，而让夜光法师看着张果。夜光来到唐玄宗面前奏道：“不知张果现在在哪，我愿意去视察一番。”其实张果坐在皇帝面前好长时间了，夜光终于不能看见他。另外，有一个叫邢和璞的人，他有算命的法术。他每次给人算命，就把一些竹签摆放在面前，不一会儿，已经能详细地说出那人的姓名是什么，是穷困还是显达，是好还是坏，是短命还是长寿。他前后给一千多人算命，没有不分析得很详细的，唐玄宗感到惊奇已经好久了。等到唐玄宗让他给张果算命，却摆弄了老半天竹签，意料枯竭，神色沮丧，到底不能确定张果的年龄。唐玄宗对中贵人高力士说：“我听说成了神仙的人，寒冷和炎热都不能使他的身体生病，外物不污染他的内心。现在的张果，善算的人算不出他的年龄，善视鬼神的看不到他的形貌。神仙的行动是极迅速的，莫非他就是真正的神仙吧？然而我听说喝了谨斟酒的人会死。如果他不是神仙，喝了这酒就一定会败坏了他的身体。可以让他喝这酒试试。”赶上天下大雪，冷得很厉害，唐玄宗就让人把谨斟酒拿进来赐给张果。张果举杯就喝。喝了三杯之后，醉醺醺地看着左右说：“这酒不是好味！”于是他就倒在地上睡了。一顿饭的时间他才醒，忽然拿起镜子看他的牙齿。他的牙齿全都变得斑驳焦黑。他急忙让侍童取来铁如意，把牙齿打掉，收放到衣袋里。他慢慢地解开衣带，取出一帖药来。这药颜色微红，光亮晶莹。张果把药敷到牙床上，接着再睡。睡一会儿忽然又醒，再拿镜子自己看看，他的牙齿已经长出来了。这牙齿的坚硬光白，比以前还强。唐玄宗这才相信他的

神奇，对高力士说：“大概他是真正的神仙吧？”于是唐玄宗下诏书说：“恒州张果先生，是云游世外的仙人。他的形迹先进高尚，他的心进入深远的冥冥之中，长久地把光荣和尘浊同样看待，应召进宫来。却不知道他有多大岁数，自己说是在羲皇以前的人。向他请教道术，他的道术完全达到极高深完满的程度。现在就要举行朝礼，于是申明这加恩特赐的任命，授他‘银青光禄大夫’之职。还赐号‘通玄先生’。”不久，唐玄宗到咸阳打猎，打到一头大鹿。这头鹿与平常的鹿略有不同。厨师正要杀此鹿做菜，张果看见了，便说：“这是一头仙鹿，它已经活了一千多年。以前，汉武帝元狩五年的时候，我曾经跟从汉武帝在上林打猎，当时活捉了这头鹿。然后又把它放了。”唐玄宗说：“鹿多了，时代又变换了，那头鹿难道不能被猎人打去？”张果说：“汉武帝放鹿的时候，把一块铜牌放在鹿的左角下为记号。于是唐玄宗让检验那鹿，果然找到一块二寸长的铜牌，但文字已经残损了。唐玄宗又对张果说：“元狩年是什么年？到现在有多少年了？”张果说：“那一年是癸亥年，汉武帝开始开凿昆明池。现在是甲戌年，已经八百五十二年了。”唐玄宗让史官校对这段历史，一点没有差错。唐玄宗更加惊奇。当时又有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，也善道术。唐玄宗问道：“张果是什么人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知道，但是我说完就得死，所以不敢说。如果陛下能脱去帽子，光着脚走路去救我，我就能活。”唐玄宗答应了他。叶法善说：“张果是混沌初分时的一只白蝙蝠精。”说完，他七窍流血，僵卧在地上。唐玄宗急忙跑到张果那里，脱去帽子和鞋子，自己说自己有罪。张果慢慢地说：“这小子口不严，不惩罚他，

恐怕他坏了天地间的大事呢！”唐玄宗又哀求了好久，张果用水喷了叶法善的脸，叶法善当时就活了过来。这以后，张果多次说自己又老又病，请求回恒州去。唐玄宗派人把他送到恒州。天宝年初，唐玄宗又派人征召张果，张果听了之后，忽然死去。弟子们把他埋葬了。后来打开棺材一看，是一口空棺罢了。

## 翟乾祐

翟乾祐，云安人也。庞眉广颡，巨目方颐，身長六尺，手大尺余，每揖人，手过胸前。常于黄鹤山师事来天师，尽得其道。能行气丹篆，陆制虎豹，水伏蛟龙，卧常虚枕。往往言将来之事，言无不验。因入夔州市，谓人曰：“今夜有八人过此，宜善待之。”是夕火烧百余家。晓之者云：“八人乃火字也。”每入山，群虎随之。曾于江上与十许人玩月。或问曰：“月中竟何所有？”乾祐笑曰：“可随我手看之。”乃见月规半天，琼楼金阙满焉。良久乃隐。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派，凡三十里。近井十五里，澄清如镜，舟楫无虞。近江十五里，皆滩石险恶，难于沿溯。乾祐念商旅之劳，于汉城山上，结坛考召，追命群龙，凡一十四处，皆化为老人，应召而至。乾祐谕以滩波之险，害物劳人，使皆平之。一夕之间，风雷震击，一十四里，尽为平潭矣。唯一滩仍旧，龙亦不至。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。又三日，有一女子至焉。因责其不伏应召

之意。女子曰：“某所以不来者，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；且富商大贾，力皆有余，而佣力负运者，力皆不足。云安之贫民，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，以给衣食者众矣。今若轻舟利涉，平江无虞，即邑之贫民，无佣负之所，绝衣食之路，所困者多矣。余宁险滩波以贍佣负，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。所（“所”原作“无”，据明抄本、陈校本改。）不至者，理在此也。”乾祐善其言，因使诸龙各复其故。风雷顷刻，而长滩如旧。唐天宝中，诏赴上京，恩遇隆厚。岁余还故山，寻得道而去。先是，蜀有道士佯狂，俗号为“灰袋”，即乾祐晚年弟子也。乾祐每戒其徒曰：“勿欺此人，吾所不及。”常大雪中，衣布裙，入青城山，暮投兰若求僧寄宿。僧曰：“贫僧一衲而已，天寒，此恐不能相活。”道者但云：“容一床足矣。至夜半，雪深风起。僧虑道者已死，就视之，去床数尺，气蒸如炉，流汗袒寝。僧始知其异人。未明，不辞而去。多住村落，每住人愈信之。曾病口疮，不食数月，状若将死。村人素神之，因为设道斋，斋散，忽起就枕，谓众人曰：“试窥吾口中，有何物也？”乃张口如箕，五脏悉露。同类惊异，作礼问之。唯曰：“此足恶！此足恶！”后不知所终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、《仙传拾遗》）翟乾祐是云安人。他眉毛重额头宽，眼睛大下巴方，身高六尺，手长超过一尺，每次向人作揖手都超过胸前。他曾经在黄鹤山拜来天师为师，完全学到了来天师的道术。他会呼吸吐纳之法，能书写篆符，在陆地上能治服虎豹；在水里边能治服蛟龙。他躺卧的时候，往往头不靠在枕头上。他常常谈论将来的事情，说的没有不应验的。他来到夔州市上，对人说：“今天夜里有八人经过这里，应该很好地对待他

们。”这天夜里火烧了一百多家。聪明的人说：“‘八人’就是个‘火’字。”他每次入山，都有一群虎跟着他。他曾经在江上和十几个人一起赏月，有人问道：“月亮里到底有什么呢？”翟乾祐笑道：“随着我的手看看！”于是人们便看到月亮的圆形有半个天那么大，那上面全是琼楼玉阁，好久才隐去。云安井是个邑镇，坐落在长江的一个支流逆水而上三十里的地方。离井十五里这一段，江水像镜子一样清澈，行船的人不必担心触到暗礁。但是离江十五里的这一段，全都是险恶的滩石，很难沿这段小路上行。翟乾祐考虑到商旅的劳苦，就在汉城的山上，筑了一个法坛，作法召唤，让群龙前来。一共十四个地方的龙，都变成老人来到这里。翟乾祐就把滩石如何艰险，如何让人劳苦对他们说明，让他们全给弄平坦。一夜之间，风雷大作，有十四里水路全都变成平静的潭水，只有一个险滩没变，龙也没到。翟乾祐又严厉地让神吏去追查。又过了三天，来了一位女子。翟乾祐就责备她的不应召。女子说：“我之所以不来，是想要帮助天师您使您济物的功劳更大些而已。那些大富商，个个都财力有余。而那些出卖劳力搬运东西的人，财力都不足。云安的贫民，从江口肩负着东西运到井潭，以此赚钱维持生活的人很多。现在如果有利于轻舟渡过。平江没有任何危险，那么这里的贫民就没有地方帮工赚钱，就断了他们的衣食之路，发生困难的就多了。我宁肯让险滩险浪养活出卖劳力搬运货物的穷人，也不能让它有利于船只而保护富商。我之所以不来，道理就在这儿。”翟乾祐认为她说得好，因此让龙们各自回去又把险滩恢复成原样。一阵风雷之后，长滩如旧了。唐朝天宝年间，皇帝诏令



他到京城去。他受到皇上很隆重的接待，很优厚的待遇。一年多以后，他又回到了故山，不久便得道成仙，飞升而去。在这以前，蜀地有一个装疯的道士，俗号叫“灰袋”，他就是翟乾祐晚年的弟子。翟乾祐常常警告其他弟子们说：“不要欺负这个人，他的本事是我所不及的。”疯道士曾经在一个大雪天，穿布裙冒着风雪走进青城山，天黑的时候到庙上求和尚让他住一宿，和尚说：“贫僧只有一件僧衣，天冷，此处恐怕不能保你活命。”疯道士说：“能让我有一张床就足啦！”到了半夜，风大雪深，和尚担心道士已经冻死了，过去一看，离床几尺就汽蒸如炉，疯道士在床上袒露着身子睡觉还淌汗。和尚这才知道道士是一位异人。天不亮他就不辞而别。他多半住在村落里，每次住过人们就更相信他。他曾经生过口疮，几个月没吃饭，那样子就像马上要死似的。村里人一向认为他是神，于是就为他设了道家的斋供。供散，他忽然起来枕到枕头上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看我口里有什么东西！”于是他就张开簸箕般的大口，五脏全都露了出来。人们大吃一惊，行礼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，他只是说：“这些东西实在可恶！这些东西实在可恶！”后来不知他到底怎样了。

## 凡八兄

凡八兄者，不知神籍之中何品位也。隋太子勇之孙，名德祖，仕唐为尚辇奉御。性颇好道，以金丹延生为务，炉鼎



所费，家无余财，宫散俸薄，往往缺于饔粥。稍有百金，即输于炭药之直矣。凡八兄忽诣其家，谈玄虚，论方术。以为金丹之制，不足为劳，黄白变化，咳唾可致。德祖愈加尊敬。而凡之刚噪喧杂，嗜酒贪饕，殊不可耐；昼出夜还，不畏街禁；肥鲜醇酎，非时即须。德祖了谙其性，委曲预备，必副所求。由是淹留数月。一日，令德祖取鼎釜铅镉辈陈于药房中，凡自击碎之，垒铁加炭，烈火以煅焉。投散药十七匹马于其上，反扃其室，背灯壁隅。乃与德祖庭中步月，中夜谓德祖曰：“我太极仙人也，以子栖心至道，抗节不回，故来相教耳。明月良夜，能远游乎？”德祖诺。遂相与出门，及反顾，扃鑰如旧。徐行若三二十里，路颇平，憩一山顶，德视觉倦。八兄曰：“此去长安千里矣。当甚劳乎！”德祖惊其且远，亦以行倦为对。八兄长笑一声，逡巡，有白兽至焉，命德祖乘之，其行迅疾，渐觉弥远。因问长安里数。八兄曰：“此八万里矣。”德祖悄然。忽念未别家小。白兽屹然不行。八兄笑曰：“果有尘俗之念，去世未得如术。”遽命白兽送德祖诣云宫，谒解空法师。俄顷已至。法师延坐，使青童以金丹饲之。德祖捧接，但见毒螫之物，不可取食；又以玉液饮之，复闻其臭，亦不可饮。法师令白兽送德祖还其家。凡八兄不复见矣。至其家，灯烛宛然，夜未央矣。明晨视其所化，黄白灿然。虽资货有余，而八兄仙仪，杳不可睹。一日，忽见凡八兄之仆，携筐筥而过其门。问凡君所止。“在仙府矣。使我暂至人寰。若见奉御，亦令同来可也。”自是德祖随凡君仙仆而去，不复还矣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凡八兄，不知在仙籍之中他是什么品位。隋太子杨勇的孙子名叫杨德祖，在唐朝做官，是尚辇奉御。他很喜欢道教，把炼丹延寿作为主要业务。炼丹的费用很大，致使他家里没有多余的资财。宫中发放的俸禄很少，他常常吃不上饭。稍微有一点钱，他就用在买药买炭的费用上了。凡八兄忽然来到他家，谈论玄妙虚无的道理和方术。凡八兄认为制作金丹，不怎么费事；黄金白银的变化，像咳嗽一声或吐口唾沫那么容易。杨德祖更加尊敬他。但是凡八兄刚烈急躁，说话喧哗，又嗜酒贪吃，令人极不可耐。他白天出去，夜里回来，不怕街禁。鱼肉美酒，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需要。杨德祖熟悉他的性情，委曲地为他预备了各种东西，一定满足他的需求。由此，他逗留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他让杨德祖把鼎、锅、钹、镗等铁器弄到药房里来，他亲自把这些东西打碎，把碎铁垒起来加上炭，用烈火煅烧。并在上面投放了十匙的散药，然后反关了门，把灯放在墙壁角。于是他就和杨德祖走在院子的月光下。半夜的时候，他对杨德祖说：“我是太极仙人，因为你专心于道，坚持高尚的志节而永不回头，所以我来教你。现在正是明月良夜，能跟我到远处游一游吗？”杨德祖答应了。于是二人一块出了门。等到回头一看，门上的锁照常锁着。慢慢走了大约二三十里，路很平。在一个山顶上休息。杨德祖觉得困倦。凡八兄说：“从这到长安已经有一千里了，你觉得挺累吗？”杨德祖吃惊离得远，也把走得疲倦告诉了他。他大笑一声。不一会儿，有一头白兽来到，他让杨德祖骑上去。白兽走得很快，渐渐觉得更远了，就问离长安多远了。凡八兄

说：“这已经八万里啦！”杨德祖默然不语，忽然想到没有和家小告别。白兽站在那里不动了。凡八兄笑着说：“你果然还有尘俗杂念，我也不能用现在的法术，带你成仙。”他就让白兽送杨德祖到云宫去，拜谒解空法师。片刻就到。解空法师请他们进屋坐下，让一位青衣童子把一粒金丹给杨德祖吃。杨德祖捧接过来一看，只见这是一个用毒虫做成的药丸，不能吃。又给他酒，又闻到了它的臭味，也喝不下去。解空法师看到这种情形就让白兽送杨德祖回自己家。凡八兄再也看不见了。到了家，灯烛还在燃烧，天还没有亮。第二天早晨看那些化的东西，黄金白银灿然发光。虽然不缺钱财了，但是凡八兄的仙人仪表却杳不可见了。有一天他见到了凡八兄的仆人。那仆人带着竹筐从他门前走过。他向仆人问凡八兄的住址，仆人说：“他已经在仙府了，让我暂时到人间，如果遇到你，带你同去也可以。”从此，杨德祖跟着凡八兄的仆人离去，不再回来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

李遐周 许老翁 李 珣  
章全素

### 李遐周

李遐周者，颇有道术。唐开元中，尝召入禁中。后求出住玄都观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。遐周谓曰：“公存则家泰，殁则家亡。”林甫拜泣，求其救解。笑而不答，曰：“戏之耳。”天宝末，禄山豪横跋扈，远近忧之；而上意未寤。一旦遐周隐去，不知所之。但于其所居壁上，题诗数章，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。时人莫晓，后方验之。其末篇曰：“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。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”“燕市人皆去”，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。“函关马不归”者，哥舒翰潼关之败，足马不还也。“若逢山下鬼”者，马嵬蜀中驿名也。“环上系

罗衣”者，贵妃小字玉环，马嵬时，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。其所先见，皆此类矣。（出《明皇杂录》）

李遐周很有道术。唐代开元年间，他曾被召入宫中。后来他请求离开宫禁住进玄都观。宰相李林甫曾经前去拜访过他。他对李林甫说：“你在，你的家就安全；你亡，你的家也亡。”李林甫流泪叩拜，求他解救。李遐周笑而不答，只是说：“开句玩笑罢了。”天宝末年，安禄山豪横跋扈，远近都担忧，但是皇上还没有醒悟。有一天李遐周隐去，不知他到哪儿去了。他只在住处的墙上题了几首诗，记的是安禄山想要窃国和唐玄宗将要到蜀地避难的事，当时的人谁也看不明白，后来才验证了。其中最后一首是：“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。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”“燕市人皆去”，是说安禄山和幽州、蓟州的众将都起来造反；“函关马不归”，是说哥舒翰潼关兵败，全军覆没，匹马不还；“若逢山下鬼”，是说如果走到马嵬坡这个地方；“环上系罗衣”，是说杨贵妃小字玉环，唐玄宗到蜀地避难，走到马嵬坡，高力士用罗巾把她勒死。李遐周的先见之明，都和这事相类似。

## 许老翁

许老翁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隐于峨嵋山，不知年代。唐

天宝中，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，容色绝代。时节度使章仇兼琼，新得吐番安戎城，差柳送物至城所，三岁不复命。李在官舍，重门未启，忽有裴兵曹诣门，云是李之中表丈人。李云：“无裴家亲。”门不令启，裴因言李小名，兼说其中外氏族。李方令开门致拜，因欲餐。裴人质甚雅，因问柳郎去几时。答云：“已三载矣！”裴云：“三载义绝”，古人所言，今欲如何？且丈人与子，业因合为伉俪，愿无拒此。而竟为裴丈所迷，似不由人可否也。裴兵曹者，亦既娶矣。而章仇公闻李姿美，欲窥覘之。乃令夫人特设筵会，屈府县之妻，罔不毕集。唯李以夫婿在远辞焉。章仇妻以须必见。乃云：“但来，无苦推辞。”李惧责遂行。着黄罗银泥裙，五晕罗银泥衫子，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，盖益都之盛服也。裴顾衣而叹曰：“世间之服，华丽止此耳。”回谓小仆：“可归開箱，取第三衣来。”李云：“不与第一而与第三，何也。”裴曰：“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。”须臾衣至，异香满室。裴再眎，笑谓小仆曰：“衣服当须尔耶？若章仇何知，但恐许老翁知耳。”乃登车诣节度家，既入，夫人并座客，悉皆降阶致礼。李既服天衣，貌更殊异。观者爱之。坐定，夫人令白章仇曰：“士曹之妻，容饰绝代。”章仇径来入院，戒众勿起。见李服色，叹息数四，乃借帔观之，则知非人间物。试之水火，亦不焚污。因留诘之。李具陈本末。使人至裴居处，则不见矣。兼琼乃易其衣而进，并奏许老翁之事。敕令以计须求许老。章仇意疑仙者往来，必在药肆。因令药师候其出处，居四日得之。初有小童诣肆市药。药师意是其徒，乃以恶药与之。小童往而复来，且嘱云：“大人怒药不佳，欲见捶挞。”因问：“大人是谁？”童

子云：“许老翁也。”药师甚喜，引童白府。章仇令劲健百人，卒吏五十人，随童诣山，且申敕令。山峰巉绝，众莫能上。童乃自下大呼。须臾老翁出石壁上，问何故领尔许人来，童具白其事。老翁问童曷不来，童曷不来，（“童曷不来”四字，明抄本不重。）童遂冉冉蹑虚而上。诸吏叩头求哀云：“大夫之暴，翁所知也。”老翁乃许行，谓诸吏曰：“君但返府，我随至。”乃吏卒至府未久，而翁亦至焉。章仇见之，再拜俯伏。翁无敬色。因问娶李者是谁。翁曰：“此是上元夫人衣库之官，俗情未尽耳。”章仇求老翁诣帝。许云：“往亦不难。”乃与奏事者克期至长安。先期而至。有诏引见。玄宗致礼甚恭。既坐，问云：“库官有罪，天上知否？翁云：“已被流作人间一国主矣。”又问：“衣竟何如。”许云：“设席施衣于清净之所，当有人来取。”上敕人如其言。初不见人，但有旋风卷衣入云，顾盼之间，亦失许翁所在矣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又一说云：天宝中，有士人崔姓者，尉于巴蜀，才至成都而卒。时连帅章仇兼琼，哀其妻少而无所投之，因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。又以其色美，有聘纳之意。计无所出，因谓其夫人曰：“贵为诸侯妻，何不盛陈盘筵，邀召女客？五百里内，尽可迎致。”夫人甚悦。兼琼因命衙官，遍报五百里内女郎，克日会成都，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也，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矣。卢舅密知兼琼意，令尉妻辞疾不行。兼琼大怒，促左右百骑往收捕。卢舅时方食，兵骑绕宅已合。卢谈笑自若，殊不介怀。食讫，谓妻曰：“兼琼意可知矣，夫人不可不行。

少顷，即当送素色衣来，便可服之而往。”言讫，乘骡出门。兵骑前揽不得，徐徐而去，追不能及。俄使一小童捧箱，内有故青裙、白衫子、绿帔子、绯罗縠绢素，皆非世人所有。尉妻服之至成都。诸女郎皆先期而至。兼琼覘于帷下，及尉妻入，光彩绕身，美色傍射，不可正视。坐者皆摄气，不觉起拜。会讫归，三日而卒。兼琼大骇，具状奏闻。玄宗问张果。果言：“知之，不敢言。请问青城王老。”玄宗即诏兼琼，求访王老进之。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，并无此人。唯草市药肆云：“常有二人，日来卖药，称王老所使。”二人至，兼琼即令衙官随之，入山数里，至一草堂。王老皤然鬢发，隐几危坐。衙官随入，遂宣诏，兼致兼琼意。王老曰：“此必多言小儿张果也。”因与兼琼克期到京师。令先发表，不肯乘传。兼琼从之。使才至银台，王老亦到。玄宗即召问之。时张果犹在玄宗侧，见王老，惶恐再拜。王老叱果曰：“小子何不言之。又遣远取吾来。”果言“小仙不敢，专候仙伯言耳。”王老乃奏曰：“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。因假下游，以亡尉妻微有仙骨，故纳为媵。无何，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，已受谪至重。今为鬻单天子矣。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，堕无间狱矣。”奏讫，苦不愿留。玄宗命放还，后不知所在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不知道许老翁是什么地方人。他隐居在峨嵋山，也不知那是什么年代。唐朝天宝年间，益州的一个土曹柳某的妻子李氏，长得特别漂亮。当时节度使章仇兼琼，新得了吐番的安戎城，派柳某到安戎城去送东西，三年没有回来复命。李



氏住在官舍，足不出户，没有开过院门。忽然有一个姓裴的兵曹来到她家叫门，说是李氏的表叔。李氏说：“我家没有姓裴的亲戚。”她不让给姓裴的开门。于是姓裴的就叫出了李氏的小名，同时说出她家内外氏族的姓名，李氏这才让开门，并向姓裴的下拜。准备做饭给姓裴的吃。姓裴的很文雅，就问柳郎离家多久了。李氏回答说，已经三年了。姓裴的说：“三年，情义已经断绝，这是古人说的。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和你，已经因此应该成为夫妻了。希望你不要拒绝这件事。”李氏到底被姓裴的迷住了，这好像不是由人决定的。这位裴兵曹，就娶了她。而章仇兼琼听说李氏姿色美丽，想要见一见，就让他夫人特意操办了一个宴会，所有府官县官的妻子，全都来了，只有李氏因为丈夫在远地而推辞了。章仇兼琼的妻子因为必须见到李氏，便对李氏说：“你只管来，不要苦苦地推辞。”李氏怕受到责备，就去了。她穿的是黄罗银泥裙、五晕罗银泥衫子、单丝罗红地银泥帔肩，是益都最华丽的衣服。裴兵曹见了她的衣服叹道：“人世间的衣服，华丽也只能到这种程度而已。”他回头对仆人说：“你回去把我的衣箱打开，把第三套衣服拿来。”李氏说：“不给我第一套，而给我第三套，为什么？”裴兵曹说：“这第三套已经不是人间有的了。”不一会儿衣服取来了，满屋飘着异香。裴兵曹又看了看，笑着对仆人说：“衣服应当如此吧？象章仇兼琼这种人是不能知道什么的，只怕许老翁知道而已。”于是李氏就登车来到节度使家。李氏进门之后，章仇夫人及所有的座中客人，全都走下台阶来行礼迎接。李氏穿了仙衣之后，容貌更加美得出众，见到的人非常喜欢她。坐定之后，章仇夫人让人向

章仇兼琼禀报说：“士曹的妻子已经来了，她的容貌服饰都是绝无仅有的。”章仇兼琼直接走进院来，告诉大家不要站起来。他见到李氏的衣服颜色，再三地赞叹，就把李氏的披肩借来观赏。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人间的东西。把它放到水里和火上试验，也不着火也不污染。于是散席的时候就把李氏留下盘问。李氏详细地陈述了事情的始末。章仇兼琼派人去到裴兵曹的住处，裴兵曹却不见了。章仇兼琼就把李氏的衣服换下来，送到皇宫里，并且向皇上奏报了许老翁的事。皇上下令让他设法找到许老翁。章仇兼琼想，仙人往来，一定在药店，于是他就让药师等候着许老翁的出现。等了四天就等到了。一开始有一位小童到药店来买药，药师认为这是许老翁的弟子，就把一些不好的药卖给他。小童去而复返，而且说：“我家大人见药不好很生气，想要打我。”于是问他家大人是谁，童子说：“是许老翁。”药师非常高兴，领着小童来向章仇兼琼报告了。章仇兼琼立刻派出一百名身体健壮的人，还有五十名兵士，跟着小童进山，要去传达皇帝的诏令。山峰陡峭险绝，众人没有能上的。小童就在山下大声喊。片刻间，老翁出现在石壁上，问为什么领来这么多人。小童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始末。老翁问小童为什么不上去，小童就冉冉地踩着空中而升上去。卒吏们叩头哀求道：“我们大人的粗暴老翁是知道的。”老翁这才答应走一趟。老翁对卒吏们说：“你们只管先回府，我马上就到！”等到吏卒们回到府中不一会儿，老翁也到了。章仇兼琼见了老翁，连连下拜俯身恭伏。老翁脸上没有敬色。于是章仇兼琼问老翁：“那个娶李氏的人是谁？”老翁说：“那个人是上元夫人的衣库官，俗情未了罢了。”章仇

兼琼求老翁到皇帝那去一趟，许老翁说：“去也不难。”于是他就和要到京城奏事的人约定了到达长安的日期。他提前到了长安。皇上下令让人领他去见。唐玄宗对他很恭敬。坐下之后，唐玄宗问：“库官有罪，天上知道不知道？”许老翁说：“已被流放到人间作了一国之主了。”又问：“那衣服究竟怎么样？”许老翁说：“在清静的地方放下坐席，把那衣服放到坐席上，就会有人来取这衣服。”皇上下令按许老翁说的去做。起初不见有人来，只有旋风把衣服卷入云中。大家顾盼的时候，许老翁也不见了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，天宝年间，有一位姓崔的士人，到巴蜀去做县尉，刚走到成都就死了。当时的观察使章仇兼琼可怜他的妻子年轻轻的没地方去，就在青城山下为她盖了一所别墅。又因为她姿色很美，有纳她作妾的意思，但是想不出来好办法，于是就对自己的夫人说：“你贵为诸侯的妻子，为什么不操办一个盛大的宴会，邀请女客来玩玩？五百里之内的女客，全可以请到。”夫人非常高兴。章仇兼琼于是就让衙门里的官吏，普遍通知五百里内的女郎，按照限定的日期到成都赴会，意思是想要趁宴会就把亡故县尉的妻子留下。没想到那女人已被族舅卢生娶了去。卢生暗中得知章仇兼琼的意图，让县尉的遗孀托病不去。章仇兼琼非常生气，派左右一百名骑兵去搜捕。当时卢生正在吃饭，骑兵已包围了他的住宅。卢生谈笑自如，很不在乎。吃完饭，他对妻子说：“章仇兼琼的用意很清楚了。夫人不能不去。过一会儿，就会有人给你送素色衣服来，你就可以穿上那衣服去了。”说完，他骑上骡子出了门。兵骑们上前捉他也捉不住。他慢慢地前行，却

追不上他。不多时他让一个小童捧来一个箱子，箱内有一件旧青裙，一件白衫子，一件绿帔子，全都是用极好的丝织品制成的，不是人世间所有的。县尉的遗孀穿上这套衣服来到成都。其他女客们已经提前早到了。章仇兼琼在帷下接见女客们。当走进县尉的遗孀时，只见她光彩绕身，美色焕然，不能正面看她。在座的人都吸了一口气，不知不觉地起来便拜。等到宴会结束回去，三天后她就死了。章仇兼琼大吃一惊，写奏章报告了皇帝。唐玄宗问张果，张果说：“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敢说。请陛下问青城山的王老。”唐玄宗就下诏让章仇兼琼求访王老送到宫里来。章仇兼琼搜索青城山的前后，并没有王老这个人，只有草市上药店的主人说，曾经有两个人，有一天来卖药，自称是王老派来的。那两个人又来，章仇兼琼就让衙中的官吏跟着他们去找王老。进山几里，来到一所草堂。只见王老鬓发雪白，靠着几案坐在那里。官吏们跟着走进去，立即就宣读了诏书，还传达了章仇兼琼的意思。王老说：“这一定是那个多嘴多舌的张果干的！”于是他和章仇兼琼约定日期到京城去。他让章仇兼琼先送去奏章，自己不肯乘坐驿站的马车。章仇兼琼听从了他。使者刚到银台，王老也到了。唐玄宗立刻就召见他，向他请教。当时张果还在唐玄宗身边。他见了王老惶恐地连连下拜。王老呵斥张果说：“你小子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，还打发人大老远把我找来！”张果说：“小仙不敢，专等着仙伯来说呢！”王老于是对唐玄宗说：“卢二舅就是太元夫人专门管库的人，趁着假期下界来游玩，因为死亡县尉的妻子有仙骨，所以纳她为妾。不久，他偷了太元夫人的衣服给她穿，已受到极重的惩罚，现在已经

是鬻单天子了。死亡县尉的妻子因为穿了太元夫人的衣服，被堕入无间狱了。”说完，他苦苦请求，不肯留下。唐玄宗下令放他回山，后来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## 李 珣

李珣，广陵江阳人也。世居城市，贩余自业。而珣性端谨，异于常辈。年十五时，父适他行，以珣专贩事。人有余者，与余。珣即授以升斗，俾令自量。不计时之贵贱，一斗只求两文利，以资父母。岁月既深，衣食甚丰。父怪而问之。具以实对。父曰：“吾之所业，同流中无不用出入升斗，出轻入重，以规厚利。虽官司以春秋较权，终莫断其弊。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，自以为无偏久矣。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，吾不可及也。然衣食丰给，岂非神明之助耶！”后父母歿，及珣年八十余，不改其业。适李珣出相，节制淮南。珣以新节度使同姓名，极用自惊，乃改名宽。李珣下车后数月，修道斋次。夜梦入洞府中，见景色正春，烟花烂熳，翔鸾舞鹤，彩云瑞霞，楼阁连延。珣独步其下，见石壁光莹，填金书字，列人姓名。似有李珣，字长二尺余。珣视之极喜，自谓生于明代，久历显官，又升宰辅，能无功德及于天下。今洞府有名，我必仙人也。再三为喜。方喜之际，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。珣问：“此何所也？”曰：“华阳洞天。此姓名非相公也。”珣惊，复问：“非珣何人也？”仙童曰：“此相公江阳部民也。”珣

及晓，历记前事，益自惊叹，问于道士，无有知者。复思试召江阳官属诘之。亦莫知也。乃令府城内求访同姓名者。数日，军营里巷相推。乃得李宽旧名珏。遂闻于珏。乃以车舆迎之，置于静室，斋沐拜谒，谓为道兄，一家敬事，朝夕参礼。李情景恬淡，道貌秀异，须长尺余，皓然可爱。年六十时，曾有道士教其胎息，亦久不食。珏愈敬之。及月余，乃问曰：“道兄平生得何道术？服炼何药？珏曾梦入洞府，见石壁姓名，仙童所指，是以迎请师事，愿以相授。宽辞以不知道术服炼之事。珏复虔拜，因问宽所修何术。宽辞以愚民不知所修，遂具贩余以对。珏再三审问，咨嗟曰：“此常人之难事，阴功不可及也。”复曰：“乃知世之动静食息，莫不有报。苟积德，虽在贫贱，神明护解，名书仙籍，以警尘俗。”又问胎息不食之由。具以对。珏师其胎息，亦不食。宽年百余岁，轻健异常。忽告子孙曰：“吾寄世多年，虽自养气，亦无益汝辈。”一夕而卒。三日棺裂声。视之，衣带不解，如蝉蜕，已尸解矣。（出《续仙传》）

李珏是广陵江阳人。他家世代住在城里，以贩卖粮食为职业。李珏的性情端庄谨慎，和一般人不一样。他十五岁的时候，他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把贩卖粮食的事交给李珏专管。有人来买粮，李珏就把升和斗交给人家，让人家自己量，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，一斗粮只赚两文钱的利，用来资助父母。时间长了，他家的衣食却很丰足。他的父亲感到奇怪，就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全都如实告诉父亲。父亲说：“我

做粮食生意的时候，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，出的时候用小斗，入的时候用大斗，用来赚取大利。虽然有关官吏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较正升斗的准确，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。我只是用同一个升和斗出入，时间已很久了，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了。你现在改为出入自己量，我不如你。但是自己量还能衣食丰足，难道是神明帮助你吗？”后来，他的父母都亡故了，直到他活到八十多岁，也没改变他的职业。恰巧宰相李珣出京做淮南节度使，李珣因为与新节度使重名，自己非常吃惊，就改名叫李宽。李珣到任后几个月，修道施舍，做了不少善事。一天夜里，他梦见自己进入一个洞府中，看见那里面正是春天景色，烟花烂熳，鸾翔鹤舞，云霞祥瑞，楼阁连绵。李珣独自走在其中，见一块石壁上光亮莹莹，上面书写着金字，列着许多人名，其中好像有“李珣”二字。字长二尺多。李珣看了非常高兴，自己以为生在一个圣明的时代，长时期做过显官，又升为宰相，怎能对天下没有功德。现在洞府中有名，自己肯定会成为神仙。他再三地感到高兴。正高兴的时候，有两个仙童从石壁左右走出来。李珣打听这是什么地方，二童子说：“这是华阳洞天。这里的‘李珣’不是你。”李珣一惊，又问：“不是我是谁呢？”仙童说：“这个人是江阳县的百姓。”李珣直到天亮，还清楚地记得梦中的事，更加惊叹不已。他去向道士打听，道士们没有知道的。又找江阳县的官吏们询问，也没有知道的。于是他又让人在府城内寻找同姓名的人。几天之后，军营街巷到处寻找，才知道李宽以前也叫李珣，就向李珣报告了。于是李珣就派车把李宽接来，安置在一个清静的屋子里，吃完斋饭，洗完澡，然

后再拜谒，称李宽为道兄。李珣的全家都敬奉李宽，早晨晚上都参拜行礼。李宽的性情恬淡，道貌出众，胡须一尺多长，白白的，十分可爱。他六十岁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道士教给他胎息之术，也很久没有吃粮食了。李珣更加敬重他。等到一个月以后，李珣就问他：“道兄平常修得了什么道术？服用什么药？我曾经作梦进入一个洞府，看到了石壁上有道兄的姓名，是仙童告诉了我，所以把您请来做我的老师，希望能把道术传授给我。”李宽推辞说自己不知道道术服食炼丹的事。李珣又虔诚地参拜。接着就问李宽修习什么道术。李宽推辞说自己是愚民，不知道修习什么。于是他就把自己如何做粮食生意详细地告诉了李珣。李珣仔细地问了多次，慨叹说：“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。我的阴功不如你啊！”又说：“我这才知道，人世间的动、静、食、息各个方面，全都有报应。一个人如果积德，尽管是贫贱之身，神明也保护他，也能名书仙籍，以警告尘世间的人们。”他还向李宽询问修习胎息不吃饭的办法，李宽详细地告诉了他。他就向李宽学习胎息，也不吃饭。李宽活到一百多岁，身体非常轻健。他忽然告诉子孙们说：“我活在世上多年，虽然我自己修养真气，对你们也没有好处。”一天晚上他就死了。三天之后，他的棺材有裂开的声音。一看，他的衣带没解，象蝉蜕一样，已经脱离肉体飞升成仙去了。



## 章全素

吴郡蒋生，好神仙。弱岁弃家，隐四明山下，尝从道士学炼丹。遂葺炉鼎，爨薪鼓鞴，积十年；而炼丹卒不成。其后寓游荆门，见有行乞于市者，肤甚頹，裸然而病，且寒噤不能语。生怜其穷困，解裘衣之，因命执侍左右。徵其家。对曰：“楚人章氏子，全素其名，家于南昌，有沃田数百亩。属年饥，流徙荆江间，且十年矣。田归于官，身病不能自振，幸君子怜而容焉。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。而全素甚惰，常旦寐自逸。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。生有石砚在几上，忽一日，全素白蒋生曰：“先生好神仙者，学炼丹且久矣。夫仙丹食之，则骨化为金，如是安有不长生耶？今先生神丹，能化石砚为金乎？若然者，吾为先生有道术士。”生自度不果，心甚惭；而以他词拒之曰：“汝佣者，岂能知神仙事乎！若妄言，自速笞骂之辱。”全素笑而去。后月余，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，顾谓蒋生曰：“此瓢中有仙丹，能化石为金。愿得先生石砚，以一刀圭傅其上。可乎？”蒋生性轻果，且以为诞妄，诟骂曰：“吾学炼丹十年矣，尚未能穷其妙；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！”全素佯惧不对。明日，蒋生独行山水间，命全素守舍，于是键其门而去。至晚归，则见全素已卒矣。生乃以篋蔽其尸，将命棺而瘞于野。及彻其篋，而全素尸已亡去，徒有冠带衣履存焉。生大异，且以为神仙得道者，即于几上视

石砚，亦亡矣。生益异之。后一日，蒋生见药鼎下有光。生曰：“岂非吾仙丹乎？”即于烬中探之，得石砚，其上寸余，化为紫金，光甚莹彻。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。生始悟全素果仙人，独恨不能识，益自惭恚。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，竟死于四明山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吴郡的蒋生，喜欢神仙。二十岁的时候离开家，隐居在四明山下。他曾经跟道士学习炼丹术。于是他就修炉灶，置铁锅，拉风箱，烧柴薪，一干就是十年。但是他没有炼出丹来。后来他迁居到荆门，在市上看到一个要饭的。要饭的人肤色很憔悴，裸着身子，还有病，而且打着寒噤不能说话。蒋生可怜他穷困，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。于是蒋生让他跟随自己。他打听这个人的家。要饭的回答说：“我是楚人，姓章，名全素，家住南昌，有几百亩肥沃的田地，因为连年闹饥荒，流落在荆江之间，将近十年了。田产归了官，身体有病不能自己救助，多亏您可怜我收留我。”于是章全素和蒋生一起回到四明山下。章全素很懒，常常早晨睡懒觉，贪图安逸。为这事，蒋生厌恶他，打骂他不知多少次。蒋生有一块石砚放在几案上。忽然有一天，章全素对蒋生说：“先生是好神仙的人，学习炼丹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吃了仙丹，就可以化骨为金，这样哪有不长生的呢？现在先生的神丹，能把这块石砚变成金子吗？如果能这样，我才认为先生是一位有道的术士。”蒋生自己估计办不到，心里很惭愧，却用别的话拒绝他说：“你是一个仆人，哪能知道神仙的事呢？你要是胡说八道，可是

自己来讨打骂！”章全素笑着离开了。一个多月以后，章全素从衣服里取出一个很小的瓢来，看着对蒋生说：“这个瓢里有仙丹，能把石头变成金子。我愿意得到先生的石砚，把一刀圭的仙丹放在那上面，可以吗？”蒋生生性轻率作判断，以为这是胡扯，就骂道：“我学炼丹十年了，还不能彻底弄清它的奥妙，你是一个仆人怎敢和我喋喋不休地大讲特讲呢？”章全素假装害怕不回答。第二天，蒋生要到山水间独自行走，让章全素看家，于是就锁上门走了。到了晚上回来，却看到章全素已经死了。蒋生就用竹席盖上他的尸体，要做棺材把他葬到野外。等到撤掉席子，发现章全素的尸体已经没有了，只有帽子、衣服和鞋留在那里。蒋生非常奇怪，以为他是得道的神仙，立即回头看几案上的石砚，也没有了。蒋生更奇怪。一天之后，蒋生发现药锅的下边有光亮，便说：“难道是我的仙丹吗？”他立即就到灰烬里寻找，找到了石砚，石砚上一寸多的地方，变成了紫金，光亮非常莹澈。大概是章全素的仙丹化的。蒋生这才明白，章全素果然是位仙人，只恨当初不认识他。蒋生更加惭愧，悔恨。这以后蒋生学炼丹到底没成功，终于死在四明山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

王贾 颜真卿

王 贾

婺州参军王贾，本太原人，移家覃怀，而先人之塋，在于临汝。贾少而聪颖，未尝有过，沉静少言。年十四，忽谓诸兄曰：“不出三日，家中当恐，且有大丧。”居二日，宅中火，延烧堂室，祖母年老震惊，自投于床而卒。兄以贾言闻诸父，诸父讯贾。贾曰：“卜筮而知。”后又白诸父曰：“太行南，泌河湾澳内，有两龙居之。欲识真龙，请同观之。”诸父怒曰：“小子好诡言骇物，当笞之。”贾跪曰：“实有。”故请观之。诸父怒曰：“小子好诡。”与同行。贾请具雨衣。于是至泌河浦深处。贾入水，以鞭画之，水为之分。下有大石，二龙盘绕之，一白一黑，各长数丈。见人冲天。诸父大惊，良久瞻视。贾曰：“既见矣，将复还。”因以鞭挥之，水合如旧。

则云雾昼昏，雷电且至。贾曰：“诸父驶去。”因驰，未里余，飞雨大注。方知非常人也。贾年十七，诣京举孝廉，既擢第，乃娶清河崔氏。后选授婺州参军，还过东都。贾母之表妹，死已经年，常于灵帐发言，处置家事。儿女僮妾，不敢为非。每索饮食衣服，有不应求，即加笞骂。亲戚咸怪之。贾曰：“此必妖异。”因造姨宅，唁姨诸子。先是姨谓诸子曰：“明日王家外甥来，必莫令进，此小子大罪过人。”贾既至门，不得进。贾令召老苍头谓曰：“宅内言者，非汝主母，乃妖魅耳。汝但私语汝主，令引我入，当为除去之。”家人素病之，乃潜言于诸郎。诸郎亦悟，邀贾入。贾拜吊已因向灵言曰：“闻姨亡来大有神，言语如旧，今故谒姨，何不与贾言也。”不应。贾又邀之曰：“今故来谒，姨若不言，终不去矣，当止于此。”魅知不免，乃帐中言曰：“甥比佳乎？何期别后，生死遂隔。汝不忘吾，犹能相访，愧不可言。”因涕泣言语，皆姨平生声也。诸子闻之号泣。姨令具馔，坐贾于前，命酒相对，殷勤不已。醉后，贾因请曰：“姨既神异，何不令贾见形！”姨曰：“幽明道殊，何要相见？”贾曰：“姨不能全出，请露半面。不然，呈一手一足，令贾见之。如不相示，亦终不去。”魅既被邀苦至，因见左手，于手指宛然，又姨之手也。诸子又号泣。贾因前执其手。姨惊呼诸子曰：“外甥无礼，何不举手。”诸子未进，贾遂引其手，扑之于地，尚犹哀叫，扑之数四，即死，乃老狐也。形既见，体裸无毛。命火焚之，灵语遂绝。贾至婺州，以事到东阳。令有女，病魅数年，医不能愈。令邀贾到宅，置茗馔而不敢有言。贾知之，谓令曰：“闻君有女病魅，当为去之。”因为桃符，令置所卧床前。女见符泣而骂。须臾眠熟。

有大狸腰斩，死于床下，疾乃止。时杜暹为婺州参军，与贾同列，相得甚欢。与暹同部领，使于洛阳。过钱塘江，登罗刹山，观浙江潮。谓暹曰：“大禹真圣者，当理水时，所有金柜玉符，以镇川渚。若此杭州城不镇压，寻当陷矣。”暹曰：“何以知之。”贾曰：“此石下是。相与观焉。”因令暹闭目，执其手，令暹跳下。暹忽闭目，已至水底。其空处如堂，有大石柜，高丈余，锁之。贾手开其锁，去其盖，引暹手登之，因同入柜中。又有金柜，可高三尺，金锁锁之。贾曰：“玉符在中，然世人不合见。”暹观之既已，又接其手，令腾出。暹距跃则至岸矣。既与暹交熟，乃告暹曰：“君有宰相禄，当自保爱。”因示其拜官历任，及于年寿，周细语之。暹后迁拜，一如其说。既而至吴郡停船，而女子夭死，生五年矣。母抚之哀恻，而贾不哭。暹重贾，各见妻子，如一家。于是对其妻谓暹曰：“吾第三天人也，有罪，谪为世人二十五年，今已满矣。后日当行。此女亦非吾子也，所以早夭。妻崔氏亦非吾妻，即吉州别驾李乙妻也，缘时岁未到，乙未合妻。以世人亦含有室，故司命权以妻吾。吾今期尽，妻即当过李氏。李氏三品禄数任，生五子。世人不知，何为妄哭？”妻久知其夫灵异，因辍哭请曰：“吾方年盛，君何忍见舍？且暑月在途，零丁如此，请送至洛，得遂栖息。行路之人，犹合矜愍；况室家之好。而忽遗弃耶？”贾笑而不答，因令造棺器，纳亡女其中，置之船下。又嘱暹以身后事曰：“吾卒后，为素棺，漆其缝，将至先莹，与女子皆祔于墓。殓后即发，使至宋州。崔氏伯任宋州别驾，当留其侄。听之。至冬初，李乙必充计入京，与崔氏伯相见，即伯之故人，因求婚。崔别驾以侄妻之，

事已定矣。”暹然之。其妻日夜涕泣，请其少留。终不答。至日沐浴，衣新衣。暮时召暹，相对言谈。顷而卧，遂卒。暹哭之恸，为制朋友之服，如其言殓之。行及宋州，崔别驾果留其侄。暹至临汝，乃厚葬贾及其女。其冬，李乙至宋州，求婿其妻。崔别驾以妻之。暹后作相，历中外，皆如其语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婺州参军王贾本是太原人。他搬家住到覃怀，而他祖先的坟墓在临安。王贾小时候很聪明，不曾有什么过错，性情沉静，话语很少。十四岁那年，他忽然对哥哥说：“不出三天，家里会发生一件很吓人的事，而且还会发生丧事。”过了两天，家里起了火，延连烧了堂屋，他的祖母年老震惊，自己掉到床下死了。他哥哥就把他的话告诉了他的父亲和叔叔大爷们，父亲和叔叔大爷们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他说：“是占卜知道的。”后来他又告诉父亲和叔叔大爷们说：“太行山南面，泌河的湾里，有两条龙住在里边，想要认识真龙，可以和我一块去看。”父亲和叔叔大爷们生气地说：“你小子可真能胡说八道，得揍你了！”他跪下说：“确实有！”他坚决请求父亲和叔叔大爷们去看。父亲和叔叔大爷们生气地说：“这小子真诡诈！”于是和他一块去看。他让大家都带上雨衣。到了泌河岸边深处，他走进水里，用鞭子一画，水就分开了。下面有一块大石头，两条龙盘绕在那上面，一条白的，一条黑的，各都有几丈长，见了人便冲天而去。父亲及叔叔大爷们很惊讶，看了好久。王贾说：“已经看见了，应该回去了。”于是用鞭

子一挥，水合恢复原来的样子。这时候天却阴了，响起了雷声。王贾说：“父亲和叔叔大爷们赶快离开吧！”于是大家就赶快飞奔。奔跑不到半里，大雨倾盆而下，这才知道王贾不是平常人。王贾十七岁的时候，进京参加举人考试，考中之后，他娶了清河的崔氏为妻。后来他被选授为婺洲参军，他回来的时候路过东都。他母亲的表妹死了已经一年多，却常常在灵帐里讲话，处理家务事。她的儿女和家中的仆人们，不敢不按她的要求去做。她常常索要饮食和衣服，有不应时送来的时候，她就大加打骂。亲戚朋友们都感到奇怪。王贾说：“这一定是妖怪！”于是他来到姨家，向姨的儿子们表示吊唁。在这以前姨对儿子们说：“明天王家外甥到咱家来，一定不要让他进来，这小子是个有大罪过的人。”王贾到了门前之后，不能进屋。王贾就对一位老奴婢说：“在宅子里说话的那个人，不是你家主人的母亲，是个妖怪罢了。你只要偷偷地告诉你家主人，让我进去，我就能把妖怪除掉。”家人们平常被她弄得很难受，就偷偷告诉了各位儿子，儿子们也醒悟了，就让王贾进来。王贾拜吊完了，就对着灵帐说：“听说姨母死了之后很有神，说话和原先一样，现在我特意来拜谒姨母，姨母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？”灵帐里没有动静。王贾又请求说：“我现在是特意来拜谒的，姨母要是不说话，我就不走了，在这里住定了！”妖怪知道不能回避，就在灵帐中说道：“外甥你近来好吗？哪里想到，分别之后，活人和死人就隔开了。你没有忘了我，还能来看我，我感谢的心情简直没法表达。”于是她便哭泣着述说，那声音全都是姨母的声音。儿子们听了也都哭起来。姨母让准备饮食，让王贾坐在前面，斟上酒与



她相对而饮，不住地献殷勤。喝醉之后，王贾就请求说：“姨母既然是神仙，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呢？”姨母说：“阴间和阳间的道路不一样，为什么要见我呢？”王贾说：“姨母不能露出全身，就请露出半张脸来；不然，露出一只手一只脚也可以，如果不让我看看，我也是坚决不离开。”妖怪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，就伸出了左手。手指和原先一样，还是姨母的手。儿子们又是一阵号泣。王贾就上前握住那只手。姨母惊叫道：“外甥如此不礼貌，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？”未等儿子们上前，王贾就用力一拉那手，她便扑倒在地上，还哀叫着。他扑打她几次便把她打死了，原来是一只老狐狸。它已经现了原形，浑身没有毛。王贾让人用火把它烧了，灵帐中的话语再也没有了。王贾到了婺州，因事来到东阳县。县令有个女儿，她患了妖魅病多年了，怎么治也治不好。县令把王贾请到家中，摆上茶和饮食招待他，但是不敢明说。王贾知道，对县令说：“听说你有个女儿得了妖魅病，我应当为你除掉它。”于是王贾为他们做了桃符，让他们把桃符放到女儿的床前。女儿见了桃符又哭又骂，不大一会儿就睡熟了。有一只大狸猫被拦腰斩断，死在床下，于是病就好了。当时杜暹是婺州参军，和王贾的职位相同，交情很厚。王贾和杜暹一起到洛阳出差，路过钱塘江，登上罗刹山，观览浙江潮。王贾对杜暹说：“大禹是真正的圣人，当年他治水的时候，所有的金柜玉符都用来镇压河川沟渠了。如果这杭州城不镇压，不久就得陷下去。”杜暹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王贾说：“这石下就是，咱们一块去看看。”于是他让杜暹闭上眼睛，他拉着杜暹的手，让杜暹跳下。杜暹刚闭上眼睛，就已经来到水底了。

那空处就像一处堂屋，有一个大石柜，高一丈还多，锁着。王贾打开那锁，去掉柜盖，拉着杜暹的手登上去，一同进到柜子里。柜子里又有一个金柜，有三尺高，用金锁锁着。王贾说：“玉符在这里边，但是世上凡人不应该看见它。”杜暹看完之后，王贾又拉住他的手，让他跳出来。杜暹一跳便来到岸上了。等到二人的交情深了，王贾就对杜暹说：“你有当宰相的福气，应当自己保重，珍爱。”于是王贾把杜暹将来都能当什么官，以及杜暹的寿命，详细地告诉了杜暹。杜暹后来做官的情况，完全和他讲的一样。后来王贾来到吴郡停船，王贾的女儿夭亡了。仅五岁。作母亲的抚摸着女儿悲伤地恸哭，但是王贾不哭。杜暹很敬重王贾，逐个地和他的妻子儿女相见，亲如一家。于是王贾当着妻子的面对杜暹说：“我是第三重天上的人，因为犯了罪，才被谪贬为凡人二十五年。现在已期满，后天就得走了。这个女孩也不是我的孩子，所以她早早就死了。妻子崔氏也不是我的妻子。她是吉州别驾李乙的妻子。因为时候未到，李乙没能娶她。因为世人也应该有妻室，所以司命神暂且把她嫁给我为妻。现在我在人间的期限已经到了，妻子应该归还李乙。李乙有做三品大官的福气，而且可以做好几任，将有五个儿子。当然，世人是不知道这些的。那么，为什么还要哭呢？”他的妻子早知丈夫神奇，就止住哭声请求道：“我正年轻，你怎么忍心抛弃我？况且大热天走在路上，如此孤单！请把我送到洛阳，就能有地方住下歇息。走路的人还应该互相怜悯，何况是很好的夫妻呢？你为什么忽然就要遗弃我呢？”王贾笑而不答。于是他让人做了棺材，把死了的女儿装到棺材里，放到船上，又把自己的身

后事嘱咐杜暹说：“我死后，做白色棺材，漆好中间的缝隙，送到祖先的茔地，和女儿埋到一个坟墓里。装入棺材就要出发。如果到了宋州，崔氏的伯父在宋州任别驾，应当留下他的侄女，要听从他。到了冬初，李乙一定会因为考核官吏到京城来，和崔氏的伯父相见。他是崔氏伯父的老朋友，因而就会求婚。崔别驾把侄女嫁给李别驾为妻，这事已经肯定了。”杜暹认为只好这样。王贾的妻子日夜哭泣，请求他多留些日子再走。他始终不答应。到了这一天，他洗头洗身，换了新衣服。天将黑的时候，他把杜暹找来，面对面地交谈。过了一会儿他就躺下，于是就死了。杜暹哭得很厉害，为他穿了朋友的孝服，按照他的要求装殓了他。走到宋州，崔别驾果然留他的侄女住下。杜暹来到临安，就厚葬了王贾和他的女儿。那年冬天，李乙来到宋州，向崔别驾求婚，崔别驾就把侄女嫁给了他。杜暹后来作了宰相，他在京中京外做官的情形，全都像王贾预言的那样。

## 颜真卿

颜真卿字清臣，琅琊临沂人也，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。幼而勤学，举进士，累登甲科。真卿年十八九时，卧疾百余日，医不能愈。有道士过其家，自称北山君，出丹砂粟许救之，顷刻即愈，谓之曰：“子有清简之名，已志金台，可以度世，上补仙宫，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；若不能摆脱尘网，

去世之日，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，然后得道也。复以丹一粒授之，戒之曰：“抗节辅主，勤俭致身，百年外，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。”真卿亦自负才器，将俟大用；而吟阅之暇，常留心仙道。既中科第，四命为监察御史，充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。五原有冤狱，久不决。真卿至，辨之。天时方旱，狱决乃雨，郡人呼为御史雨。河东有郑延祚者，母卒二十九年，殡于僧舍堙垣地。真卿劾奏之。兄弟三十年不齿，天下耸动。迁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。杨国忠怒其不附己，出为平原太守。安禄山逆节颇著，真卿託以霖雨，修城浚壕，阴料丁壮，实储廩。佯命文士泛舟，饮酒赋诗。禄山密侦之，以为书生，不足虞也。无几，禄山反，河朔尽陷，唯平原城有备焉，乃使司兵参军驰奏。玄宗喜曰：“河北二十四郡，唯真卿一人而已。朕恨未识其形状耳。”禄山既陷洛阳，杀留守李愷，以其首招降河北。真卿恐摇人心，杀其使者，乃谓诸将曰：“我识李愷，此首非真也。”久之为冠饰，以草续支体，棺而葬之。禄山以兵守土门。真卿兄杲卿，为常山太守，共破土门。十七郡同日归顺，推真卿为帅，得兵二十万，横绝燕赵。诏加户部侍郎平原太守。时清河郡客李萼，谒于军前。真卿与之经略，共破禄山党二万余人于堂邑。肃宗幸灵武，诏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。真卿间道朝于凤翔，拜宪部尚书，寻加御史大夫。弹奏黜陟，朝纲大举。连典蒲州、同州，皆有遗爱。为御史唐实所构，宰臣所忌。贬饶州刺史。复拜升州浙西节度使，徵为刑部尚书。又为李辅国所譖，贬蓬州长史。代宗嗣位，拜利州刺史，入为户部侍郎，荆南节度使，寻除右丞，封鲁郡公。宰相元载，私树朋党，惧朝臣言其长短，奏令百官凡欲

论事，皆先白长官，长官白宰相，然后上闻。真卿奏疏极言之乃止。后因摄祭太庙，以祭器不修言于朝。元载以为诽谤时政，贬硤州别驾，复为抚州湖州刺史。元载伏诛，拜刑部尚书。代宗崩，为礼仪使。又以高祖已下七圣，谥号繁多，上议请取初谥为定，为宰相杨炎所忌，不行。改太子少傅，潜夺其权。又改太子太师。时李希烈陷汝州，宰相卢杞，素忌其刚正，将中害之。奏以真卿重德，四方所瞻。使往谕希烈，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。上从之。事行，朝野失色。李勉闻之，以为失一国老，貽朝廷羞，密表请留。又遣人逆之于路，不及。既见希烈，方宣诏旨，希烈养子千余人，雪刃争前欲杀之。丛绕诟骂，神色不动。希烈以身蔽之，乃就馆舍。希烈因宴其党，召真卿坐观之。使倡优讟朝政以为戏。真卿怒曰：“相公人臣也，奈何使小辈如此。”遂起。希烈使人问仪制于真卿。答曰：“老夫耄矣，曾掌国礼，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。”其后，希烈使积薪庭中，以油沃之。令人谓曰：“不能屈节，当须自烧。”真卿投身赴火。其逆党救之。真卿乃自作遗表、墓志、祭文，示以必死。贼党使缢之，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。年七十七。朝廷闻之，辍朝五日，谥文忠公。真卿四朝重德，正直敢言，老而弥壮。为卢杞所排，身殃于贼，天下冤之。《别传》云，真卿将缢，解金带以遗使者曰：“吾尝修道，以形全为先。”吾死之后，但割吾支节血，为吾吭血，以给之，则吾死无所恨矣。”缢者如其言。既死，复收瘞之。贼平，真卿家迁丧上京。启殡视之，棺朽败而尸形俨然，肌肉如生，手足柔软，髭发青黑，握拳不开，爪透手背。远近惊异焉。行及中路，旅棹渐轻，后达葬所，空棺而已。《开天传信记》详

而载焉。《别传》又云，真卿将往蔡州，谓其子曰：“吾与元载俱服上药，彼为酒色所败，故不及吾。此去蔡州，必为逆贼所害，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，开棺视之，必异于众。”及是开棺，果睹其异。道士邢和璞曰：“此谓形仙者也。虽藏于铁石之中，炼形数满，自当擘裂飞去矣。”其后十余年，颜氏之家，自雍遣家仆往郑州，徵庄租，回及洛京，此仆偶到同德寺，见鲁公衣长白衫，张盖，在佛殿上坐。此仆遽欲近前拜之。公遂转身去。仰观佛壁，亦左右随之。终不令仆见其面。乃下佛殿，出寺去。仆亦步随之，径归城东北隅荒菜园中。有两间破屋，门上悬箔子。公便揭箔而入。仆遂隔箔子唱喏。公曰：“何人？”仆对以名。公曰：“入来。”仆既入拜，辄拟哭。公遽止之。遂略问一二儿侄了。公探怀中，出金十两付仆，以救家费，仍遣速去，“归勿与人说。后家内阙，即再来。”仆还雍，其家大惊。货其金，乃真金也。颜氏子便市鞍马，与向仆疾来省觐，复至前处，但满眼榛芜，一无所有。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及《戎幕闲谭》、《玉堂闲话》）

颜真卿字清臣，是琅琊临沂人。他是北齐时黄门侍郎颜之推的第五代孙子。他很小的时候就勤奋学习。他参加进士考试，多次都考及格了。他十八九岁的时候，躺在床上病了一百多天，治也治不好。有一个道士从他家门前路过，自称是北山君。北山君拿出几颗米粒大小的丹砂来救他，他顷刻之间就痊愈了。道士对他说：“你有清正简朴的美名，已经记

在黄金台上，可以度世成仙，到天上去做仙官，不应该自己沉沦在名宦的大海里。如果你不能摆脱尘世的大网，去世的那天，可以用你的形骸炼神阴景，然后得道成仙。”道士又交给他一粒丹药，警告他说：“坚持节操辅佐君主，一定要勤俭，有献身精神。一百年之后，我在伊水和洛水之间等你。”颜真卿也自负才气，等待着自己被重用。他学习的余暇，常常留心仙道。考中进士之后，多次被命为监察御史，充当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。五原县有一起冤狱，久久不能判决。颜真卿来到五原，辨别这起冤案。当时天气正旱，冤案解决之后天就下了雨，郡中人都称这雨为御史雨。河东有一个叫郑延祚的人，他母亲死了二十九年了，埋葬在寺庙外面的墙下，颜真卿向皇帝检举了郑延祚的罪状，郑家兄弟三十年被人看不起。天下人都对他表示敬重。后来他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，杨国忠恨他不附属自己，把他弄出京城作了平原太守。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很明显，颜真卿以连连下雨为借口，修城墙，挖沟壕，暗中招兵买马，储备粮草，假意与文士泛舟水上，饮酒赋诗。安禄山秘密地侦察他，认为他是一介书生，不足为忧。不久，安禄山反了，黄河以北全部沦陷，只有平原城有所准备，派司兵参军骑马到京城报告。唐玄宗高兴地说：“黄河以北二十四郡，只有颜真卿这么一个有用的人罢了！我真恨自己不了解这个人。”安禄山攻下洛阳之后，杀了留守李愷，用李愷的首级在黄河以北招降其他唐将。颜真卿怕动摇人心，杀了安禄山派来的使者，对将领们说：“我认识李愷，这个首级不是真的。”过些时候他为李愷弄来帽子、饰物，用草做一个假肢体，装到棺材里埋葬了。安禄



山派兵守住土门。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是常山太守，他和颜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门，十七个郡同一天归顺了大唐，推举颜真卿做元帅，得到军队二十万人。他指挥部队纵横燕赵一带。皇帝下诏书封他为户部侍郎平原太守。当时清河郡的李萼，在军前拜谒，颜真卿与他共同谋划，一起在堂邑打败了安禄山的两万多人。唐肃宗在灵武时，下令封他为工部尚书御史大夫。颜真卿走偏僻的小道到凤翔朝见天子，天子又拜他为宪部尚书，不久又加封御史大夫。他每每弹劾、禀奏，使不称职的被贬，使有才干的升职，使朝纲大振。他连年治理蒲州和同州，都有仁爱遗留于后世。后来他被御史唐实陷害，又受到宰相的忌妒，被贬为饶州刺史，又被任命为升州浙西节度使，征召为刑部尚书。后来又被李辅国诽谤，贬为蓬州长史。唐代宗继位，他被拜为利州刺史，回京做了户部侍郎、荆南节度使，不久又做了右丞相，封为鲁郡公。宰相元载，私立朋党，他怕朝臣们揭发他的问题，就向皇帝奏请，文武百官凡是要向皇上汇报事情的，都要先向自己的长官说明，长官再向宰相说明，然后再奏明皇上。颜真卿上疏坚决反对元载的主张，元载才没有得逞。后来颜真卿主持祭太庙，在朝廷中谈论祭器不完整不齐全，元载认为这是诽谤朝政，贬他为硤州别驾。后来又做了抚州湖州刺史。元载被诛杀之后，颜真卿又被拜为刑部尚书。代宗驾崩的时候，颜真卿是礼仪使。又因为唐高祖以下的七位皇帝，谥号繁多，他上疏议请取初谥的为准，被宰相杨炎忌妒，没被采纳，改任他为太子少傅，暗中夺了他的权。后来又改为太子太师。当时李希烈攻破了汝州，宰相卢杞平常就忌恨颜真卿的刚正，要趁机陷害他，就



上奏说颜真卿德高望重，四方敬仰，让他去说服李希烈，可以不动刀枪不流血而平定强敌。皇上听了卢杞的话，事情开始推行，朝野人士全部大惊失色。李勉听说之后，认为这是失去一位国老，给朝廷带来耻辱，秘密地上奏章请求留下颜真卿。又派人到路上去截住颜真卿，没有来得及。颜真卿见了李希烈之后，正宣读诏书，李希烈的养子等一千多人亮出兵刃争先恐后地要杀他，围绕在四周骂他。他神色不动。李希烈用身体蔽护他，把他安置到馆舍里。李希烈宴请朋党，让颜真卿坐在那里观看。李希烈让演唱艺人攻击朝政当戏唱，颜真卿愤怒地说：“你也是人臣，怎么能让小辈们这样！”于是他就站了起来。李希烈让人向颜真卿问朝廷的礼仪制度，颜真卿回答说：“我老了，虽然曾经掌管过国礼，但是所记的都是诸侯朝觐的礼仪罢了。”后来，李希烈让人在院子堆积了柴薪，浇上油，让人对颜真卿说：“你不投降，就烧死你！”颜真卿自己跳到火里去。那些叛贼把他救出来，颜真卿就自己作了和皇帝决别的奏章、墓志铭和祭文，用来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。叛贼就把他吊死了。那天是兴元元年八月三日，享年七十七岁。朝廷听到这一消息之后，停止办公五天，谥号文忠公。颜真卿是四朝元老，德高望重，正直敢言，老当益壮，被卢杞排挤，死在叛贼之手，是天下的奇冤。《别传》说，颜真卿将要被吊死的时候，解下金带送给使者说：“我曾经修炼过道术，以保全躯体为重恨了。”来勒他的人按他的话做了，勒死之后又埋葬了他。叛贼被平定之后，颜真卿家把颜真卿迁葬上京，打开棺材一看，棺材朽烂了，但是他的躯体还是原来那样，肌肉象活人，手脚很柔软，胡须头发青黑，拳握

着，手指甲透过手背。远近的人都感到惊奇。走在半路上，感到棺木越来越轻。后来到了下葬的地方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口空棺而已。《开天传信记》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。《别传》又说，颜真卿有一次要到蔡州去，对他儿子说：“我和元载都服用天药，他的药力被酒色破坏了，所以不如我。我这次去蔡州，一定会被逆贼杀害。你以后可以把我接回来埋葬到华阴。打开棺材看看，肯定与众不同。”等到打开棺材一看，果然与众不同。道士邢和璞说：“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成仙啊！虽然藏在铁石之中，但是修炼的时日已满，自然会裂开而飞去。”十几年之后，颜真卿家从雍州派一个仆人到郑州去收租，回来的时候走到洛京，这个仆人偶然来到同德寺，见颜真卿穿着白色的长衫，开着伞，坐在佛殿上。这个仆人急忙上前，想要参拜。颜真卿却转身离开了。他仰着头看佛寺的墙壁。仆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后边，但他始终不让仆人看到他的脸。过一会儿他就走下佛殿，出门而去。仆人也一步一步地跟着他。他径直回到城东北角的荒菜园中。园中有两间破屋，门上悬挂着帘子。颜真卿便挑帘走了进去。仆人就隔着帘子行礼，并出声致敬。颜真卿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仆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颜真卿说：“进来吧！”仆人进去之后，拜见完了就想哭，颜真卿急忙制止了他。于是颜真卿就大略问了问儿子侄儿的情况。他从怀中掏出十两黄金交给仆人，让仆人带回去补助一下家用，还打发仆人赶快离开，嘱咐他回去之后不要对别人讲，以后家里有困难，可以再来。仆人回到雍州，颜家全家大惊。去卖那黄金，竟然是真正的黄金。颜氏子孙便买了鞍马，和那个仆人一起飞驰而来探望。又到了以前那个

地方，却只剩下了满眼的榛芜，其余什么也没有。当时的人们都说颜真卿尸解成仙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

韦弁 申元之 马自然  
张巨君

### 韦 弁

韦弁字景照。开元中，举进士下第，游蜀。时将春暮，胜景尚多，与其友寻花访异，日为游宴。忽一旦有请者曰：“郡南十里许，有郑氏林亭，花卉方茂，有出尘之胜，愿偕游焉。”弁喜，遂与俱。果南十里，得郑氏亭焉。端室巍巍，横然四峙，山门花辟，曲径烟矗。眙而望之，不暇他视，真尘外景也。俄而延弁升巨享之上。回廊环构，饰以珠玉，殆非人世所有。即引见仙子十数，左右侍卫，华裾靓妆，亦非常世所睹。中有一人与弁语，弁遍拜且诘之。美人曰：“闻吾子西游蜀都，历访佳景，春煦将尽，花卉芳妍，愿聊奉一醉，无以

延款为疑也。”既坐，即张乐饮酒。其陈设肴膳，奇味珍果，既非世之所尝；金石丝竹，雅音清唱，又非世之所闻。弇乘间问曰：“某自上国历二京，至于帝宅尊严，侯家繁盛，莫不见之。今之所睹，故不可偕矣。然女郎何为若此之贵耶？”美人曰：“余非人间人，此盖玉清仙府也。适欲奉召，假以郑氏之亭耳。余有新曲，名曰《紫云》，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，余以此乐授于吾子，而贡于圣唐之君，以此相托，可乎。”弇曰：“某一儒生耳，在长安中。区区于九陌，以干一名。望天子门不可见；又非知音者，若将贡新曲，固不可为也。”美人曰：“君既不能，余当寓梦而授于天子。然子已至此，亦道分使然，愿以三宝为赠。子其售之，可毕世之富也。”饮毕，命侍者出一杯，谓之碧瑶杯，光莹洞彻。又出一枕，谓之红蕤枕，似玉而栗，其文微红，而光彩莹朗。又出一紫玉函，似布，光彩甚于玉。俱授于頔。拜而谢之，即别去。行未及一里，回顾失向亭台，但荒榛而已。遂挈宝入长安。明年复下第，东游广陵，胡商诣弇，以访其宝。出而示之。胡人拜而言曰：“此玉清真人之宝，千万年人无见者，信天下之奇货矣。”以数十万金易而求之。弇以大富，因筑室江都，竟不求闻达，亦不知所终焉。后数年，玄宗梦神仙十余人，持乐器集于庭，奏曲以授，请为中原正始之音，曲名《紫云》。既晨兴，即以玉笛吹而习之，传于乐府。此乃符篆之所遇，欲使弇上奏之曲也。（出《神仙感遇传》）

韦弇，字景照。开元年间，他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，在

蜀地游览。当时正是暮春的季节，胜景还挺多。他和朋友们寻花访胜，天天在野外饮宴。忽然一天早晨有人来请他，说：“郡南十里左右，有一个郑氏林亭，花草正茂盛，有超出尘世的美景，请和我一块去游一游。”韦弁很高兴，就和他一块去了。果然，向南走了十里，看到郑氏亭子。那亭子正屋很高，屋檐横在空中，与四面对峙着。山门开在花丛之中，弯弯的小路，直直的炊烟，抬眼望去，无暇看别处，果真是尘世之外的美景。不一会儿请韦弁到巨亭上去。一看，弯曲的走廊环形的建筑，用珠玉装饰着，几乎不是人间能有的。那人就领他去见十几个仙女。站立在左右的侍卫，衣着华丽，妆扮漂亮，也不是人世间常可见到的。其中有一位美人和韦弁说话，韦弁逐个拜见她们，并且向她们问话。美人说：“听说你向西游览了蜀都，观赏了许多美景，春天的温煦即将过去，花草吐芳争妍，愿意暂且陪你喝杯酒，希望你不要因盛情款待有什么疑虑。”落座之后，就开始奏乐，喝酒。那餐桌上的佳肴美膳、奇味珍果，不是人间所能尝到的；那美妙的音乐，也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。韦弁找了一个机会问道：“我从京都经过二京，皇帝住宅的尊严，公侯之家的繁盛，我没有没见过的。但是现在所见到的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，女郎为什么如此富贵呢？”美人说：“我不是人间的人。这里是玉清仙府。刚才想要叫你来，假说这里是郑氏之亭罢了。我有一支新乐曲，名叫《紫云》。当今的天子崇尚神仙之道，我把这支乐曲教给你，你捎给唐朝天子，把这事托付给你，可以吗？”韦弁说：“我是一个普通书生罢了，在长安城中，只是一个区区小人物站在大道上。以这样的条件求取一点功名，望天子的门

都不可能望见，又不是个懂音乐的，如果能把新乐曲送到宫中去，根本是做不到的。”美人说：“你既然办不到，我会托梦传授给天子。但是你既然来到这里，这也是修道的缘分造成的，我愿把三样宝物送给你。你把这三样东西卖了，可以过一辈子好日子。”喝完酒，美人让侍者拿出来一只杯子，叫做“碧瑶杯”。这杯子光亮晶莹，玲珑剔透。又拿出来一个枕头，叫做“红蕤枕”。这枕头象玉的，却是栗子色，它的花纹微红。它也晶莹明亮。又拿出来一个紫色的玉匣，象布，光彩比玉石还强。美人把三样东西全交给韦弁。韦弁下拜表示谢意，就离开了。走了不到一里地，回头一看，刚才的亭台全都不见了，只有荒草荆榛而已。于是韦弁拿着三样宝贝回到长安。第二年，他又落第了，就向东到广陵游历。一位胡商到韦弁这儿来，是来访求那些宝贝的。韦弁拿出来给胡商看，胡人下拜说：“这是玉清真人的宝物，千百年来，没有人看到，的确是天下的奇货了！”胡人用几十万金买了去，韦弁因此成为巨富。于是他在江都盖了房子，一直不再求取功名，也不知他到底如何了。几年后，唐玄宗梦见十几个仙女，拿着乐器会集在庭院里，演奏一支乐曲，传授给他，请求把这支曲子作为中原最基本的音乐，曲名叫《紫云》。早晨醒来之后，他用笛子吹奏练习，并传授给乐府。这就是韦弁遇到的，要让韦弁捎给皇上的那支曲子。

## 申元之

申元之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游历名山，博采方术，有修真度世之志。开元中，徵至，止开元观，恩渥愈厚。时又有邢和璞、罗公远、叶法善、吴筠、尹愔、何思达、（明抄本“达”作“远”）史崇、尹崇、秘希言，佐佑玄风，翼戴圣主。清净无为之教，昭灼万竈。虽汉武、无魏之崇道，未足比方也。帝游温泉，幸东洛，元之常扈从焉。时善谭玄虚之旨，或留连论道，动移晷刻。惟贵妃与赵云容宫嫔三五人，同侍宸御，得聆其事。命赵云容侍茶药。元之愍其恭恪。乘间乞药，少希延生。元之曰：“我无所惜，但尔不久处世耳。”恳拜乞之不已，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；况侍奉大仙，不得度世，如索手出于宝窟也。惟天师哀之。”元之念其志切，与绛雪丹一粒。曰：“汝服此丹，死必不坏。可大其棺，广其穴，含以真玉，疏而有风，魄不荡散，魄不清坏，百年后还得复生。此太阴炼形之道，即为地仙。复百年，迁居洞天矣。”云容从幸东都，病于兰昌宫，贵妃怜之，因以此事白于贵妃。及卒后，宦者徐玄造如其所请而瘞之。元和末百年矣，容果再生。元之尚来往人间，自号田先生。识者云：“元之魏时人，已数百岁矣。”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

不知道申元之是什么地方人。他游历名山，博采方术，有修道成仙的志愿。开元年间，皇帝把他征召到京城，让他住在开元观，对他施恩更多了。当时又有邢和璞、罗公远、叶法善、吴筠、尹愔、何思达、史崇、尹崇、秘希言等领导着道家的义理风尚，保卫拥戴着圣主。这一时期的道教，显赫全天下，即使是汉武帝和后魏那样的推崇道教，也不能与这时候相比。皇帝到温泉游览，到东洛去游玩，申元之常常随从一块去。那时他善于谈论玄妙虚无的旨要，有时候谈论起道教来就留连忘返，动不动就过了时辰。只有杨贵妃、赵云容等三五个嫔妃，同时侍奉在皇帝身边，能够听到他讲的这些事。皇上让赵云容为申元之侍奉茶和药，申元之见她对自己很恭敬，很谨慎，就很可怜她。她趁机向申元之求药，希望延长寿命。申元之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，只是你不能长久地活在世上了。”赵云容一个劲地乞求，她说：“早晨听讲道理，晚上死了也值得！况且我侍奉你这位大仙，不能度世成仙，就像空着手从宝窟里走出来。希望天师可怜可怜我！”申元之念她心情迫切，给她一粒绛雪丸，对她说：“你吃了这粒丹药，死后一定不会腐烂。可以做一口大棺材，挖一个大墓穴，口中衔一块真玉，让穴中宽敞而通风，这样你的魂魄就不能荡散溃坏。一百年之后你还能活，这是太阴炼形的道术，也就是地仙。再过一百年，就可以迁居洞天仙府了。”赵云容陪伴皇帝到东都去，病在兰昌宫。杨贵妃很可怜她，于是她就把这事告诉了杨贵妃。等到她死后，太监徐玄造按照她说的那样埋葬了她。到元和末年满一百年了，赵云容果然又活了。申元之还往来于人间，自号田先生。认识他

的人说，申元之是魏时的人，已经几百岁了。

## 马自然

马湘字自然，杭州盐官人也。世为县小吏，而湘独好经史，攻文学，治道术。遍游天下，后归江南，而尝醉于湖州，坠霁溪，经日方出，衣不沾湿，坐于水上而言曰：“适为项羽相召饮酒，欲大醉，方返。”溪滨观者如堵。酒气犹冲人，状若风狂。路人多随看之。又时复以拳入鼻，及出拳，鼻如故。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顷，指柳树令随溪水来去，指桥令断复续。后游常州，会唐宰相马植谪官，量移常州刺史。素闻湘名，乃邀相见，延礼甚异之。植问曰：“幸与道兄同姓，欲为兄弟，冀师道术可乎？”湘曰：“相公何望？”植曰：“扶风。”湘曰：“相公扶风，马湘则风马牛。但且相知，无徵同姓。”亦言与植风马牛不相及也。植留之郡斋，益敬之。或饮食次，植请见小术。乃于席上，以瓷器盛土种瓜，须臾引蔓，生花结实。取食众宾，皆称香美，异于常瓜。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，所出钱不知多少，掷之皆青铜钱，撒投井中，呼之一一飞出。人有收取，顷之复失。又植言此城中鼠极多。湘书一符，令人帖于南壁下，以箸击盘长啸。鼠成群而来，走就符下俯伏。湘乃呼鼠，有一大者近阶前。湘曰：“汝毛虫微物，天与粒食，何得穿墙穴屋，昼夜扰于相公；且以慈悯为心，未能尽杀，汝宜便相率离此。”大鼠乃回，群鼠皆前，若叩搥谢罪。遂作队

莫知其数，出城门去。自后城内更绝鼠。后南游越州，经洞岩禅院。僧三百方斋，而湘与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。僧见湘单侨箕踞而食，略无揖者。但资以饭，湘不食。促知微、延叟急食而去。僧斋未毕，乃出门。又促速行。到诸暨县南店中，约去禅院七十余里。深夜，闻寻道士声。主人遽应，此有三人。外面极喜，请于主人，愿见道士。及入，乃二僧但礼拜哀鸣云：“禅僧不识道者，昨失迎奉，致贻谴责，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。某二僧主事不坐，所以得来。固乞舍之。”湘唯睡而不对。知微、延叟但笑之。僧愈哀乞。湘乃曰：“此后无以轻慢为意。回去入门，坐僧当能下床。”僧回果如其言。湘翌日又南行。时方春，见一家好菘菜，求之不能得。仍闻恶言。命延叟取纸笔。知微遂言：“求菜见阻，诚无讼理；况在道门，讵宜施之。”湘笑曰：“我非讼者也，作小戏耳。”于是延叟授纸笔。湘画一白鹭，以水喷之，飞入菜畦中啄菜。其主赶起，又飞下再三。湘又画一狗子，走赶捉白鹭，共践其菜。一时碎尽止。其主见道士嘻笑，曾求菜致此。虑复为他术，遂来哀乞。湘曰：“非求菜也，故相戏耳。”于是呼鹭及犬，皆飞走投入湘怀中。视菜如故，悉无所损。又南游霍桐山，入长溪县界，夜投旅舍宿。舍少而行旅已多。主人戏言“无宿处，道士能壁上睡，即相容。”已逼日暮，知微、延叟切于止宿。湘曰：“尔但于俗旅中睡，而湘跃身梁上。”以一脚挂梁倒睡。适主人夜起，烛火照见。大惊异。湘曰：“梁上犹能，壁上何难？”俄而入壁，久之不出。主人拜谢。移知微、延叟入家内净处安宿。及旦，主人留连。忽失所在。知微、延叟前行数里，寻求已在路傍。自霍桐回

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。观有大枯松，湘指之曰：“此松已三千余年，即化为石。”自后松果化为石。忽大风雷震，石倒山侧，作数截。会阳发自广州节度责授婺州，发性尚奇异，乃徙两截就郡斋，两截致之龙兴寺九松院。各高六七尺，径三尺余，其石松皮鳞皴，今犹存焉。或人有疾告者。湘无药，但以竹柱杖打痛处；腹内及身上百病，以竹杖指之，口吹杖头如雷鸣，便愈。有患腰脚驼曲，柱杖而来者，亦以竹柱杖打之，令放柱杖，应手便伸展。时有以财帛与湘者，推让不受；固与之，复散与贫人。所游行处，或宫观岩洞，多题诗句。其登杭州秦望山诗曰：“太乙初分何处寻，空留历数变人心。九天日月移朝暮，万里山川换古今。风动水光吞远峤，雨添岚气没高林。秦皇谩作驱山计，沧海茫茫转更深。”复归故乡省兄。适兄出，嫂侄喜叔归。湘告曰：“我与兄共此宅。归来要明此地，我唯爱东园耳。”嫂异之曰：“小叔久离家。归来兄犹未相面，何言分地。骨肉之情，必不忍如此。”驻留三日，嫂侄讶不食，但饮酒而已。待兄不归，及夜遽卒。明日兄归，问其故。妻子具以实对，兄感恻，乃曰：“弟学道多年，非归要分宅，是归托化于我，以绝思望耳。”乃棺敛。其夕棺訇然有声，一家惊异，乃窆窆于园中。时大中十年也。明年，东川奏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，白日上升。湘于东川谓人曰：“我盐官人也。”敕浙西道杭州覆视之，发冢视棺，乃一竹枝而已。（出《续仙传》）

马湘，字自然，是杭州盐官人。他家世代是县里的小官

吏，只有他喜欢经史，钻研文学，研究道术。他遍游天下，后来回到江南。他曾经在湖州因为喝醉了掉到霅溪里，经过一天之后才出来，衣服却没湿。他坐在水面上说：“刚才我被项羽叫去喝酒，要喝醉的时候才回来。”溪边围观的人像墙一样。他的酒气还冲人，他那样子像疯子一样，走路的人多数都跟着看他。他又时不时地把拳头探进鼻子里，等到把拳头拽出来，鼻子和原来一样。他又指着溪水，让水倒流了一顿饭的工夫。他指着一棵柳树，让柳树随着溪水流来流去。他指着桥，让桥断了再接上。后来他到常州游览，赶上唐朝宰相马植贬官，遇赦移到常州做刺史。他平常听到过马自然的名声，就邀请他相见。马植迎接他的礼仪很不平常。马植道：“我有幸和你同姓，想和你结为兄弟，希望向你学习道术，可以吗？”马自然说：“相公希望学会什么？”马植说：“我想要驾风飞行。”马自然说：“你想要驾风，我和你就风马牛不相及了。只要互相了解，不是同姓也一样。”意思是说和马植是风马牛不相及。马植把马自然留在郡守的书房中住下，对他更敬重了。有时候吃饭的时候，马植就请他露一手看看，他就在坐席上，用瓷器装上土种瓜。不一会儿，瓜就长出蔓来，开花结果。把这瓜拿给大家吃，大家都说味道香美，和平常的瓜不一样。他又在全身和袜子上摸钱，摸出来的钱不知有多少。往地上一扔，全是青铜钱。他把这些钱扔到井里，一声呼唤，钱就一枚一枚地飞出来。有的人捡到那钱，不大一会儿就又失去了。另外，马植说这城里老鼠特别多，马自然就写了一道符，让人贴在南墙下，用筷子敲着盘子大叫，老鼠就一群一群地走来，走到符下趴伏在那里。马自然就呼叫老鼠。有一只大的

走近台阶前面来，马自然说：“你们是毛虫一类的小动物，天给你们粮食吃，怎么能穿墙打洞，昼夜打扰马相公呢？暂且以慈悲为怀，不想全杀掉你们，你们应该立即一起离开这里！”大老鼠就退了回去。群鼠都走上前来，好像来叩拜谢罪。于是，不计其数的老鼠站成队出东门而去。从此以后，城里再没有老鼠了。后来马自然到越州游览，经过洞岩禅院，三百名和尚正在吃饭。马自然和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一块来的，和尚们见了马自然，傲慢不敬地单腿跪在那里吃饭，没有一个相让的，只给饭吃。马自然不吃，他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快吃完离开。这时候和尚们还没有吃完。他就走出门来，又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快走。三人来到诸暨县南的客栈，大约离开禅院已经七十多里。深夜，听到有人找道士的声音，主人急忙答应：“这里有三个道士。”外面的人很高兴，向主人请求，要见一见三位道士。等到进屋一看，原来是两个和尚。两个和尚只顾礼拜哀告说：“禅院的和尚不认识道士，昨天没有好好迎接，以致遭到了谴责，三百个和尚到现在还下不了床。我们两个是主事，当时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，所以能来。”两个和尚坚决请求把那些和尚放了，马自然只睡觉不回答。王知微、王延叟只是笑。和尚更加哀求。马自然说：“以后不要有轻慢待人的念头。你二人回去，一进门那些和尚就能下地了。”两个和尚回去，果然像马自然说的那样。马自然第二天又往南走，当时正是春天，看到一家有好菘菜，他向人家要人家没给他，还对他说了些不好听的话。马自然就让王延叟取来纸笔。王知微就说：“跟人家要菜人家不给，实在没有责备人家的道理。况且咱们身处道

门，哪能用这样的办法！”马自然笑着说：“我不是要责备他们，开个小玩笑罢了。”于是王延叟交给他纸笔，他画了一只白鹭，用水一喷，白鹭就飞进菜畦里啄菜。菜园主人把白鹭赶走，它又多次飞回来。马自然又画了一只小狗，小狗追着追赶捉拿那白鹭，共同践踏那些菜，一时间全都践踏碎了才停止。那菜主见道士们嘻笑，又是曾经来要过菜的，担心他们还有别的道术，就走过来哀求。马自然说：“不是要菜，故意开玩笑罢了。”于是他就呼叫那白鹭和小狗。白鹭和小狗都投入他的怀中。再看那菜，完全和原来一样，一点也没有损坏。后来他们又向南游历霍桐山，走进长溪县界内，夜里到旅店里投宿。房间少，旅客多，店主人开玩笑说没地方住了，如果道士能在墙上睡，就可以容纳。天已迫近日暮，王知微、王延叟急于住宿，马自然说：“只要你们能住下就行。”而马自然跳到梁上去，把一只脚挂在梁上，倒挂着睡。恰巧店主人夜里起来，用烛光照见了。店主人非常惊奇。马自然说：“在梁上我都能睡，在墙上睡又有什么难的！”说着，他走进墙壁里，老半天不出来。店主人立即下拜道歉，把王知微和王延叟请进来安置在安静干净的地方睡下。等到天亮，店主人舍不得离开他们。马自然忽然不知哪儿去了，王知微、王延叟往前走了几里，一寻找，他已经等在路边了。他们从霍桐回到永康县东天宝观住下。观中有一棵大枯松，马自然指着枯松说：“这棵松已经三千多年，很快就要变成石头。”后来，这棵松树果然变成石头。忽然来了一阵大风和雷电，把石头震倒在山侧，摔成几截。赶上阳发从广州节度使改任婺州，阳发很好奇，就运回郡守府第里两截，还有两截弄到了



龙兴寺的九松院，各都有六七尺高，直径三尺多。那石头像松树皮那样布有鳞皱，至今还在那里。有的病人来求马自然治病，马自然没有药，只用竹拐杖击打痛处。腹内和身上的各种病，用竹子拐杖指着，用口吹拐杖的一头，拐杖发出雷鸣般的响声，病便治好了。有患腰脚陀曲的，拄着拐杖来求他，他也是用竹拐杖击打。然后，让人家放下拐杖，当时便把腰脚伸展开来。时常有人送财物给马自然，他总是推让，不肯接受。如果硬给他，他就把这些财物再散发给穷人。他所游历过的地方，或者是宫观，或者是岩洞，他题了许多诗句。他的《登杭州秦望山》诗说：“太乙初分何处寻，空留历数变人心。九天日月移朝暮，万里山川换古今。风动水光吞远峤，雨添岚气没高林。秦皇谩作驱山计，沧海茫茫转更深。”后来马自然又回故乡探望他的哥哥，恰巧哥哥出门不在家，嫂子和侄儿见他回来很高兴。他说：“我和哥哥共有这个宅院，我回来是要把我的想法说明白，我只喜欢东园而已。”嫂子奇怪地说：“你离家这么久，回来还没见到你哥的面，怎么就说分家的事？骨肉亲情是一定不会忍心这样做的。”他在家住了三天，嫂子和侄儿都对他只喝酒不吃饭感到惊讶。等哥哥不回来，到了晚上他就突然死了。第二天，哥哥回来了，问他是如何死的，嫂子便详细地告诉了哥哥。哥哥又感动又悲痛，就说：“弟弟学道多年，回来不是要分宅子，是回来假托死在我面前，来断绝我对他的思念罢了！”于是就把马自然的尸体装进棺材。那天晚上，棺材忽然有声，全家人都感到惊异，就连夜在园中挖了墓穴把他埋葬了。当时是大中十年。第二年，东川向皇帝奏报说，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，大白天上升成



仙。马自然在东川对人说：“我是盐官人。”皇上下令让浙西道的杭州府调查这件事情。杭州府派人挖开马自然的坟墓，打开棺材一看，棺材里竟然只有一根竹枝而已。

## 张巨君

张巨君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时有许季山，得病不愈，清斋祭泰山请命，昼夜祈诉。忽有神人来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？何事苦告幽冥？天使我来问汝，可以实对。”季山曰：“仆是东南平舆许季山，抱病三年，不知罪之所在，故到灵山，请决死生。”神人曰：“我是仙人张巨君，吾有《易》道，可以知汝祸祟所从。”季山因再拜请曰：“幸神仙迂降，愿垂告示。”巨君为筮卦。遇震之恒。初九、六二、六三。三爻有变。巨君曰：“汝是无状之人，病安得愈？”季山曰：“愿为发之。”巨君曰：“汝曾将客行，为父报仇，于道杀客，纳空井中，大石盖其上。此人诉天府，以此病谪汝者。”季山曰：“实有此罪。”巨君曰：“何尔耶？”季山曰：“父昔为人所搏，耻蒙此以终身。时与客报之未能，客欲告怨主，所以害之。”巨君曰：“冥理难欺，汝自勤修。吾还山请命。季山渐愈。巨君传季山筮，季山遂善于《易》；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，惜哉！（出《洞仙传》）

不知道张巨君是什么地方人。当时有一个叫许季山的人，得了病治不好，就清心素食祭祀泰山请求指示，不分昼夜地祷告。忽然有一位神人来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事情苦苦地告诉幽冥？天派我来问你，你可以如实地回答。”许季山说：“我是东南平舆的许季山，有病三年了也没治好，不知犯了什么罪，所以来到有神灵的泰山，请求决定我的死活。”神人说：“我是仙人张巨君。我明白《易经》卦理，可以知道你的祸祟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许季山于是连连下拜请求说：“多亏神仙降临，请告诉我好吗？”张巨君为许季山算卦，遇上“震”卦变成“恒”卦，“初九”、“六二”、“六三”三爻符号有变化。张巨君说：“你是一个无理的人，病怎么能好！”许季山说：“请为我说明。”张巨君说：“你曾经和一位客人一块走路，为父报仇，在道上把那客人杀了，扔在井里，井口盖了一块大石头。这个人上天府告了你，天府就用这病来惩罚你。”许季山说：“我确实有这样的罪行。”张巨君说：“为什么这样呢？”许季山说：“我父亲以前被人欺负过，他终身以此为耻辱。当时我要和那客人一块报仇，客人不干，还要告诉我的仇人，所以我就杀了他。”张巨君说：“幽冥间的情理是很难欺骗的，你要自己注意勤奋修炼，我回去替你求情。”许季山的病渐渐好了。张巨君把卜筮的技艺传给许季山，许季山于是便懂得《易经》，只是没有学到张巨君度世成仙的秘方，可惜啊！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

裴氏子 崔炜

### 裴氏子

唐开元中，长安裴氏子，于延平门外庄居，兄弟三人未仕，以孝义闻，虽贫好施惠。常有一老父过之求浆，衣服颜色稍异。裴子待之甚谨，问其所事。云：“以卖药为业。”问其族。曰：“不必言也。”因是往来憩宿于裴舍，积数年而无倦色。一日谓裴曰：“观君兄弟至窳，而常能恭己不倦于客，君实长者，积德如是，必有大福。吾亦厚君之惠，今为君致少财物，以备数年之储。”裴敬谢之。老父遂命求炭数斤，坎地为炉，炽火。少顷，命取小砖瓦如手指大者数枚，烧之，少顷皆赤，怀中取少药投之，乃生紫烟，食顷变为金矣，约重百两，以授裴子，谓裴曰：“此价倍于常者，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。吾自此去，候君家罄尽，当复来耳。”裴氏兄弟益敬老

父，拜之。因问其居。曰：“后当相示焉，诀别而去。”裴氏乃货其金而积粮。明年遇水旱，独免其灾。后三年，老父复至，又烧金以遗之。裴氏兄弟一人愿从学。老父遂将西去，数里至大白山西岩下，一大盘石，左有石壁。老父以杖叩之，须臾开。乃一洞天。有黄冠及小童迎接。老父引裴生入洞。初觉暗黑，渐即明朗，乃见城郭人物，内有宫阙堂殿，如世之寺观焉。道士玉童仙女无数，相迎入，盛歌乐。诸道士或琴棋讽诵言论。老父引裴氏礼谒，谓诸人曰：“此城中主人也。”遂留一宿，食以胡麻饭、麟脯、仙酒。裴告归。相与诀别。老父复送出洞，遗以金宝遣之。谓裴曰：“君今未合久住，且归。后二十年，天下当乱。此是太白左掩洞，君至此时，可还来此，吾当迎接。裴子拜别。比至安史乱，裴氏全家而去，隐于洞中数年。居处仙境，咸受道术。乱定复出。兄弟数人，皆至大官；一家良贱，亦蒙寿考焉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唐朝开元年间，长安有一个姓裴的，在延平门外居住。他兄弟三人没有做官，因为孝顺老人为人仁义而远近闻名。他家虽然贫困，但是喜欢施舍。有一回一个老头路过他家要水喝。这老头的衣服、面色与常人略有不同。姓裴的对他很恭敬，很周到。姓裴的问老人是干什么的，老人说自己以卖药为业。他又问老人的家族如何，老人说不必讲了。因此，这位老人来来往往经常住在裴家，好几年之后裴家也没有厌烦的表示。有一天，老人对姓裴的说：“我见你家里极其贫困简陋，而对客人能长期不疲倦地恭敬、照顾，你实在是一位长

者。你积德如此，一定会有大福的。我也受到你很多恩惠，现在给你弄一点财物来，用来作为今后几年的储备。”姓裴的表示感谢。老头于是让人找来几斤炭，在地上挖了个坑当炉灶，点上火。不一会儿，又让人拿来几块手指大小的砖瓦，放在火里烧。片刻之间全都烧红。老人从怀里取出一点药来扔到里边，火上冒出来一股紫烟，一顿饭的时间砖块就变成金子了。金子的重量大约有一百两，老人全给了姓裴的。老人说：“这些金子的价格，是一般金子的一倍，估计够你家花用三年了。我现在要离开这里，等到你家的金子用光了，我再来。”姓裴的兄弟们更加敬重老人。他们拜他，问他住在哪里。老人说：“以后我会让你们知道的。”说完，老人就告别而去。姓裴的就卖了黄金，买了许多粮食积存起来。第二年遇上水灾旱灾，只有他家没受到饥饿。三年后，老头又来了，又烧了些金子送给他们。裴氏兄弟中有一个愿意跟着老头学道，老头就领着他往西去了。走了几里，来到太白山的西岩下。这里有一块大磐石，右边有石壁，老头用拐杖敲了敲。磐石立刻就移开了，原来这是一个洞口，有道士和小童出来迎接。老头领姓裴的走进洞中，一开始觉得黑暗，渐渐地变得明亮，就看到了城郭和人物。这里面有殿堂宫阙，和人世间的寺观差不多。这里边的道士、玉童、仙女，不计其数。姓裴的被迎了进去，歌声乐声大作，道士们有的弹琴，有的下棋，有的读书，有的谈论。老头领着姓裴的见礼，对人们说：“这是长安城中的主人。”于是就留姓裴的住了一宿，拿胡麻饭给他吃，拿麟脯给他吃，还给他酒喝。姓裴的要回家，大家和他告别。老头把他送出洞来，送给他一些金银珠宝让他上路，对他说：

“你现在不应该久住，暂且回去，二十年之后，天下将会大乱，这是长白山左掩洞，你到了那个时候，可以自来这里，我会迎接你的。”姓裴的拜谢告别。等到了安史之乱，姓裴的全家都去了，隐居在洞中好几年。住在仙境中，全都学到了道术。叛乱平定之后，他们又出来居住，兄弟几人都做了大官。这一家人，不管主人与仆人，全都得到长寿。

## 崔 炜

贞元中，有崔炜者，故监察向之子也。向有诗名于人间，终于南海从事。炜居南海，意豁然也，不事家产，多尚豪侠。不数年，财业殫尽，多栖止佛舍。时中元日，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，集百戏于开元寺。炜因窥之，见乞食老姬，因蹶而覆人之酒瓮。当垆者殴之。计其直仅一缗耳，炜怜之，脱衣为偿其所直。姬不谢而去。异日又来告炜曰：“谢子为脱吾难。吾善灸赘疣。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，每遇疣赘，只一炷耳，不独愈苦，兼获美艳。炜笑而受之。姬倏亦不见。后数日，因游海光寺。遇老僧赘于耳。炜因出艾试灸之，而如其说。僧感之甚，谓炜曰：“贫道无以奉酬。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。此山下有一任翁者，藏镪巨万，亦有斯疾，君子能疗之，当有厚报。请为书导之。”炜曰：“然。”任翁一闻喜跃，礼请甚谨。炜因出艾，一爇而愈。任翁告炜曰：“谢君子痊我所苦，无以厚酬，有钱十万奉子。幸从容，无草草而去。”

炜因留彼。炜善丝竹之妙，闻主人堂前弹琴声，诘家童。对曰：“主人之爱女也。”因请其琴而弹之。女潜听而有意焉。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，每三岁必杀一人飧之。时已逼矣，求人不得。任翁俄负心，召其子计之曰：“门下客既不来，（明抄本无“不来”二字。）无血属，可以为飧。吾闻大恩尚不报，况愈小疾耳。”遂令具神馔。夜将半，拟杀炜，已潜扃炜所处之室，而炜莫觉。女密知之，潜持刃于窗隙间，告炜曰：“吾家事鬼，今夜当杀汝而祭之。汝可持此破窗遁去；不然者，少顷死矣。此刃亦望持去，无相累也。”炜恐悸汗流，挥刃携艾，断窗棂跃出，拔键而走。任翁俄觉，率家童十余辈，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，几及之。炜因迷道，失足坠于大枯井中。追者失踪而返。炜虽坠井，为槁叶所藉而无伤。及晓视之，乃一巨穴，深百余丈，无计可出。四旁嵌空宛转，可容千人。中有一白蛇盘屈，可长数丈。前有石臼，岩上有物滴下，如饴蜜，注臼中，蛇就饮之。炜察蛇有异，乃叩首祝之曰：“龙王，某不幸，坠于此，愿王悯之，幸不相害。因饮其余，亦不饥渴。细视蛇之唇吻，亦有疣焉。炜感蛇之见悯，欲为灸之，奈无从得火。既久，有遥火飘入于穴。炜乃燃艾，启蛇而灸之，是贄应手坠地。蛇之饮食久妨碍，及去，颇以为便，遂吐径寸珠酬炜。炜不受而启蛇曰：“龙王能施云雨，阴阳莫测，神变由心，行藏在己，必能有道，拯援沉沦，倘赐挈维，得还人世，则死生感激，铭在肌肤，但得一归，不愿怀宝。”蛇遂咽珠，蜿蜒将有所适。炜遂载拜，跨蛇而去，不由穴口，只于洞中行，可数十里。其中幽暗若漆，但蛇之光烛两壁。时见绘画古丈夫，咸有冠带。最后触一石门，门有金兽啣环，洞

然明朗。蛇低首不进，而卸下炜。炜将谓已达人世矣。入户，但见一室，空阔可百余步，穴之四壁，皆镌为房室，当中有锦绣帟帐数间，垂金泥紫，更饰以珠翠，炫晃如明星之连缀。帐前有金炉，炉上有蛟龙鸾凤、龟蛇鸾雀，皆张口喷出香烟，芳芬翳翳。傍有小池，砌以金壁，贮以水银凫鹭之类，皆琢以琼瑶而泛之。四壁有床，咸饰以犀象，上有琴瑟笙篁、鼗鼓祝敌，不可胜记。炜细视，手泽尚新。炜乃恍然，莫测是何洞府也。良久，取琴试弹之，四壁户牖咸启，有小青衣出而笑曰：“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。”遂却走入。须臾，有四女，皆古环髻，曳霓裳之衣。谓炜曰：“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？”炜乃舍琴再拜。女亦酬拜。炜曰：“既是皇帝玄宫，皇帝何在？”曰：“暂赴祝融宴尔。”遂命炜就榻鼓琴。炜乃弹胡笳。女曰：“何曲也？”曰：“胡笳也。”曰：“何为胡笳？吾不晓也。”炜曰：“汉蔡文姬，即中郎邕之女也，没于胡中，及归，感胡中故事，因抚琴而成斯弄，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韵。”女皆怡然曰：“大是新曲。”遂命酌醴传觞。炜乃叩首，求归之意颇切。女曰：“崔子既来，皆是宿分，何必匆遽，幸且淹驻。羊城使者少倾当来，可以随往。”谓崔子曰：“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，便可相见。”崔子莫测端倪，不敢应答。遂命侍女召田夫人。夫人不肯至，曰：“未奉皇帝诏，不敢见崔家郎也。”再命不至。谓炜曰：“田夫人淑德美丽，世无侔匹。愿君子善奉之，亦宿业耳。夫人即齐王女也。”崔子曰：“齐王何人也？”女曰：“王讳横，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。”逡巡，有日影入照坐中。炜因举首，上见一穴，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。四女曰：“羊城使者至矣。”遂有一白羊，自空冉冉而下，



须臾至座。背有一丈夫，衣冠俨然，执大笔，兼封一青竹筒，上有篆字，进于香几上。四女命侍女读之曰：“广州刺史徐绅死，安南都护赵昌充替。”女酌醴饮使者曰：“崔子欲归番禺，愿为挈往。”使者唱喏，回谓炜曰：“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缙宇，以相酬劳。”炜但唯唯。四女曰：“皇帝有敕，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，将往至彼，当有胡人具十万緡而易之。”遂命侍女开玉函，取珠授炜。炜载拜捧受。谓四女曰：“炜不曾朝谒皇帝，又非亲族，何遽赐遗如是？”女曰：“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，感悟徐绅，遂见修缙。皇帝媿之，亦有诗继和。赉珠之意，已露诗中，不假仆说，郎君岂不晓耶？”炜曰：“不识皇帝何诗。”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：“千岁荒台隳路隅，一烦太守重椒涂。感君拂拭意何极，报尔美妇与明珠。”炜曰：“皇帝原何姓字？”女曰：“已后当自知耳。”女谓炜曰：“中元日，须具美酒丰饌于广州蒲涧寺静室，吾辈当送田夫人往。”炜遂再拜告去，欲躡使者之羊背。女曰：“知有鲍姑艾，可留少许。”炜但留艾，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，遂留之。瞬息而出穴，履于平地。遂失使者与羊所在。望星汉，时已五更矣。俄闻蒲涧寺钟声，遂抵寺。僧人以早糜见饷，遂归广州。崔子先有舍税居，至日往舍询之，曰：“已三年矣。”主人谓崔炜曰：“子何所适，而三秋不返？”炜不实告。开其户，尘榻俨然。颇怀凄怆。问刺史，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。乃抵波斯邸，潜鬻是珠。有老胡人一见，遂匍匐礼手曰：“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；不然者，不合得斯宝。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。崔子乃具实告，方知皇帝是赵佗，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。遂具十万緡易之。崔子请胡人曰：“何以辨之？”曰：“我

大食国宝阳燧珠也。昔汉初，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，盗归番禺，今仅千载矣。我国有能玄象者，言来岁国宝当归。故我王召我，具大舶重资，抵番禺而搜索。今日果有所获矣。遂出玉液而洗之，光鉴一室。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。炜得金，遂具家产；然访羊城使者，竟无影响。后有事于城隍庙，忽见神像有类使者，又睹神笔上有细字，乃侍女所题也。方具酒脯而奠之，兼重粉绩，及广其宇。是知羊城即广州城。庙有五羊焉，又徵任翁之室，则村老云：“南越尉任嚣之墓耳。”又登越王殿台，睹先人诗云：越井冈头松柏老，越王台上生秋草。古墓多年无子孙，野人踏践成官道。”兼越王继和诗，踪迹颇异，乃询主者。主者曰：“徐大夫绅因登此台，感崔侍御诗，故重粉饰台殿，所以焕赫耳。”后将及中元日，遂丰洁香饌甘醴，留蒲涧寺僧室。夜将半，果四女伴田夫人至，容仪艳逸，言旨雅澹。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，将晓告去。崔子遂再拜讫，致书达于越王，卑辞厚礼，敬荷而已。遂与夫人归室。炜诘夫人曰：“既是齐王女，何以配南越人？”夫人曰：“某国破家亡，遭越王所虏为嫔御。王崩，因以为殉。乃不知今是几时也。看烹郈生，如昨日耳。每忆故事，辄一潸然。”炜问曰：“四女何人？”曰：“其二瓯越王摇所献，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，俱为殉者。”又问曰：“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。”曰：“鲍靓女，葛洪妻也。多行灸于南海。”炜方叹骇昔日之姬耳。又曰：“呼蛇为玉京子何也？”曰：“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，故号之玉京子。”炜因在穴饮龙余沫，肌肤少嫩，筋力轻健。后居南海十余载，遂散金破产，栖心道门，乃挈室往罗浮，访鲍姑。后竟不知所适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唐德宗贞元年间，有一个叫崔炜的人，是以前的监察史崔向的儿子。崔向是个诗人，在世间挺有名气，死在南海从事的任上。崔炜住在南海，性情豁达，不管理家产，很崇尚豪士侠客。不几年，他家的财产全都用光，经常住在寺庙里。当时正是七月十五日，番禺县人大多都在庙里陈设珍肴异味，在开元寺中同时集中许多人唱戏。崔炜于是就去看热闹。他看到一位要饭的老太太，因为跌倒，碰倒了人家的酒缸。卖酒的打老太太。计算一下酒的价钱，仅仅一千钱而已。崔炜可怜那老太太，脱下衣服作价来替老太太赔还了。老太太没有表示感谢就走了。另一天老太太来告诉崔炜说：“感谢你替我摆脱困难处境。我善于灸治肿瘤。现在我有一些越井冈的艾蒿送给你，每次遇上长肿瘤的人，只用象灯心那么粗一小缕就可以治好。不光能给人治好病痛，还能使你得到美女为妻。”崔炜笑着接了过来。老太太忽然就不见了。几天后，因为到海光寺游览，遇见一位老和尚耳朵上长了一个瘤，崔炜就拿出艾蒿来试着给他灸治。就象老太太说的那样，只用了很少一点艾蒿就治好了。老和尚非常感激，对崔炜说：“贫僧没有什么酬谢你，只能念经求神仙保佑你多福了。这山下有一个姓任的老头，家里非常有钱，他也有这种病。你要能给他治好，一定能有厚报，请让我写封信给你推荐一下。”崔炜说：“好。”姓任的老头一听说崔炜是来给他治病的，乐得直蹦高儿，对崔炜非常恭敬谨慎。崔炜就拿出艾蒿来，一点火就治好了。姓任的老头对崔炜说：“感谢你治好了我的病痛，

没有什么优厚的酬谢，只有十万钱送给你，请从从容容地玩玩，不要急急忙忙地离去。”崔炜于是就留在那里。崔炜善长音乐，听到主人的堂前有弹琴的声音，就问家童这是谁弹的。家童说是主人的女儿弹的。于是崔炜就把她的琴借来弹奏一番。那女子暗暗听了崔炜的琴声，就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。当时任老头家里供奉着一个叫独脚神的鬼，每隔三年，必须杀一个人给这个鬼上供。时间已经迫近了，却还没找到一个可以杀的人。姓任的老头突然负了心，叫来他的儿子核计道：“门下这位客人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可以杀他给鬼吃。我听说大恩都可以不报，何况他只给我治好了一点小病。”于是任老头下令给鬼准备饭食。快到半夜的时候，打算杀掉崔炜，任老头暗中把崔炜那屋的门锁了，而崔炜并没发觉。任老头的儿女暗中得知此事，悄悄地拿一把刀从窗缝递给崔炜说：“我家供奉着一个鬼，今夜会杀你祭鬼的，你可以用这把刀打开窗子逃跑。不然，一会你就死了。这把刀你也拿走，不要连累了我。”崔炜吓了一身冷汗，挥动着刀，带着艾蒿，砍断了窗棂跳了出去，拔开门闩就跑了。任老头很快就发觉了，率领着十几个家僮拿着刀枪举着火把追出六七里，差不远就要追上的时候，崔炜因为迷失道路，一失脚掉进一口大枯井中。追赶的人因为找不到崔炜的踪迹，就回去了。崔炜虽然掉到井里，但是掉在干树叶上，没有受伤。等到天亮一看，是一个深坑，一百多丈深，没法出去。坑的四边空陷曲折，能装下一千人。有一条几丈长的白蛇盘屈在那里。前边有一个石臼，岩石上有一种象糖稀和蜂蜜的东西滴下来，流进臼中。那蛇就把这些东西喝掉。崔炜见那蛇与众不同，就叩头祷告说：

“龙王，我很不幸，掉到这里边来了，希望龙王可怜可怜我，不要害我。”于是他喝掉蛇喝剩下的那些，也就不觉得饥渴了。他仔细看那蛇的嘴唇上，也长了一个肿瘤。崔炜感激蛇可怜他，想要为它灸治，怎奈没地方弄火。过了一会儿，远处有火飘到洞里来。崔炜就用这火点燃了艾蒿，开始给蛇灸治。那肿瘤应手掉到地上。蛇的饮食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这肿瘤的妨碍，等到除去，饮食就方便多了。于是蛇就吐出一颗直径一寸的大珍珠酬谢崔炜。崔炜没有接受，他对蛇说：“龙王能呼风唤雨，天阴天晴别人没法猜测。神色的变化由内心决定，行藏动静全由自己说了算。你一定能有办法援救危难之人。如果能救我回到人世，我就永生难忘，铭刻在肌肤上。只求能回去，不想要珠宝。”蛇就把珍珠咽下去，蠕动身子，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。崔炜就拜了拜，跨到蛇身上随它而去。没有经过洞口，只在洞中行走，走了几十里。洞里头漆黑一片，只有蛇身上的光亮照亮两壁。当时能看清墙壁上画着一位古代男子，帽子和衣带全都有。最后触到一个石门，门上有金兽咬着的门环，打开门之后很明亮。蛇低着头不进去，它把崔炜卸了下来。崔炜以为到达人世了，就走进门去。他看到一间屋，很空阔，有一百多步宽。洞的四壁，都凿刻成一间一间的屋子，正中间的几间里有锦绣的帷帐，垂挂着金色的东西，紫色的墙壁，还用珠翠装饰着，闪闪烁烁的，就象许多明亮的星星穿连在一起。帐前有一个香炉，香炉上有龙、凤、龟、蛇、鸟雀等形象，都张着口喷出香烟来，芳香浓郁。旁边有一个小水池，池壁是用金子砌的，池里装的是水银和野鸭鸥鸟什么的。野鸭和鸥鸟都是用美玉雕成浮在水银上的。四

壁下有床，都饰有犀角象牙。床上有琴瑟笙管鼗鼓祝敌等不可胜数的乐器。崔炜仔细一看，乐器上的手印还是新的。崔炜这才恍然大悟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仙人的洞府。过了好长一会儿，他拿过琴来试着弹奏，四壁的窗户全都打开了。有一位小婢女走出来笑着说：“玉京子已经把崔家郎君送来了！”于是她就跑了回去。一会儿，有四位女子，全都梳着古人那样的环髻，拖着霓裳那样的衣服，来对崔炜说：“为什么崔公子擅自来到皇帝玄宫呢？”崔炜放下琴连连下拜。四位女子也还拜。崔炜说：“既然是皇帝的玄宫，皇帝在哪？”女子回答说：“皇帝参加祝融的婚礼去了。”于是她们让崔炜坐在床上弹琴，崔炜就弹了一曲《胡笳》。女子问：“这是什么曲子？”崔炜说：“这是《胡笳》。”女子说：“什么是《胡笳》？我们不懂。”崔炜说：“汉朝时，中郎将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在胡地，等到回来，她感叹自己在胡地的故事，就弹琴奏出了这支曲子，象胡地吹笳那种哀怨幽咽的声音。”四女子都高兴地说：“这确实是一支新曲子。”于是就让人摆下酒菜开始喝酒。崔炜就叩头，恳切地要求回家。女子说：“崔公子既然来了，这都是前定的缘分，何必这么匆忙！请暂且少住几天，羊城使者不久就能来，你可以跟着他回去。”又对崔炜说：“皇帝已许田夫人作你的妻子，你这就可以见她。”崔炜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不敢答应。于是就让侍女把田夫人找来。田夫人不肯来，说：“没有得到皇帝的诏令，不敢见崔家郎君。”第二次让她来她也没来，四位女子便对崔炜说：“田夫人又善良又美丽，举世无双，希望你好好待她。这也是前世定的。田夫人就是齐王的女儿。”崔炜说：“齐王是什么人？”女子说：“齐王叫田横，

以前汉朝初年灭掉齐国他住到海岛上去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有日光照到座位中来，崔炜就抬头一看，见上边有一孔穴，隐隐约约能看见人间的天空了。四女子说：“羊城使者来了。”于是有一头白羊，从空中慢慢地下来，一会儿就来到座间。羊背上有一位男子。这男子的衣服帽子很整齐。他拿着一支大笔，还有一封青色竹筒，上面写着篆字。他把竹筒放到香几上。四女子让一位侍女读那竹筒：“广州刺史徐绅死，安南都护赵昌接替。”女子一边给使者斟酒一边说：“崔公子要回番禺县，请你给带回去。”使者大声答应下来。女子又回头对崔炜说：“改日你要替使者更换衣服屋宇，用来酬谢他。”崔炜只是一个劲地答应。四女子说：“皇帝有诏令，让把国宝阳燧珠给你。你拿到那里之后，能有一个胡人拿十万缗钱买它。”于是让一位侍女打开一个玉匣，取出一颗珍珠交给崔炜。崔炜拜谢之后捧接过来。他对四女子说：“我不曾拜见过皇帝，又不是皇帝的亲属，为什么要赠给我如此贵重的礼物？”女子说：“你的先人在越台上留有诗篇，那诗篇感悟了徐绅，徐绅就修缮了越台。皇帝感动，也写了相和的诗。赠给你珠子的意思，已显露在诗里。我们不告诉，你难道就不知道吗？”崔炜说：“不知道皇帝写的是什么诗？”女子让一位侍女在羊城使者的笔管上书题道：“千岁荒台隳路隅，一烦太守重椒涂。感君拂拭意何极，报尔美妇与明珠。”崔炜说：“皇帝本来叫什么？”女子说：“以后自然会知道的。”女子对崔炜说：“七月十五日，你要在广州蒲涧寺僻静的屋子里，准备美酒和丰足的饭菜，我们将把田夫人送去。”崔炜就连连下拜告别。他刚想要骑到羊背上，女子说：“知道你有鲍姑的艾蒿，可以留



下一点。”崔炜留下一些艾蒿，却不知鲍姑是何人。瞬息之间就出了洞穴。两脚刚踩到平地上，使者和羊就不见了。望星空河汉，这时已经是五更天了。立刻听到蒲涧寺的钟声，他就来到寺中，寺里的和尚把早晨的粥食给他吃了，于是他回到了广州。崔炜以前租了一所房子住，到家的这天他去打听，人家告诉他，他已经离家三年了。主人对崔炜说：“你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三年不回来？”崔炜没有实说。打开门一看，积满灰尘的床榻还是老样子。他心里很悲怆。他打听刺史的情况，果然是徐绅死了，由赵昌接替了。于是崔炜来到波斯客栈，偷偷地卖那颗珍珠。有一位老胡人一见了这颗珠子，立刻就匍匐在地上行礼说：“你显然是进入南越王赵佗的墓中又出来的，不然，你不该得到这一宝贝。”因为赵佗是用这颗珍珠陪葬的。崔炜就如实地告诉了他，这才知道皇帝是赵佗，因为赵佗也曾经被称为南越武帝。于是老胡人用十万缗钱把珍珠买了去。崔炜问胡人道：“你根据什么认出它的？”胡人说：“这是我大食国的国宝阳燧珠。以前在汉朝初年，赵佗派一个有异才的人登山航海，把这颗珠子偷到番禺县来，到现在已有一千年。我国有一个懂得天象的人说，来年国宝应当回归，所以我国国王把我找去，给我准备大船和大量资金，让我到番禺来搜索此宝。今天果然得到了。”于是老胡人拿出玉液来把珍珠洗了洗，光照满屋。胡人立即开船回大食国去了。崔炜得到钱，就置备了家产。然而他寻访羊城使者却没有消息。后来他有事来到城隍庙，忽然发现有一个神像很像羊城使者，又见那神笔上有小字，原来是侍女题的，他这才准备了酒肉来祭奠。他又重新装修和粉饰了神像，扩建了庙宇。这才知



道羊城就是广州城，庙里有五只羊。崔炜又寻找姓任的老头住在哪里，村里的老人告诉他说，他所找的，只不过是南越尉任嚣的坟墓罢了。他又登上越王的殿台，看先人的诗。诗是这样的：“越井冈头松柏老，越王台上生秋草。古墓多年无子孙，野人踏践成官道。”又有越王的和诗，字迹很怪。他就向主管的人打听。主管的人说：“徐绅大夫因为登上此台，被崔侍御的诗感动，所以重新粉饰了台殿，使台殿焕然一新。后来要到七月十五了，崔炜就准备了丰厚的又干净又香甜的饭食和美酒，留住蒲涧寺的僧室里。将到半夜的时候，果然四位女子伴着田夫人来了。田夫人容色美艳，言谈文雅。四女子和崔炜饮酒说笑，天将亮时才告别。崔炜于是再拜谢之后，给越王写了信，言辞很谦虚，礼物很丰厚，表示尊敬而已。于是就和田夫人回到屋里。崔炜问田夫人说：“你既然是齐王的女儿，为什么要嫁给南越人？”夫人说：“我国破家亡，被越王掳去做了嫔妃。越王死了，就用我殉葬了。我竟然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。想田广烹杀郈食其的情景，就像发生在昨天。每次想起往事，就泪流满面。”崔炜问道：“那四位女子都是谁？”夫人说：“有两个是瓯越王摇献来的，另两人是闽越王无诸献来的，都是殉葬的。”崔炜又问道：“以前四女子说的那位鲍姑是谁？”夫人说：“是鲍靓女，也就是葛洪的妻子。她在南海做了许多灸治病人的事。”崔炜这才惊叹昔日那个老太太。他又问：“为什么叫蛇是玉京子？”夫人说：“以前安期生经常骑着这条龙去朝见玉京，所以叫它玉京子。”崔炜因为在洞中喝过龙的余沫，肌肤显得年轻细嫩，身体轻健有力，后来他在南海住了十几年，就散放金银破了家产，专

心修道，竟带着妻室到罗浮山去寻访鲍姑。后来不知他究竟到哪儿去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

成真人 柏叶仙人 齐映  
王四郎 韦丹 冯大亮

### 成真人

成真人者，不知其名，亦不知所自。唐开元末，有中使自岭外回，谒金天庙，奠祝既毕，戏问巫曰：“大王在否？”对曰：“不在。”中使讶其所答，乃诘之曰：“大王何往而云不在？”巫曰：“关外三十里迎成真人耳。”中使遽令人于关候之。有一道士，弊衣负布囊，自关外来。问之姓成，延于传舍，问以所习，皆不对。以驿骑载之到京，馆于私第，密以其事奏焉。玄宗大异之，召入内殿，馆于蓬莱院，诏问道术及所修之事，皆拱默不能对，沉真朴略而已。半岁余，恳求归山。既无所访问，亦听其所适，自内殿挈布囊徐行而去。见者咸笑

焉。所司扫洒其居，改张帷幕，见壁上题曰：“蜀路南行，燕师北至。本拟白日升天，且看黑龙饮渭。”其字刮洗愈明。以事上闻。上默然良久，颇亦追思之。其后禄山起燕，圣驾幸蜀，皆如其讖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有一位成真人，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。唐朝开元年末，有一位中使从岭外回来，到金天庙拜谒，一切奠祝完毕之后，他和巫师开玩笑说：“大王在不在？”巫师说：“不在。”中使对她的回答感到奇怪，就问：“大王到哪去了，你说不在？”巫说：“到关外三十里的地方去迎接成真人了。”中使立刻派人到关前等候。有一个道士，穿着破衣服，背着一个布口袋，从关外走来。一问道人姓成，就把他接进官家的客栈。问他修习的是什么道术，他全都不回答。让他骑着驿站的马来到京城，住进中使自己的宅第里。中使秘密地把道士的事奏明了皇帝。唐玄宗非常惊奇，把道士召入宫内，让他住进蓬莱院。唐玄宗问他有什么道术以及修习方面的事，他全都只拱手不作回答。他这是隐蔽真相，质朴不张扬罢了。半年多之后，他请求回山。既然不能从他那里问出什么，也就任他愿意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吧。他从内殿带着布口袋慢慢地走去，见到的人全都笑他。负责洒扫的人收拾他住过的屋子，挂帷幕的时候，见墙壁上题写道：“沿着蜀路往南走，燕地的军队从北面来。本打算白天就成仙飞去，暂且留下来看看黑龙喝渭水。”那些字经过刮洗更加清楚。把这事奏明皇上，皇上沉默了好久，认真地回忆往事，不

解其意。后来安禄山从燕地起兵，皇帝去了蜀地，全都让道士说中了。

## 柏叶仙人

柏叶仙人田鸾，家居长安。世有冠冕，至鸾家富。而兄弟五六人，皆年未至三十而夭。鸾年二十五，母忧甚，鸾亦自惧。常闻道者有长生术，遂入华山，求问真侣，心愿恳至。至山下数十里，见黄冠自山而出，鸾遂礼谒，祈问隐诀。黄冠举头指柏树示之曰：“此即长生药也，何必深远，但问志何如尔。”鸾遂披寻仙方。云：“侧柏服之久而不已，可以长生。”乃取柏叶曝乾，为末服之，稍节荤味，心志专一，服可至六七十日，未有他益，但觉时时烦热，而服终不辍。至二年余，病热，头目如裂，举身生疮。其母泣曰：“本为延年，今返为药所杀。”而鸾意终不舍，尚服之。至七八年，热疾益甚，其身如火，人不可近，皆闻柏叶气，诸疮溃烂，黄水遍身如胶。母亦意其死。忽自云：“体今小可，须一沐浴。”遂命置一斛温水于室，数人舁卧斛中，自病来十余日不寝，忽若思寝，乃令左右掩户勿惊，遂于斛中寝，三日方悟，呼人起之，身上诸疮，皆已扫去，光彩明白，眉须绀绿，顿觉耳目鲜明。自云：“初寝，梦黄冠数人，持旌节导引，谒上清，遍礼古来列仙，皆相谓曰：‘柏叶仙人来此？’遂授以仙术，勒其名于玉牌金字，藏于上清。”谓曰：“且止于人世修行，后有位次，当

相召也。’复引而归。”鸾自此绝谷，并不思饮食，隐于嵩阳。至贞元中，已年百二十三岁矣，常有少容。忽告门人，无疾而终，颜色不改，盖尸解也。临终异香满室，空中闻音乐声，乃造青都。赴仙约耳。（出《化源记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原化记》）

柏叶仙人名叫田鸾，家住长安。他家世代做官，到有了田鸾的时候，家中很富。田鸾兄弟五六个，全都不到三十岁就早死了。田鸾二十五岁的时候，他母亲非常忧愁，他自己也很害怕。他曾经听说修道的人有长生不老的道术，于是他就进了华山。他打听寻找仙人，心情十分诚恳。走到山下几十里的地方，遇见一位道士从山里来，于是他就上前拜见，向道士打听长生的秘诀。道士抬头指着柏树说：“这就是长生药啊！何必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去！只问你自己意志如何罢了。”田鸾就进一步打听仙药的配方。道士说：“柏叶长期不间断地服用，就能长生。”于是把柏叶晒干，加工成粉末服用，逐渐控制吃鱼肉，心志专一。田鸾服用了六七十天，没有别的效果，只觉得时时烦躁发热。但他坚持服用不间断。到两年多后，他就头痛发烧，全身生疮。他母亲哭泣着说：“本来是为了延寿，现在反倒被药害死了。”但是田鸾坚决不放弃，还是照吃不误。到了七八年，发烧的病更厉害了。他的身上就像着火一般，别人不能接近他。谁都能闻到他身上的一股柏叶的气味。身上的疮全都溃烂，黄水流遍全身，干了像胶一样。母亲也认为他要死了。忽然有一天他自己说：“身体今天像好

一些，要洗个澡。”于是让人在屋里放了一大盆水，几个人把他抬到大盆里。从有病以来，他睡眠很少，现在他忽然想睡，于是就让左右的人把门掩上，不要弄出声响惊扰他，他就泡在盆里睡着了。三天之后他才睡醒，喊人把他扶起来。他身上的那些疮，一扫而光。精神焕发，皮肤白净，眉毛胡须也变得黑中透绿。他突然觉得耳目聪明。他说：“我睡的时候，梦见几个道士拿着旌节带领我去拜谒上清，见到自古以来所有的神仙，他们都互相说：“柏叶仙人到这儿来了！”于是就教给我仙术，把我的名字在玉牌上刻成金字，收藏在上清。他们对我说：你暂且在人世间修行，以后有了位置就叫你来。后来就又领我回来。”田鸾从此不再吃粮食，并不觉得饥渴。他隐居在嵩阳。到贞元年间，他已经一百二十三岁了，还总是很年轻的样子。忽然有一天他告诉门人，没病就死了，脸色没变，大概是尸解了。他临终的时候异香满室，空中有音乐的声音。这是他造访青都，赴神仙的约会去了。

## 齐 映

齐相公映，应进士举，至省访消息。歇礼部南院，遇雨未食，傍徨不知所之，徐步墙下。有一老人，白衣策杖，二小奴从，揖齐公曰：“日已高，公应未餐，某居处不远，能暂往否。”映愧谢，相随至门外。老人曰：“某先去，留一奴引郎君。”跃上白驴如飞。齐公乃行至西市北，入一静坊新宅，

门曲严洁。良久，老人复出。侍婢十余，皆有所执。至中堂坐，华洁侈盛。良久，因铺设于楼，酒馔丰异。逡巡，人报有送钱百千者。老人曰：“此是酒肆所入。某以一丸药作一瓮酒。”及晚请去。老人曰：“郎君有奇表，要作宰相耶？白日上升耶？”齐公思之良久，云：“宰相。”老人笑曰：“明年必及第，此官一定。”赠帛数十疋，云：“慎不得言于人。有暇即一来。”齐公拜谢。自后数往，皆有邮贲。至春果及第。同年见其车服修整，乘醉诘之。不觉尽言。偕二十余人，期约俱诣就谒。老人闻之甚悔。至则以废疾托谢不见，各奉一缣，独召公入，责之曰：“尔何乃轻泄也？比者升仙之事亦得，今不果矣。”公哀谢负罪，出门去。旬日复来，宅已货讫，不知所诣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有一位叫齐映的相公参加了进士考试，到省里打听消息，住在礼部的南院，遇上雨不能出去吃饭，心里犹豫不决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，就慢慢走在墙下。有一位老人，穿白色衣服，拄着拐杖，两个小仆人跟在他身后。老人向齐映作揖说：“日头已经升高，你大概还没吃饭，我家离这不远，你能到我那去吗？”齐映道谢，跟着老人来到门外。老人说：“我先回去，留一个小仆人领着你。”说完，老人骑上一头白驴，飞一样驰去。齐映就走到西市北侧，被领进一所清净的新宅子。宅子的门庭曲折，整齐干净。等了好长时间，老人又走出来，并且有十几位婢女跟随。婢女们的手中都拿着东西。来到中堂落座，见中堂里的摆设华丽洁净，奢侈丰盛。过了一会儿，就



在楼上铺设坐席，摆上丰盛的美酒佳肴。正当这时，有人报告，说有一个人送来一百千钱。老人说：“这是酒肆送来的，我用一丸药给他们做了一坛酒。”到了晚上，齐映请求回去。老人说：“你有奇特的仪表，你是要做宰相呢，还是做神仙呢？”齐映说：“我想做宰相。”老人笑着说：“明年你一定能考中，这个宰相你做定了。”临走时老人赠给他几十匹帛，对他说：“千万不要对别人讲这件事。有空闲就再来一坐。”齐映拜谢老人。后来他又来过几次，每次都有馈赠。等到第二年春天，他果然考中了。他的同辈们见他车子衣服都很修整，趁他喝醉了问他，他不知不觉中全都讲了出来。他和二十多人一块儿，约好一起到老人那里去拜谒。老人听说了非常后悔。齐映领人来到，老人则托病不见他们，各赠他们一疋绢，只把齐映叫了进来，责备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轻易地把事情泄露出去？最近升天做神仙的事也可能获得，现在不行了。”齐映哀痛地谢罪，出门而去。十天后他又来，老人已把房屋卖给别人，不知去到哪里了。

## 王四郎

洛阳尉王琚。有孽侄小名四郎。孩提之岁，其母他适，因随去。自后或十年五年至琚家，而王氏不复录矣。唐元和中，琚因常调，自郑入京，道出东都，方过天津桥。四郎忽于马前跪拜，布衣草履，形貌山野。琚不识。因自言其名。琚哀

愍久之。乃曰：“叔今赴选，费用固多，少物奉献，以助其费。”即于怀中出金，可五两许，色如鸡冠。因曰：“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。到京，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，当得二百千。”琚异之，即谓曰：“尔顷在何处？今复何适？”对曰：“向居王屋山下洞，今将往峨嵋山。知叔到此，故候拜觐。”琚又曰：“尔今停泊在何处？”对曰：“中桥逆旅席氏之家。”时方小雨，会琚不赍雨衣，遽去曰：“吾即至尔居。”四郎又拜曰：“行李有期，恐不获祇候。”琚迳归，易服而往，则已行矣。因询之席氏。乃曰：“妻妾四五人，皆有殊色；至于衣服鞍马，华侈非常。其王处士肩舆先行，云往剑南。”琚私奇之，然未信也。及至上都，时物翔贵，财用颇乏。因谓家奴吉儿曰：“尔将四郎所留者一访之。”果有张蓬子。乃出金示之。蓬子惊喜，捧而叩颡曰：“何从得此？所要几緡？”吉儿即曰：“二百千耳。”蓬子遂置酒食，宴吉儿，即依请而付。又曰：“若更有，可以再来。”吉儿以钱归。琚大异之。明日自诣蓬子。蓬子曰：“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。西域商胡，专此伺买，且无定价，但四郎本约多少耳，逾则不必受也。”琚遂更不取焉。自后留心访问，冀一会遇。终不复见之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洛阳县尉王琚，有个妾生的侄子，小名叫四郎。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他母亲改嫁他人，他就随母亲一块去了。从此以后，王四郎或者十年或者五年到王琚家来一趟，王氏家族就不再把他看作本家成员。唐朝元和年间，王琚因为工作变动，从郑州到京城，从东都走出来，刚过了天津桥，王四郎

忽然在马前跪拜，穿着布衣草鞋，一副山野人的样子。王琚不认识他，于是他自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王琚哀叹怜悯了半天。王四郎便说：“叔叔现在去赴选，所需费用很多。今献上少许东西做你的花费。”于是他从怀里取出一块金子，大约有五两，颜色象鸡冠。他对王琚说：“这块金子不能和常见的金子一样价钱，到了京城，只要在金市上找到张蓬子交给他，能获得二百千钱。”王琚感到惊异，就对他说：“你最近住在哪里？现在又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王四郎回答说：“以前住在王屋山下的一个洞中，现在要到峨嵋山去。知道叔叔到这里来，所以等在这里拜见。”王琚又说：“你现在住宿在什么地方？”王四郎说：“在中桥姓席的客栈里。”当时正下着小雨，赶上王琚没带雨衣，马上就要离去，说道：“我这就到你住的地方去。”王四郎又拜谢说：“行旅是有期限的，恐怕不能单独等你。”王琚径直回去，换了衣服就来到席氏客栈，而王四郎已经走了。于是王琚就打听席氏，席氏说：“王处士妻妾四五个，都有美色，至于衣服车马，更是华侈非常。那王处士坐着轿子先走了，说是到剑南去。”王琚心里奇怪，但是并没相信。等到了上都，当时物价飞涨，费用很缺乏，于是对家仆吉儿说：“你去把四郎留的那块金子拿去打听打听。”一打听，果然有个张蓬子，吉儿就拿出金子来给他看。张蓬子又惊又喜捧着金子点头说：“从哪弄来的？要多少钱？”吉儿就说：“只要二百千而已。”张蓬子就置办酒食，宴请吉儿，并立即如数付了钱。又说：“如果还有，可以再拿来。”吉儿把钱带回来，王琚非常惊奇。第二天他亲自去见张蓬子。张蓬子说：“这是王四郎卖的变化出来的金子。西域的胡商，专门

等着购买，而且没有定价，只由王四郎原本约定多少就是多少，多给他就不一定接受了。”王琚于是再不要了。以后他留心访问，希望再遇见王四郎，但是他终究没有再见到。

## 韦 丹

韦丹大夫及第后，历任西台御史。每常好道，未曾有遇。京国有道者，与丹交游岁久，忽一日谓丹曰：“子好道心坚，大抵骨格不成。某不能尽知其事，可自往徐州问黑老耳。”丹乃求假出，往徐州。经数日，问之。皆云无黑老。召一衙吏问之曰：“此州城有黑老，家在何处？”其吏曰：“此城郭内并无。去此五里瓜园中，有一人姓陈，黑瘦贫寒，为人佣作，赁半间茅屋而住。此州人见其黑瘦，众皆呼为黑老。”韦公曰：“可为某邀取来。”吏人至瓜园中唤之。黑老终不肯来。乃驱迫之至驿。韦公已具公服，在门首祇候。韦公一见，便再拜。黑老曰：“某佣作求食，不知有何罪，今被捉来，愿得生回。又复怖畏惊恐，欲走出门，为吏人等遮拦不放。自辰及酉，韦公礼貌益恭。黑老惊惶转甚。略请上厅，终不能得。至二更来，方上阶，不肯正坐。韦公再拜谘请，叩问不已。至三更，黑老忽然倒卧于床上，鼻息如雷。韦公兢兢床前而立，久，因困极，不觉兼公服亦倒卧在床前地上睡。至五更，黑老起来，以手抚韦公背云：“汝起汝起。汝似好道，吾亦爱之。大抵骨格不成就，且须向人间富贵。待合得时，吾当来迎汝；不然，

恐汝失路耳。初秋日，可再来此，当为汝尽话。”言讫，倏已不见。韦公却归。至立秋前一日晚，至徐州，黑老已辰时死矣。韦公惆怅，埋之而去。自后寂绝。二十年不知信息。韦公官江西观察使，到郡二年，忽一日，有一叟谓閤人曰：“尔报公，可道黑老来也。”公闻之，倒屣相迎。公明日无疾，忽然卒。皆言黑老迎韦公上仙矣。（出《会昌解颐录》）

韦丹大夫进士及第后，做过西台御史。他平常喜欢道术，只是不曾遇到过神仙。京城里有一位修道的，和韦丹交游了一年多，有一天对韦丹说：“你喜欢道术的意志很坚定，大概是骨骼不行。我不能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可以自己到徐州去问一问黑老。”韦丹就请假出来，来到徐州。经过几天，问谁谁都说没有黑老。他找来一位衙吏问道：“这个州城里有一个叫黑老的人，他家住在哪？”那个衙吏说：“这个城郭当中却没有。离这五里的瓜园，有一个人姓陈。这个人黑瘦，很穷，给人做工，租了半间草房居住。这个州里的人见他又黑又瘦，大家都叫他黑老。韦丹说：“你替我把他找来。”衙吏到瓜园叫黑老，黑老始终不肯来，衙吏就硬把他弄到驿站。韦丹已穿好官服，在门口专门等他。韦丹一见到黑老，就连连下拜。黑老说：“我给人做工挣饭吃，不知道有什么罪，现在被捉来，希望能让我活着回去。”黑老惊恐万状，想要跑出门去，被衙吏们拦住了。从辰时到酉时，韦丹对黑老更加恭敬。黑老更加惊惧。韦丹请黑老到大厅坐坐，始终没成。到了二更天，黑老才走上台阶。他不肯坐在正座上。韦丹再三下拜，

不停地请求、叩问。到了三更，黑老忽然倒在床上，鼻息如雷地睡着了。韦丹小心谨慎地站在床前，时间长了也太困乏了，不知不觉穿着官服也倒在床前的地上睡着了。到了五更天，黑老起来，用手抚摸着韦丹的后背说：“你起来，你起来。你好像好道，我也喜欢。大概是骨骼不成全你，暂且必须面对人间的富贵，等到应该得道的时候，我就来接你。不然，恐怕你迷失道路。初秋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到这里来，我就全都告诉你。”说完，倏地不见了。韦丹回来，到了立秋前一天的晚上又来到徐州。黑老已经在辰时的时候死了。韦公很惆怅，把他埋葬之后便走了。从此以后两相寂绝，二十年不知音信。韦公任江西观察使，到郡二年，忽然有一天，有一个老头对守门人说：“你进去告诉韦公，就说黑老来了。”韦丹听说之后，慌慌忙忙鞋都穿倒了就跑出来迎接。第二天，韦丹本来没病却忽然死了，人们都说黑老接韦丹上天做神仙去了。

## 冯大亮

冯大亮者，导江人也。家贫好道，亦无所修习。每道士方术之人过其门，必留连延接。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给，一旦牛死，其妻对泣。叹曰：“衣食所给，在此牛尔。牛既死矣，何以资口食乎？”慈母山道士，每过其家，即憩歇累日。是时道士复来，夫妇以此语之。道士曰：“皮角在乎？”曰：“在。”即取皮鸾缀如牛形，斫木为脚，以绳系其口，驱之遂起，肥

健如常。曰：“此牛不复饮食，但昼夜使之可也。慎勿解其口。尔以此牛拽磨，为倍于常。”道士亦不复耒。数年盛暑，牛喘甚急。牧童怜之，因解其口。遽成皮骨而已。然其家已渐富，改置酒肆。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，仍力行救物，好宾客。有樵叟三五人，诣其家饮酒，常不言钱，礼而接之，虽数益敬。忽一人曰：“我辈八人，明日具来，共谋一醉，无以人多为讶。”至时，樵叟八人偕至，客于袖中出柘木一枝，才五六寸，栽于庭中，便饮酒尽欢而去。曰：“劳置美酒，无以为报。此树径尺，则家财百万。此时可贡助天子，垂名国史。十年后，会于岷岭巨人宫，当授以飞仙之道。”言讫而去。旬日而树已凌空，高十余丈，大已径尺。其家金玉自至，宝货自积，殷富弥甚。虽王孙、糜竺之家，不能及也。五年，玄宗幸蜀，大亮贡钱三十万贯，以资国用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冯大亮是导江人。他家里贫穷，喜欢道术，但他没有修习什么。每当有道士或有方术的人从他家门前路过，他一定会舍不得人家离开而迎接到自己家里。他家只有一头老牛用来拉磨赚钱维持生活。有一天牛死了，他的妻子对他哭泣，叹道：“全家人的衣食供给，全凭这头老牛，牛已经死了，靠什么维持衣食呢？”慈母山上的一位道士，每次路过他家，就要在他家住上一些日子。这个时候道士又来了，夫妻二人就把牛死了的事告诉了道士。道士说：“牛皮和牛角还在吗？”回答说还在。道士就把牛皮绑系成牛的形状，砍四根木头做牛腿，用绳子系住它的嘴，一驱赶它就活起来，和往日一样肥实健壮。道士说：“这头牛不再喝水吃草料，只管让它白天黑夜地干活就行了。千万不要解开它的口绳。你用这头牛拉磨，

它的力气是一般牛的一倍。”道士也不再来了。几年之后，一个盛夏的热天里，牛喘得很急，牧童可怜它，就解开了它的口绳，它立刻变成了一堆皮和骨头。但是冯大亮家已经渐渐富起来，改磨房为酒馆儿。他常常凭此酒馆儿奉行道教，祈求感遇仙人。还努力去做救人济物的事，喜欢与宾客交游。有三五个打柴的老头，到他家里来喝酒。他常常不谈钱，以礼相待，虽然白喝了多次，他更加尊敬他们。忽然有一天一个人说：“我们八个人，明天全都来，在一块喝个一醉方休。你不要因为人多感到惊讶。”到了时候，八个砍柴的老头一块来了。有一人从袖子里取出一棵小楠木，才五六寸高，栽在院子里，然后就饮酒作乐。那人说：“有劳你为我们置办美酒，没有什么报答你，就为你栽了这棵小树。这棵树长到径尺粗的时候，你家就家财万贯了。这时候，你可以进贡帮助天子，在国史上留名。十年后，咱们到岷岭巨人宫相会，会教给你成仙的道术的。”说完他们就走了。十天之后，那棵小树已经长入高天，十几丈高，粗已够径尺，他家里便金玉自己飞来，宝物自己堆积，非常富有，即使是卓王孙、糜竺这样的大富人家，也不如他家。五年后，唐玄宗到蜀地避难，冯大亮贡献三十万贯钱，用来资助国家。

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

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进弟  
李清

### 徐佐卿

唐玄宗天宝十三载重阳日猎于沙苑。时云间有孤鹤徊翔。玄宗亲御弧矢中之。其鹤即带箭徐坠，将及地丈许，欻然矫翼，西南而逝。万众极目，良久乃灭。益州城西十五里，有道观焉。依山临水，松桂深寂，道流非修习精恁者莫得而居之。观之东廊第一院，尤为幽寂。有自称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，清粹高古，一岁率三四至焉。观之耆旧，因虚其院之正堂，以俟其来。而佐卿至则栖焉，或三五日，或旬朔，言归青城。甚为道流所倾仰。一日忽自外至，神彩不怡，谓院中人曰：“吾行山中，偶为飞矢所加，寻已无恙矣；然此箭非人

间所有，吾留之于壁，后年箭主到此，即宜付之，慎无坠失。”乃援毫记壁云：“留箭之时，则十三载九月九日也。”及玄宗避乱幸蜀，暇日命驾行游，偶至斯观，乐其嘉境，因遍幸道室。既入此堂，忽睹其箭，命侍臣取而玩之，盖御箭也。深异之，因询观之道士。具以实对。则视佐卿所题，乃前岁沙苑从田之箭也，佐卿盖中箭孤鹤耳。究其题，乃沙苑翻飞，当日而集于斯欵。玄宗大奇之，因收其箭而宝焉。自后蜀人亦无复有遇佐卿者。（出《广德神异录》）

唐玄宗在天宝十三年重阳节那天到沙苑打猎，当时云间有一只孤鹤在来回飞翔。唐玄宗亲自拉弓放箭把鹤射中了，那鹤就带着箭慢慢地往下降落，离地还有一丈来高的时候，它突然一振翅膀，向西南飞去了。千万人都一直望着它，好久好久才消逝。益州城西十五里，有一个道观。这道观依山傍水，松树桂树成片，山深林静。道流之中，如果不是精心谨慎地进行修炼的人是不能住到这里的。这个观的东廊第一院，尤其幽静。有一个自称是青城山道士名字叫作徐佐卿的，样子清纯高古，一年大概能来好几趟。观中的老年人，因此总是空着那院的正堂，等着徐佐卿来。而徐佐卿一来就住在这里，或三五日，或十天半月就走。他说回青城。道流中人都很仰慕他。有一天他忽然从外面走进来，神色不怎么高兴。他对院子里的人说：“我在山里走路，偶然被飞箭射中，不一会儿就没事儿了。但是这箭不是普通人所有的。我把这支箭留在墙壁上，后年箭的主人到这里来，就把箭交给他。一定不

要弄丢了！”他还拿笔在墙壁上记道：“留箭的时候，是天宝十三年九月九日。”等到唐玄宗避难来到四川，闲暇之日坐着车游玩，偶然来到这个观，很喜欢这里的佳境，就遍游所有的道室。走进这个院的正堂之后，忽然看到了那支箭，让侍臣拿过来玩赏。他一看这是一支御用的箭，非常惊奇，于是就询问观里的道士，道士全都如实地回答了。唐玄宗就去看徐佐卿题的字，原来是前年在沙苑打猎射出的那支箭。徐佐卿大概是中箭的那只孤鹤。细究那题字，是它在沙苑中箭之后翩翩飞翔，当日就飞到这里了。唐玄宗非常惊奇，就收藏了那支箭，作为一件宝物。以后蜀地人也没有再遇到过徐佐卿的。

## 拓跋大郎

天宝中，有扶风令者，家本权贵，恃势轻物，宾客寒素者无因趋谒。由是谤议盈路。时主簿李、尉裴者，好宾客。裴颇好道，亦常隐于名山，又好施与，时亦补令之阙。常因暇日，会宴邑中，客皆通贵，裴尉疾不赴。宾客方集，忽有一客，广颡，长七尺余，策杖携帽，神色高古，谓谒者曰：“拓跋大郎要见府君。”谒者曰：“长官方食，不可通谒。请俟罢宴。”客怒曰：“是何小子，辄尔拒客，吾将自入。”谒者惧，走以白令。令不得已，命邀之升阶。令意不悦，而客亦不平。既而宴会，率不谦让。及终宴，皆不乐。客不揖去。令亦长

揖而已。客色怒甚，流言而出。时李主簿疑为异人。李归，召裴尉而告之云：“宴不乐，为此客耳。观其状，恐是侠者，惧且为害。吾当召而谢之。”遂与裴共俟，命吏邀客，客亦不让而至。时已向夜，李见甚敬。裴尉见之，忽趋避他室。李揖客坐定，复起问裴。裴色兢惧甚，谓李曰：“此果异人，是峨嵋山人，道术至高者。曾师事数年，中路舍之而逃。今惧不可见。”李子因先为裴请。裴即衣公服趋入，鞠躬载拜而谢罪。客顾之良久。李又为言。方命坐。言议皆不相及。裴益敬肃，而李益加敬焉，兼言令之过。李为辞谢再三。仍宿于李厅。李夙夜省问，已失所在，而门户扃闭如故。益以奇之。比旦，吏人奔走报云：“令忽中恶，气将绝而心微暖。”诸寮相与省之，至食时而苏。令乃召李主簿入见，叩头谢之曰：“赖君免死耳。”李问故。云：“昨晚客，盖是神人。吾昨被录去，见拓拔据胡床坐，责吾之不接宾客。遂命折桑条鞭之，杖虽小而痛甚。吾无辞谢之，约鞭至数百。乃云：‘赖主簿言之，不然死矣，敕左右送归，方得苏耳。’”举示杖痕犹在也。命驾往县北寻之。行三十里，果见大桑林，下有人马迹甚多，地有折桑条十余茎，血犹在地焉。令自是知惧。而拓拔从此不知所之。盖神仙也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天宝年间，有一个扶风县的县令，他出身于权贵家庭，依仗权势轻视他人，贫寒的宾客就没有机会去拜访他，因此人们对他的许多抨击和议论。当时有一个姓李的主簿和一个姓裴的县尉，这两个人都喜欢宾客。裴县尉还喜欢道教，也曾

经在名山里隐居过，还好施舍，有时也弥补县令的缺点。县令曾经趁闲暇在城里举办宴会，前来赴宴的宾客都与权贵有交往，裴县尉因病没有出席。宾客们刚到齐，忽然又来了一位客人。这位客人额头挺宽，身高七尺有余，拄着拐杖，托着帽子，神色清高古朴。他对负责通报的官吏说：“我是拓跋大郎，要见府君。”负责通报的官吏说：“长官们正在吃饭，不能通报，请等到宴会结束再通报。”来客生气地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小子，竟敢如此拒绝客人？不通报我就自己闯进去！”负责通报的兴，来客也不满意。接着开始宴会，却不礼让来客。等到宴会结束，大家全都不乐。那客人不告辞就走了，县令也仅仅作了一个长揖而已。客人的脸色非常愤怒，说着难听的话走出去。当时李主簿怀疑这个人是个神异的人。李主簿回到家里，把裴县尉叫来对他说道：“宴会不欢而散，是因为这个客人。看他那样子，恐怕是个侠客。我担心他将成为一种危害，我们应该把他找来向他认错。”于是李主簿和裴县尉一起等候，派人去找那客人。那客人也不谦让，就来了。当时已是傍晚。李主簿见了他，非常尊敬。而裴县尉见了他，急忙躲到别的屋去了。李主簿揖请客人坐定之后，又去问裴县尉。裴县尉非常惊惧，对李主簿说：“这个人果然是神异之人。他是峨嵋山人，道术极高超。我曾拜他为师多年，中途离开他逃跑了，现在只怕他不会见我。”于是李主簿先替裴县尉向客人求情，裴县尉就穿上官服走进去，鞠躬参拜而谢罪。那客人对着裴县尉看了许久。李主簿又为裴县尉求情，客人这才让裴县尉坐下。言谈议论过程中，客人根本没提及裴县尉逃跑的事，裴县尉就更加肃然起敬。李主簿也更加尊敬他。又

谈到了县令的过错，李主簿再三替县令认错。客人宿在李主簿的厅堂里。李主簿连夜去探望客人。客人已不外哪儿去了，但是门窗仍然是关着的。李主簿更加奇怪。到了早晨，有个官吏跑来报告说：“县令忽然间得了恶病，气要断了而心还稍暖。僚属们一块去看望他。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他苏醒了，就叫李主簿去见。李主簿去了。县令向他叩头致谢说：“全靠你救了我一命啊！”李主簿问原因，县令说：“昨天那位客人，大概是一位神人。我昨晚被拘去，看见拓跋大郎坐在一把交椅上。他责备我不交接宾客，就让人折桑树枝打我，树棍虽小却非常疼痛。我无话可说。大约打到几百下，才说：“靠李主簿为你讲情，不然就打死你！”于是让人把我送回来，我这才醒了。”县令抬起身子让大家看，被抽打的伤痕还在呢。他让人骑马到县北去寻找，走了三十里，果然看见一片大桑林，林下有很多人马的足迹，地上有十几根桑树枝条，血迹也还留在地上。县令从此知道害怕了。而拓跋从此不知哪儿去了。他大概是个神仙。

## 魏方进弟

唐御史大夫魏方进，有弟年十五余，不能言，涕沫满身。兄弟亲戚皆目为痴人，无为恤养者。唯一姊怜悯之，给与衣食，令仆者与洗沐，略无倦色。一旦于门外曝日搔痒。其邻里见朱衣使者，领数十骑至。问曰：“仙师何在。”遂走到见

搔痒者，鞠躬趋前，俯伏称谢。良久，忽高声叱曰：“来何迟！勾当事了未？”曰：“有次第。”又曰：“何不速了却？且去！”神彩洞彻，声韵朗畅，都无痴疾之状。朱衣辈既去，依前涕下至口，搔痒不已。其夜遂卒。魏公等虽惊其事，而不异其人，遂随事瘞埋。唯姊悲恸有加，潜具葬礼。至小殓之日，乃以一黄绣披袄子，平日所惜者，密置棺中。后魏公从驾至马嵬，其姊亦随去，禁兵乱，诛杨国忠，魏公亲也，与其族悉殒祸焉。时其姊偶出在店外，闻难走，遗其男女三人，皆五六岁，已分为俎醢矣，及明早军发，试往店内寻之，僵尸相接，东北稍深一床上，若有衣服，就视之，儿女三人，悉在其中，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。悲感恸哭。母子相与入山，俱免于难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唐朝御史大夫魏方进，有一个十五岁多一点的弟弟，不会说话，鼻涕唾沫满身，兄弟亲戚把他视为傻子，没有抚养他的，只有他的一个姐姐可怜他，供他吃穿，让仆人给他洗衣服洗头洗脚什么的，一点没有厌倦的表现。一天早晨，他在门外晒日头搔痒痒，他的邻居看见一个红衣使者，领着好几十骑马的到来，问道：“仙师在哪？”于是红衣使者走到他面前鞠躬，俯下身去称谢。许久，他忽然高声叱道：“为什么来晚了？事情办完了吗？”红衣使者说：“还有一些未完。”他又说：“为什么不赶快了却？去吧！”他神彩奕奕，通达事理，声音爽朗通畅，完全没有痴病的症状。红衣使者们走后，他又像先前那样，鼻涕流到口边，不停地搔痒了。那天夜里他

就死了。魏方进等人虽然对这件事感到吃惊，却不认为这个人是个异人，于是就草草装殓。只有那位姐姐非常悲痛，偷偷地举行了葬礼，到了入殓的时候，就把平常爱惜的一件黄色绣花披袄子偷偷地放到棺材里。后来魏方进随从皇帝来到马嵬坡，他姐姐也一块前去。禁兵叛乱，杀了杨国忠。杨国忠是魏方进的亲戚。魏方进和他的家族全都遭到大祸。当时他的姐姐偶然走出店来，听说发生了灾难就逃跑了，丢下了三个儿女，都五六岁，估计是已被砍成肉酱了。等到第二天早晨军队出发了，她到店里去寻找，见死尸满地，东北角稍远的一张床上，好像有衣服，走近一看，她的那三个儿女全在床上，盖的竟是葬痴弟时装进去的黄色绣花披袄子。她感动得放声恸哭。于是母子四人一块逃入深山，全部免除了灾难。

## 李 清

李清，北海人也。代传染业。清少学道，多延齐鲁之术士道流，必诚敬接奉之，终无所遇，而勤求之意弥切。家富于财，素为州里之豪毗。子孙及内外姻族，近百数家，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。每清生日，则争先馈遗，凡积百余万。清性仁俭，来则不拒，纳亦不散。如此相因，填累藏舍。年六十九，生日前一旬，忽召姻族，大陈酒食，已而谓曰：“吾赖尔辈勤力无过，各能生活，以是吾获优贍；然吾布衣蔬食，逾



三十年矣，宁复有意于华侈哉！尔辈以吾老长行，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，侈亦至矣；然吾自以久所得，緘之一室，曾未阅视，徒损尔之给用，资吾之粪土，竟何为哉！幸天未录吾魂气，行将又及吾之生辰，吾固知尔辈又营续寿之礼，吾所以先期而会，盖止尔之常态耳。”子孙皆曰：“续寿自远有之，非此将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？愿无止绝，俾姻故之不安也。”清曰：“苟尔辈志不可夺，则从吾所欲而致之，可乎？”皆曰：“愿闻尊旨。”清曰：“各能遗吾洪纤麻縻百尺，总而计之，是吾获数千百丈矣，以此为绍续吾寿，岂不延长哉！”皆曰：“谨奉教。然尊旨必有所以，卑小敢问。”清笑谓曰：“终亦须令尔辈知之。吾下界俗人，妄意求道，精神心力，夙夜勤劳，于今六十载矣，而曾无影响。吾年已老耄，朽蠹殆尽，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，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，将行早志。尔辈幸无吾阻。”先是，青州南十里有高山，俯压郡城，峰顶中裂，豁为关崖。州人家家坐对岚岫，归云过鸟，历历尽见。按图经云云门山，俗亦谓之劈山，而清蓄意多时。及是谓姻族曰：“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，吾将往焉。吾生日坐大竹萑，以辘轳自缒而下，以纤縻为媒焉；脱不可前，吾当急引其媒，而则出吾于媒末。设有所遇而能肆吾志，亦当复来归。”子孙姻族泣谏曰：“冥寞深远，不测纪极；况山精木魅，蛇虺怪物，何类不储。忍以千金之身，自投于斯，岂久视永年之阶乎！”清曰：“吾志也。汝辈必阻，则吾私行矣。是不获行竹萑洪縻之安也。”众知不可回，则共治其事。及期而姻族乡里，凡千百人，竞赍酒饌。迟明，大会于山椒。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。良久及地，其中极暗，仰视天才如手掌。扞四壁，止容两席许。

东南有穴，可俯偻而入。乃弃蓑游焉。初甚狭细，前往则可伸腰。如此约行三十里，晃朗微明。俄及洞口，山川景象，云烟草树，宛非人世。旷望久之。惟东南十数里，隐映若有居人焉。因徐步诣之，至则陡绝一台，基阶极峻，而南向可以登陟。遂虔诚而上，颇怀恐惧。及至，窥其堂宇甚严，中有道士四五人。清于是扣门。俄有青童应门问焉。答曰：“青州染工李清。”青童如词以报。清闻中堂曰：“李清伊来也？”乃令前。清惶怖趋拜。当轩一人遥语曰：“未宜来，何即遽至。”因令遍拜诸贤。其时日已午，忽有白发翁自门而入，礼谒，启曰：“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。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。”于是列真偕行，谓清曰：“汝且居此。”临出顾曰：“慎无开北扉。”清巡视院宇，兼启东西门，情意飘飘然，自谓永栖真境。因至堂北，见北户斜掩，偶出顾望。下为青州，宛然在目，离思归心，良久方已。悔恨思返，诸真则已还矣。其中相谓曰：“令其勿犯北门，竟尔自惑，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。因与瓶中酒一瓯，其色浓白。既而谓曰：“汝可且归。”清则叩头求哀，又云：“无路却返。”众谓清曰：“会当至此，但时限未耳。汝无苦无途，但闭目，足至地则到乡也。”清不得已，流涕辞行。或相谓曰：“既遣其归，须令有以为生。”清心恃豪富，讶此语为不知己，一人顾清曰：“汝于堂内阁上，取一轴书去。清既得。谓清曰：“脱归无倚，可以此书自给。”清遂闭目，觉身如飞鸟，但闻风水之声相激。须臾履地。开目即青州之南门，其时才申未。城隍阡陌，彷彿如旧，至于屋室树木，人民服用，已尽变改。独行尽日，更无一人相识者。即诣故居，朝来之大宅宏门，改张新旧，曾无仿像。左侧有业染者，因

投诣与之语。其人称姓李。白云：“我本北海富家。”因指前后间，“此皆我祖先之故业。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，自缢南山，不知所终，因是家道沦破。”清悒快久之。乃换姓氏。寓游城邑。因取所得书阅之，则疗小儿诸疾方也。其年青州小儿疠疫，清之所医，无不立愈。不旬月，财产复振。时高宗永徽元年，天下富庶，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，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术者凡百千辈。至五年，乃谢门徒云：“吾往泰山观封禅。”自此莫知所往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李清是北海人。他家世代相传以染布为业。李清小时候喜欢学习道术，经常迎请齐鲁一带的术士道流，而且一定虔诚地接待。但是他始终没有遇上真正的仙人。他勤苦求道的意志就更加坚定迫切。他家里很有钱，一向是州里的豪富之家。他的子孙及内外亲戚，将近一百多家，都能往来益都。经商赚钱。每当李清过生日，亲戚们便争先恐后地送礼。他共积累了一百多万家当。李清性情仁厚俭朴，凡送礼来的全都不拒绝，收了礼也不轻易用掉。如此只进不出积累起来的东西把库房装得满满的。六十九岁生日的前十天，他忽然叫来所有亲属，大摆酒宴，然后对大家说：“我靠你们勤奋努力没有过错，各自都能生活，因此我得到了优厚的供给。然而我穿布衣，吃菜食，已经三十多年了，难道我还能对豪华奢侈感兴趣吗？你们因为我年纪大，是长辈，每当我过生日都送给我一些衣服玩物，已经十分奢侈了。但是我把长期以来得到的，封存在一个屋子里，一直没有仔细看，白白损耗了你

们的资财，在我这里有如粪土，究意是为了什么呢？有幸上天没有把我的魂捉去，行将又来到我的生日了，我本来知道你们还得置办为我祝寿的礼物。我之所以提前把你们集合起来，就是要制止你们经常的作法而已。”子孙们都说：“祝寿的事自古就有，不这样怎么能展示儿孙们的孝敬之心？请不要禁止，杜绝，让亲属们感到不安。”李清说：“如果你们的意志不可改变，那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，可以吗？”儿孙们都说：“愿意聆听老人家的意旨。”李清说：“你们各自送给我一百尺大纆麻绳子，总的计算，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几千几百丈绳子了，用它来继续我的寿命，难道不延长吗？”儿孙们都说：“我们一定照办。但是您老的这种意思一定有原因，可以问吗？”李清对儿孙们说：“到底也要让你们知道，我是下界的俗人，胡乱地追求道术，费尽精神心力，日夜地勤劳，到如今已经六十年了，却没有一点成就。我已经到了老年，朽坏损耗将尽，自己预想筋骨用不上二三年了。我想趁着眼睛、耳朵、腿脚还好使，实现我早年的愿意。希望你们不要阻止我。”在这以前，青州南十里有一座高山。这山俯压着郡城，峰顶从中间裂开，豁口成为关崖。州里人家坐对着峰峦雾气、来往的云和鸟，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察看《图经》，叫它“云门山”，一般人又叫它“劈山”。李清对此山很早就有想法，到这时他才对亲属们讲：“云门山是神仙的洞府，我要到那儿去。我过生日那天，我坐在一个大竹筐里，你们用轳辘把我放下去，就用那根大麻绳子作媒介。如果不能靠前，我就赶紧拉那绳子，你们就把我拽出来。假如能遇上仙人，能了却我的心愿，我也能再回来。”子孙亲戚们哭着劝他说：“冥间寂寞

而又深远，极难预测，况且山精树怪、牛鬼蛇神，什么东西没有？你怎么忍心把千金的身子，自动投到那里边？这哪是长寿的办法呢？”李清说：这是我的心愿。如果你们一定要阻拦，那我就偷着走。这就不如用竹筐和大绳子那样安全。”众人知道他不能再回心转意，就共同筹办了这件事。到了他生日的那天，亲属邻居千百人，争抢着送来酒饭。天要亮的时候，大家全都汇聚在山陵上，李清就挥手走进竹筐。好久他才到了地面上，那里面很暗。抬头看天，天只有手掌那么大。用手摸一下四面的墙壁，大约只能容下两张席子。东南方向有一个洞，可以弯着腰走进去。于是李清扔掉竹筐走了进去。刚进去的时候挺狭窄，再往前走就可以直起腰来。如此走了大约三十里，他望见了微弱的亮光。一会儿来到洞口，山川景象，云烟草树，好像不是人世间的风光。他眺望了好久，只有东南方向十几里的地方，隐隐约约好像有人居住。于是他就慢慢走过去。到那一看，却是一个陡绝的台子，台阶极险峻。从南面可以登上去，他就虔诚地一步一步走上去，心里非常害怕。等到走到地方，见这里的殿堂屋宇很整齐，其中有四五个道士。于是李清就敲门。不一会儿有一个青衣童子在门里问是谁叫门，李清回答说：“我是青州的染工李清。”青衣童子就像他说的这样回去禀报。李清听到中堂有人说：“李清他来了？”于是就让他上前去。李清惶恐地小步走上去参拜。当窗的一个人远远地说：“还不该来，为什么就急急忙忙地来了？”于是让他逐个拜见仙人。当时已经是正午，忽然有一个白发老头从门外走进来，见礼之后开始说：“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来到这里，众上仙邀请大家到上清去赴会。”于是仙人

们一块往外走。有人对李清说：“你暂且住在这里。”要出门的时候又回头说：“千万不要开北门。”李清在院里屋里巡视，又打开了东西门，心情很清爽，自以为永远住进了仙境。于是来到堂北，见北门斜掩着，偶然出去一望，见下面是青州，好像就在眼前。思念家乡的心情，好久才平静下来。他悔恨自己不该有想回家的念头。这时候众仙人已经回来了。其中有人互相说：“让他不要开北门，他却如此糊涂！可见仙界是不可随便来的。”于是就把一个瓶子里的酒倒一碗给他，酒的颜色很白。他喝完酒，人家对他说：“你可以暂且回去。”李清就叩头哀求，还说：“没有回去的路。”众仙对他说：“你该当到这来，只是时限没到而已。你不要怕没有路，只要闭上眼睛，脚一落地就到家乡了。”李清不得已，只好洒泪告别。有仙人互相说：“既然打发他回去，应该让他有生活的办法。”李清心里依仗自己家里有钱，惊讶这话是不了解自己。一人看着李清说：“你到堂内的阁子上，拿一轴书带走吧。”李清拿到书之后，那人又对他说：“如果回去生活上没有依靠，可以凭这轴书谋生。”李清于是闭上眼睛，觉得身子像鸟在飞，只听到风声水声激荡，不一会儿就踩到了地面。睁眼一看，是青州的南门。当时只是申时的末了。城壕道路，仿佛和原来一样。至于房屋树木、人民的服用，已经完全改变了。他独自走了一整天，还没有一个认识的人。于是他就回到故屋去。早晨出来时的大宅院大门楼，完全变了样子。左侧有做染布生意的，他就过去和人家说话。那人自称姓李，说：“我家本来是北海的一个富户。”他指了指前后的街道，“这都是我祖先的旧业。听说我爷爷在隋朝开皇四年过生日那天，自己用

绳子下到南山下，不知到底哪儿去了。因此家境衰败了。”李清闷闷不乐好长时间。于是他改换了姓名，流落在城中。他拿出那轴书来看，原来是治疗小孩疾病的药方。那一年青州的小孩长恶病，李清医治的，没有不立即就好的。不到十天半月，他的财产又兴旺起来。当时是唐高宗永徽元年，天下富足。北海常常有认识李清的，因此齐鲁一带跟着李清学道术的有上百上千人。到了永徽五年，李清和门徒们告别说：“我要到泰山去看封禅。”从此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

韦仙翁 杨越公弟 阳平谪仙  
卖药翁 严士则

### 韦仙翁

唐代宗皇帝大历中，因昼寝，常梦一人谓曰：“西岳太华山中，有皇帝坛，何不遣人求访，封而拜之，当获大福。”即日诏遣监察御史韦君，驰驿诣山寻访。至山下，州县陈设一店，具饭店中，所有行客，悉令移之。有一老翁谓店主曰：“韦侍御一餐即过，吾老病不能远去，但于房中坐，得否？”店主从之。少顷韦君到店，良久，忽闻房中嗽声。韦问“有何人在此”，遣人视之。乃曰：“有一老父。”韦君访老父何姓。答曰：“姓韦。”韦君曰：“相与宗盟，合有继叙。”邀与同席。老父因访韦公祖父官讳；又访高祖为谁。韦君曰：“曾祖讳某，任某官。高祖奉道不仕，隋朝入此山中，不知所在。”老父喟



然叹曰：“吾即尔之高祖也。吾名集，有二子，尔即吾之小子曾孙也。岂知于此与尔相遇。韦君涕泣载拜。老父止之，谓曰：“尔祖母见在。尔有二祖姑，亦在山中。今遇寒食，故入郭，与渠辈求少脂粉耳。有一布幞，幞内有茯苓粉片，欲货此市买。”问韦君：“尔令何之？”韦君曰：“奉敕于此山中求真坛。州县及山中人，莫有知者。不审翁能知此处否？”老父曰：“莲花中峰西南上，有一古坛，彷彿余址。此当是也；但不定耳。”遂与韦君同宿。老父绝粮不食，但饮少酒及人参茯苓汤。明日，韦君将入山。老父曰：“吾与尔同去。”韦君乃以乘马让之。老父曰：“尔自骑，吾当杖策先去。”韦君乘马奔驰，竟不能及，常在马前三十步。至山足，道路险阻，马不能进。韦君遂下，随老父入谷。行不里许，到室，见三姬。老父曰：“此乃尔之祖母及尔之二祖姑也。”韦君悲涕载拜。祖母年可七八十，姑各四十余，俱垂发，皆以木叶为衣。相见甚喜。谓曰：“年代迁变，一朝遂见玄孙。”欣慰久之，遂与老父上山访坛，登攀险峻。韦君始不可堪，老父行步若飞，回顾韦君而笑。直至中峰西南隅，果有一坛，韦君洒扫拜谒，立标记而回。却到老父石室，辞出谷。韦君曰：“到京奏报毕，当请假却来请觐。”老父曰：“努力，好事君主。”韦君遂下山，返到阙庭，具以事奏。代宗叹异，乃遣韦君赍手诏入山，令刺史以礼邀致。韦君到山中求觅，遂失旧路，数日寻访不获。访山下故老，皆云：“自少年已来，三二年则见此老父一到城郭，颜状只如旧，不知其所居。”韦君望山恸哭而返。代宗怅恨，具以事迹宣付史馆。（出《异闻集》）

唐朝大历年间，代宗皇帝在白天睡觉，梦见一个人对他说：“西岳太华山中，有一个皇帝坛，你为什么不派人去寻访，而祭它拜它呢？那样就能得到极大的福荫。”代宗当天就派监察御史韦君，骑马到太华山寻访。韦君来到山下，州县把山下一个客店摆设齐整，在店中准备了饭，其他客人全部被赶走。有一个老人对店主说：“韦侍御吃一顿饭就走，我又老又病不能远去，我只在屋里坐着不出来，可以吗？”店主答应了他。不多时韦君来到店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听到屋里有咳嗽的声音，韦君便问有什么人在这里，并派人去看。看的人说：“有一个老人。”韦君就问老头姓什么。老头说：“姓韦。”韦君说：“咱们是同一宗姓，应该叙一叙辈份继承。”于是请老头和自己同席而坐。老头就问韦君的祖父叫什么名字。又问他的高祖是谁。韦君说出祖父叫什么名，做什么官，又说高祖信奉道教不做官，隋朝时进到这山里，不知哪儿去了。老头感慨地叹道：“我就是你的高祖。我叫韦集，有两个儿子，你就是我小儿子的重孙子。哪知道能在这儿与你相遇！”韦君泪流满面地跪拜。老头制止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奶奶还在，你有两个姑奶奶也在山中，现在遇上寒食节，所以我就进城，给她们弄点脂粉。我这里有一个布包，包里有茯苓粉片，想卖了这些茯苓片再买脂粉。”老头又问韦君：“你现在要到哪儿去？”韦君说：“我奉皇帝的诏令在这山里找一个真坛，州县和山里的人没有知道的，不知道您老人家是不是知道这个地方？”老头说“莲花中峰西南上边，有一个古坛，好像是个遗址，这应当就是真坛，只是不一定罢了。”于是老头和韦君住

在一起。老头不吃粮食，只喝少量的酒和人参茯苓汤。第二天，韦君要进山，老头说“我和你一块去。”韦君就要把马让给老头骑。老头说“你自己骑吧，我得拄着棍儿先走。”韦君骑着马奔跑，竟追不上老头，老头总是在马前三十步的地方。到了山脚下，道路险阻，马不能行进了，韦君就下了马，跟着老头走进山谷。走了一里来地。来到一个屋里，看见三个老太太。老头说“这就是你的奶奶和你的两个姑奶奶。”韦君洒泪跪拜。他的奶奶有七八十岁，姑奶奶各都四十多岁的样子，都披散着头发，穿着用树叶做的衣服。她们见了韦君非常高兴，对他说“年代变迁了，到现在还见到了重孙子！”她们高兴了许久。于是韦君与老头上山访真坛。攀登险山峻岭，韦君几乎支持不住，老头却行步如飞，老头回头看着韦君微笑。二人迳直来到中峰西南隅，果然有一个坛。韦君把坛洒扫一番，拜祭一番，立上标志就回来了。回到老头的石屋，告别走出山谷，韦君说“到京城奏报完了，我就请假回来看你，”老头说：“你要努力，好好辅佐皇帝。”韦君就下了山，回到京城，详细地向皇帝奏报。代宗惊异感叹，就派韦君带着他的亲笔诏书入山，让韦君按照礼仪把仙人请来。韦君到山里寻找，就迷失了原来的道路，好几天也没有找到。访问山下的老人，老人们都说：“从年轻的时候以来，每隔二三年就看到这个老头进一趟城，相貌总是不变，不知他住在哪里。”韦君望着山峰恸哭一场就回来了。代宗怅惘悔恨，让史官把这件事详细地记了下来。

## 杨越公弟

唐建中初。楚州司马杨集，自京之任，至华阴宿。夜有老人，戴大帽，到店。就炉向火。杨君见其耆耄，因与酒食。问姓氏。曰：“姓杨。”又诘其祖先。云：“越公最近。”杨公乃越侄孙，复重问。曰：“为君所迫，我乃尽言。我是越公季弟也，遭兄亡命，遂遇道真。”集闻姓氏，再拜复坐。曰：“吾亦知汝过此，故来相看。祖母与姑数人悉在，汝欲见否？吾先报去。”少顷复至。明旦，与杨君入山，约里余，有大涧，阔数丈。老父超然而越。回首谓杨君曰：“当止此。吾与汝唤阿婆去。”逡巡间，老母及女与六七人，绕岩而至。杨君望拜，隔水与语，皆嗟叹，亦有泣者。良久曰：“且去。妨汝行役。”杨君乃拜。回数十步却望，犹有挥袖者。明日复来，深水高峰。并不见矣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唐德宗建中初年，楚州司马杨集，从京城前往楚州上任，走到华阴住宿。夜里有一个戴大帽子的老人来到店里，凑近火炉烤火。杨集见他老迈，就送给他酒饭，问他的姓名。他说姓杨，就又问他的祖先是谁。他说：“我和杨越公最近。”杨集是杨越的叔伯孙子，就又继续问。他说：“被你逼得没法，我全告诉你吧！我是杨越的小弟弟，赶上哥哥遭难逃命，就

遇上了仙人。”杨集听说了姓名，连连下拜，又坐下来。老人说：“我也知道你从此路过，所以来看看你。你的奶奶和姑姑几个人都在，你要见她们吗？我先去告诉她们。”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。第二天，他和杨集一块入山。大约走了一里多，出现一条大山涧，有几丈宽，老头很轻松地就跨了过去，回头对杨集说：“你先等在这儿，我给你喊你奶奶去。”不多时，一位老太太和女儿以及其他六七个人，从岩后绕过来。杨集望着她们下拜，隔着水和她们说话。大家都很慨叹，也有哭泣的。好久她们才说：“走吧，别耽误你赶路了！”杨集就再拜，往回走了几十步再回头望，看见还有人挥手致意。第二天他又来了，只有深水高峰，别的什么都不见了。

## 阳平谪仙

阳平谪仙，不言姓氏。初，九陇人张守珪，仙君山有茶园。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，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。有一少年，自言无亲族，赁为摘茶，甚勤愿了慧。守珪怜之，以为义儿。又一女子，年二十，亦云无亲族，愿为义儿之妻。孝义端恪。守珪甚善之。一旦山水泛溢，市井路隔，盐酪既缺，守珪甚忧之。新妇曰：“此可买耳。”取钱出门十数步，置钱于树下，以杖叩树，得盐酪而归。后或有所需，但令叩树取之，无不得者。其术夫亦能之。因与邻妇十数人，于崩口市相遇，为买酒一碗，与妇饮之，皆大醉，而碗中酒不减。远

近传说，人皆异之。守珪问其术受于何人。少年曰：“我阳平洞中仙人耳。因有小过，谪于人间。不久当去。”守珪曰：“洞府大小与人间城阙相类否？”对曰：“二十四化，各有一大洞，或方千里、五百里、三百里。其中皆有日月飞精，谓之伏晨之根，下照洞中，与世间无异。其中皆有仙王仙官、卿相辅佐，如世之职司。有得道之人，及积功迁神返生之士，皆居其中，以为民庶。每年三元大节，诸天各有上真，下游洞天，以观其所为善恶。人世生死兴废，水旱风雨，预关于洞中焉。龙神祠庙，血食之司，皆为洞府所统。二十四化之外，青城、峨嵋、益登、慈母、繁阳、幡冢，皆亦有洞，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。洞中仙曹，如人间郡县聚落耳，不可一一详记也。旬日之间，忽失其夫妇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阳平谪仙，不说他姓什么叫什么。当初，九陇人张守珪在仙君山有一个茶园，每年都要雇用一百余名采茶人，男男女女杂处在茶园里。有一个年轻人，自己说没有亲族，雇来采茶，很肯干也很聪明。张守珪很喜欢他，认他做了干儿子。又有一位女子，二十岁，也说没有亲族，愿意嫁给干儿子为妻。这女子孝顺贤惠，张守珪对她很好。有一天山水泛滥，街市上道路被隔断，食盐、奶酪等吃的东西短缺；张守珪很担心。新媳妇说：“这是能买到的。”她便拿着钱走出门十几步，把钱放到树下，用木棍敲树，得到食盐和奶酪拿回来。后来如果要用什么，就让她敲树求取，没有得不到的。她的这种道术，她丈夫也会。因为他和十几个邻居的妇女在崩口的市

场上相遇，他就买了一碗酒给妇女们喝，她们都喝得大醉，而碗里的酒并没减少。这件事远近都在传说，人们都感到惊奇。张守珪问干儿子的道术是跟谁学的，年轻人说：“我是阳平洞中的仙人，因为有一点小的过错，被谪贬到人间来，不久就得回去。”张守珪说“洞府的大小，和人间的城郭差不多吗？”年轻人回答说：“洞府有二十四种，各有一个大洞，或方圆一千里，或方圆五百里，或方圆三百里。其中都有日月那样飞在空中的光华，叫作‘伏晨之根’，向下照着洞中，和人世间没什么两样。洞中都有仙王仙官和辅佐的卿相，和人世间的官署职位一样。有得道成仙的人，以及积功德升天复生的人们，都居住在里面，就是这里的民众。每年正月十五、七月十五、十月十五三大节日，各洞天都有上界的仙人下来，来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善的还是恶的。人世的生死兴废和水旱风雨，事先就在洞中确定。龙神祠庙，祭祀的管理，都受洞府统管。二十四种之外，青城山、峨嵋山、益登山、慈母山、繁阳山、嶓冢山，也都有洞，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数内。洞中的神仙官署，像人间的郡县村落一样，不能一一详细记述。”十多天之后，忽然不见了这夫妻二人。

## 卖药翁

卖药翁，莫知其姓名。人或诘之，称只此是真姓名。有童稚见之，逮之暮齿，复见，其颜状不改。常提一大葫芦卖

药，人告疾求药，得钱不得钱，皆与之无阻，药皆称有效。或无疾戏而求药者，得药，寻必失之。由是人不敢妄求，敬如神明。常醉于城市间，得钱亦与贫人。或戏问之：“有大还丹卖否？”曰：“有，一粒一千贯钱。”人皆笑之以为狂。多于城市笑骂人曰：“有钱不买药吃，尽作土馒头去！”人莫晓其意，益笑之。后于长安卖药，方买药者多，抖擻葫芦已空，内只有一丸出，极大光明，安于掌中，谓人曰：“百余年人间卖药，过却亿兆之人，无一人肯把钱买药吃，深可哀哉！今之自吃却。”药才入口，足下五色云生，风起飘飘，飞腾而去。（出《续仙传》）

有一个卖药的老头，不知道他的姓名。有人问他的姓名叫什么，他说卖药老头就是他的真实姓名。有的人孩提时期见过他，到了老年又见到他，他的模样还没改变。他经常提着一只大葫芦卖药。有人到他那儿讨药治病，给钱不给钱他都给药，都说药很有效。有的人没有病开玩笑把药拿去，过一会儿肯定丢失。因此人们不敢胡乱向他求药，对他敬如神明。他常常喝醉在城市之中，得了钱也送给穷人。有的人和他开玩笑，问道：“你有大还丹卖吗？”他说：“有。一粒一千贯钱。”人们都笑他，认为他癫狂。他常常在城市里笑骂别人说“有钱不买药吃，都做土馒头去！”人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的，更笑他。后来他在长安卖药，正有许多买药的人，他抖了抖葫芦说已经空了，里面只有一丸倒出来。这丸药极大，有亮光。他把这丸药放在掌上，对人说：“我在人间卖药一百多



年，见过成亿成兆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肯把钱买这药吃，太可悲啦！现在我自己吃掉它吧！”药刚入口，他脚下生出五色云，飘飘然飞腾而去。

## 严士则

宋文宗末，（“文宗末”《剧谈录》作“大中末”，明抄本讹“太宗末”）建州刺史严士则，本穆宗朝为尚衣奉御。颇好真道。因午日，于终南山采药迷路，徘徊岩嶂之间。数日，所赍粮糗既尽，（“尽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四望无居人，计其道路，去京不啻五六百里，然而林岫深僻，风景明丽。忽有茅屋数间，出于松竹之下。烟萝四合，才通小径。士则连扣其门，良久竟无出者。因窥篱隙内，见有一人，于石榻偃卧看书。士则推户，直造其前。方乃摄衣而起。士则拜罢，自陈行止。因遣坐于盘石之上，亦问京华近事，复问天子嗣位几年，云：“自安史犯阙居此，迄至今日。”士则具陈奔驰陟历，资粮已绝，迫于枵腹，请以饮馔救之。隐者曰：“自居山谷，且无烟爨，有一物可以疗饥。念君远来相过，自起于栋梁间。”脱纸囊，开启，其中有百余颗，如褊豆之形。俾于药室取铛，拾薪汲水，以一粒煮之良久，微有香气，视之已如掌大。曰：“可以食矣。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。”士则方啗其半，自觉丰饱。复曰：“汝得至此，当有宿分。自兹三十年间，无复饥渴。俗虑尘情，将澹泊也。他时位至方伯，当于罗浮

相近。倘能脱去尘华，兼获长生之道。辞家日久，可以还矣。”士则将欲告归，且恐迷失道路。曰：“勿忧，去此三二里，与采薪者相值，可随之而去。此至国门不远。”既出，果有人采薪路侧。因问隐者姓名，竟返山无所对。才经信宿，已及樊川村野。既还辇毂，不喜更尝滋味，日觉气壮神清，有骖鸾馭鹤之意。衣褐杖藜，多依岩岫。居□守卢仆射，耽味玄默，思睹异人。有道流具述其由，遂致之门下。及闻方伯之说，因以处士奏官。自梓州别驾，作牧建溪，时年已九十。到郡才周岁，即解印归罗浮。及韦宙相公出镇江南，使人访之，犹在山谷。大中十四年，之任建安，路由江表。时萧相公观风浙右，于桂楼开宴召之，唯饮酒数杯，他无所食也。（出《剧谈录》）

唐文宗末年，建州刺史严士则，本是穆宗朝的尚衣奉御。他非常喜欢神仙道术。由于端午在终南山采药迷了路，徘徊在岩石之间。几天之后，带来的干粮吃光了，向四下望望没有居民。估计那路程，离京城不少于五六百里。然而这里的树林、山峰幽静。风景明丽。忽然有几间茅屋出现在松竹之下，烟气绕绕，藤萝掩映，曲径通幽。严士则连连敲门，敲了很久，竟然没人出来。于是他从篱笆的空隙往院里窥视，看到有一个人仰卧在石床上看书。严士则推开院门，直接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人这才整整衣服站起来。严士则行礼完毕，自己述说了事情的始末。于是那人让他坐在一块磐石上。那人也向他打听京城里的事。又问天子继位几年了。那人说，他

从安史之乱到这里，直到现在。严士则详细陈述自己奔驰攀登的过程，说自己干粮用尽，正在挨饿，希望能给一些吃的救助一下。那人说：“自从住进山谷，就没有生过火、煮过饭，只有一种东西可以解饿。念你打老远路过这里不容易。”自己从栋梁之间去取。”拿出一个纸袋，打开，里边有一百多颗扁豆形状的东西。他让严士则到药室拿来一个锅，拾柴打水，把一粒放在锅里煮了好久，略有香味，一看，已经象手掌那样大了。那人说：“可以吃了，渴了就喝锅里的汤。严士则刚吃了一半，自己觉得饱了。那人又说：“你能到这儿来，是由于缘分，从现在起，三十年内，你不会再觉得饥渴了。俗人的杂念尘世的感情。也将逐渐要淡泊。以后你的官位将到一方的长官，那地方离罗浮山不远。如果你能摆脱尘世的荣华，还能获得长生之道。你离开家已经很久了，可以回去了。”严士则想要告别回家，却又怕迷失道路。那人说：“不要担心，你离开这二三里，就能遇上打柴的，可以跟着他们回去。从这到京城不远。”严士则出来之后，路边果然有个打柴的，于是他就向打柴的打听那个人的姓名，打柴的竟返回山中不作回答。严士则才经过两宿，已经到了樊川的村野。回到天子身边之后，他就不喜欢吃东西，一天比一天觉得气壮神清，有驾馭鸾鹤的念头。他穿短衣，挂着用藤茎做成的手杖，经常依傍在岩崖边。他身为守卢仆射，却深入体味沉静无为，想见到神异之人。他向一位道士详细述说了来由，道士就把他收归门下做了弟子。等到听说他还有做一方长官的说法，便把他以处士的身份奏报到宫中，于是他就又开始做官，从梓州别驾，做到建溪太守。当时他已经九十岁了。他做郡守才

一周年，就辞官回到罗浮山。等到韦宙相公出任江南太守，派人访他，他还在山谷中。宣宗皇帝大中十四年，严士则到建安上任时，路过江南，当时萧相公正在浙东观察民风，在桂楼设宴招待他，他只喝了几杯酒，别的什么也没吃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

李 泌

李 泌

李泌字长源，赵郡中山人也。六代祖弼，唐太师。父承休，唐吴房令。休娶汝南周氏。初，周氏尚幼，有异僧伽洒上来，见而奇之。且曰：“此女后当归李氏，而生三子，其最小者，慎勿以紫衣衣之，当起家金紫，为帝王师。”及周氏既娠泌，凡三周年，方寤而生。泌生而发至于眉。先是周每产，必累日困惫，唯娩泌独无恙，由是小字为顺。泌幼而聪敏，书一览必能诵，六七岁学属文。开元十六年，玄宗御楼大酺，夜于楼下置高坐，召三教讲论。泌姑子员俶，年九岁，潜求姑备儒服，夜升高坐，词辨锋起，谭者皆屈。玄宗奇之，召入楼中，问姓名。乃曰：“半千之孙，宜其若是。”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。”对曰：“舅子顺，年七岁，能赋敏捷。问其宅居所在，命中人潜伺于门，抱之以入，戒勿令其家知。”

玄宗方与张说观棋，中人抱泌至。泌与刘晏，偕在帝侧。及玄宗见泌，谓说曰：“后来者与前儿绝殊，仪状真国器也。”说曰：“诚然。”遂命说试为诗。即令咏方圆动静。泌曰。愿闻其状。说应曰：“方如棋局，圆如棋子，动如棋生，静如棋死。”说以其幼，仍教之曰：“但可以意虚作，不得更实道棋字。”泌曰：“随意即甚易耳。”玄宗笑曰：“精神全大于身。”泌乃言曰：“方如行义，圆如用智，动如逞才，静如遂意。”说因贺曰：“圣代嘉瑞也。”玄宗大悦，抱于怀，抚其头，命果饵啗之。遂送忠王院，两月方归。仍赐衣物及綵数十。且谕其家曰：“年小，恐于儿有损，未能与官。当善视之，乃国器也。”由是张说邀至其宅，命其子均、垟，相与若师友，情义甚狎。张九龄、贺知章、张庭珪、韦虚心。一见皆倾心爱重。贺知章尝曰：“此搢子目如秋水，必当拜卿相。”张说曰：“昨者上欲官之。某言未可。盖惜之，待其成器耳。”当其为儿童时，身轻，能于屏风上立，薰笼上行。道者云：“年十五必白日升天。”父母保惜，亲族怜爱，闻之，皆若有甚厄也。一旦空中有异香之气，及音乐之声。李公之血属，必迎骂之。至其年八月十五日，笙歌在室，时有彩云挂于庭树。李公之亲爱，乃多捣蒜韭，至数斛，伺其异音奇香至，潜令人登屋，以巨杓颺浓蒜泼之，香乐遂散，自此更不复至。后二年，赋长歌行曰：“天覆吾，地载吾，天地生吾有意无。不然绝粒升天衢，不然鸣珂游帝都。焉能不贵复不去，空作昂藏一丈夫。一丈夫兮一丈夫，平生志气是良图。请君看取百年事，业就扁舟泛五湖。”诗成，传写之者莫不称赏。张九龄见，独诫之曰：“早得美名，必有所折。宜自韬晦，斯尽善矣。藏器于身，古

人所重，况童子耶！但当为诗以赏风景，詠古贤，勿自扬己为妙。”泌泣谢之。尔后为文，不复自言。九龄尤喜其有心，言前途不可量也。又尝以直言赠讽九龄。九龄感之。遂呼为小友。九龄出荆州，邀至郡经年，就于东都肄业。遂游衡山、嵩山。因遇神仙桓真人、羨门子、安期先生降之。羽车幢节，流云神光，照灼山谷，将曙乃去，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。且戒之曰：“太上有命，以国祚中危，朝廷多难，宜以文武之道，佐佑人主，功及生灵，然后可登真脱屣耳。”自是多绝粒咽气，修黄山谷神之要。及归京师，宁王延于第。玉真公主以弟呼之，特加敬异。常赋诗，必播于王公乐章。及丁父忧，绝食柴毁。服阕，复游嵩华终南，不顾名禄。天宝十载，玄宗访召入内，献《明堂九鼎》议。应制作《皇唐圣祚》文，多讲道谈经。肃宗为太子，敕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，为杨国忠所忌，以其所作感遇诗，谤议时政，构而陷之，诏于蕲春郡安置。天宝十二载，母周亡，归家，太子诸王皆使吊祭。寻禄山陷潼关，玄宗肃宗分道巡狩，泌尝窃赋诗，有匡复意。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，使人求泌于嵩少间。会肃宗手札至，虢王备车马送至灵武。肃宗延于卧内，动静顾问，规画大计，遂复两都。泌与上寝则对榻，出则联镳。代宗时为广平王，领天下兵马元帅，诏授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、判行军事，仍于禁中安置。崔圆、房琯自蜀至，册肃宗为皇帝，并赐泌手诏衣马枕被等。既立大功，而幸臣李辅国害其能，将不利之。因表乞游衡岳。优诏许之，给以三品禄俸。山居累年，夜为寇所害，投之深谷中。及明，乃攀缘他径而出。为槁叶所藉，略无所损。初，肃宗之在灵武也，常忧诸将李郭

等，皆已为三公宰相，崇重既极，虑收复后无以复为赏也。泌对曰：“前代爵以报功，官以任能。自尧舜以至三代，皆所不易。今收复后，若赏以茅土，不过二三百户一小州，岂难制乎？”肃宗曰：“甚善。”因曰：“若臣之所愿，则特与他人异。”肃宗曰：“何也？”泌曰：“臣绝粒无家，禄位与茅土，皆非所欲。为陛下帷幄运筹，收京师后，但枕天子膝睡一觉，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，一动天文足矣。”肃宗大笑。及南幸扶风，每顿，必令泌领元帅兵先发，清行宫，收管钥，奏报，然后肃宗至。至保定郡，泌稍懈，先于本院寐。肃宗来入院，不令人惊之，登床，捧泌首置于膝。良久方觉。上曰：“天子膝已枕矣，克复之期，当在何时？可促偿之。”泌遽起谢恩。肃宗持之不许。因对曰：“是行也，以臣观之，假九庙之灵，乘一人之威，当如郡名，必保定矣。”既达扶风，旬日而西域河陇之师皆会，江淮庸调亦相继而至，肃宗大悦。又肃宗尝夜坐，召颖王等三弟，同于地炉罽毯上食，以泌多绝粒，肃宗每自为烧二梨以赐泌，时颖王持恩固求，肃宗不与，曰：“汝饱食肉，先生绝粒，何乃争此耶！”颖王曰：“臣等试大家心，何乃偏耶！不然，三弟共乞一颗。”肃宗亦不许，别命他果以赐之。王等又曰：“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，他果何用？”因曰：“先生恩渥如此，臣等请联句，以为他年故事。”颖王曰：“先生年几许，颜色似童儿。”其次信王曰：“夜抱九仙骨，朝披一品衣。”其次益王曰：“不食千钟粟，唯餐两颗梨。”既而三王请成之。肃宗因曰：“天生此间气，助我化无为。”泌起谢。肃宗又不许曰：汝之居山也，栖遁幽林，不交人事；居内也，密谋匡救，动合玄机，社稷之镇也。泌恩渥隆异，故元载、辅



国之辈，嫉之若仇。代宗即位，累有颁赐，中使旁午于道，别号天柱峰中岳先生，赐朝天玉简。已而征入翰林。元载奏以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，为江西观察判官。载伏诛，追复京师，又为常袞所嫉，除楚州刺史。未行，改丰、朗二州团练使，兼御史中丞，又改授杭州，所至称理。兴元初，征赴行在，迁左散骑常侍，寻除陕府长史，充（“充”原作“先”，据唐书一三 泌传改。）陕虢防御使。陈许戍卒三千，自京西逃归，至陕州界，泌潜师险隘，尽破之。又开三门陆运一十八里，漕米无砥柱之患，大济京师。二年六月。就拜中书侍郎平章事，加崇文馆大学士，修国史，封邺侯。时顺宗在春宫，妃萧氏母郾国公主，交通于外，上疑其有他志，连坐贬黜者数人，皇储危惧，泌周旋陈奏，德宗意乃解，颇有说正之风。五年春，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，泌奏今有司上农书，献稂莠之种，王公戚里上春服，士庶乃各相问讯，泌又作中和酒，祭勾芒神，以祈年谷，至今行之。泌旷达敏辨，好大言。自出入中禁，累为权臣所挤，恒由智免，终以言论纵横，上悟圣主，以跻相位。是岁三月薨，赠太子太傅。是月中使林远，于蓝关逆旅遇泌，单骑常服，言暂往衡山，话四朝之重遇，惨然久之而别。远到长安，方闻其薨。德宗闻之，尤加怆异。曰：“先生自言，当匡佐四圣而复脱屣也，斯言验矣。”泌自丁家艰，无复名宦之冀，服气修道，周游名山，诣南岳张先生受录。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。又与明瓚禅师游，著《明心论》。明瓚释徒谓之懒残，泌尝读书衡岳寺，异其所为，曰：“非凡人也，听其中宵梵唱，响彻山林。”泌颇知音，能辩休戚，谓懒残经音，先凄怆而后喜悦，必谪坠之人，时

至将去矣。”候中夜，潜往谒之。懒残命坐，拨火出芋以馅之。谓泌曰：“慎勿多言，领取十年宰相。”泌拜而退。天宝八载，在表兄郑叔则家，已绝粒多岁，身轻，能自屏风上，引指使气，吹烛可灭。每导引，骨节皆珊然有声，时人谓之锁子骨。在郑家时，忽两日冥然，不知人事。既寤，见身自顶踊出三二寸，傍有灵仙，挥手动目，如相勉助者，如自足及顶。乃念言大事未毕，复有庭闹之恋，愿终家事。于是在傍者皆见一人，仪状甚巨，衣冠如帝王者，前有妇人，礼服而跪。如帝王者责曰：“情之未得，因欲令来，使劳灵仙之重。”跪者对曰：“不然，且教伊近天子。”于是遂寤。后二岁，为玄宗所召。后常有隐者八人，容服甚异，来过郑家，数自言仙法严备，事无不至。临去叹曰：“俗缘竟未尽，可惜心与骨耳。”泌求随去。曰：“不可！姑与他为却宰相耳。”出门不复见。因作八公诗叙之。复有隐者，携一男六七岁来过，云：“有故，须南行，旬月当还。缘此男有痢疾，既同是道者，愿且寄之。”又留一函曰：“若疾不起，望以此瘞之。”既许，乃问男曰：“不骄留此得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遂去。泌求药疗之，终不愈。八九日而殁，即以函盛，瘞庭中蔷薇架下。累月，其人竟不回，试发函视之。有一黑石。天然中方。上有字如锥画云：“神真炼形年未足，化为我子功相续。丞相瘞之刻玄玉，仙路何长死何促。”泌每访隐选异，采怪木蟠枝，持以隐居，号曰养和，人至今效而为之，乃作《养和篇》，以献肃宗。泌去三四载，二圣登遐，代宗践祚，乃诏追至阙，舍于蓬莱殿延喜阁。由给事以上及方镇除降，（“降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代宗必令商量。军国大事，亦皆泌参决。因语及建宁王灵武之功，

请加赠太子。代宗感悼久之，云：“吾弟之功，非先生则世人不知，岂止赠太子也！即敕于彭原迎丧，赠承天皇帝，葬齐陵。引至城门，奏以龙輶不动，代宗自蓬莱院谓曰：“吾弟似欲见先生。宜速往酹祝，兼宣朕意。且吾弟定策大功，追加大号。时人未知，可作一文，以传不朽，用慰玄魂。泌曰：“已发引矣。他文不及作，挽歌词可乎？”代宗曰：“可。”即于御前制之，词甚凄怆。代宗览之而泣，命中人弛授挽者。泌至，宣代宗命祝酹，歌此二章。于是龙輶行疾如风，都人观之，莫不感涕。先是，建宁王倓，有艰难定策之功，于代宗为弟。人或譖于肃宗云：“有图嗣害兄之心。”遂遇害。及肃宗追悟倓无罪，泌虑复及诸王，因事言曰：“昔高宗有子八人，皇祖睿宗最幼。武后生者，自为行第，故皇祖第四。长曰孝敬皇帝，监国而仁明，为武后所忌而鸩之。次曰雍王贤，为太子，中宗、睿宗常所不安，晨夕忧惧，虽父母之前，无由敢言，乃作黄台摘词，令乐人歌之，欲微悟父母之意，冀天皇天后闻之。歌曰：“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令瓜稀。三摘犹尚可，四摘抱蔓归。然太子竟亦流废，终于黔州。建宁之事，已一摘矣，慎无再摘。”肃宗曰：“先生忠于宗社，忧朕家事，言皆为国龟镜，岂可暂离朕耶？”时玄宗有诰，只要剑南一道自奉，未议北回。泌请肃宗奉表，请归东宫。次作功臣表，述马嵬灵武之事，请上皇还京。初肃宗表至，玄宗徘徊表决。及功臣表至，乃大喜曰：“吾方得为天子父。”下诰定行日，且曰：“必李泌也。”肃宗召泌，且泣且喜曰：“上皇已下诏还京，皆卿力也。”又天宝末，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，常敬事卜者葫芦生。每言吉凶，无不中者。

一旦凌晨，生至窦门，颇甚嗟叹。庭芝请问，良久乃言：“君家大祸将成。”举家啼泣，请问求生之路。生曰：“若非遇中黄君，但见鬼谷子，亦可无患矣。”生乃具述形貌服饰，仍戒以浹旬求之。于是与昆弟群从奴仆，晓夕求访，殆遍洛下。时泌居于河清，因省亲友，策蹇入洛，至中桥，遇京尹避道。所乘骤忽惊辄而走，径入庭芝所居，与仆者共造其门。车马罗列将出，忽见泌，皆惊愕而退。俄有人云：“分司窦员外宅，所失骤收在马厩，请客入座，主人当愿修谒。”泌不得已就其厅。庭芝即出，降阶载拜。延接殷勤，遂至信宿。至于妻子，咸备家人之礼。数日告去，赠遗殊厚。但云：“遭遇之辰，愿以一家奉托。”时泌居于河清，信使旁午于道。庭芝初与泌相值，葫芦生适在其家，云：“既遇斯人，无复忧矣。”及朱泚构逆，庭芝方廉察陕西，车驾出幸奉天，遂于贼庭归款。奎輿反正，德宗首令诛之。时泌自南岳徵还行在，便为宰相。因第臣僚罪状，遂请庭芝减死。德宗意不解，云：“卿以为宁王姻懿耶？宁王以庭芝妹为妃，以此论之，尤为不可。然莫有他事，俾其全否。卿但言之。”于是具以前事闻。由是特原其罪。泌始奏，上密遣中使乘传，于陕问之。庭芝录奏其事。德宗曰：“言中黄君，盖指朕耶？未知呼卿为鬼谷子，何也？”或曰：“泌先莹在河清谷前鬼谷，恐以此言之也。”兴元四年二月，德宗谓泌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宰相皆须姑息，不得与其较量理道。自用卿以来，方豁朕意，是乃天授卿于朕耳。虽夷吾骐驎，传说霖雨，何可以及兹！”其军谋相业，载如国史；事迹终始，具邲侯传。泌有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（出《邲侯外传》）

李泌，字长源，赵郡中山人。他的上六辈的祖父李弼，是唐朝的太师。他的父亲李承休，是唐朝吴房县的县令。李承休娶汝南周氏为妻。当初，周氏还小，有一位名叫僧伽从泗水来的怪和尚见了她感到奇怪，并且说：“这女孩儿以后得嫁给姓李的，能生三个儿子，那个最小的千万不要给他穿紫色衣服。这个孩子由金印紫绶起家，作帝王的老师。”等到周氏怀了李泌之后，怀胎三年，他才生了下来。李泌生下来头发就长到眼眉。在这以前，周氏每次生孩子，必定一连多日困乏疲惫，只有这次生李泌没有毛病，因此他的小名叫“顺”。李泌从小就聪敏，书只看一遍就必定能背下来。他六七岁就学习写文章。开元十六年，唐玄宗在御楼上大设酒宴，夜里在楼下放了一个高高的座位，叫来三教九流登台讲演论辩。李泌姑母的儿子员俶，那年九岁，偷偷求母亲准备了儒生的衣服，趁夜登上高座，词辩非常锋利，演讲的人都理屈词穷。唐玄宗认为他不一般，把他召入楼中，问清他的姓名之后便说：“原来是半千岁的孙子，应该如此。”于是唐玄宗就问宫外还有没有象他这样的奇童子，他回答说：“我舅舅的儿子李顺，今年七岁，能赋诗，非常聪明。”唐玄宗问清李顺家的住处，派宦官偷偷等候在门外，把他抱进宫来，警告说不要让他家知道。唐玄宗正在和张说下围棋。宦官抱着李泌来到，员俶和刘宴都在皇帝身边。等到唐玄宗见到李泌，对张说说：“后来这个小孩与前边那个绝对不一样，从他的仪表相貌看，可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！”张说说：“确实是这样。”于是唐玄宗就让张说试一下他作诗的程度如何。张说让他咏方、圆、动、静。李泌说：“请告诉我各是什么样子。”张说说：“方就是棋

盘，圆就象棋子，动就象棋活了，静就象棋死了。”张说因为李泌年幼，就教他说：“只能按意思虚作，不能再实说出‘棋’字来。”李泌说：“随意作就太容易了。”唐玄宗笑道：“这孩子的聪明才智大于他的实际年龄。”李泌就说道：“方就象行义，圆就象用智，动就象逞才，静就象遂意。”张说于是向唐玄宗祝贺说：“这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事啊！”唐玄宗非常高兴，把李泌抱在怀里，摸着他的头，让人拿果品给他吃。于是就把他送到忠王院，两个月以后才让他回家，还送给他衣物和几十匹彩丝织品，并且告诉他家说：“孩子太小，怕有害于孩子，所以没封他官。应该好好看待他，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材。”从此，张说把李泌请到自己家里，让儿子张均、张和他在一起，就象师友那样，孩子们相处得非常亲近。张九龄、贺知章、张庭珪、韦虚心等人，一见了李泌也都非常喜欢器重他。贺知章曾经说：“这小子目如秋水，将来一定能做卿相。”张说说：“昨天皇上想封他官，我说不行。这是爱护他，等他成器罢了。”当初他是儿童的时候，身体很轻，能在屏风上站立，能在薰笼上行走。一个有道术的人说：“这孩子十五岁一定会大白天升天做神仙。”父母保护他、喜爱他。亲族喜欢他。听说这样都象对他有很大的危险。互相约定，如果有一天空中真出现奇异的香味和音乐声，李泌的近亲，一定要迎上去大骂一顿。到了李泌十五岁那年的八月十五日，果然有笙歌响在室内，时时有彩云挂在院子里的树上。李泌的亲朋，就一齐捣蒜泥，捣了几大桶，等到异音和奇香来到，暗中让人登上屋顶，用大勺子扬洒蒜泥泼向那异音和奇香的来处，音乐和香味就散去。从此就不再来了。二年以后，李泌

赋《长歌行》一首，说道：“天覆吾，地载吾，天地生吾有意无？不然绝粒升天衢，不然鸣柯游帝都。焉能不贵复不去，空作昂藏一丈夫。一丈夫兮一丈夫，平生志气是良图。请君看取百年事，业就扁舟泛五湖。”诗写成之后，传抄的人没有不称赏的。只有张九龄见了之后警告他说：“过早有了好名声，一定会带来损失，你应该自己注意隐藏才能，这才能尽善尽美。把本领隐藏起来，是古人很重视的，何况你还是个小孩子呢！你只应该作诗赞赏风景，咏叹古贤，不要自己表现自己才好。”李泌感动得流泪表示感谢。后来再写的文章，不再言及自己。张九龄尤其喜欢李泌有心计，说他前途不可估量。他还曾经用忠直的话语规劝过张九龄。张九龄很感激他，于是就叫他“小友”。张九龄出任荆州的时候，把他请到郡里住了一年多。他在东都学习的时候，游历了衡山和嵩山，于是遇见神仙桓真人、羡门子、安期先生降临。羽毛制成的车帘和旌旗，流动的云朵和神奇的光彩，照耀着山谷，天将亮的时候才散去。神仙们还教给他通过服用药物而长生成仙的道术，并且警告他说：“太上有命令，因为国家有危险，朝廷多难，你应该以文武之道辅佐皇帝，让你的功德遍及天下民众，然后就可以得道成仙了。”从此，他经常只呼吸不吃粮食，修习黄光谷神的旨要。等到他回到京城，宁王把他迎接到王府，玉真公主叫他弟弟，对他格外敬重。他平常赋的诗，一定会被王公们配上乐章传播。父亲死了，他为父亲守孝，不吃食物骨瘦如柴。他守孝期满就脱了孝服，又去嵩山、华山、终南山游历，根本不顾名声和利禄。天宝十年，唐玄宗把他寻访到召入宫中，他献上了《明堂九鼎》的奏议，应制作了



《皇唐圣祚》的文章，经常讲道谈经。唐肃宗是太子的时候，皇上诏令李泌和太子及王子们是布衣之交，被杨国忠忌恨，以他所作的《感遇》诗是诽谤时政为名设计陷害他，皇上诏令把他安置在蕲春郡。天宝十二年，他母亲周氏死了，他回到家里，太子和王子们都派人去吊祭。不久安禄山攻破潼关，玄宗和肃宗分道出走，李泌曾经偷偷地作诗，有匡复国家的意思。虢王李巨是河洛节度使，他派人在嵩山少室找到李泌，赶上唐肃宗的手札送到，虢王备车马把李泌送到灵武。唐肃宗把李泌迎到卧室内，向他询问行止动静，和他共同商讨大计。于是收复了两都。李泌与皇上，睡觉则床对床，出门则马头并着马头。代宗时，封李泌为广平王，任天下兵马元帅，并且授给他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头衔，让他决定军事，仍然把他安置在宫中。崔圆、房琯从蜀地回来，传达玄宗旨意册立肃宗当皇帝，玄宗并把手诏、衣服、马、枕、被等东西赐给李泌。李泌确实立了大功，但觉察到宠臣李辅国忌妒他的才能，觉得将要对己不利，就上表请求到衡山游历。皇上优先下诏批准了，给他三品官的俸禄。他在山里居住了好几年。一天夜里，他被贼寇加害，把他扔到深谷中。等到天亮，他就攀援别的路径走出来了。他被枯叶垫着，没受一点伤。当初，肃宗在灵武的时候，曾经担忧李郭等将军们，他们都已经三公宰相，已经尊崇敬重到了极点，担心收复失地之后再没有什么高官可以给奖赏他们了。李泌回答说：“以前的朝代，用封爵来表扬有功的人，用封官来任用有能的人。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，都是这样做的。如果收复失地，可以赏给他们土地，也不过二三百户的一个小州，难道这还不



能控制吗？”肃宗说：“很好。”于是李泌说：“至于我所希望的，就和别人不一样。”肃宗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李泌说：“我不吃粮食没有家，对禄位和土地都没有欲望。我为陛下运筹帷幄，收复京城以后，只要能枕在天子的膝上睡一觉，让钦天监来奏报客星侵犯帝座，能动一动天上星宿就满足了。”肃宗大笑。等到皇帝向南进入扶风，每次停顿，皇帝一定让李泌率领部队先出发。由李泌清理行宫，收拾管键钥匙，奏报之后，肃宗才到。走到保定郡，李泌稍有懈怠，事先在院子里睡着了，肃宗来到，走进院子，不让人惊动李泌。皇帝上床，把李泌的头捧到自己膝上。好长时间李泌才醒。皇上说：“天子的膝你已经枕了，攻克敌营收复失地的日子在什么时候？可以缩短时间酬报我。”李泌急忙起来谢恩。肃宗把着他，不让他起来。于是李泌回答说：“这次行动，在我看来，凭借着九庙的神灵，乘着陛下的威严，应该象这个郡的名称，一定是保定了。”到达扶风之后，十天之中，西域河陇的军队都会齐了，在江淮一带征调的人马物品也都送到了，肃宗很高兴。另外，肃宗曾经在一个夜晚，叫来颖王等三个弟弟，一同在地炉地毯上进食。因为李泌经常不吃粮食，肃宗常常亲自烧两个梨送给他。当时颖王依仗皇上对他好，硬要要那梨，肃宗不给，说：“你吃了一肚子肉，李先生不吃粮食，为什么争这点东西？”颖王说：“我们试一试皇上的心，为什么偏向他？不然，我们三个共要一个梨也行。”肃宗也不答应，另外让人拿来别的果品送给他们。三个弟弟又说：“我们因为那梨是皇上亲自烧的所以才要，别的果品有什么用？”接着又说：“李先生受到如此恩宠，请允许我们联句，作为以后的故事。”

颖王说：“先生年几许，颜色似童儿。”其次信王说：“夜抱九仙骨，朝披一品衣。”再次益王说：“不食千钟粟，唯餐两颗梨。”然后三个王子请皇上完成此诗。肃宗便说：“天生此间气，助我化无为。”李泌站起来致谢。肃宗又不让，说：“你住在山上，隐居在幽林之中，不参与人间的事；你住在宫内，秘密地谋划救国大计，把握神妙的机宜，你是镇守社稷的人。”李泌受到的恩宠非常显著，所以元载、李辅国等人嫉妒他就象仇恨敌人。唐代宗即位之后，对李泌也经常有赏赐，宫中派出的宦官在通向李泌家的道上，交错纷繁地往来，另外称他为“天柱峰中岳先生”，赐给他朝见天子的玉简。然后又把他征入翰林院。元载上奏，贬谪他为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，做江西观察判官。元载被处死之后，李泌又被调回京城。后来他又受到常衮的嫉妒，任楚州刺史，还没有出发，改任丰朗二州的团练使，兼任御史中丞。后来他又调到杭州做刺史。他无论到哪里为官，政治都很清明。兴元初年，调他回京到天子身傍任左散骑常侍，不久又被任命为陕府长史，充任陕虢防御使。陈、许的三千名戍卒从京西逃回，逃到陕州地界，李泌在险要处理伏军队，把他们全都打败。他又开设了三门峡十八里陆地运输路线，使征运官粮的事船不再有碰上礁石的忧患，极大地有利于京城。兴元二年六月，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，加封崇文馆大学士，编修国史，封为邺侯。当时顺宗住在春宫，皇妃萧氏的母亲郾国公主和外官交往，皇上怀疑她有不轨的企图，受她株连被罢官的好几个人。皇太子也受到危机，十分害怕。李泌经过一番周旋，向皇上陈述利害，皇上才打消废太子的念头。李泌很有正直的作风。兴

元五年春天，德宗把二月一日定为中和节。李泌上奏现在有关官署献上一本农书，并且献来优良的種稔的种子。王公和皇帝外戚聚居的地方，人们都换上了春装，士人和百姓就互相问候。李泌又制作了中和酒，祭祀勾芒神，用来祈求全年的丰收。这种祭神的活动至今还流传。李泌旷达机敏善辩，喜欢正大的言论。自从他在宫中做官，多次遭到权臣的排挤，他总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免遭灾祸。他终于因为言论古今至理，感悟了圣主，得到了相位。这年三月他死了，皇上追封他太子太傅的称号。这个月有个叫林远的宫中使者，在蓝关旅舍中遇见了李泌。李泌独自骑马，穿着平常的衣服，说暂时去衡山。他向林远述说自己辅佐四代帝王所得到的重遇，惨惨地呆了许久才别去。林远走了很远的路回到长安，才听说他已经死了。德宗听说之后，尤其感到悲伤和惊奇。德宗说：“李泌先生自己说，他得辅佐四个皇帝然后再登天作神仙，这话应验了。李泌在青年时，自从父母相继去世，再也没有去求取功名的愿望，所以他服真气，修道术，周游名山大川。他到南岳张先生那里，被张先生收为弟子。德宗追封张先生为玄和先生。又和明瓚禅师交往。写作了《明心论》，明瓚禅师佛教信徒都叫他懒残！李泌曾在衡岳寺读书，对明瓚禅师的作品感到惊异，说：“这不是个一般人。”他听明瓚禅师夜半念经，响彻山林。李泌很懂音乐，能辨别声音的喜庆和悲哀。他认为明瓚禅师读经的音调是先悲怆而后喜悦，一定是个从天宫谪贬下界的人，到时候就会离去的。等到半夜，他偷偷地去拜见明瓚禅师，懒残让他坐下，从火里拨出烧熟的山芋给他吃。懒残对李泌说：“千万不要多说，你拿到了十年宰相。”

李泌参拜后便退出来。天宝八年，他在表哥郑叔则家里，已经多年不吃粮食，身体很轻，能站在屏风上，拉动手指用气，可以吹灭烛火。每次作引导运气，骨节都有珊珊的响声，当时人们说他的骨头是锁子骨。他在郑家的时候，忽然有两天不省人事了。等他醒来，自己说，看见自己的身体从头顶跳出有二三寸，旁边有一位仙人，挥着手，转动着眼睛，好像在帮助他，又像在鼓励他。等到脚也升到头顶时，忽然想到并且说，我还有大事未了，还有家庭房闹的留恋，希望把这些事办完。这时在身傍又出现一个人，长得高大，穿戴像帝王，前面有个妇人，向他跪拜行礼，像帝王这个人责备说，李泌情缘未断，就想接他升天，还劳烦了灵仙。跪着的妇人说，要是这样，还是先让他给皇帝做事吧。然后我就醒转来了。两年后，李泌果然被唐玄宗征入宫中。李泌还住在郑家时曾经有八个容颜服饰很奇特的隐士到郑家来过，几次说他们自己仙术齐备，没有办不到的事。他们临走的时候叹道：“你的俗缘竟然没了，可惜你的心志和骨相了！”李泌要和他们一块去，他们说不行。姑且给他一个做完宰相的时间罢。那八个人一出门就不见了。于是李泌作了《八公诗》记叙这件事。又有一位隐士，带来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，对他说：“我有事要到南方去，或十来天或一个月就能回来。因为这男孩有痢疾，既然咱们是同道，我想把他寄放在你这里。”隐士又留下一个匣子，说：“如果病治不好，希望你用这个匣子把他埋葬了吧。”李泌答应之后，隐士才问那男孩：“你留在这里能行吗？”男孩说：“能行。”于是隐士就走了。李泌找药给男孩治病，始终没治好，八九天之后男孩就死了。于是他就把男孩的尸体

装在匣子里，埋在院子里蔷薇花架下。一个月过去了，那位隐士到底没回来。李泌把匣子挖出来打开一看，里边有一颗黑石，天生的方形，上面有刀刻的字：“神真炼形年未足，化为我子功相续。丞相瘞之刻玄玉，仙路何长死何促。”李泌常常访问隐士和神奇之人，采一些形状奇怪的树干和蟠曲的树枝，带回自己的居处，管这叫做“养和”。人们至今还效仿他做的这种事情。当时他就写了一篇《养和篇》，献给了唐肃宗。李泌离开朝廷三四年之后，二位皇帝先后死去，代宗即位，就下诏把李泌调到京中，让他住在蓬莱殿迎喜阁。从给事以上的官职及镇守一方的官员的任免，代宗一定要与他商量。军队和国家的大事，也都让李泌参加决断。由于说到建宁王在灵武立的功劳，李泌为他请求加封为太子，代宗感叹悼念了好久，说：“我弟弟的功劳，不是先生你为他请功，世人是不会知道的，哪里仅仅加封为太子呢？”于是代宗下令在彭原迎表，赐封号为“承天皇帝”，把他葬在齐陵。灵柩拉到城门的时候，有人来奏报说，拉灵柩的车不动了，代宗在蓬莱院对李泌说：“我弟弟好象要见见你，你应该赶快去祭奠祷告一番，并且说明我的旨意。而且，我弟弟立过大功，追封了大号，这时候人们还不知道，你可以作一篇文章，以便于永远留传，用来慰藉亡灵。”李泌说：“出殡的柩车已经出发，别的文章来不及作，作一首挽歌词可以吗？”代宗说：“可以。”于是他就在代宗面前作了挽歌词，词意很悲怆，代宗读了便哭了，立即派宫里人骑马送给唱挽歌的人。李泌赶到，宣布代宗让他来祭奠，唱了这两章挽歌，于是灵柩车快速如风地走动了。京里人见了，没有不感动得落泪的。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：建

宁王李愔，有艰难时刻制定决策的功劳。他是代宗的弟弟，有的人在肃宗面前说他的坏话，说他有夺皇位害兄长的念头，于是就遇害了。等到肃宗发现李愔无罪，李泌担心再殃及各王，就进言说：“以前高宗有八个儿子，皇祖睿宗最年幼，是武后生的，自己排行，所以皇祖排为第四。老大是孝敬皇帝，监理国事，仁义圣明，被武后猜忌而毒死。老二是雍王李贤，他被立为太子，中宗和睿宗常常不安，朝夕担心害怕，尽管是在父母之前，也不敢直说，就作了《黄台摘词》，让乐府的歌手唱，想要略微感悟父母的主意，希望天皇天后能听到。那歌是：‘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令瓜稀。三摘犹尚可，四摘抱蔓归。’然而太子终究也被流放废掉了，死在黔州。建宁的事，已经是‘一摘’了，千万不要再摘。”肃宗说：“先生忠于宗庙社稷，为我的家事操心，你的话都可以作为国家的借鉴，你一时也不该离开我！”当时唐玄宗有命令，只要剑南这个地方来供养，没谈北回京都的事。李泌请求肃宗给玄宗上表章请他回东宫，然后作了《功臣表》记述马嵬坡和灵武的事，请太上皇回京。起初，肃宗的表章送到，玄宗犹豫不决，等到《功臣表》送到，就非常高兴地说：“我这才能做天子的父亲。”玄宗下令定下起程的日期，而且说：“一定是李泌的主意。”肃宗把李泌找来，边哭泣边高兴地说：“太上皇已经下令回京，这全都是你的作用啊！”另外，天宝末年，员外郎窦庭芝分管洛邑。窦庭芝曾经对会占卜的人葫芦生很敬重。葫芦生常常谈论吉凶，没有说不准的。一天早晨，葫芦生来到窦家门前，一个劲地慨叹。窦庭芝问他叹什么，老半天他才说：“你家要有大祸！”窦家全家啼哭，问他

有什么求生的办法。葫芦生说：“如果不能遇上中黄君，只要能见到鬼谷子，也就可以没有祸患了。”葫芦生就详细地描述鬼谷子的形貌和服饰，还警告他必须在十天内找到。于是窦庭芝和兄弟及奴仆们，不分昼夜地求访，几乎找遍了洛邑。当时李泌住在河清，因为探望亲友，骑着骡子到洛邑去，走到中桥，遇到京城长官的车马而回避，他骑的骡子忽然惊跑了，直接跑到了窦庭芝家里。李泌和仆人一起来到窦家门前，窦家车马罗列将要出门，忽然看到李泌，都惊愕地退了回去。不一会儿有人上前说：“我分管窦员外的外院，你丢失的骡子收在马棚里，请客人进来坐坐，主人应该是希望见到您的。”李泌不得已来到厅中。窦庭芝出来之后，站在阶下参拜，接待得非常殷勤。于是住了两宿。窦庭芝的妻子儿女全都以家人的礼节拜见李泌。李泌住了几天告别要走，窦家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，只是说：“在这遭遇大祸的时候，我把一家的安危托付给您了。”当时李泌住在河清，使者往还不断。窦庭芝当初和李泌相逢，葫芦生正好在他家。葫芦生说：“既然遇到这个人，就不用再担心了。”等到朱泚叛乱，窦庭芝正在陕西任廉察使。皇帝到了奉天，于是窦庭芝就在贼兵的院子里自首了。皇帝拨乱反正之后，德宗首先下令杀窦庭芝。当时李泌从南岳调回皇帝所在的地方，就做了宰相。李泌排列了犯罪僚属的罪状，就请求皇上不要杀窦庭芝。德宗心里很不理解，说：“你是因为他是宁王的亲戚才替他求情的吗？宁王娶窦庭芝的妹妹为王妃。因为这个原因为他求情，更不可以。那莫非还有别的原因保全他的性命吗？你只管说出来！”于是李泌详细地把以前的事讲给皇上听，因此，特别原谅了窦庭芝的



罪。李泌刚奏明的时候，皇上秘密派中使骑快马到陕西去问，窦庭芝把那件事笔录下来报给皇帝。德宗对李泌说：“葫芦生说的中黄君，大概是我吧？不知叫你是鬼谷子是因为什么？”有人说，李泌祖先的茔地在河清谷前的鬼谷，恐怕是因为这才这样称呼他。兴元四年二月，德宗对李泌说：“我即位以来，宰相都须要我无原则地原谅宽容，不能和他们争辩道理。自从任用你了，才让我的心情开朗，这是天把你交给我的。即使管夷吾那样的俊才，传说那样的好宰相，怎么能比上你呢？”李泌的军事谋略和为相的业绩，就象国史记载的那样。事迹的始终都记在《邺侯传》中。李泌有文集二十卷流传在世上。

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

刘晏 崔希真 韦老师  
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

### 刘 晏

唐宰相刘晏，少好道术，精思不倦，而无所遇。常闻异人多在市肆间，以其喧杂，可混迹也。后游长安，遂至一药铺，偶问云：常有三四老人，纱帽拄杖来取酒，饮讫即去，或兼觅药看，亦不多买，其亦非凡俗者。刘公曰：“早晚当？”曰：“明日合来。”刘公平旦往，少顷果有道流三人到，引满饮酒，谈谑极欢，旁若无人。良久曰：“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？”一人曰：“王十八。”遂去。自后每忆之，不可寻求。及作刺史，往南中，过衡山县，时春初，风景和暖，吃冷淘一盘，香菜茵陈之类，甚为芳洁。刘公异之，告邮史曰：“侧近莫有衣冠

居否？此菜何所得？”答曰：“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，所以馆中常有此蔬菜。”刘公忽惊记所遇道者之说，乃曰：“园近远，行去得否？”曰：“即馆后。”遂往。见王十八，衣犊鼻灌畦，状貌山野，望刘公趋拜战栗。渐与同坐，问其乡里家属。曰：“蓬飘不省，亦无亲族。”刘公异疑之，命坐，索酒与饮。固不肯。却归，晏乃诣县，自请同往南中。县令都不喻，当时发遣。王十八亦不甚拒，破衣草履，登舟而行。刘公渐与之熟，令妻子见拜之，同坐茶饭。形容衣服，日益秽弊。家人并窃恶之。夫人曰：“岂兹有异，何为如此？”刘公不懈。去所诣数百里，患痢，朝夕困极，舟船隘窄，不离刘公之所。左右掩鼻罢食，不胜其苦。刘公都无厌怠之色，但忧惨而已。劝就汤粥，数日遂毙。刘公嗟叹涕泣，送终之礼，无不精备，乃葬于路隅。后一年，官替归朝。至衡山县，令郊迎，既坐曰：“使君所将园子，去寻却回，乃应是不堪驱使。”刘公惊问何时归。曰：“后月余日即归。云：‘奉处分放回。’”刘公大骇，当时步至园中，茅屋虽存，都无所睹。邻人曰：“王十八昨暮去矣。”怨恨加甚，向屋再拜，泣涕而返。审其到县之日，乃途中疾卒之辰也。遣人往发其墓，空存衣服而已。数月至京城，官居朝列，偶得重疾，将至属纆。家人妻子，围视号叫。俄闻叩门甚急，阖者走呼曰：“有人称王十八，令报。”一家皆欢跃迎拜。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。疾已不知人久矣。乃尽令去障蔽等及汤药，自于腰间取一葫芦开之，泻出药三丸，如小豆大，用苇筒引水半瓯，灌而摇之。少顷腹中如雷鸣，逡巡开眼，蹶然而起，都不似先有疾状。夫人曰：“王十八在此。”晏乃涕泗交下，牵衣再拜，若不胜情。妻女及仆使并泣。王

十八凄然曰：“奉酬旧情，故来相救。此药一九，可延十岁。至期某却来自取。”啜茶一碗而去。刘公固请少淹留。不可。又欲与之金帛。复大笑。后刘公拜相，兼领盐铁，坐事贬忠州。三十年矣。一旦有疾。王十八复来曰：“要见相公。”刘公感叹颇极，延入阁中，又恳求。王十八曰：“所疾即愈，且还其药。”遂以盐一两，投水令饮。饮讫大吐，吐中有药三丸，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。刘公堂侄，侍疾在侧，遂攫其二丸吞之。王十八熟视笑曰：“汝有道气，我固知为汝掠也。”趋出而去，不复言别。刘公寻痊愈。数月有诏至，乃卒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唐朝宰相刘晏，年轻的时候喜欢道术，精心钻研，坚持不懈，但是没遇上仙人。他曾经听说仙人大多在市场店铺之间，因为这种地方喧哗嘈杂，可以把行踪混杂在常人之中。所来他来到长安，就走进一家药铺，偶然问起仙人的事。药铺主人说：“曾经有三四位老人，戴着纱帽，拄着拐杖，来买酒，喝完就走。有时候他们也要药看看，也不多买。看样子他们不是凡俗之人。”刘晏说：“他们什么时候还能来？”回答说：“明天应该来。”第二天，刘晏天亮的时候就来到药铺，不多时果然有三个道士模样的人来到药铺，把酒打满就开始喝，又说又笑，极其欢欣，旁若无人。好久才有人说：“世上还有像我们这样悠闲自得的人吗？”另一个人说：“还有王十八。”喝完他们就走了。从此之后，刘晏常常想起这件事，却不能找到那些人。等到他做了刺史，至南方去上任，路过衡山县，当

时正是春初，风景和暖，便吃了一碗冷面。冷面里的香菜、茵陈蒿等，味道很香而且干净。刘晏感到奇怪，就对邮史说：“附近莫非有士绅居住吗？这菜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回答说：“县里的菜园子里有一个叫王十八的人善于种菜，所以旅馆里常常有这样的菜。”刘晏忽然惊喜地想起所遇到的道士们所讲过的话，就说：“菜园离这儿多远？走着去可以吗？”邮史说：“就在旅馆后边。”于是就前往，看到了王十八。王十八围着围裙正在浇菜，山野人的模样。他见了刘晏小步走上来参拜，身上打着哆嗦。刘晏渐渐与他坐到一起。刘晏问他是什么地方人，家里有什么人，他说他飘游不定，也没有亲族。刘晏奇怪而怀疑，让他坐下，要酒和他一起喝。他坚决不喝，退回去了。于是刘晏就到县里去，亲自请求让王十八和自己一起到南方去。县令一点也不理解，当时就打发王十八上路。王十八也不怎么拒绝，穿着破衣草鞋，上船就走。刘晏渐渐和王十八熟了，就让妻子儿女拜见他，和他坐到一起喝茶用饭。王十八的脸和衣服，一天比一天脏，家里人都暗暗地讨厌他。夫人说：“这个人哪有神异之处？我们何必要如此！”刘晏坚持不懈。离要去的地方还有几百里，王十八得了痢疾，一天到晚极为困乏。船上的地方拥挤狭窄，他又不肯离开刘晏的身边，左右的人都捂着鼻子吃不下饭去，不堪忍受。刘晏却丝毫没有厌倦的表现，只是忧愁悲痛而已。他亲自劝王十八服药吃粥。几天之后，王十八就死了。刘晏又是叹息又是哭泣，为王十八送终的礼仪，没有不完备的地方。就把他葬在路边。一年后，刘晏因为官职更替回朝，又回到衡山县，县令在郊外迎接他。尘好之后县令说：“使君带走的那个种菜的，

去了不久又回来了，是他不听使唤吧？”刘晏吃惊地问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县令说：“走后一个多月就回来了，他说是你吩咐放回来的。”刘晏非常惊骇，当时就走到菜园里来。茅屋虽然还在，却没有见到王十八。邻人说，王十八昨天晚上走了。刘晏更加怨恨，对着茅屋连连下拜，哭着返回来。细推算王十八到县的日期，正是王十八在途中病死的时候。刘晏派人去打开王十八的坟墓，空留有衣服罢了。刘晏几个月以后回到京城，在朝中做官，偶然得了重病，快要断气了，全家人围着哭叫。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看门的跑进来喊道：“有一个人自称是王十八，让我进来通报！”全家人都高兴地跳起来迎接拜见王十八。王十八微笑着来到刘晏躺着的地方。刘晏已经病得好长时间不认人了。王十八就让所有的盖的挡的东西和汤药全都拿走，自己从腰间取出一个葫芦来打开，倒出来三丸小豆大小的药来，用苇筒将半盆水和药引灌进刘晏的口中，并摇动他的身体。过一会儿刘晏肚子里有如雷鸣。再过一会儿他便睁开眼，急忙坐起来，完全不像原先有病的样子。夫人说：“王十八在这里！”刘晏便涕泪交流，扯起衣服再拜，不胜感激的样子。妻子儿女及仆人都都哭了。王十八凄惨地说：“为了报答旧情，所以来救你。这药一丸可延寿十年，到时候我来自己拿。”王十八喝了一碗茶就要走，刘晏坚决请他再留一会儿，他不答应。又想要给他金帛，他又大笑，还是走了。后来刘晏做了宰相，兼管盐铁事务，受一件事情牵连被贬到忠州。三十年了，忽然一天又得了病。王十八又来说要见相公，刘晏非常感动。他把王十八迎进屋，又恳求。王十八说：“你的病马上就好，暂且把那药还回来。”于是他

把一两盐扔到水里让刘晏喝。刘晏喝完了就大吐，吐出来三丸药，药的颜色和三十年前吃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王十八要来香汤把三丸药洗了。刘晏的一个堂侄，此时正站在刘晏身边，他就抓了两丸吞下肚去。王十八仔细看了看他笑着说：“你有道气，我本来知道能被你抢去。”王十八快步走出去，并没有告别。刘晏不久就康复了。几个月以后，皇帝下诏书又要起用刘晏，刘晏却死了。

## 崔希真

大历初，锺陵客崔希真，家于郡西。善鼓琴，工绘事，好修养之术。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，希真晨出门，见一老人，衣蓑戴笠，避雪门下。崔异之，请入。既去蓑笠，见神色毛骨，非常人也，益敬之。问曰：“家有大麦面，聊以充饭，叟能是乎？”老父曰：“大麦受四时气，谷之善者也。能沃以豉汁，则弥佳。”崔因命家人具之。间又献松花酒。老父曰：“花涩无味。某野人也，能令其醇美。”乃于怀中取一丸药，色黄而坚。老人以石碎之，置于酒中，则顿甘美矣挂素上，如有所涂，瞬息而罢。崔少顷具饌献，受而不辞。崔后入内，出已去矣。遂践雪寻迹，数里至江，入芦洲中，见一大船，船中数人，状貌皆奇，而樵客在侧。甚人顾笑曰：“葛三乃见逼于伊人。”回谓崔曰：“尊道严师之礼，不必然也。”崔拜而谢之。归视幄中，得图焉。有三人二树一白鹿一药笈，其二人盖方外之状，

手执玄芝采药者；一仙；树似柏皆断；笈为风雨所败。枯槁之状，根相连属，皆非常意所及。后将图并丸药，诣茅山，问李涵光天师。天师曰：“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画也。”李君又曰：“写神人形状于朽木之下，意若得道者寿过松柏也。其药乃千岁松胶也。”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唐代宗大历初年，钟陵郡西住着一位叫崔希真的人。他善于弹琴，精于绘画，又喜欢修养道术。大历二年十月初一夜里下大雪。崔希真早晨出门，看见一位老人，穿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在门下避雪。崔希真感到奇怪，就请他进来。老人脱去蓑衣，摘下竹笠之后，看他的精神长相，不是个平常人。崔希真对老人更敬重了。他问老人说：“我家里有大麦面，我靠它当饭吃，你老人家能吃这种东西吗？”老头说：“大麦受四时之气，是谷物之中较好的，能浇上一点豉汁，就更好。”崔希真就让家人备饭。备饭其间又献上松花酒。老头说：“这种花酒涩而无味。我是个野人，能让它变得醇美。”于是老人从怀里取去一丸黄色的挺坚硬的药来。用石头把它捣碎，放到酒里，酒就立时变得甜美了。老人又把几丸送给崔希真。崔希真打听这是什么药，老人笑而不答。崔希真进到屋里，从窗子偷偷地看，见老头在帷幄前挂的白绢上涂抹什么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崔希真不一会儿献上饭食，老人没有推辞就吃起来。崔希真后来又进到屋里，再出来的时候老人已经走了。于是崔希真踏着雪寻找老人的踪迹。走了几里，来到江边，走进长满芦苇的江渚中，看见一条大船，船上有几个人，相貌

都很奇特。那个打柴的就站在一边。那人回头笑着说：“葛三是被这个人逼住了！”又回身对崔希真说：“就是尊道严师的礼节，也不必这样！”崔希真下拜致谢。他回去到帷幄中一看，得到一张图。图上有三个人、两棵树、一只白鹿一个药箱。其中两个人是世外异人的样子，手拿玄芝的采药人。一位是仙人。画上的树象柏树，枝干全都折断。药箱被风雨吹打得样子很枯槁。树根连在一起。画上的的一切都不是平常可能想到的。后来他拿着图和丸药到茅山，向李涵光天师请教。天师说：“这是仙人葛洪的三儿子画的。”李天师又说：“在朽木下画神仙的形象，意思是，得道成仙的人，寿比松柏还长。那药就是千年松的松胶。”

## 韦老师

嵩山道士韦老师者，性沉默少语，不知以何术得仙。常养一犬，多毛黄色，每以自随。或独坐山林，或宿雨雪中，或三日五日至岳寺，求斋余而食，人不能知也。唐开元末岁，牵犬至岳寺求食，僧徒争竞怒，问何故复来。老师云：“求食以与犬耳。”僧发怒慢骂，令奴盛残食，与乞食老道士食。老师悉以与犬。僧之壮勇者，又慢骂，欲殴之。犬视僧色怒。老师抚其首。久之，众僧稍引去。老师乃出，于殿前池上洗犬。俄有五色云遍满溪谷。僧骇视之，云悉飞集池上。顷刻之间，其犬长数丈，成一大龙。老师亦自洗濯，服绀衣，骑龙坐定，



五色云捧足，冉冉升天而去。僧寺作礼忏悔，已无及矣。（出《惊听录》）

嵩山道士韦老师，性情沉默，少言寡语，不知他凭着什么样的道术成了神仙。他曾经养了一只狗，是黄色的，毛很多，常常让它跟在身边。他有时候独自坐在山林里，有时候宿在雨雪之中，有时候每隔三天五天就到嵩山上的寺里去，要剩饭吃。人们不知道他的行踪。唐玄宗开元末年，他牵着狗到山上的寺里要饭吃，和尚们生气地辱骂他，责问他为什么又来。韦老师说：“我要饭喂狗而已。”和尚让奴仆盛剩饭给要饭的老道士吃。韦老师全喂了狗。有一个健壮胆大的和尚又大骂，想打韦老师。那狗见了和尚的表现也生气了，韦老师抚摸它的头安慰它，过了一会儿，和尚们渐渐走了，韦老师这才从寺里出来，在殿前的水池里洗那只狗。顷刻间有五色云布满山谷。和尚们吃惊地看着这些云。云彩全都飞来集中在水池之上。顷刻之间，那只狗长成几丈长，成为一条大龙。韦老师也自己洗净身体，穿绸子衣服，骑到龙背上坐好，五色云捧着他们，慢慢地升到天上去了。僧寺里举行仪式表示忏悔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## 麻阳村人

辰州麻阳县村人，有猪食禾，人怒，持弓矢伺之。后一日复出，人射中猪，猪走数里，入大门。门中见室宇壮丽，有一老人，雪髯持杖，青衣童子随后，问人何得至此。人云：“猪食禾，因射中之，随逐而来。”老人云：“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，不亦甚乎。”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。前行数十步，至大厅，见群仙，羽衣乌帟，或樗蒲，或奕棋，或饮酒。童子至饮所。传教云：“公令与此人一杯酒。”饮毕不饥。又至一所，有数十床，床上各坐一人，持书，状如听讲。久之却至公所。公责守门童子曰：“何以开门，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。”乃谓人曰：“此非真猪。君宜出去。”因命向童子送出。人问老翁为谁。童子云：“此所谓河上公，上帝使为诸仙讲《易》耳。”又问君复是谁。童子云：“我王辅嗣也，受《易》已来，向五百岁，而未能通精义。故被罚守门。”人去后，童子蹴一大石遮门，遂不复见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辰州麻阳县有一位村民，因为有一头猪吃了他家的庄稼，他很生气，就拿着弓箭等在那里。后来有一天猪又来了，这人射中了那猪。猪跑出几里，走进一家大门。门里的屋宇很壮丽。有一位老人迎出来。这老人的胡须雪白，拄着拐杖，青

衣童子跟在他身后。他问村民为什么能到这里来。村民说，猪吃了他的庄稼，他射中了猪，追猪追到这里来。老人说：“有人牵牛走路踩了地里的禾苗，就把人家的牛抢去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老人让一个童子给这个人酒喝。往前走了几十步，来到一个大厅，看到一群仙人。仙人穿着羽毛衣服，戴着黑色头巾。有的在玩牌，有的在下棋，有的在喝酒。童子走到喝酒的地方，说道：“老人让给这个人一杯酒喝。”这个人喝了一杯酒之后，就不觉得饿了。又来到一个地方，有几十张坐榻，每张坐榻上都坐着一个人，每人拿着书，样子像在听讲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回到老人那地方。老人责备守门的童子说：“你为什么开门，让猪跑进跑出还不知道？”于是对村民说：“这不是真猪，你应该出去了。”于是就让童子把这个人送出去。这个人问那老头是谁，童子说：“这是河上公，上帝派他来给神仙们讲《易经》。”又问童子是谁，童子说：我叫王辅嗣，学习《易经》快五百年，而没有能理解精通它的要义，所以被罚在这里守门。这个人走后，童子踢一块大石头挡上门，就再也看不见猪来吃庄稼了。

## 慈心仙人

唐广德二年，临海县贼袁晁，寇永嘉。其船遇风，东漂数千里，遥望一山，青翠森然，有城壁，五色照耀。回舵就泊，见精舍，琉璃为瓦，玳瑁为墙。既入房廊，寂不见人。房

中唯有胡 子二十余枚，器物悉是黄金，无诸杂类。又有衾茵，亦甚炳焕，多是异蜀重锦。又有金城一所，余碎金成堆，不可胜数。贼等观不见人，乃竞取物。忽见妇人从金城出，可长六尺，身衣锦绣上服紫绡裙，谓贼曰：“汝非袁晃党耶？何得至此？此器物须尔何与，辄敢取之！向见 子，汝谓此为狗乎？非也，是龙耳。汝等所将之物，吾诚不惜，但恐诸龙蓄怒，前引汝船，死在须臾耳！宜速还之。”贼等列拜，各送物归本处。因问此是何处。妇人曰：“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。汝等无故与袁晃作贼，不出十日，当有大祸。宜深慎之。”贼党因乞便风，还海岸。妇人回头处分。寻而风起，群贼拜别，因便扬帆。数日至临海。船上沙涂不得下，为官军格死，唯妇人六七人获存。浙东押衙谢谗之配得一婢，名曲叶，亲说其事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宗广德二年，临海县有一个叫袁晃的贼寇去骚扰永嘉，他的船遇上大风，向东漂出几千里。远远望见一座山。山上的树木青翠茂密，还有五色闪耀的城墙。他便把船停到山下。上山见到一所很精美的房舍，用琉璃做的瓦，用玳瑁砌的墙。走进房廊，很静，看不到人，屋里只有二十多只小狗崽。器物全是用黄金制做的，没有各种杂物。又有被褥，也很有光彩，大多是西蜀出产的贵重织锦。还有一所金子城，多余的零碎金子一堆一堆的，数不胜数。贼人见屋里没人，就争抢着拿东西。忽然发现一位妇人从金子城里走出来。她能有六尺高，身上穿着锦绣上衣，紫色丝绸裙子。她对贼人们

说：“你们不是袁晁的同伙吗？怎么能到这里来？这些东西并不是留给你们的，你们就敢拿？刚才见到的小狗，你们以为是狗吧？不是的，那是龙啊！你们拿走的东西，我实在不珍惜，但是恐怕那些龙压不住怒火，前去拉你们的船，你们就死在眼前了。你们应该马上回去！”贼人们站成一排下拜，各把东西送回原处。于是就问这是什么地方，妇人说：“这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的地方，你们无缘无故就跟着袁晁做贼，不出十天得有一场大祸，应该特别小心。”贼人们于是乞求妇人刮一阵顺风，让他们回到海岸。妇人回头布置一下，不一会儿就起了风。贼人们下拜告别，于是就扬帆起程，几天就回到临海县。船被搁浅在泥沙之中走不脱，贼寇全被官兵打死了，只剩下六七个妇人活了下来。浙东县押衙的谢诠之分配到一个奴婢，名字叫曲叶，是她亲口讲的这件事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

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 巨 李山人  
陶尹二君 许碛 杨云外 杜 惊  
南岳真君

### 巴邛人

有巴邛人，不知姓。家有桔园，因霜后，诸桔尽收。余有二大桔，如三四斗盎。巴人异之，即令攀摘，轻重亦如常桔，剖开，每桔有二老叟，须眉皓然，肌体红润，皆相对象戏，身仅尺余，谈笑自若，剖开后，亦不惊怖，但与决赌。赌讫，叟曰：“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，智琼额黄十二枚，紫绢帔一副，绛台山霞实散二庾，瀛洲玉尘九斛，阿母疗髓凝酒四锺，阿母女恣盈娘子躋虚龙缟袜八两，后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。”又有一叟曰：“王先生许来，竟持不得。信

中之乐，不减商山；但不得深根固蒂，为摘下耳。”又一叟曰：“仆饥矣，须龙根脯食之。”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，方圆径寸，形状宛转如龙，毫厘罔不周悉，因削食之，随削随满。食讫，以水噉之，化为一龙，四叟共乘之，足下泄泄云起，须臾风雨晦冥，不知所在。巴人相传云：“百五十年已来如此，似在隋唐之间，但不知指的年号耳。”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巴邛有一个人，不知姓什么。他家有一座桔子园。下霜之后，许多桔子都收下来了。还剩下两个很大的桔子，像能容三、四斗那样大的罐。巴邛人觉得这两个桔子很奇怪，便让人上去摘下来。它们的重量也和平常的桔子一样。把桔子剖开，每个桔子里都有两个老头儿，胡须眉毛都是白色的，全身肌肤红润，都面对面下象棋，身高只有一尺多，侃侃而谈，笑声朗朗，神态自若。桔子剖开之后，他们也不惊慌，照样和对方赌胜负。赌完之后，一个老头儿说：“你输给我海龙神第七个女儿的头发十两、智琼额黄十二枚、紫色绢披肩一副、绛台山的霞实散二庾（古代容量单位一庾为十六斗）、瀛洲的玉尘九斛（古代容量单位，十斗为一斛）、阿母疗髓凝酒四盅、阿母女态盈娘子躋虚龙白袜八双。后天在王先生青城草堂给我罢。”又有一个老头儿说：“王先生答应来，终究等不及了。桔中的乐趣，与商山相比并不减色，只是不能深根固蒂，还是让人家给摘下来了。”又一个老头儿说：“我饿了，需要吃龙根脯了。”说完就在衣袖中抽出一个草根，大小一寸左右，形状宛转像龙一样，头尾具备丝毫不差。老头儿就削着它吃，

边削边长，完整如初。老头吃完，口含清水喷它，就变成一条龙。四个老头儿一起骑上，龙的爪下排出云雾，片刻之间风雨茫茫，四个老头儿和龙不知哪里去了。一百五十年来巴人一直如此相传。此事好像是在隋唐之间，但没有指明具体年号。

## 章仇兼琼

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，常令左右搜访道术士。有一鬻酒者，酒胜其党，又不急於利，赊贷甚众。每有纱帽藜杖四人来饮酒，皆至数斗，积债十余石，即并还之。谈谐笑谑，酣畅而去。其话言爱说孙思邈。又云：“此小儿有何所会。”或报章仇公。乃遣亲吏候其半醉，前拜言曰：“尚书令传语：‘某苦心修学，知仙官在此，欲候起居，不知俯赐许否。’”四人不顾，酣乐如旧。逡巡，问酒家曰：“适饮酒几斗？”曰：“一石。”皆拍掌笑：“太多。”言讫，不离席上，已不见矣。使者具报章仇公，公遂专令探伺。自后月余不至。一日又来，章仇公遂潜驾往诣，从者三四人，公服至前，跃出载拜。公自称姓名，相顾徐起，唯柴炷四枚，在於坐前。不复见矣。时玄宗好道，章仇公遂奏其事，诏召孙公问之。公曰：“此太白酒星耳，仙格绝高，每游人间饮酒，处处皆至，尤乐蜀中。”自后更令寻访，绝无踪迹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

章仇兼琼尚书镇守西川，经常派他的手下人察访道家术士。有一个卖酒的人，他的酒好，胜过他的同行。他又不着急用钱，所以赊欠他酒钱的人很多。经常有四个戴着纱帽拄着藜茎拐杖的人来饮酒。他们的酒量都多至几斗，积累的酒债达到十多石，就一起还给酒家。他们总是谈笑诙谐风趣，饮至尽兴而去。他们谈话喜欢谈论孙思邈，一再说这个小子会什么？有人把此事报告给章仇公。章仇公就派他的亲信役吏前去，等到他们四人喝到半醉，上前拜见说：“章仇尚书让传他的话：‘我苦心修行学习，知道仙官在这里，想在你们的身边侍候起居，不知肯屈尊应允否？’”那四人闻而不顾，照样尽兴饮酒作乐。一会儿，他们问酒家说：“刚才我们喝几斗酒了？”酒家回答说：“一石了。”他们都拍掌大笑说：“太多了！”说完，未见他们离开席位，已经不见了。章仇公派去的人把所见都报告给章仇公。章仇公于是派专人去打探他们的消息。从这以后，他们一个月没来。有一天又来了。章仇公听到报告后就秘密地亲自前往，有三、四个人跟随。穿着公服来到他们跟前，跃出参拜。章仇公说出自己姓名。那四人相互看了看慢慢地站起，人已不见，只有四根柴烬立在座位之前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再不出现了。当时唐玄宗皇帝喜好道术，章仇公就向玄宗皇帝奏明了这件事。唐玄宗下诏召见孙公询问此事。孙公说：“这是太白酒星，仙人品格极高，常常漫游人间饮酒，各处都去，尤其喜欢蜀中。”从此以后唐玄宗皇帝更加派人四处寻访，但却没有一点踪迹。

## 石 巨

石巨者，胡人也，居幽州。性好服食。大历中，遇疾百余日，形体羸瘦，而神气不衰。忽谓其子曰：“河桥有卜人，可暂屈致问之。”子还云：“初无卜人，但一老姥尔。”巨云：“正此可召。”子延之至舍。巨卧堂前纸榻中。姥径造巨所，言甚细密。巨子在外听之，不闻。良久姥去。后数日，旦有白鹤从空中下，穿巨纸榻，入巨所，和鸣食顷，俄升空中，化一白鹤飞去。巨子往视之，不复见巨。子便随鹤而去，至城东大墩上，见大白鹤数十，相随上天，冉冉而灭。长史李怀仙，召其子问其事，具答云然。怀仙不信，谓其子曰：“此是妖讹事，必汝父得仙。吾境内苦旱，当为致雨，不雨杀汝。”子归，焚香上陈。怀仙使金参军赍酒脯，至巨宅致祭。其日大雨，远近皆足。怀仙以所求灵验，乃於巨宅立庙，岁时享祀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石巨，是胡人，居住在幽州，喜好服食。唐代宗大历年间，得病病了一百多天，身体虽然消瘦，但精神不减。一天，忽然对他的儿子说：“河桥有卜卦的人，可暂且委屈他，把他召来问一问。”他的儿子回来说：“并没有什么卜卦的人，只有一个年老的妇人而已。”石巨说：“正是这个人，可以呼唤

来。”石巨的儿子邀请老妇人到家里。石巨躺在正屋前的纸榻中，老妇人直接到石巨的住处去。同石巨说话的声音很细很小。石巨的儿子在外面听他们说话，但听不见。过了好长时间，老妇人才离开。后几天，早晨有一只白鹤从空中下来，穿过石巨的纸榻，进入石巨的住处，和鸣了大约有一顿饭的工夫。过了一会儿，声音升到空中，变成一只白鹤飞走了。石巨的儿子去看他，不见石巨了。石巨的儿子便追随白鹤而去。到了城东的大土堆上，看见几十只大白鹤，一个跟一个地飞上天，慢慢飞远消失了。长史李怀仙，呼唤石巨的儿子，询问那件事。石巨的儿子一五一十地回答了。但李怀仙不信，对他的儿子说：“这是妖讹之事，你父亲如果真是得道成仙了，我们境内大旱，你父亲就应该给我们送雨来，如果天不下雨就杀你。”石巨的儿子回来，焚香上告苍天。李怀仙派金参军拿着酒脯，到石巨的住宅来，进行祭祀。那天下了大雨，远近的雨水都很充足。李怀仙因为所求很灵验，就在石巨的住宅立了庙，每年都按时节用酒食在那里进行祭祀。

## 李山人

李中丞汶，在朝日，好术士。时李山人寓居门馆，汶敬之。汶有子数人，其长曰元允，先与襄阳韦氏结婚，乃自京之襄阳，远就嘉会。发后，山人白汶曰：“贤郎有厄，某能相救；只要少时不交人事，以图静处。”汶许之。山人别居，良

久出曰：“贤郎厄已过；然所乘马死，从者毙其一。身少见血，余无大损。汶疑信半之，乃使人至襄州，沿路侦候。使回得信云：“中道过大桥，桥坏，马死奴毙。身为横木决破颐颌间，少许出血，寻即平复。”公叹异之。后忽辞云：“某久此为客，将有没化之期。”但益怅然。汶曰：“何忽若是？”曰：“运数且尔，亦当委顺。”汶曰：“然可少留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汶固留之，月余又云：“欲遂前期。”汶又留半月。曰：“此须去矣。”乃晨起，与汶诀别。其后诸相识人家，皆云：“同日见李山人来告别。初别时曰：“某有少事，欲言之於第三郎君。”问何事。乃云：“十五年后，於昆明池边，见人家小儿颊有疵者，即某身也。”乃行。其后亦不知所之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中丞李汶，在朝为官的日子，喜爱术士。当时李山人寓居李汶门馆，李汶很敬重他。李汶有好几个儿子，他的长子名叫元允，先和襄阳韦氏定亲，于是从京城到襄阳，离家远行就婚。出发以后，李山人告诉李汶说：“你的儿子路途有灾难，我能相救，只是暂时需要不与别人交际应酬，因此我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环境。”李汶答应了他，李山人就另居别处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李山人出来对李汶说：“你儿子的灾难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他所骑的马死了，跟随的仆人死了一个，他身上出了少许血。其余没有大的损失。”李汶对此半信半疑，就派人到襄州去，沿路探听查访验证。使者获得确实的消息回来说：“中途过大桥，桥坏了，公子骑的马死了，跟随的奴仆也死了一个，公子的面颊和下巴之间被横木划破，出了少量的

血，不久就痊愈了。”李汶对此惊叹异常。后来李山人忽然向李汶辞别说：“我长久在这里做门客，将要到歿化的期限了。”心里非常难过。李汶说：“怎么忽然至于这样啊！”李山人说：“运数将是这样，也委实应当顺从。”李汶又说：“然而，还可以少留一段时间吗？”李山人说：“可以。”李汶因此留下他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李山人又说要实现前言。李汶又留了半个月。李山人说：“这回必须离开了。”于是他早晨起来，与李汶辞别。那以后许多与李山人相识的人家都说，同是那一天看见李山人来到自己家告别。李山人最初在李汶家告别时说：“我有点小事，要告诉给三公子。”问他是什么事？却说：“十五年后，在昆明池边，看见人家小孩面颊有个小疤痕的，就是我的转世之身。”说完就走了，以后也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## 陶尹二君

唐大中初，有陶太白、尹子虚老人，相契为友。多游嵩华二峰，采松脂茯苓为业。二人因携酿酝，陟芙蓉峰，寻异境，憩于大松林下，因倾壶饮，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。二公起而问曰：“莫非神仙乎？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！”笑者曰：“吾二人非山精木魅，仆是秦之役夫，彼即秦宫女子。闻君酒馨，颇思一醉。但形体改易，毛发怪异，恐子悸栗，未能便降。子但安心徐待，吾当返穴易衣而至，幸无遽舍我去。”二公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遂久伺之。忽松下见一丈夫，古服俨

雅；一女子，鬢髻綵衣。俱至。二公拜謁，忻然还坐。顷之，陶君启神仙何代人，何以至此？既获拜侍，愿怯未悟。古丈夫曰：“余秦之役夫也，家本秦人，及稍成童，值始皇帝好神仙术，求不死药，因为徐福所惑，搜童男童女千人，将之海岛。余为童子，乃在其选，但见鲸涛蹙雪，蜃阁排空，石桥之柱欹危，蓬岫之烟杳渺，恐葬鱼腹，犹贪雀生。於难厄之中，遂出奇计，因脱斯祸。归而易姓业儒，不数年中，又遭始皇煨烬典坟，坑杀儒士，搢绅泣血，簪绂悲号。余当此时，复是其数。时於危惧之中，又出奇计，乃脱斯苦。又改姓氏为板筑夫，又遭秦皇歎信妖妄，遂筑长城，西起临洮，东之海曲。陇雁悲昼，塞云咽空。乡关之思魂飘，砂碛之劳力竭。墮指伤骨，陷雪触冰。余为役夫，复在其数。遂於辛勤之中，又出奇计，得脱斯难。又改姓氏而业工，乃属秦皇帝崩，穿凿骊山，大修茔域，玉墀金砌，珠树琼枝，绮殿锦宫，云楼霞阁。工人匠石，尽闭幽隧。念为工匠，复在数中，又出奇谋，得脱斯苦。凡四设权奇之计，俱脱大祸。知不遇世，遂逃此山，食松脂木实，乃得延龄耳。此毛女者，乃秦之宫人，同为殉者。余乃同与脱骊山之祸，共匿於此。不知於今经几甲子耶？”二子曰：“秦於今世，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。兴亡之事，不可历数。”二公遂俱稽顙曰：“余二小子，幸遇大仙。多劫因依，使今谐遇。金丹大药，可得闻乎？朽骨腐肌，实翼麻荫。”古丈夫曰：“余本凡人，但能绝其世虑，因食木实，乃得凌虚。岁久日深，毛发绀绿，不觉生之与死，俗之与仙。鸟兽为邻，獠狄同乐。飞腾自在，云气相随。亡形得形，无性无情。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。”二公曰：“大仙食木实之

法，可得闻乎？”曰：“余初饵柏子，后食松脂，遍体疮痍，肠中痛楚。不及旬朔，肌肤莹滑，毛发泽润。未经数年，凌虚若有梯，步险如履地。飘飘然顺风而翔，皓皓然随云而升。渐混合虚无，潜孚造化。彼之与我，视无二物。凝神而神爽，养气而气清。保守胎根，含藏命带。天地尚能覆载，云气尚能鬱蒸，日月尚能晦明，川岳尚能融结。即余之体，莫能败坏矣。”二公拜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饮将尽，古丈夫折松枝，叩玉壶而吟曰：“饵栢身轻叠嶂间，是非无意到尘寰。冠裳暂备论浮世，一饷云游碧落间。”毛女继和曰：“谁知古是与今非，闲蹑青霞远翠微。箫管秦楼应寂寂，彩云空惹薜萝衣。”古丈夫曰：“吾与子邂逅相遇，那无恋恋耶？吾有万岁松脂，千秋柏子少许，汝可各分饵之，亦应出世。”二公捧授拜荷，以酒吞之。二仙曰：“吾当去矣！善自道养，无令泄漏伐性，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。”二公拜别，但觉超然，莫知其踪去矣。旋见所衣之衣，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。陶尹二公，今巢居莲花峰上，颜脸微红，毛发尽绿，言语而芳馨满口，履步而尘埃去身。云台观道士，往往遇之，亦时细话得道之来由尔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唐宣宗大中初年，有陶大白、尹子虚二位老人，相互之间情投意合，成为要好朋友。他们多半是游览嵩山和华山，以采集松脂和茯苓为业。他们携带着酿造的好酒，登芙蓉峰，寻找奇异的地方。他们在大松下休息，顺便倒出酒壶中的酒开怀畅饮。忽然听到松树梢上有两个人拍掌大笑。陶、尹二

公站起身来发问说：“莫非你们是神仙吗？能不能落下来饮一杯酒？”大笑的人说：“我们二人不是山精木怪。我是秦朝的役夫，她是秦朝宫中的宫女。闻到你们酒的香气，很想一醉。只是因为我们的形体改变，毛发怪异，唯恐你们害怕，没能随便落下去。你们只需安心地稍等片刻，我们回洞换了衣服就来，希望不要急忙舍弃我们而去。”陶、尹二公说：“我们敬听仙人之命。”于是长时间在那里等待他们。忽然松树下面出现一个男子，身穿古服，庄重雅致。一个女子，头梳环形发结，身着彩衣，一起来了。陶、尹二公起身参拜。他们愉快地围坐在一块儿。过了一会儿，陶公开口问二位神仙是什么朝代人，因为什么到了这里。既然我们能得到拜见、侍候神仙的机会，请帮我们弄通还未领悟的道理。古男子说：“我是秦朝的役夫，家本陕西人。等到渐渐长成儿童，碰上始皇帝好神仙术，寻找长生不死药。因而被徐福迷惑，搜寻童男童女一千人，将送到海岛上。我是童子，是在挑选之列。只见海上鲸鱼掀起惊涛骇浪，如同天降急促飞雪，海市蜃楼排在空中，犹如石桥的柱石倾倒，蓬莱峰峦的云雾也变得虚无缥缈。由于害怕葬身鱼腹，还贪恋人生，就在灾难之中想出一条奇计，趁机逃脱了这场灾祸。回来以后就更名改姓，从事儒业。不几年，又遇到秦始皇焚烧典籍文献，活埋杀害儒生。当时缙绅泣泪成血，簪绂哭天喊地。我正在这里从事于儒业，又正好是那行列中的一个。当时在危险恐惧之中，又想出一条奇计，才逃脱了这场苦难。之后，我又更名改姓当筑造泥墙的苦工。又遇上秦始皇帝忽然听信妖言妄说，于是又修筑长城，西起临洮，东到海曲。当时的情景是：陇中鸿



雁白昼悲鸣，边塞愁云密布天空。近关思乡之情使人魂魄飘散，沙漠的劳苦使人精疲力竭，毁落脚趾，损伤骨骼，趴冰卧雪，苦不堪言。我是役夫，又正好在这个行列之中，就在辛苦的劳役之中，我又想出一条奇计，才摆脱了这场灾难。之后，我又改名换姓当工匠，却跟着的是秦始皇帝死了，大兴土木，穿凿骊山，广修墓地，玉铺平地，金砌阶台，珍珠做树，美玉为枝，楼台殿阁，豪华异常。而工人石匠，全都封闭在墓地下面幽冥般的通道之中。自己是个工匠，又在这个行列中，就又想出一个奇特的计谋，才摆脱了这场苦难。总共四次奇特的计谋，都逃脱了大祸。我知道生不遇世，于是逃到这座山，吃松脂和树木果实，才得以延年益寿。这个姓毛的女子，是秦朝的宫女。和我一样，是殉葬的人，我于是和她一起逃脱了骊山灾祸，共同隐藏在这里。不知到现在经过了多少甲子了。”陶、尹二人说：“秦到现在，继承正统的有九个朝代，长达一千多年，其中兴亡的事，数不胜数。”陶、尹二公于是都以额碰地参拜说：“我们两个小子，有幸遇见大仙，屡经劫难，由此有了依托。既然让我们融洽相遇，那金丹大药之事，可以让我们听一听吗？我们是俗骨凡胎，老朽不堪，确实需要庇荫保护。”古男子说：“我本来是凡人，只是能够断绝那些世上的忧虑，因为吃树木的果实，才能够高入天空。年深日久，毛发由黑就成红绿，不知道生和死、俗和仙，与鸟兽为邻，和猴子同乐，飞腾自由自在，云气相随，失去形体还会得到形体，没有性也没有情，不知道金丹大药是什么东西。”陶、尹二公说：“大仙吃树木果实的方法，可以让我们听一听吗？”古男子说：“我开始吃柏树子，后来吃

松脂，全身长满了疮疡，腹中疼痛，不到一个月，皮肤明亮光滑了，毛发油润有了光泽。没有经过几年，升入高空就像有梯子一样，走险路就像走平地一样，轻飘飘的好像浮在空中顺风飞翔，在广阔无边的天空中随云而升。渐渐混合虚无，潜伏造化。你和我，在我看来，不是两个物体。集中精神就精神爽朗，静心养气就元气清爽。保守住胎根，含藏住命带，虽然天地还能够覆载，云气还能够鬱蒸，日月还能够晦明，川岳还能够融解。就是我的身体不能败坏。”陶、尹二公拜谢说：“敬听仙人之命。”酒将要喝完的时候，古男子折下一棵松枝，敲打玉壶并吟诗说：“吃柏子身体轻健，住在山峦叠嶂间，不愿意招惹是非去到人世尘寰，暂时装备衣冠论说空虚不实的尘世，一会儿还是遨游在碧云天。”毛氏女子接着和诗说：“谁能知道古今究竟谁是与谁非，闲暇脚踏青霞远游青翠掩映的深山，秦楼的箫管应该是寂静无声，彩云白白地挑逗薜萝衣衫。”古男子说：“我和你们邂逅相遇，那能不留恋呢？我有一点儿万年的松脂和千年的柏子，你们可以各分一半把它吃了，你们也该走出尘世。”陶、尹二公拜谢双手接过，用酒吞吃了。二位仙人说：“我们应当走了，你们要好好地自己修真养性，不要漏泄伐性，让神气暴露在窟舍。”陶、尹二公与二位仙人拜别，只觉得超然世外，不知他们的踪迹到何处了，不久看他们所穿的衣服，被风一吹都变成了花片蝶翅，飞扬在空中。陶、尹二公，现在巢居在莲花峰上，脸色微微发红，毛发全变成了绿色，说话满口喷发芬芳的香气，履步而尘土离开身体。云台观的道士，经常遇见他们。他们也时常细致地述说他们得道的原因。

## 许 碣

许碣，自称高阳人也。少为进士，累举不第。晚学道于王屋山，周游五岳名山洞府。后从峨眉山经两京，复自襄汴，来抵江淮，茅山天台，四明仙都，委羽武夷，霍桐罗浮，无不遍历。到处，皆于石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：“许碣自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。”睹笔踪者，莫不叹其神异，竟莫详偃月子也。后多游芦江间，常醉吟曰：“阆苑花前是醉乡，踏翻王母九霄觞。群仙拍手嫌轻薄，谪向人间作酒狂。”好事者或诘之。曰：“我天仙也。方在昆仑就宴，失仪见谪。”人皆笑之，以为风狂。后当春景，插花满头，把花作舞，上酒家楼醉歌，升云飞去。（出《续神仙传》）

许碣，自己说是高阳人。青年时期认真读书为进士作准备，但是屡次应举不第。晚年在王屋山学道，周游过五岳名山洞府。后来从峨眉山经两京，又由襄汴来到江淮，茅山、天台山、四明山、仙都山、委羽山、武夷山、霍桐山、罗浮山，没有不游遍的。所到之处，都在悬崖峭壁、人上不去的地方，题字说：许碣自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。目睹他笔迹的人，没有不赞叹他的神异的，但终究不知道偃月子是谁。许碣后来多半是漫游在芦江一带。他经常酒醉吟诗说：“阆苑花前是醉

乡，踏翻王母九霄觞。群仙拍手嫌轻薄，谪向人间作酒狂。”好事的人问他这首诗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：“我是天仙，方才在昆仑山上参加宴会，因为有失礼仪被贬谪下凡。”人们都笑他，认为他是发狂说疯话。后来正值春天景色，他满头插着鲜花，手握花束起舞，到酒家楼上去醉酒作歌，升上彩云飞走了。

## 杨云外

唐乾宁中，云安县汉城宫道士杨云外，常以酒自晦，而行止异常。前进士钱若愚甚敬之。一旦斋沐诣其山观，宿于道斋。翌日虔诚敛衽而白之曰：“师丈，小子凡鄙，神仙之事，虽聆其说，果有之乎？”杨曰：“有之，我即其人也。若示以飞空蹑虚，履水蹈火，即日有千万人就我，不亦烦褻乎！”因腾跃上升，冉冉在空中，良久而下。若愚稽顙，自是信有神仙矣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唐昭宗乾宁年间，云安县汉城宫的道士杨云外，经常用喝酒隐晦自己，然而言行举止不同平常。前进士钱若愚非常敬重他。一天，钱若愚斋戒沐浴后到杨云外的山观，晚上住在道观的斋房里。第二天，整一整衣襟虔诚地对杨云外说：“师丈，小子凡俗浅陋，关于神仙的事，虽然聆听了他们的一些传说，果真有这种事情吗？”杨云外回答说：“有这种事情，

我就是传说的那样人。如果显示出飞空蹑虚、履水蹈火的本领,那样就会每天有成千成万的人靠近我,不是使人厌烦吗?”说完,杨云外就飞跃腾空,慢慢地在空中上升,很长时间才下来。钱若愚以额碰地伏地叩拜,从这以后相信有神仙了。

## 杜 惊

杜惊公惊,为小儿时,常至昭应观,与群儿戏于野。忽有一道士,独呼惊,以手摩挲曰:“郎君勤读书,勿与诸儿戏。”指其观曰:“吾居此,颇能相访否?”既去。惊即诣之。但见荒凉,他无所有。独一殿巍然存焉,内有老君像。初道士半面紫黑色,至是详视其像,颇类向所见道士。乃半面为漏雨所淋故也。(出《玉泉子》)

邠公杜惊,小时候,常到昭应观,和很多儿童在观外野地里游戏。忽然有一个道士,只招呼杜惊,用手抚摩他说:“公子应该勤奋读书,不要和那些小孩子游戏。”道士又指着那座观说:“我住在这,你能不能去看望我?”道士说完就离开了。杜惊马上就到观内去看望道士。进观之后,只见一片荒凉,别的什么都没有。只有一座殿宇立在那里,内有老君的塑像。方才看见那个道士的半边脸是紫黑色的。到这详细看那老君塑像,很像方才他看见的那个道士。是塑像的半边

脸被漏雨所淋的缘故。

## 南岳真君

南岳道士秦保言，勤于焚修。曾白真君云：“上仙何以须纸钱？有所未谕。”既而夜梦真君曰：“纸钱即冥吏所藉，我又何须此。”由是岳中益信重之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南岳衡山的道士秦保言，在焚香修行方面很勤奋。他曾经问真君说：“上仙因为什么需要纸钱呢？我有些不理解”不久秦保言夜里梦见真君说：“纸钱就是冥府官吏要人进贡的，我又怎么需要这个。”由于这个原因，南岳山中更加相信敬重南岳真君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

薛尊师 王老黑叟  
刘无名

## 薛尊师

薛尊师者，家世荣显。则天末，兄弟数人。皆至二千石。身为阳翟令。而数年间，兄弟沦丧都尽，遂精心归道，弃官入山，妻儿悉弃。召同志者，唯有邑小胥唐臣愿从之。杖策负囊，往嵩山口。忽遇一人。自山而出。自云求道之人，姓陈。云如近有仙境。薛遂求问其路。陈曰：“吾有小事诣都，约三日而回。回当奉导。君且於此相待。”薛与唐子止於路口。陈至期而至。陈曰：“但止於此，吾当入山求之。知所诣，即来相报。”期以五日，既而过期，十日不至。薛曰：“陈生岂相给乎？吾当自往。”遂缘磴入谷三四十里。忽於路侧见一死

人，虎食其半，乃陈山人也。唐子谓尊师曰：“本入山为求长生，今反为虎狼之餐。陈山人尚如此，我独何人？不如归人世以终天年耳。”尊师曰：“吾闻嵩岳本灵仙之地，岂为此害？盖陈山人所以激吾志也。汝归，吾当终至。必也不幸而死，终无恨焉。”言讫直往，唐亦决意从之。夜即宿於石岩之下，昼则缘磴而行。数日，忽见一岩下，长松数百株，中有道士六人，如修药之状。薛遂顶礼求诸。道士曰：“吾虽至此，自服药耳。亦无术可以授君。”俄睹一禅室中，有一老僧。又礼拜求问。僧亦无言。忽於僧床下见藤蔓缘壁出户。僧指蔓视。薛遂寻蔓出，具蔓傍岩壁不绝，经两日犹未尽，忽至流泉。石室中有道士数人，围棋饮酒，其陈山人亦在。笑谓薛曰：“何忽而至？子之志可教也。”遂指授道要。亦见俗人於此伐薪采药不绝。问其所，云“终南山紫阁峰下，去长安城七十里。”尊师道成后入京，居于昊天观，玄风益振。时唐玄宗皇帝奉道，数召入内礼谒。开元末，时已百余岁，忽告门人曰：“天帝召我为八威观主。”无病而坐亡，颜色不变。遂于本院中造塔，不塞塔户。每至夜，辄召弟子唐君，告以修行之术。后以俗人礼谒烦杂，遂敕塞其塔户。唐君后亦为国师焉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薛尊师，家世荣耀显贵，武则天末年，他们兄弟几人，俸禄都达到两千石。他本身做阳翟县令。但几年之间，他的兄弟们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都没了。于是他决心皈依道教。放弃官职进入深山，连妻子儿女都抛弃了。招集志趣相同的人，



只有县里的低级小官吏唐臣，愿意跟随他。他们手持拐杖背着行囊，向嵩山山口走去。路上忽然遇见一个人，从山里面出来。这人自己说是求道的，姓陈，并说他知道附近有仙境。薛尊师就求问去仙境的道路。姓陈的人说：“我有小事到都城去，大约三天就回来了，回来后给你们作向导，你们暂且在这里等候。”薛尊师和唐臣就停在路口。姓陈的人到约定的日子就回来了。说：“你们先停在这里，我先进山寻找那个地方，知道了前往的地方，立刻回来相告。”当时约定以五天为期限，可已经过了期限，十天还没来。薛尊师说：“陈生难道是欺骗我们吗？我应当自己去。”于是沿着石头台阶进入山谷，大约走了有三四十里，忽然在路旁看见一个死人，已经被虎吃了一半，这个人正是陈山人。唐臣对薛尊师说：“本来入山是为了寻求长生不死的，现在反倒成为虎狼之食了。陈山人尚且如此，我们算什么入山的人呢？不如回到人世间而终天年罢了。”薛尊师说：“我听说嵩山本是神灵仙人居住的地方，怎么会受这种伤害。大概是陈山人用这个激励我们的意志，你回去吧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倘若也是不幸而死，那死也不遗憾了。”说完一直往前走去。唐臣也决定跟他去。夜晚就宿在石壁下面，白天沿着石磴向上。过了几天，忽然看见一面岩石下面，长了几百株松树，松林中有六个道士，象炼制药材的样子。薛尊师就叩拜请求各位道士。道士说：“我们虽然到了这里，不过自己服药罢了，也没有什么道术可以传授给你们。”一会儿，看见一个禅室中有一个年老和尚。薛尊师又向和尚叩拜求教。和尚也不说话。忽然在和尚床下出现一藤蔓沿着墙壁出了门，和尚指着藤蔓让他们看，薛尊师于是寻找藤蔓的去向出了门。

看见藤蔓靠着石壁连绵不断，经过两天还没到尽头。忽然遇到一个流泉，旁边有一石室，石室中有几个道士，一边下棋一边饮酒。那个陈山人也在。他笑着对薛尊师说：“为什么忽然到这里来。你的志向坚定可以教育。”于是向薛尊师传授道术要领。薛尊师也看见俗人在这里砍柴采药，络绎不绝。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，他们说：“这是终南山紫阁峰下，距离长安城七十里。”薛尊师学成道术之后进入京师，居住在昊天观。从此京师道教更加振兴了。当时唐玄宗皇帝信奉道教，几次召薛尊师入内宫礼谒。开元末年，薛尊师当时已经一百多岁了。忽然告诉弟子说：“天帝召我去做八威观主。”无病端坐死去，脸色不变。就在本院给他建造一墓塔，不砌死塔门，每到夜里，就召见他的弟子唐臣，告诉他修行的道术。后来因为俗人礼谒的太多，十分烦乱，就敕命关闭了他的塔门。唐臣后来也成为国师了。

## 王老

有王老者，常于西京卖药，累世见之。李司仓者，家在胜业里，知是术士，心恒敬异，待之有加。故王老往来依止李氏，且十余载。李后求随入山，王亦相招。遂仆御数人，骑马俱去。可行百余里，峰峦高峭，攀藤缘树，直上数里，非人迹所至。王云：“与子偕行，犹恐不达神仙之境；非仆御所至，悉宜遣之。”李如其言，与王至峰顶。田畴平坦，药畦石

泉，佳景差次。须臾，又至林口，道士数人，来问王老，知邀嘉宾，故复相候。李随至其居，茅屋竹亭，潇洒可望。中有学生数十人，见李各来问其亲戚，或不言。或惆怅者云：“先生不在，今宜少留。具厨饭蔬菜，不异人间也。”为李设食。经数日，有五色云霞覆地，有三白鹤随云而下。于是书生各出，如迎候状。有顷云：“先生至。”见一老人，须发鹤素，从云际来。王老携李迎拜道左。先生问王老：“何以将他人来此！诸生拜谒讫，各就房。李亦入一室。时颇炎热，李出寻泉，将欲洗浴。行百余步，至一石泉，见白鹤数十，从岩岭下，来至石上，罗到成行。俄而奏乐，音响清亮，非人间所有。李卑伏听其妙音。乐毕飞去。李还说其事。先生问得无犯仙官否？”答云：“不敢。”先生谓李公曰：“君有官禄，未合住此；待仕官毕，方可来耳。”因命王老送李出，曰：“山中要牛两头，君可送至藤下。”李买牛送讫，遂无复见路耳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有个叫王老的人，常在西京卖药，几个世代的人都见到过他。有个叫李司仓的人，家住在胜业里。他知道王老是个术士，心里一直非常敬重他，招待他更加周到。所以王老来来往往就住在李家，将近十多年。李司仓后来请求随他入山学道，王老也欣然相召。于是李司仓带了几个仆人，骑马一起跟去了。大约走了一百多里，便无路可走，只是峰峦叠嶂，高峭入云。他们攀藤爬树，一直上了几里，都不是人的踪迹所能到的地方。王老说：“和你一块走，恐怕还不能到达神仙

住的地方，就更不是仆人所能到的了。应该全遣散他们，李司仓依照他的话做了，遣散了跟随的仆人，和王老一起到了峰顶。峰顶地势平坦，有药畦和泉水，景色美好。不一会儿，又来到一树林边，有几个道士来问候王老。知道你邀请嘉宾，所以在此相候。李司仓跟随王老到他的住处，那里是茅屋竹亭，潇洒可望。里面有学生几十人，看见李司仓，各自来问他们的亲戚，有的什么也不说。有一个有些伤感的人说：“因为先生不在，现在还要停留一些时候，在这等待。这里准备着一般的饭菜，和人间没有什么不同。”给李司仓设置的饮食。经过几天，有五色云霞遮盖大地，有三只白鹤随云而下，於是书生各自出来，象迎候宾客的样子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说：“先生到了。”李司仓看见一位老人，须发雪白，从云彩的边缘处走来。王老携带李司仓在道路左侧迎拜。先生问王老，为什么带别人来这里。众书生叩拜完毕，各自回房，李司仓也进了一室。当时天气很炎热，李司仓出来寻找泉水，想用泉水洗澡。走了一百多步，来到一个石泉，看见几十只白鹤从石峰上飞下来，来到石上，排列成行。一会儿，开始奏乐，乐声清脆响亮，是人间所没有的。李司仓低下身去伏在地上听那奥妙的声音。白鹤奏完乐都飞走了。李司仓返回来说那件事。先生问他有没有触犯仙官，李司仓回答说：“学生不敢。”先生对李公说：“你命里有官禄，不应当住在这里。等到仕宦生涯结束了，才可以来。”说完，就命令王老送李司仓出来。王老对李司仓说：“山中要两头牛，你可以送到藤下。”李司仓买了牛送去，就再也不见他走过的路了。

## 黑 叟

唐宝应中，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，有姿容而无子息。州有寺名宝林，中有魔母神堂，越中士女求男女者，必报验焉。政暇日，率妻孥入寺，至魔母堂，捻香祝曰：“祈一男，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。”陆氏又曰：“悦遂所愿，亦以脂粉钱百万，别绘神仙。”既而寺中游，薄暮方还。两月余，妻孕，果生男。政大喜，构堂三间，穷极华丽。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，募画工。自汴、滑、徐、泗、杨、润、潭、洪及天下画者，日有至焉。但以其偿过多，皆不敢措手。忽一人不说姓名，称剑南来，且言善画，泊寺中月余。一日视其堂壁，数点头。主事僧曰：“何不速成其事耶？”其人笑曰：“请备灯油，将夜缉其事。”僧从其言。至平明，灿烂光明，俨然一壁。画人已不见矣。政大设斋，富商来集。政又择日，率军吏州民，大陈伎乐。至午时，有一人形容丑黑，身長八尺，荷笠莎衣，荷锄而至。闾者拒之，政令召入。直上魔母堂，举手锄以斫其面。壁乃颓。百万之众，鼎沸惊闹，左右武士欲擒杀之，叟无怖色。政问之曰：“尔颠癩耶。”叟曰：“无。”尔善画耶？”叟曰：“无。”曰：“缘何事而斫此也？”叟曰：“恨画工之罔上也。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，图写神仙，今比生人，尚不逮矣。”政怒而叱之。叟抚掌笑曰：“如其不信，田舍老妻，足为验耳。”政问曰：“尔妻何在。”叟曰：“住处过湖南

三二里。”政令十人随叟召之。叟自苇庵间，引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薄傅粉黛，服不甚奢，艳态媚人，光华动众。顷刻之间，到宝林寺。百万之众，引颈骇观，皆言所画神母，果不及耳。引至阶前，陆氏为之失色。政曰：“尔一贱夫，乃蓄此妇，当进于天子。”叟曰：“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。”政遣卒五十，侍女十人，同诣其家。至江欲渡，叟独在小游艇中，卫卒、侍女、叟妻同一大船，将过江，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，忽然飞入游艇中。人皆惶怖，疾棹趋之。夫妻已出，携手而行。又追之，二人俱化为白鹤，冲天而去。（出《会昌解颐》及《河东记》）

唐代宗宝应年间，越州观察使皇甫政的妻子陆氏，容貌很美丽，但没有儿子。越州里有一座寺院，名叫宝林寺，寺院里有魔母神堂。越州城中的男男女女，凡是来许愿祈求儿女的，必定是回报应验。皇甫政在空闲的日子，领着妻子进入宝林寺，到魔母神堂，捻香祝祷说：“向魔母祈求一个男孩，果然如愿，请神灵允许我用俸禄钱一百万贯建造堂宇。”陆氏接着又说：“倘若遂了我们的心愿，我也用脂粉一百万贯，另画神仙的像。”接着皇甫政夫妇在寺院四处游览，到了傍晚才回家。过了两个多月，皇甫政的妻子怀孕了，后来果然生了一个男孩。皇甫政大喜，建造了三间堂宇，极其富丽堂皇。他的妻子陆氏在寺院门外堆了一百万贯钱，招募画工。从汴、滑、徐、泗、杨、润、潭、洪等地和全国各地的画工，天天有来到的。只是因为它的赏钱太多，都不敢着手。忽然有一个人

不说姓名，自己说是从剑南来的，并说善于绘画。要接手绘神仙像一事。他在寺院里停留了一个多月，一天，他看着那堂宇的墙壁，不住的点头。主事的和尚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快点完成那件画像的事情呢？”那人笑着对主事的和尚说：“请你给我准备灯油，我将要在夜里聚集精力完成那件事情。”主事的和尚依从了他，按他的话做了。到天亮的时候，光明灿烂，整整齐齐画满了一墙壁。但是绘画的人已经不见了。皇甫政大设斋祭，很多富商都聚集到这里来。皇甫政又选择了吉日，率领军吏州民，大排歌舞、宴筵。到中午时，有一个容貌黑丑的人，身高八尺，背着斗笠，穿着蓑衣，扛着锄头而来，看守大门的人拒绝他进门，但是皇甫政却让人招唤他进来。那人进入寺院后，直接上了魔母堂，举起手中的锄头来斫那神像的脸面，墙壁都倒塌了。大家惊骇叫喊。周围担任护卫的武士，想要把他抓住杀了他，但是那黑丑的老头儿毫无惧色。皇甫政问他说：“你是疯颠吗？”老头儿说：“不是。”皇甫政又问：“你是善于绘画吗？”老头儿又说：“不是。”皇甫政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来斫这画像呢？”老头儿回答说：“可恨画工蒙蔽上官。夫人和上官施舍二百万贯钱，描画神仙。可是现在画的和真人相比，根本比不了呢。”皇甫政大怒并呵斥他。老头儿拍掌大笑说：“如果你不信，我在乡间的老妻，足够验证的了。”皇甫政问他说：“你的妻子在什么地方？”老头儿说：“住处在过湖南二、三里的地方。”皇甫政派十个人跟着老头儿去招呼老头儿的妻子。老头儿从苇庵里引出一个女子，年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脸上略微化了点妆，衣着也不奢华，却艳态媚人，光华动众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到了宝林寺。众人都

伸长脖子吃惊地观看，都说所画的神母像，果然是不如她。把她领到台阶前，陆氏见她美丽异常也大惊失色。皇甫政对老头儿说：“你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，却蓄养了这样一个美丽妇人，实在是不该的，应当把她进献给天子。”老头儿说：“等我们回去和乡亲告别一下再走吧。”皇甫政应允了，派士卒五十人、侍女十人，一起到他们家。到了江边要过江，老头儿单独在小游艇中，卫卒侍女和老头的妻子同乘一大船。将要过江，不知不觉中老头的妻子在急流处忽然飞入游艇中。人们都惊惶恐怖起来，急忙划船去追赶他们，他们夫妻二人已经走出游艇，上岸并肩携手而行了。又追他们，二人都化为白鹤，冲上天空远飞而去。

## 刘无名

刘无名，成都人也。本蜀先主之后，居于蜀焉。生而聪悟。八九岁，道士过其家，见而叹曰：“此儿若学道，当长生神仙矣。”自是好道探玄，不乐名利。弱冠，阅道经，学咽气朝拜，存真内修之术。常以庚申日守三尸，存神默咒，服黄精、白术，志希延生。或见古方，言草木之药，但愈疾微效，见火辄为灰烬，自不能固，岂有延年之力哉。乃涉历山川，访师求道。数年入雾中山，尝遇人教其服饵雄黄，三十余年。一旦有二人，赤巾朱服，径诣其室。刘问其何人也？何以及此？对曰：“我泰山直符，追摄子耳。不知子以何术，顶有黄光。”



至三日矣，冥期迫促，而无计近子，将恐阴符遣责，以稽延获罪，故见形相问耳。”刘曰：“余无他术，但冥心至道，不视声利，静处幽山，志希度世而已。”二使曰：“子之黄光，照灼于顶，迢高数丈，得非雄黄之功？然吾闻一阴一阳之谓道，一金一石之谓丹，子但服其石，未饵其金，但得其阳，未知其阴，将何以超生死之难，期升腾之道乎？其次广施阴功，救人济物，柔和雅静，无欲无为，至孝至忠，内修密行，功满三千，然后黑籍落名，青华定篆。制御神鬼，驱驾云龙，而上补仙官，永除地简。九祖超炼，七玄生天。如此则不为冥官所追捕耳。今子虽三尸已去，而积功未著，大限既尽，将及死期，岂可苟免也？”刘闻其语，心魂丧越，忧迫震惧，不知所为。二使徐谓之曰：“岷峨青城，神仙之府，可以求诣真师，访寻道要。我闻铅汞朱髓，可致冲天，此非高真上仙，莫得修炼之旨。我为子求姓名同，年寿尽者，以代于子。子勉而勤修，无至中怠也。”刘致谢二使。二使乃隐。刘如其言，入峨眉岷山，登陟峭险，探求洞穴，历年不遇。复入青城山，北崖之下得一洞。行数里，忽觉平博，殆非人世。遇神仙居其间，云青城真人。刘祈叩不已，具述所值鬼使追摄之由，愿示道要，以拯拔沉沦，赐度生死之苦。真人指一岩室，使栖止其中，复令斋心七日，乃示其阳炉阴鼎，柔金炼化水玉之方，伏汞炼铅朱髓之诀。谓之曰：“胡刚子、阴长生，皆得此道。”亦名金液九丹之经。丹分三品。以铅为君，以汞为臣，八石为使，黄芽为苗。君臣相得，运火功全，七日为轻汞，二七日变紫锋，三七日五彩具，内赤外黄，状如窗尘，复运火二年，日周六百，再经四时，重履长至，初则十月离其胞胎，

已成初品。即能乾汞成银，丸而服之，可以祛疾。三年之外，服者延年益算，发白反黑。三年之后，服之刀圭。游散名山，周游四海。初品，地仙服之半剂，变化万端，坐在立亡，驾驭飞龙，白日升天。大都此药，经十六节，已为中品。便能使人长生。药成之日，五金八石，黄芽诸物，与君臣二药，不相杂乱矣。千日功毕，名上品还丹。谨而藏之，勿示非人，世有其人，视彼形气，功行合道，依法传之。刘授丹诀，还于雾中山，筑室修炼，三年乃成。开成二年，犹驻于蜀，自述无名传，以示后人。入青城去。不知所终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刘无名，是成都人。原本三国时期西蜀先主刘备的后代，居住在四川。他生来就聪明颖悟。八九岁的时候，道士经过他的家，看见他就感叹地说：“这个小孩如果学道术，能成为长生神仙了。”从这以后刘无名喜好道术，研究玄理，不喜欢名利。二十岁左右的时候，阅读道经，学习咽气朝拜、存真内修之术，常以庚申日守三尸神，保存精神默念咒语，吃黄精白术，志向是希望延长生命。有时看见古代药方上说的草木之类的药，只是治愈疾病有微效，遇见火就成灰烬。自己都不能稳固，怎么能有延年益寿的力量呢？于是跋山涉水，游历名山大川，访师求道。几年后进入雾中山，曾经遇到一个人，叫他吃雄黄，达三十多年。一天有两个包红头巾穿红衣服的人，直闯进他的住室。刘无名问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到他这来？那两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是泰山直符，追赶勾取你，但不知你用的什么法术，头顶上有黄光，我们到这里三天了，

阴曹地府的期限紧迫，然而没有办法靠近你，又害怕阴府怪罪谴责，因为停留延误期限要获罪，所以现出身形向你询问。”刘无名说：“我没有别的法术，只是深入地静心至道，不追求名声利禄，安静地置身深山，志向是希望度世罢了。”二位使者说：“你的黄光，照耀在头顶上，高过几丈，恐怕是雄黄的功用吧？然而我听说一阴一阳谓之道，一金一石叫做丹。你只服那石，不吃那金，只能得到阳，却不了解阴，又凭什么超脱生死的难关，期望升天飞腾的道术呢？其次，要广泛地布施阴功，挽救人，接济人，温和，雅静，没有情欲和贪心，尽孝尽忠，内心秘密修行，功德满了三千，然后才能从黑籍中落去名字，定在青华名册中。能控制神鬼，驾驭云龙，补进天上仙官的行列，从阴曹地府的名册中永远除去名字。九祖超炼，七玄生天。象这样就不会被冥官追捕了。现在你虽然三尸已去，但积功不显著，寿数已经没有了，将要到死期，怎么可以苟且求免呢？”刘无名听了他的话，丧魂落魄，震惊恐惧，不知所措。二位使者慢慢对他说：“岷山、峨眉山、青城山，都是神仙的洞府，可以到那里去寻找真师，访寻道术要领。我听说铅汞朱髓，可以冲天。不是高真上仙，不能得到修炼的真义。我给你寻找和你姓名相同、寿数已尽的人，用他来代替你。你要努办勤奋修行，不要中途懈怠呀。”刘无名拜谢了二位使者，二位使者就隐去了身形不见了。刘无名按照他们的话，进入峨眉山、岷山，登攀险崖峭壁，探索寻找洞穴，经历几年也没遇到。又进入青城山，在北崖的下面找到一个洞。进去后，走了几里，忽然发觉平坦宽阔，大概不是人世，遇到神仙居住在那里，说是青城真人。刘无名祈求

叩拜不已，全部述说了被鬼使追摄的原由，希望青城真人指示道术要领，用它拯救灵魂，拔出沉沦，赐给超过生死之苦的办法。青城真人指着一个岩石屋子，让他在里面居住休息。又让他斋戒七天，整洁身心。之后，才告诉他阳炉阴鼎，柔金炼化水玉的方法，伏汞炼铅朱髓的诀窍，并对他说：“胡刚子，阴长生，都得了这种道术。”还有一个名字，叫作金液九丹之经。丹分为三品，用铅做君，用汞做臣，八石做使者，黄芽做苗，君臣相投合，运用火候，功效完全了，七天成为轻汞，十四天变成紫锋，二十一天五彩具备，里面红外面黄，形状象窗户上悬挂的灰尘。再运用火二年，六百个整天，再经过四季，重履长至。开始是十月离开它的胞胎，已经成为初品，马上能干汞成银，做成丸吃它，可以除去疾病。三年以外，吃的人可以延年益寿，白发可以变黑。三年之后，吃一刀圭，游览名山，云游四海。初品，地仙吃它半剂，变化万端，坐着在立起就没了，驾驭飞龙，白天飞升。大都这种药，经过十六个季节，已经成为中品，就能使人长生。药成的日子，五金八石，黄芽诸物，和君臣二药，不相互混杂。一千天功毕，名字就叫上品还丹。要谨慎保存它，不要给人看。人世上，如果有那样的人，看他形状气质和功德行为都合乎道，就按照方法传给他。刘无名接受炼丹诀窍，回到雾中山，筑室修炼，三年就成功了。开成二年，刘无名还住在四川，自己陈述无名传，用来给后人看。后来进入青城山，不知道他的终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

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何 讽  
黄尊师 裴老 李虞 夏侯隐者  
权同休

## 贺知章

贺知章，西京宣平坊有宅。对门有小板门，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。积五六年，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，亦不见家属。询问里巷，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，更无他业。察其非凡也，常因暇日造之。老人迎接甚恭谨，唯有童子为所使耳。贺则问其业。老人随意回答。因与往来，渐加礼敬，言论渐密，遂云善黄白之术。贺素信重，愿接事之。后与夫人持一明珠，自云在乡日得此珠，保惜多时，特上老人，求说道法。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，令市饼来。童子以珠易得三十余胡饼，

遂延贺。贺私念宝珠特（明钞本“特”作“持”）以轻用，意甚不快。老人曰：“夫道者可以心得，岂在力争；慳惜未止，术无由成。当须深山穷谷，勤求致之，非市朝所授也。”贺意颇悟，谢之而去。数日失老人所在。贺因求致仕，入道还乡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贺知章，在西京宣平坊有住宅。他家对门有一个小板门，经常看见有一个老人骑着驴在那儿出入。过了五、六年，再看那老人的脸色衣服象原来一样，没有变化。也看不到他的家属。询问巷中的邻里，都说是西市卖穿钱绳索的王老，再没有别的职业。经观察，看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贺知章经常在空闲日子到王老那里去，老人迎接很恭敬谨慎。他只有一个使唤童子。贺知章就问他的职业，老人很随便地回答。由于和他往来增多，逐渐地更加尊敬，言论也逐渐多起来，于是在言谈中说了他善于修道炼丹之术。贺知章平素尊信道教，所以愿意拜老人为师。后来贺知章和夫人拿一颗明珠，自己说是在家乡的时候得到的，珍藏了多年，特地敬献给老人，请求老人给讲授道法。老人接过之后就把明珠交给童子，让他买饼来，童子用明珠换来三十多个烧饼，并请贺知章吃。贺知章自己心想，宝珠是特意送给老人的，可老人却如此轻用。心里很不愉快。老人已经察觉说：“道术可以心得，哪里是在于力争呢？慳惜之心不停止，道术没有理由成功。应当到深山穷谷中，勤奋地、专心致志地探索寻取它，不是市朝所能传授的。”贺知章听了颇有心得，领悟了老人的意思，拜了老

人就离开了。过了几天，老人不见了。贺知章于是请求辞官，入道还乡。

## 萧颖士

功曹萧颖士。常密游。于陈留逆旅。方食之次，忽见老翁，须鬓皓然，眉目尤异。至门，目萧久之，微有叹息，又似相识。萧疑其意，遂起揖问。老人曰：“观郎君状貌，有似一人，不觉怆然耳。”萧问似何人。老人曰：“郎君一似齐鄱阳王。”王即萧八代祖。遂惊问曰：“王即某八代祖，因何识之？”老人泣曰：“某姓左，昔为都〔鄱〕阳书佐，偏蒙宠遇。遭李明之难，遂尔逃亡，苟免患耳。因入山修道，遂得度世。适惊郎君，乃不知是王孙也。”遂相与泣。萧敬异之，问其年，乃三百二十七年矣。良久乃别。今在灊山，时出人间。后不知所之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功曹萧颖士，经常秘密游览。一次住在陈留的客店。他正在吃饭中间。忽然看见一个老头儿，须鬓雪白，眉目尤其异常。他来到门口，看了萧颖士很长时间，发出轻微的叹息声。又好象和萧颖士相识。萧颖士不知他是什么意思，于是起身拱手相问。老人说：“我看公子的身形相貌，有些像一个人，不觉悲伤罢了。”萧颖士问他象什么人。老人说：“公子

象齐鄱阳王。”齐鄱阳王就是萧颖士的八代祖先。萧颖士于是惊讶地问老人说：“齐鄱阳王就是我的八代祖先，你为什么会认识他？”老人哭泣着说：“我姓左，过去是鄱阳王书佐，备受宠信，各方面都蒙受礼遇。遭李明之难，我就逃走了。苟且偷生，免除了祸患，就进入深山修行道术。终于获得出世。方才看见公子感到吃惊，竟不知是齐鄱阳王的子孙。”于是他们相对而泣。萧颖士对他很恭敬，也感到诧异。问他的年龄，竟然三百二十七岁了。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分别。老人现在住在灞山，时常出山到人间。后来，不知他去什么地方了。

## 李仙人

洛阳高五娘者，美于色，再嫁李仙人。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，自与高氏结好，恒居洛阳，以黄白自业。高氏能传其法。开元末，高李之睦，已五六载。后一夕五鼓后，闻空中呼李一声。披衣出门，语毕，还谓高氏曰：“我天仙也。顷以微罪，谴在人间耳。今责尽，天上所由来唤。既不得住，多年缱绻，能不怆然。我去之后，君宜以黄白自给，慎勿传人，不得为人广有点炼，非特损汝，亦恐尚不利前人。”言讫飞去。高氏初依其言。后卖银居多，为坊司所告。时河南少尹李齐知其事，释而不问，密使人召之，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。李以转闻朝要。不一年，李及高皆卒。时人以为天罚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

洛阳高五娘，姿色很美，再婚嫁给了李仙人。李仙人是天上贬谪到人间的神仙，自从和高五娘结婚后，长期居住在洛阳，把炼金的法术当作自己的职业。高五娘也学会了他的法术。唐玄宗开元末年，高五娘和李仙人结为夫妻已经有五六年了。有一天晚上五鼓之后，听空中呼唤李仙人一声，李仙人穿上衣服出了门，和人说话。说完话，回来对高五娘说：“我是天上的神仙，以前因为小的罪过，贬谪在人间了，现在对我的责罪已经完了。由于天上来唤我回去，已经不能再住下去了，多年夫妻和睦，难舍难分，能不悲伤吗？我走了以后，你只适当炼制金银自给自足即可，千万谨慎，不可传给别人。也不能给别人多炼，否则，不只是损害你自己，也恐怕会不利于别人。”李仙人说完就飞走了。高五娘最初还按照他的话做，但后来卖银过多，被坊司告发。当时河南的少尹李齐知道了她的事，对高五娘不予追究就释放了。过后，却秘密地派人把高五娘招唤去。高五娘前前后后共给李齐烧了十多窑银器。李齐把这事转告当朝的显要。不到一年，李齐和高五娘都死了。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上天惩罚他们了。

## 何 讽

唐建中末，书生何讽，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，读之。卷

中得发卷，规四寸，如环无端。讽因绝之，断处两头滴水升余，烧之作发气。讽尝言于道者，道者曰：“吁！君固俗骨，遇此不能羽化，命也。据仙经曰：“蠹鱼三食神仙字，则化为此物，名曰脉望；夜以燔映当天中星，星使立降。可求还丹，取此水和而服之，即时换骨上升。”因取古书阅之，数处蠹漏，寻义读之，皆神仙字。讽方叹伏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唐德宗建中末年，书生何讽，曾经买到黄纸古书一卷。何讽读它，在书中得到一个发卷，圆四寸，象一个环没有头。何讽就随意地弄断了它，断处两头滴出水有一升多。用火一烧它有头发的气味。何讽曾经把这事告诉一个道人。道人说：“唉！你本来是俗骨凡胎，遇到此物不能飞升成仙，这是命啊！据仙经说：‘蠹鱼几次吃到书页上印的神仙二字，就变化成为这种东西，名叫脉望。’夜里用这个东西燔映当天中星，星使立刻降临，可以求得还丹，取你方才弄断‘脉望’时流出的水调和之后服了，当时就能脱胎换骨，飞升成仙。”何讽听了之后，就取来古书查找，有几处蛀虫咬坏的地方，前后对照文义，都是“神仙”二字。何讽才赞许信服。

## 黄尊师

黄尊师居茅山，道术精妙。有贩薪者，于岩洞间得古书

十数纸，自谓仙书，因诣黄君，恳请师事。黄君纳其书，不语，日遣斫柴五十束，稍迟并数不足，呵骂及捶击之，亦无怨色。一日，可两道士于山石上棋，看之不觉日暮，遂空返。黄生大怒骂叱，杖二十，问其故。乃具言之。曰：“深山无人，何处得有棋道士？果是谩语。”遂叩头曰：“实，明日便捉来。”及去，又见棋次，乃佯前看，因而擒捉。二道士并局，腾于室中上高树。唯得棋子数枚。道士笑谓曰：“传语仙师，从与受却法策。”因以棋子归，悉言其事。黄公大笑，乃遣沐浴，尽传法策。受讫辞去，不知其终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黄尊师居住在茅山，道术精深玄妙。有一个卖柴的人，在岩洞中拾到古书十几页，自己认为是仙书，于是送到黄尊师那里去，恳切地请求拜黄尊师为老师。黄尊师接受了他的书，但没有说什么。只是每天派他去砍柴五十捆，如果回来稍晚或数量不够，就大声喝骂还用棍子打他，但他也没有怨恨的表情。有一天，他上山砍柴，看见两个道士在山石上下围棋。他只顾看他们下棋，不知不觉就天黑了，于是只得空手回来。黄尊师大怒，高声叱骂，还打了他二十棍子。问他是什么原因没有砍柴，他就都如实说了。黄尊师说：“深山里没有人，那里会有下棋的道士呢？果然是说的假话。”他就一边叩头一边说：“我说的确实是真的，明天我就把那两个道士捉回来。”等到第二天去了，又看见那两个道士在那里下棋，他就假装上前去看下棋，趁机去擒捉。两个道士抛弃了棋盘，飞腾到空中上了高树。他只得到了几枚棋子。两个道士笑着对他说：

“传话给黄仙师，由他给你传授法录。”于是他拿着棋子回来，详尽地说了他经历过的事。黄尊师听完大笑，就令他去沐浴更衣。向他传授了所有的法录，卖柴人学完了法录就告别而去，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样了。

## 裴老

唐大历中，有王员外好道术，虽居朝列，布衣山客，日与周旋。一旦道侣数人在厅事，王君方甚谈谐拊掌，会除溷裴老，携秽具至王君给使。因闻诸客言，窃笑之。王君仆使皆怪。少顷，裴老受佣事毕，王君将登溷，遇于户内。整衣，似有所白。因问何事。渐前曰：“员外大好道。”王惊曰：“某实留心于此。”曰：“知员外酷好，然无所遇。适厅中两客，大是凡流，但诳员外希酒食耳。”王君竦异良久。其妻呼骂曰：“身为朝官，乃与此秽汉结交，遣人逐之。”王君曰：“天真道流，不择所处。”裴老请去。王君恳邀从容。久方许诺。曰：“明日来得否？”曰：“不得，外后日来。”至期，王君洁净别室以候。妻呼曰：“安有与除厕人亲狎如此！”王君曰：“尚惧不肯顾我。”少顷至，布袍曳杖，颇有隐逸之风。王君坐语，茶酒更进。裴老清言间发，殊无荷秽之姿状。曰：“员外非真好道，乃是爱药耳。亦有少分。某既来，莫要炉火之验否？”王君叩头曰：“小生酷嗜，不敢便有祈请。”裴指铁盒可二斤余，曰：“员外剩取火至，以盒分两片，置于其中，复以火覆

之。”须臾色赤，裴老于布袍角解一小囊，取药两丸，如麻粟，除少炭，捻散盒上，却堆火烧之。食顷，裴老曰：“成矣。”令王君仆使之壮者，以火箸持出，掷于地。逡巡，乃上上金盒矣，色如鸡冠。王君降阶再拜，叩头陈谢。裴老曰：“此金一两，敌常者三两，然员外不用留，转将布施也。”别去曰：“从此亦无复来矣。”王君拜乞曰：“末学俗士，愿沥丹恳，须至仙伯山居中，具起居礼。”裴老曰：“何用此。”乃约更三日，于兰陵坊西大菜园相觅。王君亦复及期往，至则果见小门，扣之，黄头奴出问曰：“莫是王员外否？”遂将一胡床来，令于中门外坐。少顷引入，有小堂甚清净，裴老道服降阶。侍女童十人，皆有姿色。延上劳问，风仪质状，并与前时不同，若四十余人矣。茶酒果实甚珍异，屋室严洁，服用精华。至晚王君去，裴老送出门。旬日复来，其宅已为他人所赁，裴老不知所去也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唐代宗大历年间，有一个王员外喜好道术，虽然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，却天天与布衣山客打交道。一天，道界的几个伙伴在客厅议事，与王员外正在说笑拍掌大笑，恰巧清除厕所的裴老携带除厕器具到王员外这供派遣，顺便听到几位客人的谈话，裴老听了之后，偷偷地笑话他们。王员外的仆役都很奇怪。不一会儿，裴老干完了活，王员外将要上厕所，在门内与裴老相遇。王员外整理衣服，见裴老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于是问裴老有什么事。裴老慢慢地走上前说：“员外很喜好道术吧！”王员外惊讶地说：“我确实在这方面很留心。”

裴老接着说：“我知道员外很爱好，但是没有遇到所需要的人，刚才客厅中的客人，大都是平凡之辈，只是诳骗员外希求点酒食罢了。”王员外听后惊异很久，这时，他的妻子呼唤斥骂说：“身为朝廷命官，竟然和这种干脏活的人结交，快派人赶走他。”王员外回答说：“真人是不露相的。”裴老请求离去。王员外邀请的举止行动非常恳切。裴老考虑了很长时间才许诺了。王员外说：“明天能来不？”裴老说：“不能，大后天来。”到约会那天，王员外在打扫洁净的另外房屋里等候裴老。他的妻子大声呼喊说：“哪有和清厕所的人这样亲热的！”王员外说：“我还怕他不肯探望我呢！”一会儿，裴老来了，身穿布袍，手持拐杖，很有隐士的风度。王员外请裴老坐下说话，茶酒交替进献。裴老妙语连珠，一点不像掏粪的粗汉。裴老说：“员外不是真的爱好道术，仅仅是爱炼制丹药罢了。也有少许。我既然来了，要不要验证一下炉火烧炼的效果呢？”王员外叩头说：“小生很喜欢，但不敢随便就提出请求。”裴老指着大约有二斤的铁盒说：“员外多取火到这儿。”裴老用铁盒把火分成两片，把盒放置在它的中间，再用火盖上它。不一会儿，铁盒烧成红色，裴老在布袍一角解下来一个小口袋，从里面取出两粒药丸，象麻籽一样。除去了铁盒上一些炭火，把药丸捻碎撒在盒上。还堆上火烧它，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裴老说：“成了。”让王员外仆人中的有力气的，用火筷子夹出，扔在地上。不一会，就变成最上等的金盒了，颜色象鸡冠一样。王员外下台阶再次叩拜，磕头称谢。裴老说：“这金子，一两可抵上平常金子三两。然而，员外不用留它，转手把它布施了吧！”裴老告别离去的时候说：“我从此也不

再来了。”王员外叩拜乞求说：“末学俗士，情愿献出一片诚心，期待到仙伯居住的山中，才能早晚都能侍候。”裴老说：“怎么用这样呢？”于是约定再过三天，在兰陵坊西大菜园后面去找他。王员外到期前往。到那果然看见一个小门，前去叩门，一个黄头发的仆人出来询问说：“你是不是王员外？”当得知来人是王员外时，就拿一个能折叠的坐椅来，让他在中门外坐。过了一会儿，领王员外入内，内有小堂很清净。裴老身穿道袍下阶相迎，侍奉女童十人，都有姿色。裴老在筵上慰劳问候，风度仪容，气质状貌，和以前时显然不同。好像是四十多岁人的样子，所用的茶酒果实都很珍贵奇异，屋室整顿得很清洁，服饰用器精致华丽。到了晚上王员外离去，裴老送出了门。过了十天，王员外又来了，裴老的那间住宅已被他人租赁，裴老也不知去什么地方了。

## 李 虞

信州李员外虞，尝与秀才杨棱游华山，穷搜岩谷。时李公未仕，及杨君俱有栖遁之志，每遇幽赏，即吟咏移时。俄至一小洞，巉高数尺，不三四步，甚高，路极平易。二人欲穷其迹，约行四五里，拟回又不可，且相勉而进。更二三里，稍明。少顷至洞口。时已申酉之际，川岩草树，不似人间，亦有耕者。耕者睹二人颇有惊异，曰：“郎君何得到此？”乃具言之。更二里余，有佛堂，数人方饮茶次。李公等因往求宿。

内一人曰：‘须报洞主。’逡巡见有紫衣，乘小马，从者四五，呵路而至，拜起甚雅，曰：“得到此何也？”一个备述曰：“此处偏陋，请至某居处。”遂同步而往，到一府署，多竹堂，屋坐甚洁，人吏数十。因自言曰：“某姓杜，名子华，逢乱避世，遇仙侣，居此已数百年矣。”因止宿，饮馔皆甚精丰，内有駝芋，其状如牛。昼夜论语，因问朝廷之事。留连累日，各遗银器数事，遣使者导之而返。曰：“此可隐逸，颇能住否。”二子色难。子华笑，执手而别，且请无漏于人。后杨君复往寻其洞穴，不可见矣。杨君改名俭，官至御史，谪番禺而卒。李公终亦流荡，真仙灵境，非所实好，不可依名而往之也。后君子诫之哉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信州有一个员外，名叫李虞。他曾经和秀才杨棱游览华山，搜尽了山崖谷地。当时李虞还没有入仕做官，他和杨棱都有隐居的志向。他们每次遇到在幽静的地方游览欣赏，就作诗吟咏一会。不久，遇到一个小洞，高有几尺，进洞不过三、四步，就很高了，但路很平容易走。李、杨二人想要考察完它。大约走了四、五里，打算回来又回不来，只得暂且相互勉励往前行进。又走二、三里，稍微有些光亮了，不一会儿，到了洞的出口。这会儿，时间已经到了傍晚五时到六时的时候了。看这里的山川草木，不象是人间。也有耕作的人，耕作的人看见李、杨二人很惊异地说：“公子怎么能到这里？”李、杨二人就说了进来的全部经过。他们又走了二里多路，看见有一座佛堂，佛堂里有几个人正在喝茶。李虞等趁



机上前去求宿，其中有一个人说：“这需要报告给洞主。”不一会儿，看见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人，骑着一匹小马，有四五个随从仆役跟随，开路而来。紫衣人举止很文雅，他问属下说：“他们能到这里来，是为什么？”有一个人详尽地述说了经过。紫衣人对李、杨二人说：“这里偏僻简陋，请到我的住处。”于是和李、杨二人一起前往，他们来到一座府第，多半都是竹屋堂舍。房屋坐席都很洁净。吏役有几十人。紫衣人自己介绍说：“我姓杜，名子华，遭遇战乱，避开人世，遇到神仙，在这居住已经有几百年了。”就留李、杨二人在这儿住宿，饮食都很精美丰厚。这里面有駝芋，它的形状象牛，子华和李、杨二人昼夜谈论，顺便也问问朝廷的事。李、杨二人在这儿流连多日，子华各赠送给他们几件银器，派使者导引他们返回。子华说：“这里可以隐居，颇能住否？”李、杨二人面有难色。杜子华笑了，和李、杨二人握手告别，并且请他们不要把这里泄漏给世人。后来杨棱又前去寻找那个洞穴却不见了。杨棱后来改名俭，官至御使，贬谪到番禺，死在那里。李虞最终也是四外流荡。真仙灵境，如果不是实心实意地向往，可不要为了空名贸然前去。以后人们应以此为戒呵！

## 夏侯隐者

夏侯隐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大中末，游茅山天台间，常

携布囊竹杖而已。饮食同常人，而独居一室，不杂于众。或露宿坛中，草间树下，人窥覘之，但见云气蓊鬱，不见其身。每游三十五里，登山渡水，而闭目善睡，同行者闻其鼻鼾之声，而步不差跌，足无蹶碍，至所止即觉，时号作睡仙。后不知所终。（出《神仙拾遗传》）

夏侯隐者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。唐宣宗大中末年，他漫游在茅山和天台山之间，只不过是携带着布囊竹杖罢了。他的饮食也和平常人一样，但却独自居住一室，不与众人在一起杂处。他有时露宿在坛中，有时睡在草间树下。人们窥视他，只见云气蓊郁，不见他的身体。他每次游览常常都是三五十里，登山渡水，并且在行进中闭目睡觉，和他同行的人可以听到他打鼾的声音。然而他行进的步伐却无差错，脚也不会被绊。一到达目的地立即就醒，当时号称睡仙。后来不知道他的下落。

## 权同休

秀才权同休，元和中落第，旅游苏湖间。遇疾贫窘。走使者本村墅人，顾已一年矣。疾中思甘豆汤，令其市甘草。顾者久而不去，但具汤火来。秀才且意其怠于祇承，复见折树枝盈握，仍再三搓之，微近火上，忽成甘草。秀才心大异之，

且意必道者。良久，取粗沙数坏，掬捋已成豆矣。及汤成，与常无异。疾亦渐差。秀才谓曰：“予贫迫若此，无以寸进，因褴垢衣授之，可以此办少酒肉。将会村老，丐少道路资也。”顾者微笑曰：“此固不足办，某当营之。”乃斫一枯桑树，成数筐扎，聚于盘上，噉之，遂成牛肉。复汲数瓶水，倾之，乃旨酒也。村老皆醉饱。获束缣五十。秀才惭谢顾者曰：“某本骄稚，不识道者，今返请为仆。”顾者曰：“予固异人，有少失，谪于下贱，合役于秀才，若限不足，复须力于他人，请秀才勿变常，庶卒某事也。”秀才虽诺之，每呼指，色上面戚戚不安。顾者乃辞曰：“秀才若此，果妨某事也。”因谈秀才修短穷达之数，且言万物皆可化者，唯淤泥中朱漆箸及发，药力不能化。因不知所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秀才权同休，唐元和年间落第，旅游在苏州和湖州之间。旅途中因为生了疾病。生活贫穷窘困。在旅游中供他支使的人是本村野人，雇佣已经有一年多了。权同休在病中想喝甘豆汤，就让他去买甘草。雇者呆了很久，却不去买，只准备开水和火来。权秀才想他可能不愿意侍候自己了。又见他折树枝握满一把，屡次反复揉搓，稍微靠近火上，忽然变成了甘草。权秀才感到他很奇怪，认为他一定是有道行的人。过了很久，又见他取来几坏粗沙，揉搓整理之后已经成为豆了。等到甘豆汤做成了，与平常的甘豆汤没有什么不同。病也渐渐好了。权秀才对雇者说：“我贫穷窘迫的象这个样子，不能用什么买一点东西了，只能脱下沾满污垢的衣服卖了它，可

用这点钱办置少量的酒和肉，用它来会见村老，乞求一点旅途川资。”雇者微笑说：“这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，我应该筹划这件事情。”于是砍来一棵枯干的桑树枝，捆成几把，集中在盘子上，用嘴把水喷在上面，就变成了牛肉。又从井里打出几瓶水来，把它倒出来，就成了甘美的酒了。村老都酒足饭饱。权秀才获得了五十束细绢。权秀才惭愧地拜谢顾者说：“我实在骄傲幼稚，有眼无珠，没看出你是位有道行的人，还用你作仆人，现在调过来，请求让我做你的仆人。”雇者说：“我本来不是普通的人，因为有一点过失，贬谪在下贱之列，应该被秀才役使。如果限定的劳役不够，又需要到别人那里去效力。所以请秀才不要改变往常的规矩，期望秀才帮助我结束我的事。雇者于是辞别说：“你秀才这个样子，结果是妨碍了我的事。”顺便谈论了权秀才的长短穷达命运。并且说万物都是可以变化的。唯有淤泥中朱漆筷子和头发，药力不能化。以后就不知他到什么地方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

尹真人 卢山人 薛玄真  
于涛

## 尹真人

犍为郡东十余里，有道观在深岩中，石壁四壅，有颜道士居之。观殿有石函，长三尺余，其上凿出鸟兽花卉，文理纤妙，邻于鬼工。而緘锁极固，泯然无毫缕之隙。里人相传，云是尹喜石函。真人事迹，显于纪传详矣。真人将上升，以石函付门弟子，约之曰：“此函中有符篆，慎不得启之，必有大祸。”于是郡人尽敬之。大历中，有清河崔君，为犍为守。崔君素以（“以”原作“有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刚果自恃，既至郡，闻有尹真人函，笑谓属官曰：“新垣平之诈见矣。”即诣之，且命破锁。颜道士曰：“此尹真人石函，真人有遗教曰：

‘启吾函者有大祸。’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。”崔君怒曰：“尹真人死千岁，安得独有石函在乎？吾不信。”颜道士确其词，而崔君固不从。于是命破其锁。久之而坚然不可动。崔君怒，又以巨絙系函鼻，用数十牛拽其絙，鞭而驱之。仅半日，石函遂开。中有符篆数十轴，以黄縑为幅，丹书其文，皆炳然如新。崔君既观毕，顾谓颜道士曰：“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，故开而阅之；今徒有符篆而已。”于是令緘锁如旧。既归郡，是夕，令忽暴卒，后三日而悟。其官属将吏辈，悉诣崔君问之、且讯焉。崔君曰：“吾甚憨，未尝闻神仙事，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，果为冥官追摄。初见一人，衣紫衣，至寝，谓吾曰：‘我吏于冥司者也，今奉命召君。固不可拒，拒则祸益大矣，宜疾去。’吾始闻忧，欲以辞免。然不觉与使者俱出郡城，仅行五十里，至冥司。其官即故相吕公也。谓吾曰：‘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？奉上帝命，且削君之禄寿，果如何哉！’已而召掾吏至，令按吾禄寿之籍。”掾吏白吕公曰：‘崔君有官五任。有寿十七年。今奉上帝符，尽夺五任官，又削十五年寿。今独有二年任矣。’于是听崔君还。后二年果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犍为郡东面十多里。有一座道观，在深岩中，石壁四面堵塞，有颜道士居住在那里。道观的殿内有一个石匣子，长三尺多，它的上面雕刻出鸟兽花卉，条理纤细巧妙，近似于鬼斧神工，并且封锁得非常坚固，没有丝毫的缝隙。同里的人相传，说这是尹喜的石匣子。关于尹真人的事迹，在他的

传记里记录得很详尽。尹真人将要仙升的时候，把石匣子交付给本门弟子，并约束他们说：“这个匣子中有符篆，要慎重保管，不能打开它。否则，必有大祸。”于是郡里的人都很尊敬它。唐代宗大历年间，清河有一位崔君，做犍为郡太守。崔向来就凭着自己的刚强果敢而有恃无恐。他到犍为郡守后，听说了有关尹真人的石匣子的事，就笑着对属下官员说：“新垣平的骗局又出现了。”他立即到道观去，并且命令打开锁。颜道士对崔君说：“这是尹真人的石匣子，尹真人有遗留的教导说：‘开我匣子的必有大祸。’希望君侯不要触犯仙官的约束。”崔尹发怒说：“尹真人死了上千年了，怎么能单独有石匣子存在呢？我不相信。”颜道士说明确实有那些话。但是崔君坚决不听从，于是命令破那石匣子的锁，弄了好长时间，但很坚固，不可开启。崔君大怒，又用粗绳索拴住石匣子的鼻孔，用几十头牛拽那绳索，用鞭子赶牛。将近半天的时间，石匣子终于开了。石匣中有符篆几十轴，用黄色的细绢做幅。丹砂书写的那些文字，显明得像新的一样。崔君全看完后，回过头来对颜道士说：“我先前猜想石匣子有奇宝，所以要打开察看它，现在看，只是有符篆罢了。”于是命令封锁如旧，立即回郡了。这天晚上，郡守突然死了，三天后醒过来。他手下的那些官属将吏等，全到崔君家问候他，并且打听是怎么回事。崔尹说：“我很鲁莽，未曾听过神仙的事，前者偶然打开了尹真人的石匣子，果然被冥官追捕。起初我看见一个人，穿着紫色的衣服，到我的寝室，对我说：‘我在冥司为吏，现在奉命来招唤你，所以，不可以抗拒，如果抗拒，祸就更大了，应当快去。’我开始听说很发愁，想要用推辞获免，然而不知

不觉地和使者一起出了郡城，走了将近五十里，到了冥司，那里的官就是已故的相国吕公。吕公对我说：‘你为什么要开尹真人的石匣子呢？奉上帝命令，将要削减你的禄和寿。’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吕公旋即呼唤他的属吏来，让属吏考察记载我的禄和寿数的簿册。属吏告诉吕公说：‘崔君有官五任，有寿十七年，现在奉上帝的命符，全部夺去五任官，再削去十五年寿，现在唯有二年任了。’”于是判崔君还阳。二年后崔君果然死了。

## 卢山人

唐宝历中，荆州卢山人，常贩烧朴石灰，往来于白湫南草市。时时微露奇迹，人不之测。贾人赵元卿好事，将从之游。乃频市其所货，设果茗，访其息利之术。卢觉，谓曰：“观子意似不在所市，意何也？”赵乃言：“窃知长者埋形隐德，洞过蓍龟，愿垂一言。”卢笑曰：“今日且验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。若信吾言，当免。子可告之。将午，当有匠者负囊而至，囊中有银二两余，必非意相干也。可闭关，妻孥勿轻应对。及午，必极骂，须尽家临水避之。若尔，徒费钱三千四百。”时赵停于百姓张家，即遽归告之。张亦素神卢生，乃闭门伺之。欲午，果有人状如卢所言，叩门求余，怒其不应，因蹴其门。张重箠捍之。少顷聚人数百。张乃由后门，与妻子回避。才差午，其人乃去，行数百步，忽蹶倒而死。其



妻至，众人具告其所为，妻痛哭，乃适张家，诬其夫死有因。官不能评。众具言张闭户逃避之状。理者谓张曰：“汝固无罪，可为办其送死。”张欣然从断，其妻亦喜。及市榷僦举，正当三千四百文。因是人赴之如市。卢意以为烦，潜逝至复州界，维舟于陆奇秀才庄门。或语陆：“卢山人非常人也。”陆乃请之。陆时将入京投相知，因请决疑。卢曰：“君今年不动，忧旦夕祸作。君所居堂后，有钱一甌，覆以板，非君有也。钱主今始三岁，君其勿用一钱，用必成祸。能从吾戒乎？”陆矍然谢之。及卢生去，水波未定。陆笑谓妻曰：“卢生言如是，吾更何求乎？”乃命家童掘地，未数尺，果遇板，彻之。有巨瓮，散钱满焉。陆喜甚，妻亦搬运，芻草贯之，将及一万，儿女忽暴头痛不可忍。陆曰：“岂卢生言将微乎？”因奔马追及，谢违戒。卢生怒曰：“君用之，必祸骨肉。骨肉与利轻重，君自度也。”棹舟去之不顾。陆驰归，醮而瘞焉，儿女乃愈。卢生到复州，又常与数人闲行，途遇六七人盛服，俱带酒气逆鼻。卢生忽叱之曰：“汝等所为不悛，性命无几。”其人悉罗拜尘中曰：“不敢不敢。”其侣讶之。卢曰：“此辈尽劫贼也。”其异如此。元卿言：“卢卿状貌，老少不常。亦不常见其饮食。常语赵生曰：‘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，道者得隐形术，能不试，二十年可以化形，名曰脱离，后二十年，名籍于地仙矣。’又言‘刺客之死，尸亦不见。’所论多奇怪，盖神仙之流也。”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敬宗宝历年间，荆州卢山人，经常贩卖烧朴石灰，往

来于白湫南草市，时常微微露出奇异的迹象。人们不能推测他。商人赵元卿好事，就要跟他交游，于是就多次买他所卖的货物，请他喝茶吃点心，以便调查他获利的方法。卢山人发觉了赵元卿的意图，就对他说：“我看你的意图好像不是仅仅为了我的货物，那么你的意图是什么呢？”赵元卿知道卢山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意图，就坦白地说：“我了解长者隐藏的真实身份和品行、长者的明察超过占卜，愿一听长者垂训。”卢山人笑着说：“今天将可验证。你的房东午时有不寻常的灾祸，假如相信我的话，必定能免。你可以告诉他，将近中午的时候，必定有一个工匠背着口袋到来，口袋里有银子二两多，必然出乎意料之外的相犯。可以闭门谢绝人事，妻子儿女不要轻意应付答对。到中午，那个人必然使劲大骂。需要全家到河边去避开他。如果这样，仅仅花费三千四百文钱就行了。”当时赵元卿寄住在平民张家。他立即回去告诉他，张也一向知道卢山人神奇，就闭门等候。将要到中午的时候，果然有一个样子如卢山人所说的人，叩门要求买米，生气他不答应，就踢他的门。张加上竹席封住门。不一会儿，聚集了几百人。张就和妻子由后门出去躲避。刚刚过了中午，那个人就离去了，走了几百步，忽然跌倒死了。死者的妻子来到这里，众人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在这里的所作所为。他的妻子痛哭，就到张家去，诬赖她丈夫死与张家有关，官府不能评判。众人全面地向官府述说了张闭门逃避的情形。审理此案的官吏对张说：“你本来没有什么罪，但可以给他办一办送殡的事。”张欣然服从判决，那人的妻子也满意。等到买了棺材、雇车运送、抬埋完毕，刚好花费了三千四百文。因为这件事

人们前去卢山人那求卜就如同市场一样。卢山人很烦，就偷偷地离去，到了复州地界，系舟在陆奇秀才的庄门。有的人告诉陆秀才：“卢山人不是一个平常人。”陆秀才就去请教他。陆秀才当时将要入京去投奔朋友，于是请求他决定疑虑。卢山人说：“你今年不要行动，恐怕不久就会有灾祸发作。你所居住的正屋后面，有钱一甌，上面用板盖着，这钱不是你的，钱主现在才三岁。你不要用他的一文钱，用了必然成祸，你能听从我的告诫吗？”陆秀才显出左右惊顾的样子，谢了卢山人。等到卢山人走了，船桨打击的水波还未平静。陆秀才就笑着对妻子说：“卢山人的话假如真这样，我还再求什么呢？”说完就命令家童掘地，没有几尺，果然遇到板，撤去板，有一个大缸，装满了散钱。陆秀才很欢喜，他的妻子也来搬运。搓草绳穿起来，将到一万。他们的孩子突然头痛不可忍受。陆秀才说：“难道是卢山人的话将要应验吗？”于是骑快马追赶上卢山人，向他道歉，请求原谅自己的违戒。卢山人生气说：“你用它，必然祸害你的儿女；儿女与利，哪个轻，哪个重，你自己揣度吧！”卢山人说完划船就走了，连头都没回。陆秀才飞快地跑回来，设坛祭祀并把钱重新埋起，小孩的病才好了。卢山人到了复州，又曾经和几个人在一起闲走，路上遇六七个人，衣冠穿戴整齐，全都带着扑鼻的酒气。卢山人忽然叱责他们说：“你们几个坚持作恶，不肯改悔，生命没有几天了。那些人都四面围绕着卢山人不停地下拜，并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他的同行者对此很惊讶。卢山人说：“这一类人都是些盗贼啊。”卢山人的奇异神奇竟然如此。赵元卿对人说：“卢山人的身形相貌，老少不是固定的，或老或少，也不见他

经常吃东西。卢山人经常对我说：‘人世中刺客和隐蔽真形的人是不不少的。道者获得隐形术，能够不用此术作恶的话，二十年可以变化形体，名叫脱离。之后二十年，名字就列在地仙的名册里了。’又说‘刺客死了，也不见尸体。’他所谈论的多半都是神奇怪异的，大概是神仙之流的吧！”

## 薛玄真

薛玄真者，唐给事中伯高之高祖也。少好道，不嗜名宦。遨游云泉，得长生之道。常于五岭间栖憩，每遇人曰：“九疑五岭，神仙之墟，山水幽奇，烟霞胜异。如阳朔之峰峦挺拔，博罗之洞府清虚，不可忘也。所以祝融栖神于衡阜，虞舜登仙于苍梧，赫胥耀迹于潜峰。黄帝飞轮于鼎湖；其余高真列仙，人臣辅相，腾翥逍遥者，无山无之。其故何哉？山幽而灵，水深而清，松竹交映，云萝杳冥，固非凡骨尘心之所爱也；况邃洞之中，别开天地，琼膏滴乳，灵草秀芝，岂尘目能窥，凡履可履也？得延年之道，而优游其地，信为乐哉。”真元末，郑余庆谪（“谪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郴州长史，门吏有自远省余庆者，未至郴十余里，店中驻歇，与玄真相遇，状貌如二十三四，神彩俊迈，词多稽古，时语及开元、麟德间事，有如目睹。又言明年二月，余庆当复归朝；余言皆神异。问其姓氏，再三不答。恳诘之。云：“某有志林泉，久弃乡国，不欲骨肉知此行止。姓薛，名玄真。”门吏话于余庆。

令人访寻，无复踪迹。明年二月，余庆徵还，及到长安，语及异事，给事中薛伯高流涕对曰：“某高祖，自左常侍弃官入道，隐终南，不知所终，是矣。”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薛玄真，是唐朝给事中薛伯高的高祖，青年时期就爱好道术，不喜欢名声仕宦，遨游在云泉之间，获得了长生的道术，经常山岭间居住休息。每逢遇到人就说：“九疑和五岭是神仙的汇聚地，那里山水幽雅奇特，云霞优美奇异。象阳朔的峰峦那样直立而高耸，象博罗的洞府那样秀丽幽静，让人不可以忘怀。所以，祝融在衡阜栖神，虞舜在苍梧登仙，赫胥在潜峰耀迹，黄帝在鼎湖飞轮。其余的高真列仙，人臣辅相，飞腾的逍遥者，那个名山没有他们呢？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山幽而灵气现，水深而清凉生，松树竹林交相辉映，云萝杳冥，这本来不是凡骨尘心的凡人所喜爱的；何况深洞中，又是另一种天地，琼膏滴乳，灵草秀芝，怎么能是凡夫的眼睛可能窥视，凡夫的鞋可以践踏的呢？获得延年的道术，并且悠闲自得地游览那些地方，实在是个乐趣呀！”德宗贞元末年郑余庆被贬谪到郴州作长史，他门下的官吏有从远方来探望郑余庆的，还没有到郴州，在离郴州十多里的店中住下歇息，与薛玄真相遇。薛玄真的身形相貌象二十三四岁的样子，神采奕奕，才智出众，词多考古，经常说到开元、麟德年间的事，有如亲眼所见一样。又说明年二月，郑余庆应当官复原职回朝。其余的话都神奇异常。问他的姓氏，三番五次，都不予回答。后来，恳切地追问他，他才说：“我有志于山林，

抛弃家乡、故国都已经很久了，不想让子孙知道我在这里的行止。我姓薛，名玄真。”门吏把所见告诉给郑余庆。郑余庆派人寻访，不再有他的踪迹了。明年二月，郑余庆应召还朝。到达长安，说到奇异的事，给事中薛伯高流涕对郑余庆说：“薛玄真是我的高祖，自左常侍，弃官入道，隐居终南山，不知道他的终了，看来你说的就是他了。”

## 于 涛

于涛者。唐宰相琮之侄也。琮南迁，途经平望驿，维舟方食，有一叟自门而进，直抵厅侧小阁子，以诣涛焉。叟之来也，驿吏疑从相国而行，不之问；相国疑是驿中人，又不之诘。既及涛所憩，涛问“叟何人也。”对曰：“曹老儿。”问其所来。对曰：“郎君极有好官职，此行不用忧。”涛方将远陟，深抱忧虑，闻其言，欣然接待，揖之即席。涛与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俱与之语，问其所能。云：“老叟无解，但见郎君此后官职高显，不可一一叙之，请濡毫执笔，随语记录之也。”如是涛随叟所授数章，词多隐密，迨若谣讖；亦叙相国牵复之事。因问薛校书如何。叟曰：“千里之外，遇西则止。其有官职，虽非真刺史，亦作假郡守。”涛又问“某京中宅内事，可以知否？”叟俛首良久曰：“京宅甚安。今日堂前有某夫人、某尼。”宾客名字，一一审识。“某廊下有小童某，牵一铜龟子驰戏。”涛亦审其谛实，皆书于编上。荏苒所载，已

是数幅。相顾笑语，即将昏瞑。涛因指薛芸香姬者。谓叟曰。“此人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极好，三千里外亦得好官。”涛初随语书事，心志锐信；及闻此姬亦有好官，讶其疏诞，意亦中怠矣。时涛表弟杜孺休给事，刺湖州。寄箸下酒一壶，可五斗。因问叟颇好酒否。叟忻然为请，即以银盃授之，令自酌饮，顷之酒尽，已昏晦矣。遂以银盃枕首而睡，时蚊蚋盛，无有近叟者。及旦失叟，唯银盃在焉。方惊问访求，莫知所止。人或云：“此即曹休博士也。”曹休，魏之宗室，仕晋为史官，齐梁间或处朝列，得神仙之道，多游江湖间，往来贾贩，常拯救人，以阴功及物。人多有见之，受其遗者。涛自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，佐淮南吴王杨公行密为副使。相国寻亦北归。薛校书佐江西宾幕，知袁州军务。值用军之际，挈家之闽，至一小邑，姬者俄以疾终。山中无求闕器之所，托一村翁。辍其寿官而瘞。斯棺装漆金彩，颇甚珍华，既瘞之后，方验得好棺之言。及京宅，是日宾客、小童牵铜龟游戏之事，无不验者。（出《神仙感应传》）

于涛，是唐宰相于琮的侄儿。于琮南迁，中途经过平望驿站。拴上船，将要吃饭，有一个老头儿从门进来，直接到达厅侧小阁子，来到于涛那里。老头儿的到来，驿站的官吏怀疑他是跟随相国来的，没有问他；相国怀疑他是驿站中的人，也没有问他。不一会儿，到了于涛休息的地方。于涛问老头儿是什么人。老头儿回答说：“曹老儿。”问他从什么地方来。他回答说：“公子有最好的官职，这次行动不用忧虑。”

于涛正要远行，怀有很深的忧虑，所以听了老头儿的话，很喜悦，对他迎接招待，拱手请他就坐入席。于涛和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，都和他在一起谈话，问他有什么能力。他回答说：“我老头子不懂得什么，只见公子以后官职高贵显荣，不可不一一地叙说。请握沾墨的笔，随着我的话记录一下吧。”这样，于涛就随着老头儿所授给的记录了几篇，词多半都很隐密，好象歌谣讖语。也说些相国受牵累和恢复的事。顺便询问薛校书怎么样。老头儿说：“千里之外，遇到西就停止，那里有你的官职。即使不是真刺史，也是假郡守。”于涛又问某氏京里住宅内的事情，可以知道吗？老儿低头很久说：“京城里的住宅很平安，今天正屋前有某夫人某尼姑。”宾客的名字，一一详细知道，某廊下有一个小孩某某，牵一个铜龟子跑着游戏。于涛也审察出那真实的，都写在篇上，渐渐记载，已经是几幅了，相互说笑，马上就要傍晚天黑了。于涛顺便指着薛芸香姬者，对老头儿说：“这个人怎么样？”老头儿回答说：“很好，三千里外也能得到好官。”于涛最初随着老头的話写事，心里很相信。等到听说这个女人也有好官，惊奇他疏忽荒诞，心意也中间懈怠了。当时于涛表弟杜孺休给事，任湖州刺史，寄来箬下酒一罐，约有五斗。于是问老头是不是喜好酒，老头儿欣然请求。于涛就用银盃装酒给他，让他自酌自饮。不一会儿，酒喝尽了。这时已经是昏黑的晚上，于是老头用银盃当枕头倒头便睡。当时蚊子很多，却没有靠近老头的。到第二天早晨，老头儿失踪了，只有银盃在那里。于涛惊骇不已，派人四处寻找，却不知道老头儿究竟到哪里去了。人们有的说，这个老头儿就是曹休博士。曹休是魏的



宗室，仕晋以后作史官，齐梁时期还在朝列中。获得神仙的道术之后，多半是游荡江湖，为商贾，往来贩卖，经常援助人，使人脱离灾难或危险，用阴功及物，有很多人都见过他，受他的馈赠。于涛从这以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，辅佐淮南吴王杨行密作副使。相国不久也北归。薛校书辅佐江西宾幕，主持袁州军务，遇到用军之际，带领家属到福建，在一个小镇，姬者突然得病死了，山中找不到做棺材的店铺，得求一个村翁的寿棺才埋葬了姬者，这棺材涂漆金彩，很是珍贵华丽。埋完了之后，方验证了曹老儿所说的得一好棺之言。说到京宅这天宾客、小孩牵铜龟游戏之事，没有不应验的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

田先生 穆将符 房建 萧洞玄

### 田先生

田先生者，九华洞中大仙也。元和中，隐于饶州鄱亭村，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，人不知其神仙矣。饶州牧齐推，嫁女与进士李生，数月而孕。李生赴举长安，其孕妇将产于州之后堂，梦鬼神责其腥秽，斥逐之。推常不信鬼神，不敢言，未暇移居，既产为鬼所恶害，耳鼻流血而卒，殓于官道侧，以俟罢郡迁之北归。明年，李生下第归饶，日晚，于野中见其妻，诉以鬼神所害之事，乃曰：“可诣鄱亭村学中，告田先生，求其神力，或可再生耳。”李如其言，诣村学见先生，膝行而前，首体投地，哀告其事，愿大仙哀而救之。先生初亦坚拒。李叩告不已，涕泗滂沱，自早及夜，终不就坐。学徒既散，先生曰：“诚恳如此，吾亦何所隐耶。但不早相告，屋舍已坏矣，

诚为作一处置。”即从舍出百余步桑林中，夜已昏瞑，忽光明如昼，化为大府崇门，仪卫森列。先生宝冠紫帔，据案而坐，拟于王者，乃传声呼地界。俄有十余队，各拥百余骑，奔走而至，皆长丈余。谒者呼名通入曰：“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。”先生曰：“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，闻之何不申理？”对曰：“狱讼无主，未果发谪。今贼是鄱阳王吴芮，刺史宅是其所居，怒其生产腥秽，遂肆凶暴；寻又擒吴芮，牒天曹而诛戮之。勘云：‘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，合生二男三女。’”先生曰：“屋舍已坏如何？”有一老吏曰：“昔东晋邺下，有一人误死，屋宅已坏，又合还生，与此事同。其时葛仙君断令具魂为身，与本无异，但寿尽之日无形尔。先生许之，即只追李妻魂魄，合为一体，以神胶涂之，大王发遣却生，即便生矣。”见有七八女人，与李妻相似，吏引而至，推而合之，有药如稀饧，以涂其身。顷刻官吏皆散，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间。李生夫妻感谢之。先生曰：“但云自得再生，勿多言也。”遂失先生所在。李与妻还家。其后年寿所生男女，皆如所言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田先生，是九华洞中的大仙，唐宪宗元和年间，隐居在饶州鄱亭村，办小学，教十几个村中的小孩，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神仙。饶州的州牧齐推，把女儿嫁给了进士李生，几个月后就怀孕了。李生奔赴长安应试。那个孕妇将要在州衙的后堂生产，夜里梦见鬼神责备她腥秽，并且斥责她，赶她搬走。因为齐推平常不信鬼神，孕妇不敢说，没有搬走，生产

完了被恶鬼所害，耳鼻流血死去，埋葬在官道旁边，以等待郡职满期，把它迁回北方去。第二年，李生落第返回饶州，天晚了，在荒野中看见他的妻子，妻子向他诉说了被鬼神害死的事情经过，于是说：“可以到鄱亭村的村学中去，告诉田先生，请求他的神力，或许可以再生。”李生按照她的话做了，到村学中去见田先生，跪在地上爬到田先生跟前，五体投地，哀告他的妻子被害的事。希望大仙哀怜，并救一救他的妻子。田先生最初坚决拒绝，但是李生叩拜请求不止，眼泪鼻涕如同雨下，从早到晚始终不就坐。学生已经散了，田先生说：“你这么诚恳，我又有什么隐瞒的呢？只是没有早点告诉我，你妻子的躯体已经坏了，确实得给它作一下处置。”说完，马上从屋里出来到一百多步以外的桑林中，天色已经昏暗，忽然光明得象白天一样，变化成为大府高门，仪仗侍卫森严排列，田先生宝冠紫帔，按照桌案而坐，类似于王者。于是传声招唤地界，一会儿，有十多队人马，各拥有一百多骑，奔跑而来，他们的身高都有一丈多。报告的人叫着自己名字通报进去说：“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！”田先生问诸位神说：“刺史的女儿因为生产被暴鬼所杀的事，听说了为什么不替受屈的人申辩，以求昭雪。”回答说：“诉讼案件没有主人，还没有发落。现在已知贼是鄱阳王吴芮，刺史的住宅是他的居所，气不过那个妇人生产腥秽，就施行凶暴。不久又擒住吴芮，上报天曹后就杀了他，判词说，李生妻子寿命还有三十二年，应当生二男三女。”田先生说：“她的躯体已坏怎么办？”有一个老吏说：“过去东晋邺下，有一个误死，躯体已经坏了，又应当还生，与这件事相同。那时葛仙君判断：使魂魄凝聚为躯

体，和原来没有区别，只是寿尽再死去时尸体也同时消失。若田先生允许这样做，马上追索李妻魂魄，合成一体，用神胶涂抹，大王发放派遣她还生，立即就活了。”又看见有七八个女人，和李生妻子相似，由官吏领来，把他们推在一起，合为一人。有药象稀饬一样，用它涂抹那个合成的躯体。不一会儿，官吏都散了。李生和他的妻子以及田先生都在桑林间。李生夫妻诚恳地拜谢田先生。田先生说：“你们只说自己获得再生，不要多说别的。”随后，田先生就消失了。李生和妻子还家。从那以后，李生妻子的年寿和所生男女，都象所说的那样。

## 穆将符

穆将符者。唐给事中仁裕之侄也。幼而好学，不慕声利，不矜世禄，而深入玄关，纵逸自放，不知师匠何人，已得吐纳内修之道。好饮酒，高闲傲睨，人莫能测之。长安东市酒肆姚生，与其友善，时往来其家，则饮酒话道，弥日累夕。姚忽暴卒，举家惶骇，使人奔访将符。际夜方至，姚已奄然，无复喘息。将符方醉，其家人哀号告之。笑曰：“可救也，无遽忧怖。”遂解衣与姚同衾而卧。戒其家，令作人参汤稀粥以候之。勿得悲泣惊呼，待唤即应，灭烛而寝。悄然中夜，方命烛视之，姚已起坐矣。少以人参汤注之，良久，乃以粥助之。乃能言曰：“适为黄衣使者三四人，以马载去，西行甚速，道

途蒙昧，如微月之中。逡巡，有赤色光，如日出之状，照其行路。”黄衣者促辔尤急，即闻传呼云：“太乙有敕，使天兵遣回。”乃顾见骑乘旌旗，森然成列。所乘马及黄衣者，奔迸不知所之。别有朱衣一人，引而归之。自是姚生平复如初。将符遁去，不知所适。罗浮轩辕先生，有道之士也。大中年，徵入关，至京，即使人访之，将符以遁去。先生曰：“穆处士隐仙者也，名位列于九清之上矣。勿以其嗜酒昏醉为短，真和光混俗尔。”淮浙间颇显其异迹，接于闻见，若左元放、葛孝先之流也。（出《神仙拾遗》）

穆将符，是唐给事中仁裕的侄儿。幼年的时候，非常好学，不羡慕名声和金钱，不谋求贵族世代享受奉禄，却深入入道之门，自己恣纵放荡，不知道他的师傅是什么人。他已经获得了吐纳内修的道术。他喜好饮酒，高傲清闲，看不起一切，人们不能猜度他。长安东市酒铺的姚生，和他友好亲善，时常到他家里来，就是饮酒谈论道术，日积月累，经过了很长时间。有一天，姚生突然死了，全家惶恐惊骇，派人飞奔到穆家去找将符。接近夜晚的时候穆将符才来到，姚生已经僵卧，不再喘气。穆将符正在大醉，姚生家里的人哀号告诉他姚生的死讯。穆将符笑着说：“可以救活，你们不要恐惧忧虑，于是解开衣服和姚生合盖同一条被子躺在床上。并告戒他的家人，让他们作人参汤和稀粥等候，不得悲泣惊呼，等待呼唤立即答应。说完吹灭蜡烛就睡觉了。悄悄地一直到半夜，方才让他们点着蜡烛看姚生，见姚生已经起来坐着了。

先给他灌了少量的人参汤，过了好久，这才给他喝稀粥。这样，姚生才能说话，他说：“刚才被三四个黄衣使者用马载去，往西走得很快，道路生疏昏暗，好象是在微弱的月光之中。不一会儿，有红色的光出现，象日出的样子，照他们走路。”黄衣使者急促地赶着马，这时就听传呼说：“太乙有命令，让天兵遣送回去。”就看见骑乘旌旗，威武森严，排列成行。我所乘坐的马和黄衣使者，也不知道奔逃走散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另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，引导我回来。”从这以后，姚生恢复如初，穆将符隐去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罗浮轩辕先生，是个有道之士，大中年间，征召入关，到了京城，就派人寻访穆将符。穆将符因为隐去了，没有找到。轩辕先生说：“穆处士是一位隐仙，名位列在九清之上，不要认为他好酒昏醉是短处，真是和光混俗而已。”淮、浙一带流传他的奇异事迹。接触到的所见所闻说明，他像左元放、葛孝先之流。

## 房 建

清河公房建，居于含山郡，性尚奇，好玄元之教。常从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篆，积二十年。后南游衡山，遇一道士，风骨明秀，与建语，述上清仙都及蓬莱方丈灵异之事，一一皆若涉历。建奇之。后旬余，建自衡山适南海。道士谓建曰：“吾尝客于南海，迨今十年矣，将有寺官李侯者护其军。李侯以玉簪遗我。我以簪赐君，君宜宝之。”建得其簪，喜且

甚。因而别去。是岁秋，建至南海。尝一日独游开元观。观之北轩，有砖涂为真人状者二焉，其位于东者左玄真人，及视左玄之状，果衡山所遇道士也，奇而叹者且久；及睹左玄之冠，已亡簪矣。时有观居道士数辈在焉，建具以事言次，出玉簪示之。道士惊曰：“往岁有寺官李侯。护兵于南海。尝以二玉簪饰左右真人，迨今且十年。其左玄之簪，亡之十年，今君所获果是焉。”建奇之，因以玉簪归道士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清河公房建，居住在含山郡，性情崇尚奇异，信奉道教。经常有道士授给他六甲符和九章真篆，累计有二十年。后来他往南去游衡山，在那里遇见一个道士，品格明朗出众。他和房建谈话，述说上清仙都和蓬莱方丈的灵验奇异的事情，一一都象他亲身经历过一样。房建感到这个道士很奇异。过了十多天，房建要从衡山到南海去。那个道士对房建说：“我曾经客居在南海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。当时有个寺官叫李侯的做南海护军。李侯把玉簪赠送给我，我把这玉簪赏赐给你，你应当把它当作宝物。”房建得到那个玉簪，非常高兴，于是就 and 道士告别去南海。这年的秋天，房建到了南海。曾有一天，房建独自游览开元观。观的北边长廊，有涂饰成真人形状的两个砖雕。那位于东侧的是左玄真人。等到看左玄的形状，果真就是在衡山所遇到的那个道士。房建惊奇赞叹了许久。等到看左玄的帽子，簪已经没有了。当时有在观里居住的道士几人在那里，房建一五一十地把衡山的事对他们说了，并把玉簪拿出来给他们看。道士们惊奇地说：“往年有寺官李侯，



在南海做护军，曾拿两支玉簪装饰左右真人，到现在快要十年了。那左玄的玉簪，丢失了也快十年了。现在你所获得的玉簪果然是那个。”房建对此很奇怪，于是把玉簪归还给道士了。

## 萧洞玄

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，志心学炼神丹，积数年，卒无所就。无何，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：“法尽此耳；然更须得一同心者，相为表里，然后可成。盍求诸乎？”洞玄遂周游天下，历五岳四渎，名山异境，都城聚落，人迹所臻，罔不毕至，经十余年，不得其人。至贞元中，洞玄自浙东抵扬州，至虔亭埭，维舟于逆旅主人。于时舳舻万艘，隘于河次。堰开争路，上下众船，相轧者移时，舟人尽力挤之。见一人船顿，蹙其右臂且折，观者为之寒栗，其人颜色不变，亦无呻吟之声，徐归船中，饮食自若。洞玄深嗟异之，私喜曰：“此岂非天佑我乎。”问其姓名，则曰终无为，因与交结，话道欣然，遂不相舍，即俱之王屋。洞玄出还丹秘诀示之。无为相与揣摩。更终二三年，修行备至。洞玄谒无为曰：“将行道之夕，我当作法护持，君当谨守丹灶，但至五更无言，则携手上升矣。”无为曰：“我虽无他术，至于忍断不言，君所知也。”遂十日设坛场，焚金炉，饰丹灶。洞玄绕坛行道步虚。无为于药灶前，端拱而坐，心誓死不言。一更后，忽见两道士自天

而降，谓无为曰：“上帝使问尔，要成道否。”无为不应。须臾，又见群仙，自称王乔、安期等。谓曰：“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，何得不对？”无为亦不言。有顷，见一女人，年可二八，容华端丽，音韵幽闲，绮罗缤纷，薰灼动地，盘旋良久，调戏无为。无名亦不顾。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，哮叫腾掷，张口向无为，无为亦不动。有顷，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，并在其前，谓曰：“汝见我，何得无言？”无为涕泪交下，而终不言。俄见一夜叉，身長三丈，目如电掣，口赤如血，朱发植竿，锯牙钩爪，直冲无为。无为不动。既而有黄衫人，领二手力至，谓无为曰：“大王追，不愿行，但言其故即免。”无为不言。黄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。无名不得已而随之。须臾至一府署，云是平等王，南面凭几，威仪甚严，厉声谓无为曰：“尔未合至此，若能一言自辨，即放尔回。”无为不对。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，看诸受罪者，惨毒痛楚，万状千名。既回，仍谓之曰：“尔若不言，便入此中矣。”无为心虽恐惧，终亦不言。平等王曰：“即令别受生，不得放归本处。”无为自此心迷，寂无所知，俄然复觉，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。初在母胎，犹记宿誓不言；既生，相貌具足，唯不解啼。三日满月，其家大会亲宾，广张声乐，乳母抱儿出。众中递相怜抚。父母相谓曰：“我儿他日必是贵人。”因名曰贵郎。聪慧日甚，祇不解啼。才及三岁便行，弱不好弄，至五六岁，虽不能言，所为雅有高致。十岁操笔，即成文章。动静嬉游，必盈纸墨。既及弱冠，仪形甚都，举止雍雍，可为人表；然自以暗症，不肯入仕。其家富比王室，金玉满堂。婢妾歌钟，极于奢侈。年二十六，父母为之娶妻。妻亦豪家，又

绝代姿容，工巧伎乐，无不妙绝。贵郎官名慎微，一生自矜快乐，娶妻一年，生一男，端敏惠黠，略无伦比。慎微爱念，复过常情。一旦妻及慎微，俱在春庭游戏，庭中有盘石，可为十人之坐，妻抱其子在上，忽谓慎微曰：“观君于我，恩爱甚深，今日若不为我发言，便当扑杀君儿。”慎微争其子不胜，妻举手向石扑之，脑髓迸出，慎微痛惜抚膺，不觉失声惊骇，恍然而寤，则在丹灶之前。而向之盘石，乃丹灶也。时洞玄坛上法事方毕，天欲晓矣。俄闻无为叹息之声，忽失丹灶所在，二人相与恸哭，即更炼心修行。后亦不知所终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王屋山灵都观道士萧洞玄，立志学习烧炼神丹。累积几年，最终没有什么成就。不久，遇到一个神人授给他大还秘诀说：“法术全部在这了。然而，再需得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，互为表里，然后才可以成功，何不寻求呢？”萧洞玄于是周游天下，经过五岳四渎，名山异境，都城村落，凡是人迹所聚集的地方，没有不到的。经过十多年，仍然没有得到那个志同道合的人。到贞元年间，萧洞玄从浙东到扬州去。走到虔亭埭，把船拴在旅馆主人那里。在当时是大船万艘，停泊在狭窄的河道中，等待前行，拦河坝开放，船都争路前行，上行和下行的众船相互倾轧的，历时不休，船家尽力拥挤前行。萧洞玄看见一个人的船停顿下来，因为船挤了他的右臂，已经骨折。观看的人为他不寒而栗，但那个人脸不变色，也没有呻吟的声音，慢慢回到船中，饮食自若。萧洞玄觉得这个

人很奇异，赞叹不已。私自高兴地说：“这难道不是上天在扶助我吗？”萧洞玄问他姓名。他就说：“终无为。”由此结识交往，谈论道术投机，都很高兴，谁也离不开谁了，就都到王屋山去。萧洞玄取出还丹秘诀给终无为看，终无为与他相互揣摩，经过二三年，修行得很全面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。萧洞玄告诉终无为说：“将要行道的晚上，我掌管作法护持，你应当谨慎地守丹灶，只要到五更一直不说话，我们就携手上升了。”终无为说：“我虽然没有别的道术，至于抑制，做到绝对不说话，这是你知道的，我能够做到。”于是设十天坛场，点燃金炉，修整丹灶。行道那天晚上，萧洞玄绕坛行道步虚；终无为在药灶前面，端正拱手坐着，心里发誓，死也不说话。一更以后，忽然看见两个道士从天而降，对终无为说：“上帝派我们来问你，要不要成道？”终无为不答应。过了一会儿，又看见一群神仙来了，自称是王乔、安期等，对终无为说：“刚才上帝派他的亲近的人来，问你所要说的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”终无为也不说。过了一会儿，看见一个女人，年龄约十六岁左右，容貌端正美丽，说话声音幽雅娴静，衣服五彩缤纷，薰灼的香料味，感染周围处所。她围绕终无为转了很久，然后去调戏终无为，终无为也不看她。忽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，奔腾咆哮，张着大口扑向终无为，终无为也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看见他的祖父母等早已死去的亲人，并排站在他的前面，对他说：“你看见我们，为什么不说话？”终无为涕泪交流，但始终不说话。不久，见一个夜叉，身長三丈，目如闪电，口似血盆，红发直立，牙如锯齿，手爪如钩，一直冲向终无为，终无为不动。不久，有一个身穿黄衫的人，领两

个手力来到，对终无为说：“大王追你，你如不愿意走，只要说明其中的原因，就可以免。”终无为不说话。穿黄衫的人就呼喝两个手力将他拽去。终无为不得已，只得跟随他们走，不一会儿，到了一所官府衙门，说是平等王的府衙。平等王面南扶着桌案端坐，威仪甚严，厉声对终无为说：“你不应该到这里，如果能够说句话自己辩解，就放你回去。”终无为不回答。平等王又命令人把终无为领进狱中，看众多的受罪的人，荼毒凄惨，苦不堪言，辗转反侧地折腾。看完了回来，仍旧对终无为说：“你如果不说，便进入这些人当中去了。”终无为心里虽然很恐惧，但始终不说话。平等王说：“就让他到别处托生，不能放归本处。”终无为从此心中迷惑，头脑空廓一无所知。突然又醒悟了，他的身子已经托生在长安贵人姓王的家中。初在母腹的时候，还记得以前发誓不说话，既而出生了，五官相貌都很好，只是不会啼哭。三朝后满月时，他家大会亲友宾朋，大张旗鼓，制造声势。乳母抱着小儿出来，在众人中相互传递，爱怜抚摸。父母相对说：“我儿他日一定是贵人。”于是名叫贵郎。贵郎一天比一天聪明有智慧，只是不会啼哭。到三岁才会走，身体柔弱不愿意玩耍。到五六岁，虽然不能说话，但行为文雅高尚。十岁拿笔就能写成文章，动静嬉戏，都用笔墨来表达。等到了二十岁左右，仪表形体非常漂亮优美举止雍容尔雅，可以作人的表帅。然而，自己认为暗症，不肯进入仕途。他家的富有可以和王室相比，金玉满堂，婢妾成群，编钟歌舞，极其奢华。贵郎二十六岁时，父母给他娶妻，妻子也是豪富之家的女儿，又有绝代姿容，女工技巧，音乐技艺，没有一样不奇妙高超。贵郎的大名叫慎

微，一生庄重快乐，娶妻一年，生一男孩，端正聪明温顺机灵，大概没有能和他匹敌的。慎微对孩子的爱惜惦念，超过常情。一天，妻子及慎微，都在春天的庭院中游戏，庭院中有一盘石，可以作为十个人的座位，妻子抱着他的儿子在上面，忽然对慎微说：“看你对我，恩爱非常深，今天你如果不给我发话，就面对着摔死你的儿子。”慎微争夺他的儿子没有争夺过来，妻子举起他儿子向盘石摔去，脑浆迸裂。慎微悲痛婉惜，顿足拍胸，不觉失声惊骇，恍然醒悟，是在丹灶的前面，他面向的盘石，就是丹灶。当时萧洞玄坛上的法事将要完毕。天要亮了，俄而听到终无为的叹息之声，忽然失去了丹灶，二人一起大哭。马上再炼心修行，后来，也不知所终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

贾耽 丁约 瞿道士 王 卿  
衡山隐者 梅真君

## 贾 耽

唐相国贾耽，滑州节度使，常令造鹿皮衣一副，既成，选一矫捷官健，操书缄付之曰：“汝往某山中，但荆棘深处即行，觅张尊师送此书，任汝远近。”使者受命，挈粮而去，甚惶惑。入山约行百余里，荆棘深险，无不备历。至一峰，半腰中石壁耸拔，见二道流棋次。使者遂拜道流曰：“贾相公使来。”开书大笑，遂作报书一曰：“传语相公早归，何故如此贪着富贵！”使者赍书而返。贾公极喜，厚赏之。亦不知其故也。又尝令一健卒，入枯井中取文书，果得数轴，皆道书也。遂遣十余人写，才毕，有道士突入，呼贾公姓名叫骂曰：“争敢偷书！”

贾公逊谢。道士曰复持去。郑州仆射陂东有一浮图，乃遣使赍牒牒州，于此浮图内取一白鸦，遂令掩之。果得，以笼送，亦不知何故。贾公谪仙，事甚众，此三篇尤明显者也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唐朝的相国贾耽，在任滑州节度使的时候。曾经让人做鹿皮衣服一套。不久，做成了，挑选一名行动轻捷的健儿。拿出一封已经封了口的书信交给他说：“你去某山中，只要荆棘很深的地方你就走，寻找张尊师送这封信，不管你走多远。”使者接受了命令，提着干粮走了，他心里很疑惑害怕。进山后大约走了一百多里，荆棘深险，都经历过了。最后来到一座山峰，半山腰石壁高耸挺拔，看见两个道士正在下棋。使者就拜见道士说：“贾相公派我来送信。”道士打开信，看后大笑。于是作了一封答复的书信，并说：“传话给贾相公早归，为什么还这样贪恋富贵。”使者怀里揣着书信返回。贾公非常高兴，厚赏了使者，使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。贾公又曾经派一个健儿，下到枯井中取文书，果然得到了几轴，都是道书。于是，派十多个人抄写，刚刚完毕。有一个道士突然闯入，呼着贾公姓名叫骂说：“你怎么敢偷书？”贾公谦逊地道歉。道士说：“再放回去。”郑州仆射陂上有一座佛塔，贾公就派遣使者怀里揣着公文通牒郑州，在这座佛塔内取一个白鸦，取后把佛塔封闭。果然获得了，用笼子送给贾公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贾公是被贬谪的仙人，他的事迹很多，这三件事是尤其明显的。



## 丁 约

唐大历中，有韦行式为西州采访使。有侄曰子威，年及弱冠，聪敏温克，耽玩道书，溺惑神仙修炼之术。有步卒丁约者，执厮役于部下，周旋恪勤，未尝少怠，子威颇私之。一日辞气惨栗，云欲他适。子威怒曰：“籍在军中，焉容自便。”丁曰：“去计已果，不可留也；然某肃勤左右，二载于兹，未能忘情，思有以报。某非碌碌求食者，尚萦俗间耳。有药一粒，愿以赠别，此非能长生，限内无他恙矣。”因褫衣带内，得药类粟，以奉子威。又谓曰：“郎君道情深厚，不欺暗室，终当弃俗，尚隔两尘。”子威曰：“何谓两尘？”对曰：“儒谓之世，释谓之劫，道谓之尘，善坚此心，亦复遐寿。五十年近京相遇，此际无相讶也。”言讫而出。子威惊愕，亟命追之，已不及矣。主将以逃亡上状，请落兵籍。尔后子威行思坐念，留意寻访，竟亡其踪。后擢明经第，调数（“数”原作“素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邑宰。及从心之岁，毛发皆鹤，时元和十三年也。将还京辇，夕于骊山旅舍，闻通衢甚喧，询其由，曰：“刘悟执逆贼李师道下将校至阙下。”步出视之，则兵仗严卫，桎梏累累。其中一人，乃丁约也。反接双臂，长驱而西，齿发强壮，无异昔日。子威大奇之。百千人中，惊认之际，丁已见矣。微笑遥谓曰：“尚记临邛别否？一瞬五十年矣，幸今相见，请送至前驿。”须臾到滋水驿，则散紮于廊舍，开

一窍以给食物。子威窥之，俄见脱置桎梏，覆之以席，跃自窬出，与子威携手上旗亭，话阔别之恨，且叹子威之衰耄。子威谓曰：“仙兄既有先见之明，圣朝奄宅天下，何为私叛臣耶？”丁曰：“言之久矣，何逃哉！蜀国啖辞，岂不云近京相遇，慎勿多讶乎？”又问曰：“果就刑否？”对曰：“道中有尸解、兵解、水解、火解，寔繁有徒。稽康、郭璞，皆受戕害；我以此委蜕耳。异韩彭与龚壤并也。某或思避，自此而逃，孰能追也？”他问不对，唯云须笔。子威搜书囊而进。亦愧领之。威曰：“明晨法场寓目，岂蜕于此乎？”丁曰：“未也，夕当甚雨，不克行刑，两昼雨止，国有小故。十九日天限方及。君於此时，幸一访别。”言讫还馆，复自穴入，荷校以坐。子威却往温泉，日已晡矣，风埃忽起，夜中果大雨澍。迟明，泥及骭，诏改日行刑。两宿方霁，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，复三日不视朝。果至十九日，方献庙巡廛，始行大戮。子威是日饭仆饱马，吉旦往棘围候焉。亭午间，方号令回，观者不啻亿兆众矣，面语不辨，寸步相失，俘囚才至，丁已志焉，遥目子威，笑颌三四。及挥刃之际，子威独见断笔。霜锋倏忽之次，丁因跃出，而广众之中，蹶足以进，又登酒肆，其言如蜀。脱衣换觞，与威对饮。云：“某自此游适矣；勉于奉道，犹隔两尘，当奉候于昆仑石室矣。”言讫。下旗亭，冉冉西去，数步而灭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大历年间，常行式做西州采访使。他有一个侄儿叫子威，年纪二十岁左右。聪明机敏，温和谦敬。沉浸在观赏道

书上，沉溺着迷于神仙修炼之术。有一个叫丁约的步兵，在他的部下执劳役供使唤。丁约在子威周围侍奉，谨慎勤劳，不曾有一点懈怠。所以子威很偏爱他。一天，丁约的言辞气度凄惨悲伤，说要到别的地方去。子威怒道：“你是有军籍的，怎么能容你自己随便。”丁约说：“我要离开这里，打算已定，不可能留下我的，然而，我恭敬地在你左右侍候你，至今已经二年了，不能忘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想有所报答。我可不是庸庸碌碌的乞求吃喝的人，还环绕在世俗中间。我有药一粒，愿意用它赠别。这药不能长生，但吃了它，在寿命限定之内是不会有别的病的。”于是解下衣带，从里面拿出一粒药，类似谷粒，把它进献给子威。又对子威说：“公子的道义情理深厚，心地光明，暗中不做坏事，最终应当抛弃尘俗，但还要相隔两尘。”子威说：“什么叫两尘？”丁约回答说：“儒教说它是世，佛教说它是劫，道教说它是尘，善于坚持向道意念也是可以长寿的，五十年后我们京城附近相遇。到那时候再见了我，不要惊讶。”说完就出去走了。子威惊愕，急忙命人去追赶他，已经追不上了。主将用逃亡之名向上级陈述，请求削去他的军籍。这以后，子威对丁约是走路思考，坐下想念，留意寻访，终究还是没有他的踪迹。后来子威考上明经，几次调迁，做过几个县的县令。等到了七十岁，眉毛头发都雪白了。当时是元和十三年，子威将要回京城，一天晚上，住在骊山的旅馆中，听到大街上非常喧哗，询问店家是什么原因。店家说：“刘悟捉拿逆贼李师道的部下将校送到朝廷去。子威走出店门，到街上去看。就见军兵拿着武器防护森严。用镣铐锁着的罪犯连续不断。其中有一个人，就是丁约，双臂

被反绑在背后，一直往西走去。丁约身体强壮，和过去相比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子威对此感到太奇怪。就在子威千百人中，惊奇地看丁约的时候，丁约已经看见子威了。他微笑着向子威打招呼说：“还记得临邛相别吗？转眼之间，五十年了，很幸运，我们今天能够相见，请你送我到前面的驿站。”不一会儿，到了滋水驿站，就把丁约等分散拘禁在厢房的屋子里，只开一个小洞，用它来给食物。子威窥视丁约，一会儿，看见丁约脱去脚镣手铐，放在一边，用席子盖上它。从小洞跳出，和子威手拉手上上了旗亭。叙说阔别的遗憾，并且叹息子威的衰老。子威对丁约说：“仙兄既然有先见之明，圣朝覆盖天下，为什么偏要投靠叛逆呢？”丁约说：“说它话就长了，我现在也不是要逃走。在四川告别时，难道不是说了在靠近京师的地方相遇，千万不要惊奇吗。”子威又问他说：“你果真打算服刑吗？”丁约回答说：“道中有尸解、兵解、水解、火解，大有人在。稽康、郭璞，都受杀害，我用这个方法，也不过象蝉丢弃它所脱的皮罢了，不同于韩彭成为粪土。我若想躲开，从这里逃出去，谁能追上我呀！”子威再问别的，他不回答，只说他需要笔。子威从书袋中找出笔赠送给他，就逊谢着接受了。子威说：“明天早晨法场看你，难道你就在这脱掉肉体吗？”丁约说：“不是。今天晚上必定下大雨，明天不能够行刑。过了两天大雨停止了，朝廷又有小的事故。十九那天上天规定的限期才到，在这个时候，希望你去看望告别。”说完回到馆舍，又从小洞进去，戴上刑具而坐。子威却去温泉，太阳西下，已经是下午三时至五时了。忽然刮起大风，尘土弥漫天空，夜里果然大雨如注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泥水淹到小腿。

下诏改日行刑。待雨过天晴，本来可以行刑了，但又有一位王姬在外面死了，皇帝又三天不视朝。果然到十九那天皇帝才上朝巡酈，批准执行死刑。子威这天让仆人吃饱了饭，喂饱了马，早早地去法场的外边等候，正午的时候，号炮刚响，围观的人成千上万，面对面说话辨不清，离得很近也会失散。俘虏的囚徒刚到，丁约已经有标记，在那里遥望子威。笑着点三四次头。等到刽子手挥刀砍杀的时候，子威只见砍断了笔，在刀锋闪烁之中，丁约就跳出来了，在广大的众人当中，抬脚往前走。他们又登上酒店，他的话还象在蜀一样。脱掉衣服换来大杯，与子威相对畅饮。丁约说：“我从此就到处痛快地游荡了，望你勤勉奉道，再过两世，我必定在昆仑石室等候你。”说完，下了旗亭，冉冉向西走去，走了不几步就消逝了。

## 瞿道士

黄尊师修道于茅山，法策绝高，灵应非一。弟子瞿道士，年少，不甚精恳，屡为黄师所笞。草堂东有一小洞，高八尺，荒蔓蒙蔽，似蛇虺所伏。一日瞿生又怠惰，为师所捶，逡巡避杖，遂入此洞。黄公惊异，遣去草搜索，一无所有。食顷方出，持一棋子，曰：“适观棋（棋原作秦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时，人留餐见遗，此秦人棋子也。”黄公方怪之，尚意其狐狸所魅，亦不甚信。茅山世传仙府，学道者数百千，皆宗黄公，悉以

为德业阶品，寻合上升。每至良辰，无不瞻望云鹤。明年八月望夜，天气晴肃，月光如昼；中宵云雾大起，其云五色，集于牖间，仙乐满庭，复有步虚之声。弟子皆以为黄公上仙之期至矣，遽备香火。黄公沐浴朝服，以候真侣。将晓，氛烟渐散，见瞿生乘五色云，自东方出在庭中，灵乐鸾鹤，弥漫空际，于云间再拜黄公曰：“尊师即当来，更务修造，亦不久矣。”复与诸徒诀别，乘风遂去，渐远不见，隐隐犹闻众乐之音。金陵父老，每传此事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黄尊师在茅山修道，法术符篆非常高超，求神问卜，十分灵验的事不止一椿。有个徒弟瞿道士，年纪轻，不太精心诚恳，多次被黄尊师责罚。草堂东面有一个小洞，洞高八尺，荒芜不堪，草蔓遮蔽，好像是毒蛇隐藏的地方。一天，瞿生又懒惰，被黄师用鞭子打了，为了躲避挨打，就进了这个洞。黄师惊奇诧异，派人排除草蔓进去搜索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大约过了吃顿饭的工夫，瞿道士从里面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棋子，并说：“刚才看下棋的时候，人家留我吃饭，赠送给我的，这是秦人的棋子。”黄公十分惊疑这件事，还怀疑他是被狐狸精迷住了，也不太信。世人传说茅山是仙府，学道的人成百上千，都尊奉黄尊师，全都认为黄尊师的德业阶品很高，不久应当上天成仙。所以，每到良辰，没有不抬头远望云鹤的。下一年的八月十五日夜晚，天气晴朗，月光如同白天；半夜云雾大起，那云是五色的，逐步集中在窗户和门中间，仙乐充满庭院，又有步虚之声。弟子都认为黄尊师升仙的期限

到了，急速准备香火。黄尊师沐浴，穿着上官服，来等候仙侣，将要天亮，雾气渐渐散去。看见瞿道士乘五色云，从东方出现在庭院中，灵乐鸾鹤弥漫天空。瞿道士在云间再拜黄公说：“尊师马上应当来，再致力于修行造就，也不久了。”又和诸弟子告别，就乘风离去了，渐渐远了，以至不见。但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各种音乐的声音。金陵的父老乡亲，常常传说这件事。

## 王 卿

唐真元年中，郢中有酒肆王卿者，店近南郭，每至节日，常有一道士过之，饮讫出郭而去。如是数年。后因道士复来，卿遂结束潜行，寻之数里。道士顾见，大惊曰：“何来？”卿乃礼拜，愿神人许为仆使。道士固辞，卿固随之。每过涧壑，或高阔丈余，道士逾越，轻举而过。卿轻踵之，亦能渡也。行数十里，一岩高百余丈。道士腾身而起。卿不能登，遂哀求礼拜。道士自上谓曰：“汝何苦从我？自速归；不尔，坐受困蹶也。”卿曰：“前所渡险阻，皆赖尊师命；今却归无路，必死矣。愿见救护。”道士垂手岩下，令卿举手闭目，跃身翕飞，已至岩上。上则平旷烟景，不类人间。又从行十余里，至道士舍。门庭整肃，止卿于舍外草间。谓曰：“汝且止此，吾为汝送饭食。候便令汝得见天师。”卿潜草间。道士三日每送饭食，亦皆充足。后一日，忽见天师出门，杖策，道士四五人

侍从。天师形状瑰伟，眉目疏朗。道士私招卿，令于道左礼谒。天师惊曰：“汝何因得至此？”卿方谓说。诸道士曰：“此人谨厚，恐堪役使，可且令守灶。”天师令且收之，遂延卿入院，至厨下。见一大灶，下燃火，上有铁筒，闭盖数重。道士令卿守灶，专看之，不得妄视，令失坠。余道士四人，或汲水采药，蒸曝造食，以供天师。夜亦令卿卧厨下守火。经六七日，都不见人来看视釜中物者。后一日，卿无何窃开窥药。忽见一白兔，从铁筒中走出，驩然有声。道士曰：“药已失矣！”竟来窥看，惶惧失色。须臾，天师大怒曰：“何忽引俗人来，令失药。”俄召前道士责辱，欲鞭之。道士叩头，请却擒觅。道士数人，于庭施香禹步。道士二人，变成白鹤，冲天而飞。食顷，鹤已擒得白兔来，令投釜中，固济炼之。天师令速逐俗人遣归。道士遂领出曰：“卿几误我，卿心未坚，可且归去。”遂引送至高岩下，执手而别。“后二十年，于汾州市中相见耳。”卿复寻路归，数日方至郭，已经年。遂为道士。十余年后，游太原，竟不知当有所遇否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唐贞元年间，郢中有一个酒店的主人叫王卿，他的酒店靠近南边的外城。每逢到节日，经常有一个道士经过这里，喝完酒出外城离开这里。如此几年，后来由于道士又来了，王卿就装束打扮一下，偷偷地跟在道士后边走了，走了几里，道士回头看见了王卿，很震惊地说：“你为什么来？”王卿于是行礼参拜，并表示希望道士能允许他当神仙的仆人。道士坚决推辞，王卿坚持跟随他。每逢过山涧，有的高、宽一丈多，



道士越过时，轻而一举就过去了。王卿随便跟随它，也能渡过去。走几十里，遇到一个险峻的山崖，高有一百多丈，道士腾身而起上去了。王卿登不上去，于是行礼参拜，苦苦哀求。道士从上面对王卿说：“你何必这样辛苦地跟随我，你自己快回去。不这样，即将遭受困厄。”王卿说：“以前所渡过的艰难险阻，都依靠尊师的命令，现在退回去没有路可走，我必定得死了，希望神仙见死相救，予以保护。”道士把手伸到岩下，让王卿举起手，闭上眼睛。王卿只觉得身子跳起来一收缩，就飞到石崖上了。石崖上面平坦、空旷，一派烟水苍茫的景色，不象是人间。又跟道士走了十多里，来到道士的房舍，门庭整洁肃穆。道士让王卿躲在房舍外的草丛间，并且对他说：“你暂且住在这，我给你送饭，等方便的时候，让你见到天师。”王卿藏在草丛里，道士每逢三天送一次饭食，也都充足。后来，有一天，忽然看见天师出门，手扶拐杖，有四五个道士跟从侍候。天师身体奇异雄伟眉毛疏展，双目明朗。道士偷偷招呼王卿出来，让他在道路旁边礼拜谒见天师。天师吃惊地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能到这里来。”王卿说了。诸位道士说：“这个人谨慎厚道，恐怕能够役使，可以暂且让他守灶。”天师命令暂且收下他。于是引导王卿进入院内，来到厨下。王卿看见有一个大灶，灶下正烧着火，灶上面有一个铁筒，闭封着掩盖了好几层。道士让王卿守灶，专门看着它，不能胡乱看，使它失掉。其余四个道士，有的打水采药，有的蒸晒作饭，来供应天师。夜里也让王卿躺在厨下看守火。经过六七天，都不见人来看视釜中物。后来，有一天，王卿没有什么事，偷偷地开筒看药。忽然看见一只白兔，从铁筒中

跑出，有象刀劈开物的声音。道士说：“药已经失掉了。”其他的人都小心谨慎地来看，个个惶惧失色。不一会儿，天师大怒说：“为什么忽然引俗人来，让他失掉了药。”一会儿召见以前那个道士，责备辱骂，要用鞭子打他。道士叩头，请求把药寻找回来。几个道士，在庭院中焚香禹步。两个道士变成白鹤，冲天飞去，过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，鹤已经擒获白兔归来，让人把它投进釜中，坚持炼成它。天师命令快赶走俗人，派人送他回去。道士于是领着王卿出来说：“你几乎误了我，你的心没有坚定，可以暂且回去。”就引送王卿到高岩下，拱手告别，并约定二十年后在汾州街市上相见。王卿又寻路回来，几天后才到外城。已经过了一年了。以后，王卿就当道士。十多年以后，游太原，竟不知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没有。

## 衡山隐者

衡山隐者，不知姓名。数因卖药，往来岳寺寄宿。或时四五日无所食，僧徒怪之。复卖药至僧所。寺众见不食，知是异人，敬接甚厚。会乐人将女诣寺，其女有色，众欲取之。父母求五百千，莫不引退。隐者闻女嫁，邀僧往看，喜欲取之，仍将黄金两挺，正二百两，谓女父曰：“此金直七百贯，今亦不论。”付金毕将去，乐师时充官，便仓卒使别。隐者示其所居，云：“去此四十余里，但至山当知也。”女父母事毕

忆女，乃往访之。正见朱门崇丽，扣门，隐者与女俱出迎接。初至一食，便不复饥。留连五六日，亦不思食。父母将还，隐者以五色箱，盛黄金五挺赠送，谓父母曰：“此间深邃，不复人居，此后无烦更求也。”其后父母重往，但见山草，无复人居，方知神仙之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衡山隐者，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姓名。因为他多次卖药，往来都在岳寺住宿。有时他四五天也不吃什么，寺里的僧徒都觉得他很奇怪。后来他又卖药到僧舍住宿，寺里众人见他仍不吃饭，知道他是一个异人。迎接很恭敬，也很看重。恰巧乐人带领女儿也到岳寺来，他的女儿很有姿色。不少人都想娶她为妻子。他的父母要求得钱五百千。众人听了如此惊人的数目，没有不自请退出的。衡山隐者听说乐人的女儿要嫁人，便邀请僧人一同去看。衡山隐者看了很喜欢，要娶她。于是，送黄金两根，正好是二百两，并对女儿的父亲说：“这些金子值七百贯，现在也不论多少了。”衡山隐者付完金子就要领着妻子离去，乐师当时充官，不能停留，便仓促分别了。衡山隐者告诉他的住处说：“离这四十多里，只要遇到山就必定知道了。”女儿的父母事毕，想念女儿，就前去看望她。正好看见红漆大门高耸华丽，上前扣门，衡山隐者和女儿都出来迎接。开始到这里吃了一顿饭，就不再饿了，留连了五六天，也不想吃饭。女儿的父母将要回去，衡山隐者用五色箱，盛黄金五根赠送，并对岳父母说：“这里深沉，不适于人居住。从此以后，就不要再来了。”那以后女儿的父母又去了，只见

山和草，不再有人居住。才知道这里是神仙居住的洞穴。

## 梅真君

汝阴人崔景唐，家甚富。尝有道士，自言姓梅，来访崔。崔客之数月。景唐市得玉鞍，将之寿春，以献节度使高审思，谓梅曰：“先生但居此，吾将诣寿春，旬月而还，使儿侄辈奉事，无所忧也。”梅曰：“吾乃寿春人也，将此访一亲知，比将还矣，君其先往也。久居于此，思有以奉报。君家有水银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即以十两奉之。梅乃置鼎中，以水银炼之，少久即成白银矣。因此与景唐曰：“以此为路粮，君至寿春，可于城东访吾家也。”即与景唐分路而去。景唐至寿春，即诣城东，访梅氏。数日不得。村人皆曰：“此中无梅家，亦无为道士者；唯淮南岳庙中，有梅真君像。得非此耶？”如其言访之，果梅真君矣。自后竟不复遇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汝阴人崔景唐，家里非常富有。曾经有一个道士，自己说姓梅，来拜访崔景唐。崔景唐以客待他，长达几个月。崔景唐买得一个玉鞍，将要到寿春去，把它献给节度使高审思。他对梅君说：“先生只管在这住下去，我将要到寿春，十天半月就回来，让儿侄辈来奉事，不要有什么忧虑。”梅君说：“我是寿春人，到这里来拜访一个亲友，也就要回去了。你先

去吧！我长期居住在这儿，想有所进献，以表报答。你家有水银吗？”崔景唐回答说：“有。”马上就拿十两来，双手捧着送给梅君。梅君就放在鼎中，来炼这水银。不久就成白银了。于是把它送与崔景唐说：“用这些做路费。你到寿春，可在城东询问我家。”完后，就与崔景君分路而行。崔景唐到寿春，就到城东寻访梅氏家，寻访了几天也没找到。村人都说：“这里没有梅家，也没有当道士的，只有淮南岳庙中，有梅真君像，能不能是这呢？”崔景唐按照村人的话去寻找，果然是梅真君。从这以后竟没有再相遇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

白幽求 王太虚 王子芝 刘 商

### 白幽求

唐真元十一年，秀才白幽求，频年下第。其年失志，后乃从新罗王子过海，于大谢公岛，夜遭风，与徒侣数十人为风所飘，南驰两日两夜，不知几千万里。风稍定，徐行，见有山林，乃整棹望之。及前到，山高万仞，南面半腹，有城壁。台阁门宇甚壮丽。维舟而升，至城一二里，皆龙虎列坐于道两旁，见幽求，乃眈眈而视幽求。幽求进路甚恐惧，欲求从者。失声彷徨，次于大树。枝为风相磨，如人言诵诗点。幽求谛听之，乃曰：“玉幢巨碧虚，此乃真人居。徘徊仍未进，邪省犹难除。”幽求犹疑未敢前，俄有朱衣人自城门而出，传敕曰：“西岳真君来游。”诸龙虎皆俯伏曰：“未到。”幽求因趋走前，见朱衣人不顾而入。幽求进退不得。左右诸龙虎时

时目幽求，盘旋次。门中数十人出，龙虎奔走，人皆乘之下山。幽求亦随之，至维舟处，诸骑龙虎人皆履海面而行。须臾没于远碧中。幽求未知所适。舟中具饌次。忽见从西旗节队伍，仅千人；鸾鹤青鸟，飞引于路；骑龙控虎，乘龟乘鱼。有乘朱鬣马人，衣紫云日月衣，上张翠盖，如风而至。幽求但俯伏而已。乃入城门。幽求又随覘之。诸龙虎等依前列位。与树木花药鸟雀等，皆应节盘回如舞。幽求身亦不觉足之蹈之。食顷。朱衣人持一牒书，谓龙虎曰：“使水府真君。龙虎未前。”朱衣人乃顾幽求授牒。幽求未知所适。朱衣曰：“使水府。”以手指之。幽求随指，而身如乘风，下山入海底。虽入水而不知为水，朦胧如日中行。亦有树木花卉，触之珊珊然有声。须臾至一城，宫室甚伟，门人惊顾，俯伏于路。俄而有数十人，皆龙头鳞身，执旗仗，引幽求入水府。真君于殿下北面授符牒。拜起，乃出门，已有龙虎骑从。俨然遂行，瞬息到旧所。幽求至门，又不敢入。虽未食，亦不觉馁。少顷，有觅水府使者，幽求应唯而入，殿前拜，引于西廊下，接诸使下坐，饭食非人间之味。徐问诸使中：“此何处也？”对曰：“诸真君游春台也。主人是东岳真君。春夏秋冬各有位，各在诸方，主人亦随地分也。”其殿东廊下，列玉女数百人，奏乐。白鹤孔雀，皆举翅动足，更应玄歌。日晚乃出殿。于山东西为迎月殿，又有一宫观望日。至申时，明月出矣。诸真君各为迎月诗。其一真君诗曰：“日落烟水黯，骊珠色岂昏。寒光射万里，霜缟遍千门。”又一真君诗曰：“玉魄东方开，嫦娥逐影来。洗心兼涤目，光影游春台。”又一真君诗曰：“清波滔碧鸟，天藏黯黹连。二仪不辨处，忽吐清光圆。”又一真

君诗曰：“乌沉海西岸，蟾吐天东头。”忘下句，其余诗并忘之矣。赋诗罢，一真君乃命夜戏。须臾，童儿玉女三十余人，或坐空虚，或行海面，笙箫众乐，更唱迭和，有唱步虚歌者，数十百辈。幽求记其一焉。词曰：“凤凰三十六，碧天高太清。元君夫人蹋云语，冷风飒飒吹鹅笙。”至四更，有绯衣人走入，鞠躬屈膝白：“天欲曙。”唯而趋出。诸君命驾各辞。次日，昨朱衣人屈膝言曰：“白幽求已充水府使，有劳绩。”诸真君议曰：“便与游春台洒扫。”幽求恟惶，拜乞却归故乡。一真君曰：“卿在何处。”对曰：“在秦中。”又曰：“汝归乡何恋恋也？”幽求未答。又曰：“使随吾来。”朱衣人指随西岳真君。诸真君亦各下山，并自有龙虎鸾凤，朱鬣马龟鱼，幡节羽旄等。每真君有千余人，履海面而行。幽求亦操舟随西岳真君后，自有便风，迅速如电。平明至一岛，见真君上飞而去。幽求舟为所限，乃离舟上岛，目送真君，犹见旗节隐隐而渐没。幽求方悔恨恸哭，而迢迢上岛行，乃望有人烟，渐前就问，云是明州，又却喜归旧国。幽求自是休粮，常服茯苓，好游山水，多在五岳，永绝宦情矣。（出《博异志》）

唐真元十一年，秀才白幽求，多年赴试不第。那年赴试又落了榜，后来就跟着新罗王子过海游览，在大谢公岛，夜里遇上大风，他和几十个与自己情况类似的人一起被风飘走，他们所乘的船象骏马疾行一样，在海里走了两天两夜，也不知走了几千里还是几万里。风稍稳定，船走得慢了，看见有山林，就调整船的航向，向那里驶去。等到船到它的前面一



看，山高万仞，南面半山腰，有城墙，台阁门宇都很壮观华丽。白幽求拴好船往上攀登，在到达城还有一二里的地方，都有龙虎列队坐在道的两边。看见白幽求，就全神贯注地看着白幽求。白幽求前进的道路令人恐惧，想要请求跟随的人帮助，结果是脱口而出，但又盘旋不敢上前，在大树下徘徊。树枝被风吹动，相互磨擦发出的声音，象人说话朗诵诗歌的声音。白幽求仔细听它说的是什么。是说：“玉幢横贯在浅蓝色的空虚，这里是仙人居住的地方，游移不定仍旧不前进，不正当的内省还是难去掉。”白幽求听了之后，还是犹疑不敢向前。一会儿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从城门出来，传达命令说：“西岳真君来游览。”众龙虎都俯身伏在地上说：“还没到。”白幽求趁机小步快跑向前，只见穿红色衣服的人头也不回就进去了。白幽求进退不得，左右众龙虎又一刻不停地看着白幽求。白幽求正在徘徊，门里出来几十个人，龙虎奔跑，那些人都骑着它们下山去了。白幽求也跟着他们。到白幽求拴船的地方，那些骑龙虎的人都踩着海面往前走，不一会儿，消失在远方碧绿的海面上。白幽求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好。正在船中吃饭中间，忽然看见从西面来了一队打旗帜和符节的队伍，将近有一千人。在队伍的前面，有鸾鹤青鸟飞行引路，这些人有的骑龙骑虎，有的驾龟驾鱼，其中有一个人驾着红鬃马，穿紫云日月衣，头上张开着一顶青绿色的车盖，象风一样快的来到。白幽求只得俯身伏在地上，一动不敢动。来的大队人马进入城门，白幽求又跟在后面偷看他们。众龙虎按照以前的位置列队，和树木花草鸟雀等一起，都和着拍节周旋进退，象舞蹈一样。白幽求也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起来。

过了吃顿饭的工夫，红衣人手拿着一公文，对龙虎说：“到水府真君那里去。”龙虎没有上前。红衣人于是看着白幽求，示意他接受公文，白幽求不知到哪儿去。红衣人说：“出使水府。”红衣人用手指着前方，白幽求随着红衣人所指，身子象乘风一样，下了山进入海底，虽然进入了水中，但却感觉不到有水，朦胧之中好象是在白天行走，也有树木花卉，碰它们发出佩玉之声。一会儿，到了一座城，城里宫室很雄伟。守城门的人吃惊地看着，然后俯身伏在路旁。不一会儿，有几十个人，都是龙头身上长满了鳞，手里持握着旗帜棍棒，引导白幽求进入水府。真君在大殿下面朝北接受符牒。白幽求参拜完起来，就出了门，这时已有龙虎可以乘骑，并有随从跟着，庄重整齐地顺利通行。眨眼之间来到原来的地方，白幽求到了门口，还不敢进去。他虽然没吃什么，但也不觉得饥饿。一会儿，有人寻找水府使者，白幽求一边答应一边走了进去，先到殿前参拜，后被引导到西廊下，接着众使者之下就坐。所用饭食都不是人世间俗人饭食的味道。白幽求问众使者中的人，这是什么地方。回答说：“这是各位真君的游春台。主人是东岳真君，春夏秋冬有彼此不同的位置，各自在他自己的方位，主人也各自随着地方进行分配。”那殿东的厢房下，排列玉女几百人。奏乐，白鹤孔雀抬起翅膀，挪动足爪，再应和深奥玄妙的歌曲，翩翩起舞，天晚了才出殿，在山的东面和西面是迎月殿，还有一个宫观是望日用的。到了申时明月出来了，各位真君各作迎月诗，其中一个真君的诗说：“日落了云烟和水都变成了深黑色，骊珠的颜色是否会无光呢？寒冷的月光射出千万里，好似白霜遍及千家门。”又一

个真君的诗说：“月光从东方开始升起，仙女嫦娥追逐影子来，柔媚的月光爽心又悦目，月光影子布满游春台。”又一个真君的诗说：“金乌落山清清的波涛成了青绿色，隐藏在深黑色中的天与它紧相连，在那天地分辨不清的地方，忽然吐出光芒明晰的圆月。”又一真君的诗接着说：“金乌沉入大海的西岸，蟾光从天的东头吐出。”忘掉了诗的下一句，其余的诗一起都忘掉了。赋诗结束，一个真君就命令表演夜戏。一会儿，童男玉女三十多人，有的坐空虚，有的走海面，笙箫管弦鸣，互相唱和。有唱步虚歌的，所有的不下几十几百人。白幽求记得其中有一首歌，歌词说：“凤凰三十六，碧天高太清，元君夫人踢云语，冷风飒飒吹鹅笙。”到了四更天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走进来，鞠躬屈膝说：“天要亮了。”听到真君的吩咐后，一边答应一边小步退出。众真君命令起驾各自告别休息。第二天，昨日那个穿大红衣服的人屈膝对众真君说：“白幽求已经充当水府使，有功劳。”众真君商议说：“就授予他游春台洒扫。”白幽求烦恼不安，叩拜乞求退归故乡。一个真君说：“你家在什么地方？”白幽求回答说：“在陕中。”真君又说：“你要回归故乡有什么恋恋不舍的呢？”白幽求没有回答。真君又说：“让他跟我来。”穿大红衣服的人指着西岳真君让白幽求跟着西岳真君走。众真君也各自下山，并自己有龙虎鸾凤、朱鬣马龟鱼和各种旗帜符节等。每个真君都有一千多人，踩着海面行走。白幽求也驾着船跟随在西岳真君后面，自然有便利的风，速度快如闪电。天大亮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岛屿，只见西岳真君飞上天走了，白幽求因为受船限制，不能飞升，于是，离开船上岛，目送西岳真君，还可以隐隐约约看见

旗帜符节直至渐渐没了。白幽求方才悔恨大哭，但已经晚了。因而只得沿着遥远曲折的路往岛上走。走了很长时间，才看见有人烟，慢慢地走上前去询问这是什么地方，人家说是明州。白幽求又高兴回到了故国。白幽求从这以后停止吃粮，经常吃茯苓，好游山玩水，多半在五岳活动，根本不再想做官了。

## 王太虚

东极真人王太虚，隐居王屋山中。咸通壬辰年，王屋令王晙，夙志崇道，常念《黄庭经》。每欲自为注解，而未了深玄之理，但日诵五六千遍。闻王屋小有洞天，神仙之府，求为王屋令，欲结庐于其中，冀时得游礼耳。罢官，乃绝粒咽气数月，稍觉神旺身轻。入洞屋，誓不复返。初行三二十里，或宽广明朗，或幽暗泥黑。扞壁俯行，经三五日，忽坦然平阔，峭崖倚空，直拔万仞，下有嵌室，可坐数百人，石床案几，俨若有人居之。案上古经一轴，未敢遂取，稽首载拜言曰：“下土贱臣，形浊气秽，辄慕长生之道，幸入洞天，仰窥灵府，是万劫良会。今睹上天遗迹，玉案玄经，不敢辄取，愿真仙鉴祐，许尘目一披篇卷，则受罔极之恩。”良久叩头，乞报应之兆。忽有一人坐于案侧曰：“子其忘乎？缙氏仙裔，聿能好道，可以名列青简矣。吾东极真人，子之同姓也。此《黄庭》宝经，吾之所注，使授于子。”复赠以桃，得数斗。曰：

“此食之者白日飞行，此核磨而服之，不唯愈疾，亦可延算。子虽有志，未可居此，二十年期于兹山矣。勉而勤之，得道也。”言讫，不复见。晙亦不敢久住，携桃核与经而归。磨服桃核，身康无疾，颜状益少。人间因有传写东极真人所注《黄庭经》本矣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东极真人王太虚，隐居在王屋山中。唐懿宗咸通壬辰年，王屋县令王晙，平素的志向就崇尚道术，经常念《黄庭经》，常常想自己给《黄庭经》注解。然而，他并没有了解《黄庭经》深奥玄妙的道理，只是天天背诵五六千遍而已。他听说王屋山中的一些山洞中别有天地，是神仙所居住的洞府，就请求去做王屋的县令，想要构屋住在他们当中，希望经常获得观光和礼敬。王晙被罢了官，于是绝粒咽气几个月，稍微觉得精神旺盛，身体轻健，就进入了洞中，并发誓不再返回。最初走了二三十里，其中有的宽广明朗，有的幽暗泥黑，摸着洞壁弯着腰走。经过三五天，忽然眼前展现出宽阔平坦的天地，悬崖峭壁插入天空，高高拔起，可达万仞（古代长度单位，唐时六尺五寸为一仞）。下面有一个象镶在山石中的房屋，可以坐几百人，石床、书案、茶几，摆设得很整齐，好像有人居住似的。书案上有古经一轴，王晙没有敢去拿，而是跪下、拱手、叩拜说：“下土的贱臣，形状混浊，气质污秽，但总是羡慕长生之道，非常幸运进入神仙的洞府，瞻仰神灵的府第，这是万劫之中的良好机会。现在看见上天的遗迹，玉石书案上的深奥玄妙的经书，不敢擅取。愿意真仙教训庇祐，

允许俗眼翻阅经卷，就是受了久远无穷的恩惠。”他长时间的叩头，乞求报应的征兆。忽然有一个人坐在书案的旁边说：“你难道忘了吗？缙氏的后裔，能够爱好道术，可以名列青简了。我是东极真人，你的同姓，这是《黄庭》宝经，我作的注解。现在就传授给你，又赠给他桃子。王矚得了几斗。东极真人说：“这桃子，吃了它的人，白日可以飞行；这桃核，碾成粉末服用，不不仅能够治好病，也可以延寿。你虽然有志向，但不可以居住在这。二十年后在这个山上相会吧。只在勤勉，会得道的。”说完，就不见了。王矚也不敢久住，携带着东极真人赠送的桃核和黄庭宝经回来。把桃核碾成粉末服用，身体健康，没有疾病，脸和身形也越来越年轻。人世间于是就有传写东极真人所注解的《黄庭经》本了。

## 王子芝

王子芝字仙苗，白云河南缙氏人。常游京洛间。耆老云：“五十年来见之，状貌恒如四十许人，莫知其甲子也。好养气而嗜酒。故蒲帅琅琊公重盈作镇之初年，仙苗居于紫极宫，王令待之甚厚。又闻其嗜酒，日以三榼饷之。间日仙苗出，遇一樵者，荷担于宫门，貌非常，意甚异焉。因市其薪，厚偿厥直。樵者得金，亦不让而去。子芝潜令人蹑其后，以伺之。樵者径趋酒肆，尽饮以归。他日复来。子芝谓曰：“知子好酒，吾有中令所饷醇醪，偿子薪价，可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乃饮之数

孟，因谓子芝：“是酒佳矣。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酝也。余适自彼来，恨向者无侣，不果尽于斯酌。”子芝因降阶执手，与之拥炉。祈于樵者曰：“石氏芳醪可致否？”樵者颔之。因命丹笔，书一符，置于火上，烟未绝，有一小竖立于前。樵者敕之：“尔领尊师之仆，挈此二榼，但往石家取酒。吾待与尊师一醉。”时既昏夜，门已扃禁，小竖谓芝仆曰：“可闭其目。”因搭其头，人与酒壶偕出自门隙，已及解县，携酒而还，因与子芝共倾焉。其甘醇郁烈，非世所侔。中宵，樵者谓子芝曰：“已醉矣。余召一客伴子饮，可乎？”子芝曰：“诺。”复书一朱符，置火上，瞬息闻异香满室，有一人来，堂堂美须眉，拖紫秉筒，揖樵者而坐。引满两巡，二壶且竭。樵者烧一铁箸，以焮（“焮”原作“授”，明抄本作“焮”，今据《云笈七签》一一二改。）紫衣者，云：“可去，时东方明矣。”遂各执别。樵者因谓子芝曰：“识向来人否？少顷，可造河渚庙视之。”子芝送樵者，者讫，因过庙所，睹夜来共饮者，乃神耳，铁箸之验宛然。赵钧（“钧”原作“君”，据《云笈七签》改。）郎中时在幕府，目验此事。弘文馆校书郎苏悦亦寓于中条，甚熟踪迹。其后子芝再遇樵仙，别传修炼之诀，且为地仙矣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录》）

王子芝，字仙苗，自己说是河南缙氏人。经常游览于京师和洛阳之间。年龄很老的老人说，五十多年来，看他总不见老，身形相貌总象四十岁左右的人，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年岁。他喜好养气并且喜欢酒。原来的蒲帅琅琊公重盈坐镇

的初年，王仙苗居住在紫极宫，县令对他很看重，又听说他喜欢酒，每天送给他三榼酒。有一天王仙苗外出，遇见一个樵夫，在紫极宫门前挑着担子，相貌异常，觉得很奇怪。于是买了他的柴，厚偿了木柴的价值，樵夫得到钱，也不推让就走了。王子芝派人暗中跟随在他的后面。樵夫直接快步走到酒店，开怀畅饮，尽兴而归。过了几天又来了，王子芝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好酒，我有县令送给的味道醇厚的酒，用酒抵柴价，可以吗？”樵夫说：“可以。”樵夫仅仅饮了几盃，就对王子芝说，这酒好啊！不过，还远远赶不上解县石氏的酒，我刚才从那来。遗憾的是刚才没有饮酒的伴侣，不能尽兴地品尝。王子芝于是降阶握着樵夫的手，和他一起围着温酒的火炉饮酒。王子芝向樵夫乞求说：“石氏的美酒可以弄得来吗？”樵夫点头，就让取丹砂朱笔，书写一符，放在火上，烟还没有断绝，有一个小僮立在面前。樵夫嘱咐他，你领着王尊师的仆人，提着这两个榼，只往石家去取酒，我等待和王尊师尽兴一醉。当时已经天黑了，门已经上了闩。小僮对王子芝的仆人说：“你可以闭上眼睛。”于是手搭他的头，人和酒壶都从门隙出去，已经到解县，携带酒返类比的。半夜，樵夫对王子芝说：“我已经醉了。我招呼一个客人陪伴你喝酒，可以吗？”王子芝说：“行。”樵夫又用丹砂朱笔写了一道符，放在火上。眨眼之间，满屋异香，随后有一个人进来，仪表庄严大方，眉清目秀，须髯根根见肉，腰间下垂紫带，手里拿着书筒，向樵夫揖拜后就坐下了。举饮满杯的酒，酒过两巡，两个酒壶的酒快要没了。樵夫烧了一根铁筷子，烙了穿紫衣服的人一下说：“可以走了。”当时东方亮了，于是拱手



告别。樵夫就对王子芝说：“认识先前来的人吗？一会儿，可以到河神庙去看一看。”王子芝送走樵夫，就到庙中，看见了夜里来共同喝酒的人，竟然是庙中的神。铁筷子的烙印依稀还在。赵均郎中时在幕府，亲眼所见，可以验证此事。弘文馆校书郎苏悦也寄寓于中条，非常熟悉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那以后，王子芝再遇到樵仙，另外向王子芝传授了修炼的秘诀，因而王子芝成为地仙了。

## 刘 商

刘商，彭城人也，家于长安。少好学强记，精思攻文，有胡笳十八拍，盛行于世，儿童妇女，咸悉诵之。进士擢第，历台省为郎。性耽道术，逢道士即师资之，炼丹服气，靡不勤切。每叹光阴甚促，筋骸渐衰，朝驰暮止，但自劳苦，浮荣世官，何益于己。古贤皆隳官以求道，多得度世。幸毕婚嫁，不为俗累，岂劣于许远游哉。由是以病免官，道服东游。入广陵，于城街逢一道士，方卖药，聚众极多。所卖药，人言颇有灵效。众中见（“见”原作“问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商，目之相异。乃罢药，携手登楼，以酒为劝。道士所谈，自秦汉历代事，皆如目睹。商惊异，师敬之。复言神仙道术不可得也。及暮，商归侨止。道士下楼，闪然不见。商益讶之。商翌日，又于城街访之。道士仍卖药，见商愈喜，复挈上酒楼，剧谈劝醉，出一小药囊赠商，并戏吟曰：“无事到扬州，相携

上酒楼。药囊为赠别，千载更何求。”商记其吟，暮乃别去。后商累寻之，不复见也。乃开囊视，重纸裹一葫芦子，得九粒药，如麻粟，依道士口诀吞之，顿觉神爽不饥，身轻醒然。过江游茅山。久之，复往宜兴张公洞。当游之时，爱竈画溪之景，遂于胡父渚菴居，隐于山中，近樵者犹见之。曰：（曰字原缺，据《云笈七签》一一三补。）“我刘郎中也。”而莫知所止。已为地仙矣。（出《续仙传》）

刘商，是彭城人，家在长安。青年时期很好学，并且善于记忆，勤于思考，深入钻研文学，有胡笳十八拍传世，在世上盛行。儿童妇女，全都能详尽地背诵它。刘商进士考试登第，选到台省作郎官。但他的性情爱好道术而沉浸在其中，每逢遇见道士，就拜他做老师，并给予资助。自己炼丹服气，没有不努力和恳切的地方。常常叹息光阴太短促，身体渐渐衰老。早晨开始就如车马疾行，晚上方能停止，只是自己劳累辛苦，虚浮的荣耀和世间的官位，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？古代的贤人都弃官而去寻求道术，大多都能获得出世。有幸已经完成了儿女的婚姻嫁娶，不再被世俗所累，难道比去各地方远游还不好吗？由于这样想，刘商就借口有病请求辞官，穿上道服东游，进入广陵，在城内街市遇到一个道士，正在卖药，聚集的人非常多。道士卖的药，人们都说很有效。道士在众人当中看见刘商，他看着刘商，觉得和常人不同，就停止卖药，拉着刘商的手登上酒楼，对刘商殷勤劝酒，道士谈的内容，是从秦汉以来历代的事，谈的非常逼真，都象亲眼

所见一样。刘商很惊异，象对待老师那样尊敬他。刘商又说了神仙道术很难学得。等到晚上，刘商到客店栖息。道士下楼，一闪就不见了。刘商更加惊奇。第二天，刘商又在城内街市上寻访他。道士仍然卖药，看见刘商越发高兴，又领着刘商上了酒楼，高谈劝酒，拿出一个小药囊赠给刘商，并戏吟说：“无事到扬州，相携上酒楼。药囊为赠别，千载更何求。”刘商记住了他的戏吟，天黑了才告别离去。以后，刘商屡次寻找道士，再也没有见到，刘商就打开了药囊看，里面用多重纸包了一个小葫芦，得到了九粒药，象麻籽。刘商按照道士的口诀吞下了药，立刻觉得精神清爽，也不饥饿，身体轻便，心里清醒。过江游茅山，过了好久，又去宜兴张公洞。正当刘商游张公洞的时候，喜爱竈画溪的景色。就在胡父渚用茅草盖屋居住，隐居在山中。附近的樵夫还看见过他，他说：“我是刘郎中。”然而，却不知道他居住的地方。他已经成为地仙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

唐宪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许栖岩  
韦善俊

### 唐宪宗皇帝

唐宪宗好神仙不死之术。元和五年，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国回，云：于海中泊山岛间，忽闻鸡犬鸣吠，似有烟火。遂乘月闲步，约及一二里，则见花木楼台殿阁，金户银关。其中有数公子，戴章甫冠，衣紫霞衣。吟啸自若。惟则如其异，遂请谒。公子曰：“汝何所从来？”惟则具言其故。公子曰：“唐皇帝乃吾友也。当汝旋去。愿为传语。”俄而命一青衣，捧出金龟印，以授惟则，乃置之于宝匣。复谓惟则曰：“致意皇帝。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，回顾旧路，悉无踪迹。金龟印长五寸，上负黄金玉印，面方一寸八分，其篆曰：“凤芝龙木，受命无疆”。惟则至京师，即具以事上进。宪宗曰：“朕前生岂

非仙人乎？”乃览金龟印，叹异良久，但不能谕其文耳。因緘以紫泥玉锁，置于帐内。其后往往见五色光，可长丈余。是月，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，苑如龙凤。宪宗因叹曰：“凤芝龙木，宁非此兆乎。”时又有处士伊祁玄解，缙发童颜，气息香洁。常乘一黄牝马，才三尺高，不啗刍粟，但饮醇酎，不施缰辔，惟以青毡籍其背。常游历青兖间。若与人款曲，话千百年事，皆如目击。帝知其异人，遂令官诏入宫内，馆于九华之室，设紫茭之席，饮龙膏之酒。紫茭席类茭叶，光软香静，夏凉冬温。龙膏酒黑如纯漆，饮之令人神爽。此本鸟弋山离国所献也。鸟弋山离国，已见班固《西京传》也。帝每日亲自访问，颇加敬仰。而玄解鲁朴，未尝闲人臣礼。帝因问之曰：“先生春秋高而颜色不老，何也？”玄解曰：“臣家于海上，种灵草食之，故得然也。”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，为帝种于殿前。一曰双麟芝，二曰六合葵，三曰万根藤。双麟芝色褐，一茎两穗，穗形如麟，头尾悉具，其中有子，如瑟瑟焉。六合葵色红，而叶类于茂葵，始生六茎，其上合为一株，共生十二叶，内出二十四花，花如桃花，而一朵千叶，一叶六影，其成实如相思子。万根藤子，一子而生万根，枝叶皆碧，钩连盘屈，荫一。其状类芍药，而蕊色殷红，细如丝发，可长五六寸。一朵之内，不啻千茎，亦谓之绛心藤。灵草既成，人乃莫见。而玄解请帝自采饵之，颇觉神验，由是益加礼重焉。遇西域有进美玉者，一圆一方，径各五寸，光彩凝冷，可鉴毛发。时玄解方座于帝前，熟视之曰：“此一龙玉也，一虎玉也。”惊而问曰：“何谓龙虎玉也？”玄解曰：“圆者龙也，生于水中，为龙所宝，若投之于水，必有霓虹出

焉。方者虎也，生于岩谷，为虎所宝，若以虎毛拂之，紫光迸逸，而百兽慑服。”帝异其言，遂令尝之。各如所说。询得玉之由。使人曰：“一自渔者得，一自猎者获。”帝因命取龙虎二玉，以锦囊盛之于内府。玄解将还东海，亟请于帝。未许之。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，丝绘华丽，间以珠玉。帝元日与玄解观之，帝指蓬莱曰：“若非上仙，朕无由得及是境。”玄解笑曰：“三岛咫尺，谁曰难及？臣虽无能，试为陛下一游，以探物象妍醜。”即踊体于空中，渐觉微小，俄而入千金银阙内左侧，连声呼之，竟不复有所见。帝追思叹恨，近成羸疹。因号其山为藏真岛。每诘旦，于岛前焚凤脑香，以崇礼敬。后旬日，青州奏云：“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。”

唐宪宗喜好神仙不死之术。元和五年，内给事张惟则从新罗国回来以后，说：在大海中，船停泊在一个海岛，忽然听见鸡鸣狗吠的声音，好象岛上住有人家。他就乘着月光到岛上去散步。大约走一二里，就见花草树木。楼台殿阁、银门金户，一片辉煌。里面有几个公子，戴着带有花纹的大帽子，身上穿着紫色的色彩艳丽的衣服，吟咏歌啸不拘束，神态自然。张惟则知道他们是异人，就请求相见。公子说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张惟则说了他出使新罗国的事。公子说：“唐朝皇帝是我的朋友，你回去以后，希望替我传话给唐皇帝。”一会儿，命令一个穿青衣服的人捧出金龟印，就把它放在宝匣里，把宝匣交给张惟则。又对张惟则说：“请替我向唐皇帝致意。”张惟则于是捧着宝匣回返船中，回头再看自己走过的旧路，没有一点踪迹。金龟印长五寸，龟的身上背着黄金玉印，面方一寸八分。它上面的篆文是：“凤芝龙木，受命

无疆”。张惟则到了京师，就把全部事情上奏了，并进献了金龟印。宪宗皇帝说：“我前生难道就是仙人么？”等到看金龟印，惊奇赞叹了很长时间，然而，不能明白它的文字含意。之后就用紫泥玉锁把它封闭起来，放置在帐内，那以后常常出现五色光，大约有一丈多长。这个月，寝殿前面的连理树上生出灵芝二株，仿佛象龙凤一样。宪宗皇帝因此赞叹说：“凤芝龙木，难道不就是这个征兆么？”当时又有一个处士伊祁玄解，头发稠密而黑，脸如童颜，呼吸时气清香洁净。经常骑着一匹黄色的母马，才有三尺高，不吃草和粮食，只喝醇酒，不用缰绳和辔头，只用青毡垫在它的背上。经常在青州和兖州一带游览。如果和别人交往，说千百年的事，都象亲眼看见一样。宪宗皇帝知道他是一个异人，于是就让人秘密地把他诏入宫内，让他住在非常华丽的房屋里，设置紫茭做的席子，喝龙膏做的酒。紫茭席类似茭叶，光滑柔软，舒适清洁，夏天凉爽，冬天温暖。龙膏酒颜色黑如纯漆，喝了它使人精神清爽。这酒本来是鸟弋山离国进献的。鸟弋山离国，早已在班固的西京传里叙述过。宪宗皇帝每天都亲自来访问，对他敬重仰慕。但是玄解却愚钝淳朴，不懂得作人臣的礼节。宪宗皇帝问玄解说：“先生的年岁很高，但是脸色却不老，这是为什么？”玄解说：“我的家在海上，种有灵草吃用，所以能够这样。”说完就在衣服袋里取出三样药的种子，给宪宗皇帝种在殿前。第一种叫双麟芝，第二种叫六合葵，第三种叫万根藤。双麟芝是褐色的，一根茎两个穗，穗的形状象麒麟，头尾都齐全，它的中间有子，象碧珠一样。六合葵是红色的，叶子类似茂葵，开始生六个茎，到上面合成一株，共生十二个

叶子，里面长出二十四朵花，花如桃花，一朵花一千个花瓣，一个瓣有六个影，它的成熟的种子象相思子。万根藤子，一子生万根，枝叶都是青绿色，钩连盘屈，遮盖一亩地，它的形状类似芍药，花蕊的颜色殷红，细如丝发，约长五、六寸，一朵之内，不止千根，也叫它绛心藤。灵草已经成熟，人却看不见。玄解请宪宗皇帝自己采它吃，吃后觉得很神验。由于这样，对玄解更加礼待了。正好遇到西域有人进献美玉，美玉一圆一方，直径各为五寸，光彩聚集，可以照出毛发的影。当时玄解正坐在宪宗皇帝身旁，仔细地看了美玉后说：“这两块玉，一块是龙玉，一块是虎玉。”宪宗皇帝惊讶地反问道：“什么叫龙玉虎玉？”玄解说：“圆的是龙玉，生在水中，是龙的宝物，如果把它投在水中，必然有霓虹出现。方的是虎玉，生在岩谷中，是虎的宝物，如果用虎毛拂拭它，就会放出紫光，百兽看见都会畏惧屈服。”宪宗皇帝觉得他的话很奇异，于是就让人试一试，果如玄解所说。询问获得玉的经由，使者说：“一块从渔夫那里获得，一块从猎人那里获得。宪宗皇帝于是命令把龙虎二玉用锦囊盛它们，放在内府。玄解要回东海，屡次向宪宗皇帝请求，宪宗皇帝没有答应他。又遇到宫中用木头雕刻海上三山，丝绣绘画华丽，又镶嵌珠玉。宪宗皇帝初一那一天和玄解观看海上三山的木雕，宪宗皇帝指着蓬莱说：“如果不是上仙，我无从获得到这样境地。”玄解笑着说：“三岛很近，谁说难到。我虽然没有能力，愿意试着替陛下一游，来探寻物象的美丑。”说完马上跳起身体在空中，逐渐微小，一会儿，进到木雕金银阙内左侧。宪宗皇帝连声呼叫他，但再也看不见了。宪宗皇帝追思感叹遗憾，竟然日



渐瘦弱。就给那山取名叫藏真岛。每日早晨，在岛前焚凤脑香，来表示崇拜礼敬。过了十天，青州奏报说，玄解骑黄牝马过海了。

## 李 球

李球者，燕人也。宝历二年，与其友刘生游五台山。山有风穴，游人稍或喧呼，及投物击触，即大风震发，揭屋拔木，必为物害。故登山之时，互相戒敕不敢触。球至穴口，戏投巨石于穴中。良久，石声方绝，果有奔风迅发，有一木如柱，随风飞出。球性轩悍，无所顾忌，遂力扳其木，却坠入穴中。球为木所载，亦不得出。良久至地，见一人形如狮子而人语，引球入洞中斋内，见二道士弈棋。道士见球喜，问球所修之道。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，默然无以为对。二仙责引者曰：“吾至道之要，当授有骨相之士，习道之人；汝何妄引凡庸，入吾仙府耶？速引去之。”因以一杯水遗令饮，谓之曰：“汝虽凡流，得睹吾洞府，践吾真境，将亦有少道分矣；所恨素不习道，不可语汝修行之要耳。但去，苟有希生之心，出世之志，他日可复来也。饮此神浆，亦延年寿矣。”球饮水拜谢讫，引者将球至向来洞侧，示以别路曰：“此山道家紫府洞也。五峰之上，皆籍四海奇宝以镇峰顶。亦如茅山洞，镇以安息金墉城之宝。春山杂玉，环水香琼，以固上真之宅。此山东峰有离岳火球，西峰有丽农瑶室，南峰有洞光珠树，北

峰有玉润琼芝，中峰有自明之金、环光之壁。每积阴将散，久暑将雨，即众宝交光，照灼岩岭。春晓秋旦。则九色之气属天，光辉烁乎云表。太帝命韩司少卿、东方君与紫府先生，统六年仙寮神王力士，以镇于此，故谓神仙之府也。洞有三门，一径西通昆仑，一径出此岩之下，一向来风穴，是洞之端门也。皆有龙蛇守之。先生有敕曰：‘有巨石投于洞门，中吾柱者，是世间将有得道之人，受事于此。’即使我引进。我亦久远学道，当证仙品；而积功之外，口业不除，以宿功所荫，得守此洞穴之口。后三百年，亦当超升矣。以口业之故，假此形耳。我守先生之命，适门投石中柱，依教引子，诚不知子戏投石耳。然数百年来，投石者少，亦未尝中柱。神仙之宫，不易一至，子亦将有所得于玄妙之津矣。此有北岩之径，可使子得速还人间。”因衣带解药三丸，贯一槁枝之末，谓球曰：“路侧如见异物，以药指之不为害；此药食之，可以无病。”球持此药，行于洞中黑处，药有光如火。数有巨蛇，张口向球，以药指之，伏不敢动。因出洞门，门外古树半朽，洞欲埋塞。球摧壤土朽树，久方得出，已在寺门之外矣。先是，刘生既失球，子方执诬刘生，疑害其父，欲讼于官。寺有大斋，未得便去。既见球还，众皆忻喜。具话所见之异。因以三丸药，与刘及子各饵一丸。乾符中，进士司徒铁与球相别三十年，别时球年六十，须已垂白，于河东见球，年九十余，容状如三十许人。话所遇之事，云：“服药至今，老而复壮，性不食。”其子亦如三十岁许，锐志修道。与其子入王屋山去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李球，是燕人。唐文宗宝历二年，和他的朋友刘生游览五台山。五台山有一个风穴，游人稍微有些喧哗呼叫和投物击触，就会大风骤起，掀走屋盖。拔出大树，必然造成破坏。所以人们登山的时候，总是互相嘱咐告诫，都不敢去触动它。李球到风穴口，持一种嬉戏的态度，把一块大石头扔进洞穴中。过了好长时间，石头撞击洞壁的声音才没有了。果然有象骏马奔驰似的大风非常迅速的迸发出来，有一根木头象大柱一样，随着风飞出。李球的性情轩昂勇猛，什么也不顾忌，于是用力扳住那根木头，但是坠入了洞穴中。李球被木头载着，也不能出来，过了好长时间，落到地上。看见一个人形状象狮子，却说人话，他领着李球进入洞中的书房里。看见二个道士正在下棋，道士看见李球很高兴，问李球修行的道术。李球平时不知道，也不了解有关修行的事，所以默默无言，不知怎样回答。二位仙人责备那个引导李球的人说：“我的道术的精要，应当授予有骨相的有识之士和学习道术的人。你为什么胡乱引来凡俗的庸人，进入我仙府呀！快引导他出去。”顺便把一杯水送给李球让他喝，并对他说：“你虽然是凡俗之流，但能看我洞府，脚踩我真境，也就有一点道的情分了，所遗憾的是你平素不习道术，不可以告诉你修行的要领。不过，你可以暂且离开这里。如果确有希生之心，出世之志，以后可以再来啊。喝了这神浆，也可以延年益寿。”李球喝完水，拜谢完毕，引者领李球到来的洞旁边，指给他看另外的路说：“这山是道家的紫府洞，在五峰的上面，都搜集来天下的奇宝，用来镇峰顶。如象茅山洞，用安息国全壠城

的宝物镇它。春山杂玉，环水香琼，来坚固上仙的住所。这山的东峰有离岳火球，西峰有丽农瑶室，南峰有洞光珠树，北峰有玉涧琼芝，中峰有自明之金。环光的玉每到积阴将散，久热将雨，就有众宝交相发光，照耀岩岭。春秋的早晨，就有九色的气连接天，光辉闪烁云霞之上。太帝命令韩司少卿，东方君和紫府先生，率领六年仙寮神王力士，在这镇守。所以叫神仙之府。这洞有三个门：一个一直西通昆仑山，一个出口在这岩石下面，一个是向来风穴，来风穴是洞的正门，各门都有龙蛇把守。先生有命令说：‘有大石头投入洞门，击中我柱的，是人世间将要获得道术的人，在这里接受道术。’如果碰到了就让我引进。我也是学习了很长时间的道术，应当证验够不够仙的等级。虽然积蓄很多功力，但口业还没消除。由于素来就有的功业的庇荫，才能够把守这洞穴的口。过了三百年，也应当超升了。由于口业的原故，借用这种形状罢了。我遵守先生的命令，恰好有人投石击中柱子，依照先生教导引进你，确实不知道你是嬉戏投石。然而几百年来，投石头的人很少，就是有，也没有击中柱子的。神仙的住宅，不容易来到，你将来也会有获得道家玄妙源流的机会了。这里有北岩的小路，可以使你能很快地回到人间。”说完就解开衣带取出三丸药，穿到一根枯干的树枝的梢上，又对李球说：“路旁如果看见有奇怪的东西，用药指它就不会被伤害。这药吃了它，可以没有病。”李球手里拿着这药，走到洞中黑暗处，药有光象火一样；有几条大蛇，张大口向着李球，李球用药指它们，大蛇伏在地上不敢动。李球于是出了洞门，门外的古树已经半朽，洞都要被塞住了。李球推开填塞洞的土和朽

树，很久才出来，已在寺门的外面了。在这以前，刘生失掉了李球，李球的儿子正准备控告诬陷刘生，怀疑刘生害了他的父亲，想要向官府诉讼，因为寺里有大斋，没有能够就去。既然李球回来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李球说了他所看见的奇怪的事。顺便把三丸药，分给刘生和自己的儿子，他们各吃一丸。僖宗乾符年间，进士司徒铁与李球相别已三十多年，相别时李球六十岁，胡须已经白了，垂在胸前。在河东看见李球，李球已经九十多岁了。可是容貌身形却象三十几岁的人。说起所遇到的奇事，说：“从服药到现在，逐渐由老朽变成健壮，性情不喜欢吃东西。”他的儿子也象三十岁左右，决心修道。和他的儿子一起进入王屋山去了。

## 宋玄白

宋玄白，不知何许人也，为道士。身長七尺余，眉目如画，端美肥白，且秀丽，人见皆爱之。有道术，多游名山，自茅山出润州希玄观，复游括苍仙都。辟谷服气，然嗜酒，或食彘肉五斤。以蒜韭一盆，手撮肉吃毕，即饮酒二斗，用一白梅。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，言不作蒜气，味有加异，有终日在齿舌间香不歇。人间得蒜食者颇多，而毕身无病，寿皆八九十。玄白到处，住则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，行则舍之。人皆以为有老彭补脑还元之术。又游越州，适大旱，方暴虐禁龙以祈雨，涉旬，亢阳愈甚。玄白见之，以为凡所降雨，须

俟天命，非上奏无以致之。遂于所止玄真观，焚香上祝。经夕大澍，雨告足，越人极神异之。复南游到抚州，又逢天旱祈祷，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，州人请之。遽作术飞钉城隍神双目。刺史韦德邻。怪其贮妇女复钉城神，此类狂也，将加责辱。健步辈欲向之，手脚皆不能动，悉自仆倒，枷杖亦自摧折。玄白笑谓德邻曰：“使君干忤刘根，欲见诛罚祖祢耶？”德邻方惧祈谢。须臾致雨，礼而遣之。其灵术屡施，不可备录。后之南城县，白日上升而去。（出《续神仙传》）

宋玄白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做道士。身高七尺多，眉目象画的一样。相貌端正美丽，又胖又白，并且长得秀丽，人们见了他都很喜爱。宋玄白有道术，多游名山，从茅山出来到润州希玄观。又游括苍仙都。宋玄白不吃五谷杂粮，服食日精月华，然而好酒，有时吃五斤猪肉，用蒜泥一盆，用手抓肉沾蒜泥吃，吃毕，马上喝酒二斗，用一个白梅。人们当中有求得到他的一片蒜吃的人，说话不发出大蒜气味，气味有些更加异常，有整日在口里香味不断。人世间得到他蒜吃的人，就全身没有病，寿命都是八九十岁。宋玄白所到的地方，如果住下，就用金帛寻找购置三二个美妾，走了，就抛弃她们，人们都认为他有老聃、彭祖的补脑还元的法术。宋玄白又游越州，恰好是天大旱，正在暴尫禳龙来祈雨，过了十天，阳光炽盛，愈来愈厉害，宋玄白见了，认为凡是降雨，必须等待天帝的命令，不上奏给天帝就无法得到雨。于是在他所住的玄真观，焚香向天帝祝愿，结果下了一晚上大雨，雨

水已告充足，越人认为他非常神异。宋玄白又南游到抚州，又遇上了天旱，人们祈祷下雨。有一个道士知道宋玄白能祈求到雨。州里的人请他，宋玄白急速作法术飞钉射了城隍神的双目。抚州刺史韦德邻，责怪他储藏妇女，又钉了城隍神，简直是发狂了。于是准备对宋玄白施加责罚处置，军健们奔向宋玄白，但手脚却不能动，全都自己仆倒在地，枷杖也自己折断。宋玄白笑着对韦德邻说：“使君干予抵触刘根，想要看诛杀祖祢吗？”韦德邻这才害怕，向宋玄白道歉，乞求他帮助。不一会儿，雨到了，韦德邻对宋玄白以礼相待送走了他。宋玄白的神灵法术多次施行，不可能完备记载。后来，宋玄白到了南城县，白天升天而去。

## 许栖岩

许栖岩，岐阳人也。举进士，习业于昊天观。每晨夕，必瞻仰真像，朝祝灵仙，以希长生之福。时南康韦皋太尉镇蜀，延接宾客，远近慕义，游蜀者甚多。岩将为入蜀之计，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，自入西市访之。有蕃人牵一马，瘦削而价不高，因市之而归。以其将远涉道途，日加刍秣，而肌肤益削，疑其不达前所。试诣卜肆筮之，得乾卦九五，道流曰：“此龙马也，宜善宝之。”泊登蜀道危栈，栖岩与马，俱坠崖下，积叶承之，幸无所损。仰不见顶，四面路绝。计无所出，乃解鞍去卫，任马所往。于槁叶中得栗如拳，栖岩食之，亦

不饥矣。寻其崖下，见一洞穴，行而乘之，或下或高，约十余里，忽尔及平川。花木秀异，池沼澄澈。有一道士卧于石上，二女侍之。岩进而求见，问二玉女，云是太乙真君。岩即以行止告玉女。玉女怜之。白于真君。曰：“尔于人世。亦好道乎？”曰：“读《庄》《老》《黄庭》而已。”曰：“三景之中，得何句也。”答曰：“《老子》云：“其精甚真。”《庄子》云：“息之以踵。”《黄庭》云：“但思以却寿无穷。”笑曰：“去道近矣，可教也。”命坐，酌小杯以饮之曰：“此石髓也，嵇康不能得近，尔得之矣。”乃邀入别室。有道士，云是颍阳尊师，为真君布算，言今夕当东游十万里。岩熟视之，乃卜马道士也。是夕，岩与颍阳从太乙君登东海西龙山石桥之上，以赴群真之会。座内仙容有东黄君，见栖岩喜曰：“许长史孙也，有仙相矣。”及明，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，居半月，思家求还。太乙曰：“汝饮石髓，已寿千岁，无输泄，无荒淫，复此来再相见也。”以所乘马送之。将行，谓曰：“此马吾洞中龙也，以作怒伤稼，谪其负荷。子有仙骨，故得值之；不然，此太白洞天，瑶华上宫，何由而至也？到人间，放之渭曲，任其所适，勿复留之。既别，逡巡已达虢县，则无复故居矣。问乡人，年代已六十年。出洞时，二玉女托买虢县田婆针。乃市之，杖系马鞍上，解鞍放之，任龙而去。栖岩幼在乡里，已见田婆，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，盖亦仙人也。栖岩大中末年，复入太白山去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许栖岩，是岐阳人。进士及第，在昊天观学习功业。每



天的早晨和晚上，必定恭敬地看着观内神仙肖像，叩拜祝愿神灵。希望求得长生的福分。当时南康的韦皋太尉镇守四川。邀请接待宾客。远近各方人士都很敬慕他的义气，所以到四川游览的人很多。许栖岩也打算进四川。他想买一匹马，然而财力不怎么充足。他自己进西市查访，看见有一个蕃人牵着一匹马，长的瘦小单薄。但价钱不高，许栖岩就买了它拉了回来。因为它将要长途跋涉，所以许栖岩每天都给它增加草料，但是它身上的肉却更少了。许栖岩怀疑它到达不了前去的地方，就试着到卜卦的地方给它占卜了一卦，得到乾卦九五，是个上卦，卜卦的道士说：“这匹马是龙马，应该象对宝物那样爱惜。”许栖岩进四川，登上入蜀栈道的时候，不小心，许栖岩和马都摔到悬崖下面去了，由于有多年积累的落叶承受他们，很幸运没有受到损害。但是，这里仰视不见峰顶，四面又没有路。想不出一办法。许栖岩就解下了马鞍，却掉辔头，让马随便走。他在枯干的落叶中得到一个栗子，象拳头那样大，许栖岩吃了它，也不饿了。许栖岩在那崖下寻找，发现一个洞穴，进洞往前走，有时下坡，有时登高，大约走了十多里，忽然到了平川，这里花草树木茂盛奇异，池沼水清如镜。有一个道士卧在石上，两个玉女随侍。许栖岩上前求见，询问两个玉女，道士是谁，玉女说是太乙真君。许栖岩就把自己所遭遇的事告诉了玉女，玉女怜悯他，把他的情况告诉给太乙真君。太乙真君问他说：“你在人世间，也很喜好道术吗？”许栖岩回答说：“不敢说喜好，读一读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和《黄庭经》罢了。”太乙真君发问说：“三种书当中，你对哪几句有心得呢？”许栖岩回答说：“《老子》说，

那精气很真实；《庄子》说，呼吸用脚跟；《黄庭经》说，只想用它来延年益寿。”太乙真君笑着说：“你离道术很近了，可以教。”太乙真君命许栖岩坐下。用小杯斟酒给他喝，太乙真君说：“这是石髓，嵇康没有机缘得到，你却得到了。”于是邀请许栖岩进了另外的房屋，里面有一个道士，说是颖阳尊师，给太乙真君排列算筹，进行推算，说今天晚上应当向东游览十万里。许栖岩仔细地看颖阳尊师，就是给马卜卦的道士。这天晚上，许栖岩和颖阳尊师跟随太乙真君，登上了东海西龙山的石桥，前去参加众真君的集会。座内仙客中有东黄君，看见许栖岩高兴地说：“许长史的孙子，有仙相啊！”到天亮，又跟随太乙真君回到太白洞中。住了半个月，许栖岩想家要求回去。太乙真君说：“你喝了石髓已经可以长寿千年，不要泄漏，不要荒淫，再来到这里，再相见吧。”用许栖岩骑的那匹马送他，将要走，太乙真君说：“这匹马是我洞中的龙，因为发怒损伤了庄稼，贬谪他负重。你有仙骨，所以能遇到它。不然的话，这太白洞府，瑶华上宫，你凭什么来到这里。回到人间以后，把它放到渭河转弯的地方，任凭它到什么地方去，不要再留它。”说完就分别了。一会儿，已经到达虢县，却没有他的故居了。问乡里人，说已经过了六十年了。出太白洞的时候，二玉女托他买虢县田婆针，于是买了田婆针，把它拴在马鞍上，解下鞍放了马，听随龙马自己走了。许栖岩幼年在乡里的时候，已经见过田婆，到现在乡里只有田婆容貌身形象原来一样，大概也是仙人。许栖岩在大中末年，又进太白山去了。

## 韦善俊

韦善俊者，京兆杜陵人也。访道周游，遍寻名岳。遇神仙，授三皇檄召之文，得神化之道。或静栖林野，或醉卧道途。常携一犬，号之曰乌龙。所至之处，必分己食以饲之。太复病疥，毛尽秃落，无不嫌恶之。其兄为僧，久居嵩寺，最为长老。善俊将欲升天，忽谓人曰：“我有少债未偿耳。”遂入山见兄。众僧以师长之弟，多年忽归，弥加敬奉。每升堂斋食，即牵犬于其侧，分食与之。众既恶之，白于长老。长老怒，召而责之，笞击十数，遣出寺。善俊礼谢曰：“某宿债已还，此去不复来矣。”更乞一浴，然后乃去。许之。及浴移时，牵犬而去。犬已长六七尺，行至殿前，犬化为龙，长数十丈，善俊乘龙升天。拿其殿角，踪迹犹在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韦善俊，是京兆杜陵人。周游各地访道，寻遍了名山。遇到神仙，授予他三皇的征召的文书，获得了神仙变化的道术。韦善俊有时静静地栖息在山林荒野，有时喝醉了睡在道路上，他经常携带着一条狗，称它“乌龙”。韦善俊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必定要把自己的食物分出来一部分喂狗。狗得了疥疮病，毛都脱落了，很难看，人们见了没有不厌恶的，韦善俊的哥哥

做了和尚，久居在嵩山寺庙，功劳最高，成为长老，韦善俊将要成仙升天，忽然对别人说：“我有一点债没有偿还。”于是进入嵩山去见他的哥哥。众和尚都因为他是师长的弟弟，多年外出，忽然回来，所以更加尊敬，小心侍奉。每次登上殿堂吃斋，韦善俊就牵着狗在他旁边，分一部分食物给狗吃。众和尚都厌恶韦善俊，告诉给长老，长老大怒，招呼来善俊，叱责他，用藤条打了他十下，赶出寺庙。韦善俊行礼致谢说：“我过去的债已经还了。这回离去不再来了。”又乞求洗一次澡，然后就离去。长老答应了他，等到洗浴经过了一段时间，韦善俊牵着狗出来，狗已经长了六七尺，走到大殿前面，狗变化成为龙，长几十丈，韦善俊骑上龙升天了。龙住天上飞的时候，崩塌了那大殿的一角，痕迹至今还在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

李吉甫 李绅 白乐天 轩辕先生  
李元 韦卿材

### 李吉甫

李太师吉甫，在淮南，州境广疫。李公不饮酒，不听乐。会有制使至，不得已而张筵，忧惨见色。醺合，谓诸客曰：“弊境疾厉，亡殁相踵，诸贤杰有何术可以见救？”下坐有一秀才起应曰：“某近离楚州，有王炼师，白云从太白山来，济拔江淮疾病，休粮服气，神骨甚清。得力者已众。”李公大喜，延于上座，复问之。便令作书，并手札。遣人马往迎。旬日至，馆于州宅，称弟子以祈之。王生曰：“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巨瓿，病者悉集，无虑不瘥。”李公遽遣备之。既得，王生往，令浓煎。重者恣饮之，轻者稍减，既汗皆愈。李

公喜，既与之金帛，不受。不食，寡言。唯从事故山南节师相国王公起，王坐见，必坐笑以语，若旧相识。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，问其所欲，一言便行。深夜从容曰：“判官有仙骨，学道必白日上升。如何？”王公无言。良久曰：“此是尘俗态縈缚耳，若住人世，官职无不得者。”王公请以兄事之。又曰：“本师为在白鹿，与判官亦当家。能与某同往一候谒否？”意复持疑。曰：“仙公何名？”曰：“师不敢言？”索笔书鹤字。王生从此不知所诣。王公果富贵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李吉甫太师，在淮南的时候，所辖州的境内，疫病广泛流行。李太师不喝酒，不听音乐。碰上制使到来，迫不得已摆设酒宴，但脸色忧虑凄惨。宴会的人全到齐了，李太师对各位客人说：“我们这个贫困的地方，疫病流行得很厉害，死亡的人一个接着一个。各位贤人异人，谁有什么法术，可以相救？”下边坐位上有一个秀才起身答应说：“我最近离开楚州，那里有一个王炼师，他自己说是从太白山来，帮助江淮拔掉清除疾病。他不吃粮食，服食日精月华，一身神仙气质非常明晰。现在得益的人已经很多了。”李太师听了很高兴，把秀才邀请到上边坐位。又仔细地向他询问情况，之后就让秀才写封书信，加上自己的亲笔信，派遣人马前去迎接。过了十天，王炼师就来到了，住在州的宾馆里。李太师自称弟子，向他祈求。王炼师说：“相公只让人在街市里面多聚集龟壳、大锅、大盆。病人都集中来，就不用忧虑病不好。”李太师急忙派人准备。准备完了。王炼师亲自前去，让浓煎，病

重的人，尽量喝，病轻的人，稍减少一些。已经出汗，都痊愈了。李太师高兴，就给王炼师金帛，王炼师不接受。王炼师不吃东西，也很少说话。只有从奉事原来的山南节师相国王公开始，王公坐着会见，他必然陪坐说笑，象旧相识一样亲热。李太师让王公邀请他到家里住，问他想要什么，一句就行。深夜王炼师从容地说：“判官有仙骨，学习道术必定会白天上升成仙，怎么样？”王公不说话。过了好长时间王炼师说：“这是尘世俗态缠绕束缚的罢了。如果住在人世，官职没有不能得到的。”王公请求凭兄长的身份奉事他。王炼师又说：“本师志在白鹿深谷，和判官也应当是一家。能和我同去一次问候拜见吗？王公的意思又持怀疑说：“仙公叫什么名？”王炼师说：“师不敢说名字。”求取毛笔写了一个“鹤”字。从此不知王炼师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王公果然富贵。

## 李 绅

故淮海节度使李绅，少时与二友同止华阴西山舍。一夕，林叟有赛神者来邀，适有头眩之疾，不往，二友赴焉。夜分雷雨甚，绅入止深室，忽闻堂前有人祈恳之声，徐起窥帘，乃见一老叟，眉须皓然，坐东床上，青童一人，执香炉，拱立于后。绅讶之，心知其异人也，具衫履出拜之。父曰：“年小识我乎？”曰：“小子未尝拜睹。”老父曰：“我是唐若山也。亦闻吾名乎？”曰：“尝于仙籍见之。”老父曰：“吾处北海久矣，

今夕南海群仙会罗浮山，将往焉。及此，遇华山龙斗，散雨满空。吾服药者，不欲令沾服，故憩此耳。子非李绅乎？”对曰：“某姓李，不名绅。”叟曰。（“叟曰”二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“子合名绅，字公垂，在籍矣。能随我一游罗浮乎？”绅曰：“平生之愿也。”老父喜。有顷，风雨霁，青童告可行。叟乃袖出一筒，若笏形，纵拽之，长丈余，横拽之，阔数尺，缘卷底拗，宛若舟形，父登居其前，令绅居其中，青童坐其后。叟戒绅曰：“速闭目，慎勿偷视。”绅则闭目，但觉风涛汹涌，似泛江海，逡巡舟止。叟曰：“开视可也。”已在一山前，楼殿参差，蔼若天外，箫管之声，寥亮云中。端雅士十余人，喜迎叟，指绅曰：“何人也？”叟曰：“李绅耳。”群士曰：“异哉！公垂果能来。人世凡浊，苦海非浅，自非名系仙录，何路得来？”叟令绅遍拜之。群士曰：“子能我从乎？”绅曰：“绅未立家，不获辞。恐若黄初平贻忧于兄弟。”未言间，群士已知：“子念归，不当入此居也。子虽仙录有名，而俗尘尚重，此生犹沉幻界耳。美名崇官，外皆得之，守正修静，来生既冠，遂居此矣。勉之勉之！”绅复遍拜叟归。辞讫，遂合目。有一物若驴状。近身乘之。又觉走于风涛之上。顷之，闷甚思见。其才开目，以堕地而失所乘者。仰视星汉，近五更矣，似在华山北。徐行数里，逢旅舍，乃罗浮店也。去所止二十余里。缓步而归。明日，二友与仆夫方奔访觅之，相逢大喜。问所往。诈云：“夜独居，偶为妖狐所惑，随造其居，将曙，悟而归耳。”自是改名绅，字公垂。果登甲科翰苑，历任郡守，兼将相之重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

原来的淮海节度使李绅。年轻的时候，和二三个朋友一起居住在华阴西山的客舍里。一天晚上，林叟有祭祀神灵的人来邀请。李绅恰好得了病，没有去。他的两个朋友应邀到那里去了，半夜的时候，雷鸣电闪，雨下得非常大，李绅就搬进里面的屋子栖息。忽然听见前面正屋有人发出恳求的声音，李绅慢慢起来，从帘的空隙往外看，却看见一个老头儿，眉毛胡须雪白，坐在东面的床上，一个青衣童子，手里拿着香炉，拱手立在老头儿后面。李绅很惊奇，心里明白他是个异人。就穿好了衣服和鞋，出来拜见他。那个老人说：“年轻人，认识我吗？”李绅说：“小子未曾拜见过。”老人说：“我是唐若山，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吗？”李绅说：“曾经在神仙的名册中见过你的名字。”老人说：“我在北海居住很长时间了，今天晚上，南海的群仙在罗浮山集会，我将要到那里去，走到这里，遇到华山的龙争斗，散了满天的雨。我是个吃药的人，不想让雨水浸湿了衣服，所以在这休息休息。你不是李绅吗？”李绅说：“我姓李，但不叫绅。”老人说：“你应当名叫绅，表字公垂。已经在名册上了。能跟随我到罗浮山去一游吗？”李绅说：“这是我平生的愿望。”老人很高兴。过了一会儿，风雨停止了，青衣童子告诉老人可以走了。老人就从袖中拿出一个竹筒，形状象笏板。往长拽它，长一丈多；往宽拽它，宽有几尺。卷起边缘，底部下洼，好象船的形状。老人上去坐在它的前面，让李绅坐在当中，青衣童子坐在它的后面。老人告诫李绅说：“快闭上眼睛，千万不要偷看。”李绅就闭上眼睛，只觉得风声呼啸，波涛汹涌澎湃，好象江海泛滥一样。

不一会儿，船停止了。老人说：“可以睁开眼睛看了。”李绅一看，已经在了一座山前了，这里楼殿参差不齐，但错落有致。云气异常，好象天外，箫管的声音，响彻高远的云中，有十几个端庄文雅的男子，高兴地迎接老人。指着李绅说：“这位是什么人？”老人说：“是李绅。”众男子说：“奇怪啊！公垂果然能来。人世上凡俗污浊，苦海不浅，假如不是名列仙家行列里面，什么路能来。”老人让李绅逐个拜见他们，众男子说：“你能跟随我们吗？”李绅说：“绅没有建立家室，不用告别，但恐怕象黄初平那样遗留下忧虑给他的兄弟。”说话期间，众男子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意。对李绅说：“你想回去，不应当进入这里居住，你虽然在仙录上有名字，但凡俗尘心还重，这一生还要陷入幻界，美名崇官，表面都能得到它。要操守正直，善于安静，来生弱冠，就居住在这了，努力吧！”李绅又逐个拜谢了众男子和老人，准备回归。告辞完，就闭上眼睛，有一物，形状象驴，靠近他的身边，李绅骑上它，又觉得象走在风中和波涛上。一会儿，感到很闷，想看一看，他的眼睛才开，已经掉到了地上，因而失掉了所骑的东西。李绅仰视星辰，接近五更天了，好像是在华山北面，慢慢地走了几里，遇到一个旅馆，是罗浮店。离他居住的地方还有二十多里。迈着缓慢的步子往回走。第二天，他的两个朋友和仆夫正在奔走寻找他，相逢很高兴。朋友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他欺骗他们说：“夜里独居，偶然被妖狐迷惑，跟随他到他的居所去，快要天亮了，醒悟过来，就回来了。”从这以后改名绅，表字公垂，果然荣登甲科翰苑，历任郡守，兼将相的重任。

## 白乐天

唐会昌元年，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。有商客遭风飘荡，不知所止。月余，至一大山。瑞云奇花，白鹤异树，尽非人间所睹。山侧有人迎问曰：“安得至此？”具言之。令维舟上岸。云：“须谒天师。”遂引至一处，若大寺观，通一道（明抄本“道”下有“土”字）入。道士须眉悉白。侍卫数十。坐大殿上，与语曰：“汝中国人，兹地有缘方得一到，此蓬莱山也。既至，莫要看否？”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。玉台翠树，光彩夺目，院宇数十，皆有名号。至一院，扃锁甚严，因窥之。众花满庭，堂有衲褥，焚香阶下。客问之。答曰：“此是白乐天院，乐天在中国未来耳。”乃潜记之，遂别之归。旬日至越，具白廉使。李公尽录以报白公。先是，白公平生唯修上坐业，及览李公所报，乃自为诗二首，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云：“近有人从海上回，海山深处见楼台。中有仙笼（明抄本“笼”作“龕”。）开一室，皆言此待乐天来。”又曰：“吾学空门不学仙，恐君此语是虚传。海山不是吾归处，归即应归兜率天。”然白公脱屣烟埃，投弃轩冕，与夫昧昧者固不同也，安知非谪仙哉！（出《逸史》）

唐会昌元年。李师稷中丞做浙东观察使。有一商客在海上遇到暴风，船随风飘荡，不知道会停在哪里。一个多月后，到了一座大山，那里的瑞云奇花，白鹤异树，都不是在人间

所能看到的，山旁边有人迎着问他说：“你怎么能够到这？”商客把经过全说了。山里人让商客拴住船上岸，还说需要谒见天师。于是引导商客到一个地方，好像是一个大寺观。通过一条道进去。里面的大殿上坐着一个道士，道士的胡须眉毛全白了。侍卫有几十人。道士和商客说话，他说：“你是中国人，这地方和你有缘才能够到此一游，这是蓬莱山。既然到这里来，要不要看一看？”道士派遣左右引导商客在宫内游览参观。这里玉台翠树，光彩夺目。里面院宇几十处，每处都有名字。来到一座院，门户锁的很严，就从缝隙往里看，庭院长满各种花草，正屋里有垫子和褥子，台阶下焚着香。商客问这是什么地方。回答说：“这是白乐天院。白乐天在中国没有来。”于是秘密记下，便告别回归。过了十天到越，商客把所见所闻都告诉给观察使，李公全都记录下来，把它报给白公。先前，白公平生只学习佛学，等到看了李所报的事，就自己作诗二首，来记那些事和答浙东观察使李师稷。诗的意思是：“最近有人从海上回来，在海中的山上深处看见楼台。其中有神仙屋宇开了一室，都说这是等待白乐天来。”又一诗云：“我从来只学佛教不学仙，恐怕你记的这些话是虚传。海中仙山不是我的归处，归就应归弥勒佛的居所兜率天。”然而白公对尘世无所顾恋，抛弃轩车冕服有所不惜，和那些愚昧的人根本不同，怎么知道他不是贬谪的神仙呢？

## 轩辕先生

罗浮先生轩辕集，年过数百，颜色不衰。立于床前，则发垂至地；坐于暗室，则目光可长数尺。每采药于深岩峻谷，则有毒龙猛虎护卫。或民家具斋饭邀之，虽一日百处，无不分体而至。若与人饮，即袖出一壶，才容三二升，纵宾客满座，而倾之弥日不竭。或人命饮，则百斗不醉。夜则垂发于盆中，其酒沥沥而出，曲药之香，辄无减耗。与猎人同群，有非朋游者，俄而见十数，仪貌无所间别。或飞朱篆于空中，则可届千里，病者以布巾拭之，无不应手而愈。唐宣宗召入内廷，遇之甚厚。因问曰：“长生之道可致乎？”集曰：“辍声色，去滋味，哀乐如一，德施无偏，自然与天地合德，日月齐明，致尧舜禹汤之道；而长生久视之术，何足难哉！”又问先生道孰愈于张果。曰：“臣不知其他，但少于果耳。”及退，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鹤以尝之。而集方休于所舍，忽谓其中贵人曰：“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？”中贵皆不谕其言。于时宣宗召令速至。而才及玉阶，谓曰：“盆下白鹤，宜早放之。”宣宗笑曰：“先生早已知矣！”座于御榻前。宣宗命宫中人传汤茶。有笑集貌古布素者，而缜发朱唇，年始二八，须臾变成老姬，鸡皮鲐背，鬓发如丝，于宣宗前涕泗交下。宣宗知宫人之过，遂令谢先生，而貌复故。宣宗因话京师无豆寇荔枝花。俄顷二花皆连叶，各近百数，鲜明芳洁，如才折下，更

尝赐柑子。曰：“臣山下者，有味逾于此。”宣宗曰：“朕无得矣。”集遂取御前碧玉瓿，以宝盘覆之。俄而彻盘，即柑子至矣，芬馥满殿，其状甚大。宣宗食之，叹其甘美无匹。更问曰：“朕得几年作天子？”即把笔书曰：“四十年。”但十字跳脚。宣宗笑曰：“朕安敢望四十年乎？”及晏驾，乃十四（“十四”原作“四十”，据“杜阳新编”改。）年也。初辞归山。自长安至江陵，于布囊中，探金钱以施贫者，约数十万。中使从之，莫知其故。忽然亡其所在，使臣惶恐不自安。后数日，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。（出《杜阳篇》）

罗浮先生轩辕集，已经几百岁了，但容貌并不衰老。立在床前，头发就下垂到地。坐在昏暗的房间里，目光就可以射出几尺。他经常在深山峻岭中采药，总有毒龙猛虎护卫他。有时老百姓家准备斋饭邀请他，虽然一天有百处之多，但是，他都用分身法分别前往，没有不到的。如果给别人喝酒，就从袖子中取出一个小壶。好像才能容纳二、三升酒。然而，即使宾客满座，用它来倒酒，会整天不竭，只要倒就有。有时让他喝酒，就是喝一百斗也不会醉。夜里就把头发下垂在盆中，那些酒就顺着头发滴进盆里，曲药的香味，总是一毫不减。有时和猎人聚集在一起，其中有的游览者不是朋友。一会儿看见有十几个人，仪表容貌没有什么区别。有时扔朱箬在空中飞，就可以飞到千里之外。用布巾擦拭病人，没有不应手就好的。唐宣宗召见轩辕先生，把他请进宫内，给他的待遇很优厚。唐宣宗问他说：“长生的道术可以得到吗？”轩

轅集说：“废止歌舞和女色，去掉食物的滋味，对待哀和乐象一件事，施舍恩惠不偏不倚，自然和天地会合恩德，日月齐明，到达尧、舜、禹、汤的治道。长生不老的方法，算得上什么难呢？”唐宣宗又问轩辕先生的道术与张果老相比，谁能胜过谁。轩辕先生说：“我不知道其他人，只知道我比张果老少。”等轩辕先生退出去以后，皇上就派嫔御拿来金盆遮盖白鹤来试轩辕先生。当时轩辕集正在他住的地方休息，忽然对那里的太监说：“皇帝怎么能再让老夫射覆呢？”那些太监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在这时唐宣宗下诏让轩辕集快去。轩辕集才到玉阶就对宣宗说：“盆下白鹤，应该早放它。”唐宣宗笑着说：“先生早已知道了。”轩辕集坐在皇帝的床前。唐宣宗命令宫中人进茶水。有宫中人笑话轩辕集容貌古怪，衣着朴素。转眼之间头发稠黑，红嘴唇，年龄十六七的宫中人就变成老年妇女，皮肤粗糙。像鸡皮一样，驼背，鬓发稀疏，在唐宣宗面前涕泪交流。唐宣宗知道这是宫中人的过错，于是让她拜求轩辕先生，她的面貌又象原来一样了。唐宣宗顺便说京师没有豆寇荔枝花，一会儿，这两种花都连接着叶子，花各近百朵，新鲜芬芳象才折下来的一样。又赏赐柑子。轩辕先生对唐宣宗说：“我山下的，香味超过这个。”唐宣宗说：“我没有得到呀！”轩辕集于是取来皇帝面前的碧玉瓿，用宝盘盖上它，一会儿，撤去宝盘，马上柑子到了，香气芬芳，充满大殿，柑子的个头儿很大。唐宣宗吃它，赞叹它甘甜味美，没有能比得上它的。唐宣宗又问他说：“我能作几年天子？”轩辕先生就拿过笔写：“四十年。”但十字跳脚。唐宣宗笑着说：“我怎么敢奢望四十年呢？”等到唐宣宗晏驾，是十四年。轩

轅先生最初告辞归山，从长安到江陵，在布囊中拿出金钱，用它布施贫困的人，约有几十万钱，护送他的宦官跟随着他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忽然，轩辕先生在他住的客舍丢失了，使臣惶恐不能自安。过了几天，南海奏报轩辕先生返回罗浮山了。

## 李 元

李元谏议，尝隐于嵩山茅舍。冬寒，当户爇火。有老人戴大帽子，直入炙脚，良久问李公曰：“颇能同去否？知君有志。”因自言：“某秦时阉人，避祸得道。”乃去帽，须髯伟甚，曰：“此皆山中所长也。”李公思之良久，乃答曰：“家事未了，更数日得否？”老人揭然而起曰：“公意如此！”遂出门径去。李公牵衣媿谢，不可暂止，明日寻访，悉无其迹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谏议大夫李元。曾经隐居在嵩山的茅舍。因为冬天寒冷。对着门生起旺火，有一个老人戴着大帽子，直接走进来烤脚，过了好长时间，老人问李元说：“能够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吗？知道你有志向。”于是老人自己介绍说：“我是秦时的宦官，因为避祸获得了道术。”于是摘去帽子，须髯飘洒，很雄伟。老人又说：“这些须髯都是在山中长出来的。”李元想了很久，这



才回答说：“我的家事还没了，再过几天可以不？”老人揭然而起说：“原来你的意思是这样！”于是出门一直走了。李元牵着老人的衣服羞愧地再道歉，但也不可以让老人暂停。第二天，李元去寻找老人，没有一点他的踪迹。

## 韦卿材

卢元公奉道。暇日与宾友话言，必及神仙之事，云，某有表弟韦卿材，大和中，选授江淮县宰，赴任出京日，亲朋相送，离灞浐时，已曛暮矣。行一二十里外，觉道路渐异，非常日经过之处。既望其中，有灯烛荧煌之状，林木葱蒨，似非人间。顷之，有谒于马前者，如州县候吏，问韦曰：“自何至此？此非俗世。”俄倾，复有一人至，谓前谒者曰：“既至矣，则须速报上公。”韦问曰：“上公何品秩也？”吏亦不对，却走而去。逡巡，遽声连呼曰：“上公屈？”韦下马，趋走入门。则峻宇雕墙，重廊复阁，侍卫严肃，拟于王侯。见一人年可四十岁，平上帻，衣素服，遥谓韦曰：“上阶。”韦拜而上。命坐，慰劳久之，亦无肴酒汤果之设。徐谓韦曰：“某因世乱，百家相糺，窜避于此，众推为长，强谓上公。尔来数百年，亦无号令约束，但任之自然而已。公得至此，尘俗之幸也。不可久留，当宜速去。”命取绢十疋赠之。韦出门上马，却寻旧路，回望亦无所见矣。半夜胧月，信足而行，至明，则已在官路，逆旅暂歇。询之于人，且无能知者。取绢视之，光

白可鉴。韦遂裹却入京，诣亲友，具述其事，因以绢分亲爱。韦云：“约其处，乃在骊山蓝田之间，盖地仙也。”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卢元公信奉道术。空闲的日子和朋友谈论，必定涉及有关神仙的事情。他说，我有一个表弟，叫韦卿材。大和年间，经选择合格，授官江淮县的县令，赴任出京那天，亲戚朋友都来相送。离开灞水浐河的时候，已经日落黄昏了。走了一二十里以外，觉得道路逐渐异常，不是往常日子经过的地方，再向前望，有灯光闪耀的样子，林木青翠茂盛，好像不是人间。不久，有一个人在马前拜见。象州、县里担任侦察任务的官吏。他问韦卿材说：“从什么地方到这里？这不是俗世。”不一会儿，又有一个人来到，对先前那个拜见的人说：“既然到这了，就需要快报告给上公。”韦卿材问他们道：“上公是什么品级呀？”官吏也不回答，退了几步转身跑着离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大声连续呼喊说：“上公到！”韦卿材下了马，小步跑着进了门，里面却是高大的房屋，刻画的墙壁，一层一层的楼阁，曲径回廊侍卫森严肃穆，极似王侯。看见一个人，年龄约有四十岁，头上戴着平常的头巾，身上穿着朴素的衣服。在远处对韦卿材说：“上到台阶上来。”韦卿材叩拜而上。命令他坐下，慰劳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有佳肴、美酒、茶水、果品之类的设置。上公慢慢地对韦卿材说：我因为世道混乱，许多人家或家族，聚集起来，逃避在这里，众人推举我为长，强迫叫我“上公”。这几百年来，也没号令约束，仅仅是任其自

然罢了。公能够到这，是我们这尘俗之地的荣幸，这里不可以久留。公应当快一点离开。上公命令手下人拿来十匹绢赠送给韦卿材。韦卿材出门上马，去寻找旧路。回过头来看，再也看不到所见的一切了。半夜，月光不明亮，韦卿材只能让马随便走。到天明，就已经在大路上了。在旅馆中暂时休息。向别人询问昨天所见的事，没有能够知道的人。取出绢来看，光亮洁白，可以照影。韦卿材于是包裹着绢暂且入京，到亲友家去，一五一十地述说了他遇到的那件事。顺便把绢分别赠给自己亲近喜爱的人。韦卿材说，约莫那个地方，是在骊山蓝田之间，大概是地仙吧！

##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

潘尊师 李贺 张及甫 郑 册  
陈惠虚 温京兆

### 潘尊师

嵩山道士潘尊师名法正，盖高道者也。唐开元中，谓弟子司马炼师曰：“陶弘景为嵩山伯，于今百年矣。顷自上帝求替，帝令举所知以代。弘景举余，文籍已定，吾行不得久住人间矣。”不数日，乃尸解而去。其后登封县嵩阳观西，有龙湫，居人张迪者，以阴器于湫上洗濯，俄为人所摄。行可数里，至一甲第，门前悉是群龙。入门十余步，有大厅事，见法正当厅而坐。手持朱笔理书，问迪曰：“汝是观侧人，亦识我否？”曰：“识，是潘尊师。”法正问迪：“何以污群龙室？”迪载拜谢罪。又问：“汝识司马道士否？”迪曰：“识之。”法

正云：“今放汝还。”遂持几上白羽扇，谓迪曰：“为我寄司马道士，何不来而恋世间乐耶？”使人送迪出水上，迪见其尸卧在岸上，心恶之，奄然如梦，遂活。司马道士见羽扇，悲涕曰：“此吾师平素所执，亡时以置棺中；今君持来，明吾师见在不虚也。”乃深入山，数年而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嵩山道士潘尊师，名字叫法正，是一个道术高超的人。唐开元年间，潘尊师对弟子司马炼师说：“陶弘景是嵩山的首领，到现在一百年了。不久前自己向上帝请求派别人替换他。上帝让他推荐他所知道的合适的人来代替他。陶弘景推荐了我，名册已经定下来了。我将不能够久住人间了。不几天，就尸体分解离开人世了。”那以后，在登封县嵩阳观西边，有一个水池，名叫“龙湫”附近有一个居民张迪因为在龙湫上洗濯阴器，顷刻被人摄去，走了大约几里，到一处贵显的宅第，门前全是群龙。进门十多步，有一个大厅堂，看见法正当厅坐着，手拿着丹砂红笔整理文书。他问张迪说：“你是观旁边的人，也认识我吗？”张迪说：“认识，是潘尊师。”法正问张迪说：“你因为什么玷污群龙室？”张迪再三揖拜表示谢罪。法正又问张迪：“你认识司马道士不？”张迪说：“认识他。”法正说：“现在放你回去。”于是拿起几上的白羽扇，对张迪说：“替我寄给司马道士，问他为什么不来，却留恋人间的乐趣。”法正派人把张迪送出水面。张迪看见他的尸体卧在岸的，心里厌恶他。觉得象梦一样，于是就活了。司马道看见羽扇，悲涕说：“这是我师平常手里拿的，死的时候把它放在棺中了，

现在你把它拿来，证明我师现在还在，不是虚假的。”从此以后，司马道士就进入深山，几年后死了。

## 李 贺

陇西李贺字长吉，唐郑王之孙。稚而能文，尤善乐府词句，意新语丽。当时工于词者，莫敢与贺齿，由是名闻天下。以父名晋肃。子故不得举进士。卒于太常官，年二十四。其先夫人郑氏，念其子深，及贺卒，夫人哀不自解。一夕梦贺来，如平生时，白夫人曰：“某幸得为夫人子，而夫人念某且深，故从小奉亲命，能诗书，为文章，所以然者，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；且欲大门族，上报夫人恩。岂期一日死，不得奉晨夕之养，得非天哉！然某虽死，非死也，乃上帝命。”夫人讯其事。贺曰：“上帝神仙之居也，近者迁都于月圃，构新宫，命曰‘白瑶’，以某荣于词，故召某与文士数辈，共为新宫记。帝又作凝虚殿，使某辈纂乐章。今为神仙中人，甚乐，愿夫人无以为念。”既而告去。夫人寤，甚异其梦。自是哀少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陇西李贺，表字长吉，是唐朝郑王的孙子。李贺绝顶聪明，幼小的时候就能写文章。尤其善长于乐府诗词。他的乐府诗词，内容新颖，语言华丽。当时擅于诗词的人，没有敢

和李贺并列相比的，因此，李贺闻名全国。因为父亲名字晋肃，儿子因此不能考举进士。死于太常官，年龄只有二十四岁。他的先夫人郑氏，非常惦念他的儿子，等到李贺死了，夫人非常悲伤，自己不能排解。一天晚上，梦见李贺来了，象平常活着的时候一样。告诉夫人说：“我很幸运能够成为夫人的儿子，夫人十分惦念我。所以从小遵从父母的命令，能够读书写诗作文章。所以这样，不只是为了求得一个官位来自我修饰，并且要满足大家族的愿望，上报夫人的恩惠。哪里料到一天死去，不能够奉陪双亲，晨夕供养呢？岂不是天命吗？但是，我虽然死了，其实不是死，是上帝的命令。”夫人讯问是怎么回事。李贺说。“上帝神仙的住处，最近迁都到月圃，构造新的宫殿，命名叫作‘白瑶’。因为我辞藻华丽、丰富，所以召见我和文士多人。共同作《新宫记》。上帝又作凝虚殿，派我们编纂大型套曲。现在我是神仙中人，很快乐，希望夫人不要为我惦念不已。”说完了，就告辞离开了。夫人醒过来，很奇怪她做的梦。从这以后，悲伤稍有排解。

## 张及甫

唐元和中，青州属县，有张及甫、陈幼霞同居为学。一夜俱梦至一处，见道士数人，令及甫等书碑，题云：“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。”字作篆文，稍异于常。及甫等记得四句云云：“昔乘鱼车，今履瑞云。躅空仰途，绮错轮囷。”后

题云：“五云书阁吏陈幼霞、张及甫。”至晓，二人共言，悉同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唐朝元和年间，青州的属县，有张及甫和陈幼霞住在一起做学问。一天夜里都梦见到一个地方，看见有道士几个人，让张及甫等写碑文。题云：“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。”字是作的篆文，稍微有些不同于平常。张及甫等人记得有四句说：“过去乘坐鱼车，现在脚踩瑞云。足迹在空中抬头看道路，罗绮交错屈曲高大。”后边题云：“五云书阁吏陈幼霞、张及甫。到早晨，二人共同说此事，全都相同。”

## 郑册

温州刺史郑册，好黄老之术，常密为之。因疾，自见女仙三百余人。云：“迎公。”乃命设饌，焚香礼拜。又邀兄冉，同于空中礼拜。少顷，命烛五炬引。兄冉与左右人皆无所见。明日天明。又阳（明抄本“阳”作“阴”，按“阴”即“阴”字。）官来催曰：“员外禄运见终，今请速登驾。”又命酒果祭之，云：“员外授职，六月朔视事，至午时当奉迎。”先是，公与天台道士金柔为方外之友。至其日食时，造省公。公说前事。即与柔共入净堂中礼拜。又曰：“受牒身一道。”公空中引手接之。又自开封，以右手点笔空押之，自书六字。谓使



者曰：“以有前约，的不逾时。”便言时至，揖金柔向按，不令闭却四门。又催家人阿鹿下饭。先令作蒸饼。犹热。唯六七牒脯及酒而已。遣兄冉出外。家人排床七只。云：“六押衙来迎矣。”公命坐，如再三辞让之状。公跪拜再三，便低头不起。家人走报兄冉及室人。少时而逝，形体柔软，颜色不改。按《真诰》云，其有阴德及好道信仙者，此例品格盖多。睹郑公潜化之迹，虚无之位，其昭昭乎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温州刺史郑册，喜好黄老的法术，经常秘密地作这种法术。于是得病了，他自己看见有三百多女仙，都说迎接郑公。郑册就命令摆设食物，焚香大礼参拜。又邀请他的兄长郑冉，一同向空中大礼参拜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命令点燃五个火把引路。他的兄长郑冉和他手下的人都什么也没看见。第二天，天亮了，郑册又看见阳官来催促说：“员外的禄运已经没有了，现在请员外快一点上车。”郑册又命令用酒和果品祭祀，还说：“员外受职，六月初一就职治事，到午时应当事奉迎接。”在这之前，郑册和天台山道士金柔成为世外的朋友。到那天上午八九点钟，到郑册那去看他。郑册述说了以前的事，之后就和金柔一起进入净堂中大礼参拜。又说：“授予凭证公文一道。”郑册伸出手去向空中接，然后又自己打开，用右手点笔在空中签字画押，自己写了六个字，对使者说：“因为有前约，确实不能超过时辰。”说完就说时辰到了，揖请金柔向着各方巡视，不让关闭四门。又催家人阿鹿做饭，先让作蒸饼，还热。只有六七碟干肉、干果和酒而已。让他的兄长郑冉到外

面去，让家人排摆七张床。并说：“六押衙来迎接了。”郑册让坐，象再三推辞谦让的样子。郑册再三跪拜，之后就低下头去再不抬起来了。家人跑着去报告他的兄长郑冉和家里人。不长时间就死了，但身体柔软，脸色不改。按照《真诰》上说，那些有阴德和好道信仙的人，这类情况很多。看郑册公潜化的踪迹，虚无的方位，那不是非常的明显吗？

## 陈惠虚

陈惠虚者，江东人也。为僧，居天台国清寺。曾与同侣游山，戏过石桥。水峻苔滑，悬流万仞，下不见底。众皆股栗不行，惠虚独超然而过。径上石壁，至夕不回，群侣皆舍去。惠虚至石壁外，微有小径，稍稍平阔。遂及宫阙。花卉万丛，不可目识。台阁连云十里许。见其门题额曰会真府，左门额曰金庭宫，右额曰桐柏，三门相向鼎峙，皆有金楼玉窗，高百丈。入其右内之西，又一高楼，黄门，题曰右弼宫，周顾数千间，屈曲相通。瑶阶玉陛，流渠激水，处处华丽。殆欲忘归。而了无人迹。又入一院，见青童五六人，相顾笑语而去。再三问之。应曰：“汝问张老。”须臾回顾，见一叟挟杖持花而来。讶曰：“汝凡俗人，何忽至此？”惠虚曰：“常闻过石桥即有罗汉寺，人世时闻钟声。故来寻访，干僧幸会，得至此境。不知罗汉何在？”张老曰：“此真仙之福庭，天帝之下府，号曰金庭不死之乡，养真之灵境。周回百六十里。神

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之。列仙三千人，仙王力士，天童玉女。各万人。为小都会之所。太上一年三降此宫，校定天下学道之人功行品第。神仙所都，非罗汉之所也。王君者，周灵王之子。瑶丘先生之弟子。位为上真矣。”惠虚曰：“神仙可学之否？”张老曰：“积功累德，肉身升天，在于立志坚久耳。汝得见此福庭，亦是有可学之望也。”又问曰：“学仙以何门而入？”张老曰：“内以保神炼气，外以服饵丹华，变化为仙，神丹之力也。汝不可久住。上真适游东海，骑卫若还，恐有咨责。”因引之使出门，行十余步，已在国清矣。惠虚自此慕道，好丹石，虽衣弊履穿，不以为陋。闻有炉火方术之士，不远而诣之。丹石所费，固亦多矣。晚居终南山捧日寺。年渐衰老，其心愈切，寝疾月余，羸惫且甚。一旦暴雨后，有老叟负药囊入寺，大呼曰：“卖大还丹！”绕廊数回。众僧皆笑之，乃指病僧惠虚之门，谓老叟曰：“此叟颇好还丹，售之可也。”老叟欣然诣之。惠虚曰：“还丹知是灵药，一剂几钱？”叟曰：“随力可致耳。”惠虚曰：“老病，沉困床枕月余。昨僧次到，自行不得，托邻僧代斋。得肮钱少许，可致药否？”叟取其钱，而留药数丸，教其所服之法。惠虚便吞之。老叟乃去。众僧相率来问。言已买得还丹，吞服之矣。顷间，久疾都愈，遥止众僧曰：“勿前，觉有臭，吾疾愈矣，但要新衣一两事耳。”跳身起床，势若飞跃。众惊叹之。有新衣与之者，取而着焉。忽飞殿上，从容久之，挥手相别，冉冉升天而去。时大中十二年戊寅岁。是年归桐柏观，与道流话得道之由。云：“今在桐柏宫中，卖药老叟，将是张老耳。”言讫隐去。（出《仙传拾遗》）

陈惠虚，是江东人。做僧人，居住在天台山国清寺。曾经和同伴游山，闹着要过石桥。石桥水峻苔滑，悬流万仞，深不见底。众人看见都吓得大腿打颤，没人敢走。独有惠虚很轻松地就过去了，取道上了石壁，到晚上也没有回来，和他一起游山的那些同伴只好舍弃他离去了。陈惠虚到石壁外面，发现有不太明显的小路，往前走逐渐地平坦和宽阔，终于到了宫殿处。那里花卉众多，繁杂，数不胜数；楼台殿阁连绵不断，大约有十多里。陈惠虚看见那正门上题写的牌匾叫作：“会真府”。左门的牌匾叫做：“金庭宫”。右门的牌匾上叫做：“桐柏”。三门相向如鼎足并峙，都有金漆门楼洁白窗子，高百余丈。进入那右门，门内的西边，又有一座高楼，黄门，题写的牌匾叫做：“右弼宫”。向周围看了看，有房子几千间，由弯弯曲曲的甬道相连，台阶都是由玉石砌成的，水道里清流激湍，处处美丽而有光彩，几乎就要让人流连忘返了，但是，没有一点人的踪迹。又进了一座院子，看见有五六个青衣童子，相互看了看，边笑边说就离开了。陈惠虚再三问他们，他们答应说：“你去问张老。”一会儿，陈惠虚回过头来看，看见一个老头儿挟着拐杖拿着花走过来，这就是青衣童子说的张老。张老惊讶地说：“你是凡间俗人，怎么忽然到这里来了？”陈惠虚说：“经常听说过了石桥就有罗汉寺，在人世时常听到这里的钟声，所以来寻访，冒犯僧人，有幸相会，能够到这地方来，不知道罗汉在什么地方？”张老说：“这地方是真仙的幸福宫庭，天帝的下方府第，号称‘金庭不死之乡’。是修

养本性的好地方，周围一百六十里。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宰这地方，这里列仙有三千人，仙王力士、童男玉女，各有一万人，是小都市的处所。太上在一年中三次降临此宫，校定全天下学道的人的功德品行的等级。这里是神仙的住所，不是罗汉的住所。王君，是周灵王的儿子，瑶丘先生的弟子，仙位是‘上真’了。”陈惠虚说：“神仙可以学吗？”张老说：“积累功德，肉身升天，在于志向坚定持久罢了，你能够见到这幸福宫庭，也是有可以学的希望的。”陈惠虚又问说：“学仙从什么地方入门？”张老说：“内靠保神炼气，外靠服吃丹药。变化成仙，是神丹的力量。你不可以在这长时间停留，上真恰好游东海，假如车骑卫队回来，上真遇见了，恐怕要有询问责备的。”说完，就领着他，让他出门。走了十多步，已经在国清寺了。陈惠虚从这以后敬仰道术，爱好丹砂，虽然衣服损坏，鞋也破漏，但他不把这看做丑。只要听说有炉火炼丹采药的道士，就不怕路远，到他那去，丹砂的费用，那也就多了。晚年居住终南山捧日寺，年龄渐大身体也衰老了，但他的心情更迫切了。他有病卧床一个多月，瘦弱疲惫更厉害了。一天，暴雨之后，有一个老头儿背着药囊进到寺里来，大声呼叫说：“卖大还丹！”绕着走廊转了几回。众和尚都笑他，就指着有病的和尚陈惠虚的门，对老头儿说：“这个老头儿很爱好还丹，可以卖给他。”卖药的老头儿高兴地到陈惠虚那去。陈惠虚说：“还丹，我知道这是好药，一剂多少钱？”老头儿说：“随你的能力办吧，表示一下就可以了。”陈惠虚说：“我老了，又有病，在床上困了一个多月，昨天僧次到了，我自己行动不得，托邻近的和尚代斋，得到一点儿衬钱，可以

买到药吗？”老头儿拿了他的钱，就留下了几丸药，教给他服用的方法。陈惠虚就把药吞服了，老头儿才离开。众和尚一个接着一个来问，陈惠虚说已经买了还丹，把它吞服下去了。一会儿，很长时间的病都好了。陈惠虚在远处阻止众和尚说：“不要往前来，觉得有臭味，我的病好了，但是，要用一二件新的衣服。”说完，跳身起床，架势好像飞跃，众和尚对他无不惊讶赞叹，有给他新衣服的，他拿过来穿上，忽然飞到殿堂的上面，但是，举止行动很舒缓，挥手向众和尚告别，冉冉升天离开。当时是唐朝大中十二年戊寅年，这年回桐柏观，和道士说获得道术的缘由。还说：“现在桐柏宫中，卖药的老头儿，就是张老呀！”说完，隐去了。

## 温京兆

温璋，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。性黠货，敢杀。人亦畏其严残不犯。由是治有能名。旧制，京兆尹之出，静通衢，闭里门，有笑其前道者，立杖杀之。是秋，温公出自天街，将南抵五门。呵喝风生。有黄冠老而且伛，弊衣曳杖，将横绝其间。驺人呵不能止。温公命捽来，笞背二十。振袖而去，若无苦者。温异之，呼老街吏，令潜而规之，有何言。复命黄冠扣之，既而迹之。迨暮过兰陵里，南入小巷，中有衡门，止处也。吏随入关。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，且曰：“真君何迟也？”答曰：“为凶人所辱。可具汤水。”黄冠前引，双鬟青童从而

入，吏亦随之。过数门，堂宇华丽，修竹夹道，拟王公之甲第。未及庭，真君顾曰：“何得有俗物气。”黄冠争出索之。吏无所隐，乃为所录，见真君。吏叩头拜伏，具述温意。真君盛怒曰：“酷吏不知祸将覆族，死且将至，犹敢肆毒于人。罪在无赦！”叱街吏令去。吏拜谢了，趋出。遂走诣府，请见温，时则深夜矣。温闻吏至，惊起，于便室召之。吏悉陈所见。温大嗟惋。明日将暮，召吏引之。街鼓既绝，温微服，与吏同诣黄冠所居。至明，吏款扉。应门者问谁。曰：“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。”既辟重闺，吏先入拜。仍白曰：“京兆君温璋。”温趋入拜。真君踞坐堂上，戴远游冠，衣九霞之衣，色貌甚峻。温伏而叙曰：“某任愆浩穰，权唯震肃；若稍畏懦，则损威声。昨日不谓凌迫大仙，自贻罪戾，故来首服，幸赐矜哀。”真君责曰：“君忍杀立名，专利不厌。祸将行及，犹逞凶威。”温拜首求哀者数四，而真君终蓄怒不许。少顷，有黄冠自东序来，拱立于真君侧，乃跪启曰：尹虽得罪，亦天子亚卿；况真君洞其职所统，宜少降礼。”言讫，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，别设小榻，令坐。命酒数行，而真君怒色不解。黄冠复答曰：“尹之忤犯，弘宥诚难；然则真君变服尘游，俗士焉识。白龙鱼服，见困豫且。审思之。”真君悄然。良久曰：“恕尔家族。此间亦非淹久之所。”温遂起，于庭中拜谢而去，与街吏疾行至府，动晓钟矣。虽语亲近，亦秘不令言。明年同昌主薨，懿皇伤念不已，忿药石之不徵也。医韩宗绍等四家诏府穷竟，将诛之。而温鬻狱缓刑，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，凡数千万，事觉，饮鸩而死。（出《三水小牋》）

温璋，唐朝咸通壬辰年任正天府府尹。温璋的性格特点，是贪污财物，敢于杀害人。人们也畏惧他的严厉、残酷，不敢犯罪，由于这样，他获得了治理有才能的名声。旧的制度规定，京兆尹外出，要清扫四通八达的大道，要关闭乡里的门。如果有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喧哗大笑的人，立即用棍棒打死。这年秋天，温公从天街出来，将要到达南面五门去，一路衙役大声呵斥，犹如行雨生风。有一个戴黄色帽子的人，年老并且驼背，穿着破衣服，拖拉着拐杖，将从他们中间横穿过去，骑马的侍从大声喝斥，不能阻止。温公命令手下人把他揪来，往背上打了二十竹板。黄冠老人挥动衣服袖子走了，好像没有一点苦楚。温公感到很奇怪，就呼唤来老的街巷小吏，让他偷偷地侦察，听黄冠老人说什么。又命街巷小吏头上扣上黄帽子，完了，就跟着他的踪迹，到日落时，过兰陵里，向南入小胡同，中间有衡门，这是黄冠老人居住的地方。小吏跟随着进了门。这时有几个戴黄帽子的人出来，很谨慎地拜见黄冠老人，并且说：“真君怎么晚了呢？”真君回答说：“被凶恶的人侮辱了，可以准备一些热水。”戴黄帽子的人在前引路，双鬟青衣童子也跟随在黄冠老人后面进去，街巷小吏也跟着进去。过了几道门，里面屋宇美丽而有光彩，修长的青竹夹路，仿佛王公大臣的住宅。还没走到庭院，真君回过头来说：“怎么会有俗物的气味？”戴黄帽子的人竟出来搜索，街巷小吏没有地方隐藏，就被他们逮住了。见到真君，街巷小吏，一五一十地述说了温璋的意思。真君大怒说：“这个残酷的官吏，不知道祸患将要使他的家族覆灭，他的死期



马上就要到了，还敢放肆地毒害人，罪在不赦！”真君大声呵斥街巷小吏，让他离开。街巷小吏拜谢完了，小步快走出了门，就跑到正天府去，请求见温公。当时是深夜了，温公听说街巷小吏到来了，受到惊扰，急忙起了床，在便室召见了，街巷小吏详尽地叙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，温公大声嗟叹惋惜。第二天将要天黑的时候，温公招呼来街巷小吏引路，街上的更鼓声已经没有了。温公穿着平民的衣服，和街巷小吏一起到黄冠老人居住的地方去。看得十分清楚了，街巷小吏叩门。答应来开门的人问是谁。回答说：“京兆温尚书来拜见真君。”不久，打开层层小门，街巷小吏先进去拜见，重复地向真君说：“京兆君温璋求见。”温公小步快进去拜见。真君踞傲坐在大堂上，戴着远游冠，穿着九霞衣，脸色容貌很严峻。温公伏在地上叙述说：“我的责任是统领众多的人口，使用权力只是震慑地方严肃纲纪，如果稍有恐惧懦弱，就会损害声威。昨天没想到凌辱迫害了大仙，自己留下罪过，所以来自首承当罪责，希望赏赐怜悯，给予同情。”真君斥责说：“你凭残忍杀戮树立名声，独占利益不满足，大祸将要到了，还逞凶威。”温公再三再四地叩头哀求，然而真君始终是满含怒气不答应。一会儿，有一个戴黄帽子的人从东屋来，拱手立在真君的旁边，又跪下启奏说：“正天府府尹虽然获罪，亦是天子的高级官员，何况真君洞府还是在他的职务所管辖之内，应当稍微降低身分，给予礼遇。”说完，真君让戴黄帽子的人揖请温公上大堂，另外设置一个小的窄而低的床，让他坐，命令斟酒几巡。但是真君的怒气不化解。戴黄帽子的人又对真君说：“正天府府尹的忤逆冒犯之罪很大，想宽恕，那

实在很难，然而，真君变化服装在尘世中游览，凡俗士人怎么能认识？从前白龙不清冷之渊，化为鱼，尚且被渔人豫且射中眼睛，遭受困苦。请慎重思考。”真君悄悄地思索，过了好久，真君说：“饶恕你的家族。这里也不是你长久停留的地方。”温公于是起身，在庭院中拜谢真君后就离开了，和街巷小吏急速走到府衙，这时天亮的钟声响了。虽说亲近之人，也保守秘密不让说。第二年，同昌公主薨。懿皇感伤怀念不已，怨恨药石的不应验，医师韩宗绍等四家，诏令正天府追究到底，将要杀他们。但是温璋卖狱缓刑。温璋接受韩宗绍等人的金带和其它贿赂，总共有几千万。此事被发觉，温璋喝毒酒死了。

##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

### 嵩岳嫁女 裴航

#### 嵩岳嫁女

三礼田璆者，甚有文，通熟群书，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。皆以人昧，不能彰其明。家于洛阳。元和癸巳岁，中秋望夕，携觞晚出建春门，期望月于韶别墅。行二三里，遇韶，亦携觞自东来。驻马道周，未决所适。有二书生乘骢，复出建春门。揖璆、韶曰：“二君子挈榼，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？某弊庄，水竹台榭，名闻洛下。东南去此三二里。倘能迂辔。冀展倾盖之分耳。”璆、韶甚愜所望，乃从而往。问其姓氏，多他语对。行数里，桂轮已升。至一车门，始入甚荒凉，又行数百步，有异香迎前而来，则豁然真境矣。泉瀑交流，松桂夹道；奇花异草，照烛如昼；好鸟腾翥，和月阒。璆、韶请疾马飞觞。书生曰：“足下榼中。厥味何如？”璆、韶曰：“乾

和五醖，虽上清醒醐，计不加此味也。”书生曰：“某有瑞露之酒，酿于百花之中，不知与足下五醖熟愈耳。”谓小童曰：“折烛夜一花，倾与二君子尝。”其花四出而深红，圆如小瓶，径三寸余，绿叶形类杯，触之有余韵。小童折花至，于竹叶中凡飞数巡，其味甘香，不可比状。饮讫，又东南行。数里至一门，书生揖二客下马，觞以烛夜花中之余，贲诸从者，饮一杯，皆大醉，各止于户外。乃引客入，则有鸾鹤数十，腾舞来迎。步而前，花转，酒味尤美。其百花皆芳香，压枝于路傍。凡历池馆堂榭，率皆陈设盘筵，若有所待，但不留璆、韶坐。璆、韶饮多、行又甚倦，请暂憩盘筵。书生曰：“坐以何难？但不利于君耳。”璆、韶诘其由。曰：“今夕中天群仙，会于兹岳，籍君神魄，不杂腥膻。请以知礼导升降。此皆神仙位坐，不宜尘触耳。”言讫，见直北花烛亘天，箫韶沸空，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，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。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。书生前进，命璆、韶拜夫人。夫人褰帷笑曰：“下域之人，而能知礼，然服食之气，犹然射人，不可近他贵婿。可各赐薰髓酒一杯。”璆、韶饮讫，觉肌肤温润，稍异常人，呼吸皆异香气。夫人问左右：“谁人召来？”曰：“卫符卿、李八百。”夫人曰：“便令此二童接待。”于是二童引璆、韶于神仙之后纵目。璆问曰：“相者谁？”曰：“刘纲。”“侍者谁？”曰：“茅盈。”东邻女弹箏击筑者谁？曰：“麻姑、谢自然。”“幄中坐者谁？”曰：“西王母。”俄有一人驾鹤而来，王母曰：“久望。”有玉女问曰：“礼生来未？”于是引璆、韶进，立于碧玉堂下左。刘君笑曰：“适缘莲花峰士奏章，事须决遣，尚多未来客，何言久望乎？”王母曰：“奏章事者。有何所为？”

曰：“浮梁县令求延年矣。以其人因贿赂履官，以苛虐为政，生情于案牍，忠恕之道蔑闻，唯锥于货财，巧为之计更作，自贻覆餗，以促余龄。但以莲花峰叟，狗从于人，奏章甚恳，特纾死限，量延五年。”璆问：“刘君谁？”曰：“汉朝天子。”续有一人，驾黄龙，戴黄旗，道以笙歌，从以嫔嫡，及瑶幄而下。王母复问曰：“李君来何迟？”曰：“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，作弥淮蔡，以歼妖逆。汉主曰：“奈百姓何？”曰：“上帝亦有此问，予一表断其惑矣。”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曰：“不能悉记，略举大纲耳。其表云：“某县某，克构丕华，德洽兆庶，临履深薄，匪敢怠荒，不劳师车。平中夏巴蜀之孽，不费天府。扫东吴上党之妖，九有已见其廓蚁犹固其封疆。若遣时丰人安，是稔群丑。但使年饿厉作，必摇人心。如此倒戈而攻，可以席卷。祸三州之逆党，所损至微。安六合之疾疫，其利则厚。伏请神龙施水，厉鬼行灾，由此天诛。以资战力。”汉主曰：“表至嘉，弟既允许，可矣前贺诛锄矣。”书生谓璆、韶：“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。”未顷，闻箫韶自空而来，执绛节者前唱言：“穆天子来，奏乐！”群仙皆起，王母避位拜迎，二主降阶，入幄环坐而饮。王母曰：“何不拉取老轩辕来？”曰：“他今夕主张月宫之宴，非不勤请耳。”王母又曰：“瑶池一别后，陵谷几迁移，向来观洛阳东城，已丘墟矣。定鼎门西路，忽焉复新市朝云。名利如旧，可以悲叹耳！”穆王把酒，请王母歌。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：“劝君酒，为君悲。”且吟曰：“自从频见市朝改，无复瑶池晏乐心。”王母持杯，穆天子歌曰：“奉君酒，休叹市朝非。早知无复瑶池兴，悔驾骅骝草草归。”歌竟，与王母话瑶池旧事。乃重歌一章云：“八马回乘

汗漫风，犹思往事憩昭宫。晏移南圃情方洽，乐奏钧天曲未终。斜汉露凝残月冷，流霞杯泛曙光红。昆仑回首不知处，疑是酒酣魂梦中。”王母酬穆天子歌曰：“一曲笙歌瑶水滨，曾留逸足驻征轮。人间甲子周千岁，灵境杯觞初一巡。玉兔银河终不夜，奇花好树镇长春。悄知碧海饶词句，歌向俗流疑误人。”酒至汉武帝，王母又歌曰：“珠露金风下界秋，汉家陵树冷悠悠。当时不得仙桃力，寻作浮尘飘陇头。”汉主上王母酒曰：“五十余年四海清，自亲丹灶得长生。若言尽是仙桃力，看取神仙簿上名。”帝把酒曰：“吾闻丁令威能歌。”命左右召来。令威至，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，歌曰：“月照骊山露泣花，似悲仙帝早升遐。至今犹有长生鹿，时绕温泉望翠华。”帝持杯久之。王母曰：“应须召叶静能来，唱一曲当时事。”静能续至，跪献帝酒，复歌曰：“幽蓟烟尘别九重，贵妃汤殿罢歌钟。中宵扈从无全仗，大驾苍黄发六龙。妆匣尚留金翡翠，暖池犹浸玉芙蓉。荆榛一闭朝元路，唯有悲风吹晚松。”歌竟，帝凄惨良久。诸仙亦惨然。于是黄龙持杯，亦于车前再拜祝曰：“上清神女，玉京仙郎。乐此今夕，和鸣凤凰。凤凰和鸣，将翱将翔。与天齐休，庆流无央。”仙郎即以蛟绡五千疋，海人文锦三千端，琉璃琥珀器一百床，明月明珠各十斛，赠奏乐仙女。乃有四鹤立于车前，载仙郎并相者侍者，兼有宝花台。俄进法膳，凡数十味，亦霏及璆、韶。璆、韶饮。有仙女捧玉箱，托红笺笔砚而至。请催妆诗。于是刘纲诗曰：“玉为质兮花为颜，蝉为鬓兮云为鬟。何劳傅粉兮施渥丹，早出娉婷兮缥渺间。”于是茅盈诗云：“水晶帐开银烛明，风摇珠珮连云清。休匀红粉饰花态，早驾双鸾朝玉京。”巢父诗曰：

“三星在天银河回，人间曙色东方来。玉苗琼蕊亦宜夜，莫使一花冲晓开。”诗既入，内有环珮声。即有玉女数十，引仙郎入帐。召璆、韶行礼。礼毕，二书生复引璆、韶辞夫人。夫人曰：“非无至宝可以相赠，但尔力不任挈耳。”各赐延寿酒一杯，曰：“可增人间半甲子。”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，无使归途寂寞。于是二童引璆、韶而去，折花倾酒，步步惜别。卫君谓璆、韶曰：“夫人白日上升，骖鸾驾鹤，在积习而已。未有积德累仁，抱才蕴学，卒不享爵禄者，吾未之信。倘吾子尘牢可逾，俗桎可脱，自今十五年后，待子于三十六峰，愿珍重自爱。”复出来时车门，握手告别。别讫，行四五步，杳失所在，唯有嵩山。嵯峨倚天。得樵径而归。及还家，已岁余。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，坟草宿矣。于是璆、韶弃家室，同入少室山。今不知所在。（出《纂异记》）

三礼田璆很有文采，精通群书，学识渊博，与其友邓韶相类似。都因为人太老实，不能把优点显示出来。他家住在洛阳，元和年间癸巳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，田璆携带酒具，傍晚从建春门出来，准备到邓韶的别墅赴约赏月。走了二三里地，遇到了邓韶，邓韶也携带着酒具从东边走来。两个人在道边停下马，还没有决定往哪里去。这时又有两个书生骑着青白色的马，也从建春门出来。他们与田璆、邓韶作揖见礼，然后说：“二位君子带着酒具，莫非是寻找今天晚上赏月的地方吗？我有个庄园，水竹台榭在洛阳一带是出名的，往东南走离这三二里地，尚能调转马头，我希望能看到所仰慕的本

分。”田璆、邓韶对二位书生的邀请很满意，就跟着他们前往。问二位书生的姓名，都被他们用别的话叉开。走了几里地，月亮已经升起来，到了一小门。刚进去时觉得很荒凉，又走了几百步，就有特别的香味迎面而来，真是到了仙境了。那里泉瀑交流，松桂夹道；奇花异草，明烛照耀如同白昼；俊鸟腾飞，应和月上宫阙。田璆、邓韶要求打马快走以便传杯痛饮，书生问道：“您的酒器中酒的味道怎么样？”田璆、邓韶回答说：“我们带的是乾和五醖。即便上清官的醍醐，估计也不比这种酒的味道好。”书生说：“我有瑞露酒，在百花之中酿成，不知与您的五醖哪个更好。”于是对小童说：“折一支烛夜花，倒给二位先生尝尝。”烛夜花每枝四朵，深红色，花形圆如小瓶，直径三寸多，绿叶形似酒杯，触碰它还有余香。小童把花折来，在竹叶中一共传饮数巡。花汁味道又甜又香，不可比拟形容。喝完了，又往东南走，过了几里来到一个门前，书生揖请二位客人下马，又用酒杯装上了烛夜花中剩下的瑞露酒，赏给从者每人一杯，都喝得大醉，各自停步于门外。于是领着二位客人入内，这时就有几十只鸾鸟仙鹤腾舞着来迎接，迈步向前走，花更多了，酒味更美了。那里的百花都散发着芳香，把花枝压得低垂于路旁。凡是经过池馆堂榭，全都陈设着盘筵，好象等待什么人的样子，只是不留田璆、邓韶去坐。田璆、邓韶喝多了，走得又很疲倦，要求到盘筵暂时小憩。书生说：“坐一坐又有何难？只不过对您不利罢了。”田璆、邓韶讯问其中缘故。书生说：“今天晚上，天上群仙在这座山岳聚会，借您的神魂，不与腥膻相混杂，因为您知礼仪请您引导升降。这都是群仙的座位，尘世人不宜



触动啊。”说完，就看见正北花烛在天空绵亘不断，仙乐使天空沸腾起来，在金堤之上停驻着云母双车，在瑶幄之内摆设着水晶方盘。群仙正演奏着霓裳羽衣曲。书生向前走进，命田璆、邓韶给夫人行礼，夫人掀开帷幕笑着说：“下界的人却能懂得礼仪，然而衣服食物的气味还是这样射人，不可让他们靠近贵婿。可以各赏他们薰髓酒一杯。”田璆、邓韶喝完薰髓酒，觉得肌肤温润，渐渐与平常人不同，呼吸都有异香气。夫人问身边侍者：“是谁把他们召来的？”回答说：“卫符卿、李八百。”夫人说：“那就令这两个童子接待。”于是二童把田璆、邓韶领到神仙之后纵目观看。田璆问童子说：“主持仪式的人是谁？”童子回答说：“刘纲。”田璆又问：“充当侍者的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茅盈。”问：“东邻弹箏击筑的女子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麻姑、陶自然。”“帷幄之中坐着的人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西王母。”不一会儿，有一人驾鹤而来，王母说：“久望。”有玉女问道：“赞礼的人来没来？”于是把田璆、邓韶领进去，站在碧玉堂下左边。刘君笑着说：“刚才由于莲花峰士奏章的缘故，事情必须决断处置，还有许多客人没来，怎么说久望呢？”王母说：“奏章言事的人所为什么？”刘君说：“浮梁县令祈求延长寿命。因为他这个人凭贿赂当官，苛刻残酷的办法处理政务，在案牍上生私情，没有忠恕之道，唯独在财产上拚命钻营，巧取豪夺的办法层出不穷，自己给自己留下覆灭的结果，因而折损余寿。但因莲花峰叟屈从于人，奏章写得很恳切，特意纡请将浮梁县令的死限量延五年。”田璆问：“刘君是谁？”童子回答说：“是汉朝天子。”续后有一个人驾着黄龙，带着黄色有铃铛的龙旗，以笙歌为前导，以嫔嫡为

后队，到瑶幄而下。王母又问道：“李君怎么来迟了？”李君回答说：“因为下令让龙神安排水旱的计划，兴雨弥满淮蔡，用以歼灭妖逆。”汉帝说：“对老百姓怎么办？”李君说：“上帝也有这个疑问，我一道表章就解决他的疑惑了。”汉帝说：“可以让我听一听你的表章内容吗？”李君说：“不能全部记住，只略举大纲吧。那道表章大意是：某县某，克构丕华，德政通及千万百姓，治理百姓履行职责，该深则深，该薄则薄，不敢怠误荒废，不必劳动雨师之车。平定中夏巴蜀的妖孽，不费天府。扫荡东吴上党的妖孽，已十有九成被廓清，只有一方还处在不祥的氛围中，我认为虺蜴肆毒痛于淮蔡，豺狼尚且对其口喙之物猜疑，蝼蚁尚且巩固其封疆。如果让岁时丰收人心安定，这就养肥了群丑。只要庄稼欠收灾害发作，一定使人心摇动。如此老百姓就会倒戈而攻，可以席卷，祸及三州的逆党，所受的损害也最小。安定天下疾苦的百姓，其利就厚。请龙神施水，厉鬼行灾，由此天诛，以资战力。”汉帝说：“表章很好，既已允许，可以提前祝贺诛除妖孽了。”书生告诉田璆、邓韶：“这个人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太平天子（李隆基）。”不久，又听到仙乐从空中传来，手擎红色符节的人在前面大声说：“穆天子来了，奏乐！”群仙都站起来，王母也离开座位拜迎，两个皇帝也降阶出迎，然后一起入帷幄之中环坐而饮。王母说：“何不把老轩辕拉来？”穆天子说：“他今天晚上主持月宫的宴席，不是不勤请啊。”王母又说：“瑶池一别之后，山谷几经变迁移动，刚才来时观看洛阳东城，已变成土丘废墟了。定鼎门西路，转眼间又变为新的市朝。而人们的名利思想还象旧时一样，可悲可叹哪！”穆王把酒，请

王母唱歌。王母就用珊瑚钩敲击玉盘而唱道：“劝君酒，为君悲。”又吟诵说：“自从频见市朝改，无复瑶池晏乐心。”王母持杯，穆天子唱道：“奉君酒，休叹市朝非。早知无复瑶池兴，悔驾骅骝草草归。”唱完以后，与王母谈论瑶池会时的旧事。于是又重新歌唱一段：“八马回乘汗漫风，犹思往事憩昭宫。晏移南圃情方洽，乐奏钧天曲未终。斜汉露凝残月冷，流霞杯泛曙光红。昆仑回首不知处，疑是酒酣魂梦中。”王母酬答穆天子唱道：“一曲笙歌瑶水滨，曾留逸足驻征轮。人间甲子周千岁，灵境杯觞初一巡。玉兔银河终不夜，奇花好树镇长春。悄知碧海饶词句，歌向俗流疑误人。”轮到给汉武帝敬酒，王母又唱道：“珠露金风下界秋，汉家陵树冷悠悠。当时不得仙桃力，寻作浮尘飘陇头。”汉武帝给王母娘娘敬酒说：“五十余年四海清，自亲丹灶得长生。若言尽是仙桃力，看取神仙簿上名。”汉武帝又说：“我听说丁令威能唱歌。”就命左右之人去把他召来。丁令威来到，汉武帝又派子晋吹笙来伴奏，丁令威唱道：“月照骊山露泣花，似悲仙帝早升遐。至今犹有长生鹿，时绕温泉望翠华。”汉武帝持杯良久。王母娘娘说：“应该把叶静能召来，让他唱一曲时下的事。”续后叶静能来到，跪着给唐玄宗敬酒，又唱道：“幽蓟烟尘别九重，贵妃汤殿罢歌钟。中宵扈从无全仗，大驾苍黄发六龙。妆匣尚留金翡翠，暖池犹浸玉芙蓉。荆榛一闭朝元路，唯有悲风吹晚松。”歌唱完了，唐玄宗凄惨良久，诸仙也觉得惨然。于是黄龙持杯，也在车前拜了又拜致祝词说：“上清神女，玉京仙郎。乐此今夕，和鸣凤凰。凤凰和鸣，将翱将翔。与天齐休，庆流无央。”仙郎就用蛟绡五千疋，海人文锦三千端，琉璃琥珀器

一百床，明月骊珠各十斛，赠送给奏乐的仙女。于是就有四只仙鹤立于车前，载着仙郎和相者侍者，兼有宝花台。一会儿，进献法膳，共几十道美味佳肴，连田璆、邓韶也借了光，田璆、邓韶饮了酒。这时有仙女捧着玉箱，托着红纸和笔砚而来，请写催汝诗。于是刘纲作诗写道：“玉为质兮花为颜，蝉为鬓兮云为鬟。何劳傅粉兮施渥丹，早出娉婷兮缥缈间。”于是茅盈作诗写道：“水晶帐开银烛明，风摇珠珮连云清。休匀红粉饰花态，早驾双鸾朝玉京。”巢父作诗写道：“三星在天银河回，人间曙色东方来。玉苗琼蕊亦宜夜，莫使一花冲晓开。”这些诗送进帷幄以后，就听里面有环珮响动的声音。于是就有几十位玉女引领仙郎入账，召田璆、邓韶去执行礼仪。礼仪完毕，两个书生又领着田璆、邓韶向夫人辞行，夫人说：“不是没有最好的宝物可以赠送给你们，只不过你们没有力量携带罢了。”于是各赏他们延寿酒一杯，说：“可以增添人间半甲子（三十年）的寿命。”又命卫符卿等领着他俩回人间，不要让他们归途寂寞。于是两个童子领着田璆、邓韶离去，一路上二童又折烛夜花给他俩倒瑞露酒，每走一步都恋恋不舍。卫符卿对田璆、邓韶说：“夫人白昼升天，让鸾鸟仙鹤驾车，在于长期积习罢了。没有积累仁德而又胸蕴才学，始终不能享受爵禄的人，我不相信这样的事。倘若您能够跳出尘缘的牢笼，能够解脱世俗的桎梏，从现在开始十五年后，我在三十六峰等待您，希望您珍重自爱。”又从来时的东门出来，双方握手告别。分别以后，走了四五步，仙童踪迹皆无，唯有嵩山嵯峨倚天。他们找到一条砍柴人走出的小路，沿路回来。等到回到家里，已过去一年多了。家里人以为他们死

了，为他们招魂下葬北邙山原野之中，坟上的草已经老了。于是田璆、邓韶就抛弃家室，一同进入少室山，如今不知在哪里。

## 裴航

唐长庆中，有裴航秀才，因下第游于鄂渚，谒故旧友人崔相国。值相国赠钱二十万，远挈归于京，因佣巨舟，载于湘汉。同载有樊夫人，乃国色也。言词间接，帷帐昵洽。航虽亲切，无计道达而会面焉。因赂侍妾袅烟，而求达诗一章曰：“同为胡越犹怀想。况遇天仙隔锦屏。倘若玉京朝会去，愿随鸾鹤入青云。”诗往，久而无答。航数诘袅烟，烟曰：“娘子见诗若不闻，如何？”航无计。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。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。乃褰帷，而玉莹光寒，花明丽景，云低鬟鬓，月淡修眉，举止烟霞外人，肯与尘俗为偶。航再拜揖，聒聩良久之。夫人曰：“妾有夫在汉南，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，召某一诀耳，深哀草扰，虑不及期，岂更有情留盼他人？的不然耶，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，无以谐谑为意耳。”航曰：“不敢。”饮讫而归，操比冰霜，不可干冒。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：“一饮琼浆百感生，玄霜捣尽见云英。蓝桥便是神仙窟，何必崎岖上玉清。”航览之。空愧佩而已，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。后更不复见，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。遂低囊汉，与使婢挈妆奁，不告辞而去，人不能知其所造。航

遍求访之。灭迹匿形，竟无踪影。遂饰妆归辇下。经蓝桥驿侧近，因渴甚，遂下道求浆而饮。见茅屋三四间，低而复隘，有老姬缉麻苳。航揖之求浆，姬咄曰：“云英擎一瓯浆来，郎君要饮。”航讶之，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，深不自会。俄于苇箔之下。出双玉手捧瓷，航接饮之，真玉液也，但觉异香氤郁，透于户外。因还瓯，遽揭箔。睹一女子，露裊琼英，春融雪彩，脸欺腻玉，鬓若浓云。娇而掩面蔽身，虽红兰之隐幽谷，不足比其芳丽也。航惊怛，植足而不能去。因白姬曰：“某仆马甚饥，愿憩于此，当厚答谢，幸无见阻。”姬曰：“任郎君自便。”且遂饭仆秣马。良久谓姬曰：“向睹小娘子，艳丽惊人，姿容擢世，所以踌躇而不能适，愿纳厚礼而娶之，可乎？”姬曰：“渠已许嫁一人，但时未就耳。我今老病，只有此女孙，昨有神仙，遗灵丹一刀圭，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，方可就吞，当得后天而老。君约取此女者，得玉杵臼，吾当与之也。其余金帛，吾无用处耳。”航拜谢曰：“愿以百日为期。必携杵臼而至，更无他许人。”姬曰：“然。”航恨恨而去。及至京国，殊不以举事为意，但于坊曲闹市喧衢，而高声访其玉杵臼，曾无影响。或遇朋友，若不相识，众言为狂人。数月余日，或遇一货玉老翁曰：“近得魏州药铺卞老书，云有玉杵臼货之，郎君恳求如此，此君吾当为书导达。”航愧荷珍重，果获杵臼。卞老曰：“非二百缗不可得。”航乃泻囊，兼货仆货马，方及其数。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。昔日姬大笑曰：“有如是信士乎？吾岂爱惜女子，而不酬其劳哉。”女亦微笑曰：“虽然，更为吾捣药百日，方议姻好。”姬于襟带间解药，航即捣之，昼为而夜息，夜则姬收药臼于内室。航又闻捣药声，

因窥之，有玉兔持杵臼，而雪光辉室，可鉴毫芒，于是航之意愈坚。如此日足，姬持而吞之曰：“吾当入洞而告姻戚，为裴郎具帐帟。”遂挈女入山，谓航曰：“但少留此。”逡巡车马仆隶，迎航而往。别见一大第连云。珠扉晃日，内有帐幄屏帟，珠翠珍玩，莫不臻至，愈如贵戚家焉。仙童侍女，引航入帐就礼讫，航拜姬，悲泣感荷。姬曰：“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孙，业当出世，不足深愧老姬也！”及引见诸宾，多神仙中人也。后有仙女，鬢髻霓衣，云是妻之姊耳。航拜讫，女曰：“裴郎不相识耶？”航曰：“昔非姻好，不醒拜侍。”女曰：“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湘汉乎？”航深惊怛，恳悃陈谢。后问左右，曰：“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。刘纲仙君之妻也，已是高真，为玉皇之女吏。”姬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，琼楼殊室而居之。饵以绛雪琼英之丹。体性清虚，毛发绀绿，神化自在，趋为上仙。至太和中，友人卢颢，遇之于蓝桥驿之西，因说得道之事。遂赠蓝田美玉十斤，紫府云丹一粒，叙语永日，使达书于亲爱。卢颢稽颡曰：“兄既得道，如何乞一言而教授。”航曰：“老子曰，‘虚其心，实其腹。’今之人，心愈实，何由得道之理。”卢子蒂懵然，而语之曰：“心多妄想，腹漏精溢，即虚实可知矣。凡人自有不死之术，还丹之方，但子未便可教。异日言之。”卢子知不可请，但终宴而去。后世人莫有遇者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唐朝长庆年间，有个秀才叫裴航，因科举考试不中到鄂渚去漫游，拜访故旧友人崔相国。恰值崔相国赠给他二十万



钱，要长途携带回到京城，因而雇大船载到湘汉。同船有一个樊夫人，乃是国色天香的美人。言词问答交接，隔着帷帐仍觉亲近融洽。裴航虽感亲切，但没有办法通达心意与她会面。于是他就贿赂樊夫人的侍妾袅烟，求她送达一首诗：“同为胡越犹怀想，况遇天仙隔锦屏。倘若玉京朝会去，愿随鸾鹤入青云。”诗送去之后，很久没有得到答复，裴航多次讯问袅烟，袅烟说：“娘子看了诗如同没看，怎么办？”裴航没有办法，于是在道途中搜求名酝珍果去送给她。樊夫人这才派袅烟去召裴航相见。到帐帷之后，觉得玉莹光寒，花明丽景，樊夫人乌云似的鬟鬓低垂，修眉如新月淡扫，其举止就是烟霞以外的仙人，怎肯与尘俗之人为偶？裴航再拜行礼，呆愣很久。樊夫人说：“我有丈夫在汉南，将要弃官而幽居深山，召我去一次诀别罢了。深以担扰为哀，担心不能按期赶到，哪里还有心情留意顾盼他人呢？确实不能这样。只不过喜与郎君同舟共济，不要把谐谑之意放在心上。”裴航说：“不敢。”在那里喝了酒就回来了，知道樊夫人操守如冰霜，不可冒昧相求。后来，樊夫人让袅烟拿一首诗送给裴航，诗中说：“一饮琼浆百感生，玄霜捣尽见云英。蓝桥便是神仙窟，何必崎岖上玉清。”裴航看了这首诗，空怀感愧而已，然而也不能把诗中的旨趣全部理解透彻。后来更没有重新见面，只是让袅烟表达寒暄而已。于是抵达襄汉，樊夫人与使婢带着妆奁，没有和裴航告辞就走了，没人能知道她到哪里去。裴航到处寻访她，可是樊夫人隐迹匿形，意无踪影。裴航也就整治行装回京。经过蓝桥驿附近，因为口渴得很，就下道找水喝。看见三四间茅屋，低而又狭窄，有个老妇人在纺麻苎。裴航给



她作揖讨浆水，老妇人吆喝说：“云英，擎一瓯浆水来，郎君要喝。”裴航对这句话很惊讶，回想起樊夫人诗中有云英的句子，深感自己不能领会。不一会儿，在苇箔的下面伸出一双白玉般的手，捧着一个瓷瓯。裴航接过来喝水，觉得是真正的玉液，只觉得异香浓郁，透到门外。于是还回了瓷瓯，突然揭开苇箔，看见一个女子，象露珠裹着的红玉，象春风融化了的雪彩，脸胜腻玉，鬓如浓云，娇滴滴地掩面遮身，即使红兰隐于幽谷，也不能和她的美丽芳容相比。裴航呆了，脚象扎根了似的不能走开。于是他对老妇人说：“我的仆人和马都饿了，希望在此休息，定当重重答谢，望您不要拒绝我们。”老妇人说：“任从郎君自便。”而且就让其仆吃饭喂马。过了很久，裴航对老妇人说：“刚才看见小娘子，艳丽得使人吃惊，姿容超过当世之人，我所以徘徊不能离去，就是因为希望纳厚礼而娶她，可以吗？”老妇人说：“她已应许嫁给一个人，只是时候没到未能成就罢了。我现在年老多病，只有这个孙女，昨天有个神仙送给我灵丹一刀圭，但必须用玉杵臼捣之一百天，方能吞服，一定能比天老得还晚。您约定娶这个女孩的条件，就是得到玉杵臼，我一定把她给你。其余金帛等物，我没有用它之处。”裴航拜谢说：“我愿意以百日为期限。一定带杵臼到来，再不要应许别人。”老妇人说：“就这样吧！”裴航非常遗憾地离去，等到了京城，一点也不把科举的事放在心上，只是到坊曲闹市喧腾的街道去，高声打听那种玉杵臼，竟没有一点影子和回响。有时遇到朋友，好象不认识似的，大家都说他是狂人。数月余日，偶然遇到一个卖玉的老头说：“最近我接到了虢州药铺卞老的信，说是有玉杵臼要卖掉，郎

君恳切寻求到这种程度，我当写信指引你去。”裴航含羞地背负珍重礼物，果然找到了杵臼。卜老说：“除非二百串钱不能得到杵臼。”裴航倾囊而出，加上卖仆人卖马的钱，才凑足那个数目。于是独自一人步行奔回抵达蓝桥，昔日那个老妇人大笑着说：“有如此讲信用的人吗？我怎能爱惜孙女而不酬谢他的功劳呢？”女郎也微笑着说：“虽然这样，然而还要为我捣药一百天，才能商议婚姻之好。”老妇人把药从襟带间解下来，裴航就开始捣药，白天干活晚上休息，到晚上老妇人就把药和杵臼收归内室。裴航又听到捣药的声音，就去偷看，看到有个白兔拿着杵臼，雪白的光芒辉映满室，可以照出细毛和芒刺，于是裴航的意志更加坚定。就这样日子够了，老妇人拿药吞了，说：“我当进洞去告诉亲戚，为裴郎准备帐帷。”就带着女郎进了山，对裴航说：“你且留在这稍等。”顷刻车马仆隶迎接裴航前去。又看到一个很大的府第一眼望不到头，镶珠的门扉在日光下闪动，里面有帐幄屏帷及珠翠珍玩，没有一件不尽善尽美，超过贵戚之家了。仙童侍女引导裴航入帐完成礼仪之后，裴航向老妇人下拜，感激涕零。老妇人说：“裴郎本来是清冷裴真人的子孙，业当出世，不当对老妪深谢呀！”到了引见诸宾，多半是神仙中人。后有一个仙女，梳着鬟髻穿着霓衣，说是妻子的姐姐。裴航拜完，仙女说：“裴郎不认识我了吗？”裴航说：“从前不是姻亲，想不起来在哪儿拜识。”仙女说：“不记得从鄂渚同船回到襄汉吗？”裴航很惊讶，诚恳地表示了敬意。后来问左右的人，回答说：“这是小娘子的姐姐云翘夫人，仙君刘纲的妻子，已经是真人，担当玉皇大帝的女官。”老妇人就让裴航领妻子进入玉峰洞中，到

琼楼殊室去居住。以绛雪琼英之丹为食。体性清虚，毛变得深青带红又转绿，神化自在之境，超升为上仙。到了太和年间，其友人卢颢在蓝桥驿的西边遇到他，于是说起得道之事。裴航就赠给卢颢蓝田美玉十斤、紫府灵丹一粒，叙话一整天，让卢颢到他亲友那里去送信。卢颢磕着头说：“老兄已经得道，无论如何求您说一句话教我。”裴航说：“老子说‘虚其心，实其腹’，现在的人，心越来越实怎能懂得道家之理。”卢子不明白，裴航就告诉他：“心多妄想，腹漏精溢，就可以知道虚实了。凡人各自有不死之木还丹之方，只是您未便可教，将来再说吧！”卢子知道不可能请求到，但还等宴席终了才离去。后世的人没有遇见裴航的。